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須文蔚 先生

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研究



研究生：何淑華 撰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

本論文獲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8 年度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獎助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精要

一、論文名稱：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研究

二、作者：何淑華

三、獎助年度：98 年

四、獎助金額：新臺幣 陸 萬元整

五、研究過程（含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等）

鑽研單一作家的研究，時間與空間的參差對照，是本論文梳理鍾理和文學發展軌跡的方式。整篇論文的框架，是以鍾理和論述形構的歷程，以及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為梗概。研究進路即一邊論證鍾理和作品為地誌書寫的同時，也探究其書寫中認同的形構。結合鍾理和的個人經歷、成長背景、文學作品與相關文學論述，做一全頻式的分析與詮釋。在第二章討論鍾理和論述形構歷程的部分，從鍾理和作品及其文論，在文壇開始出現的五〇年代開始追溯，爬梳鍾理和及其文學經典化的歷程，以及在這過程中可能有意無意被遺忘的足跡。第三章和第四章則以鍾理和的生命史為軸線，探討鍾理和原鄉與故鄉的地誌書寫裡，所再現的地方經驗與記憶，以及情感流動的歷程。

六、主要研究發現

本論文重要研究發現有以下幾點：

（一）鍾理和的經典化

研究結果發現，鍾理和的作品成為五〇年代反共戰鬥文藝下的奇葩，《笠山農場》在國家文藝體制的發聲場域脫穎而出，卓越於當時著名的反共作家王藍及彭歌。即便《笠山農場》不像王藍與彭歌的作品，在得獎後不久，得以在不同機緣下出版，卻可以說，《笠山農場》正式將鍾理和帶進戰後的台灣文壇。《文友通訊》的傳聲，與鍾肇政、廖清秀等文友們的往來書信，也讓他在文學的旅程中，不再孤單寂寞。筆下鄉土的台灣，更得當時副刊主編林海音的喜愛，一生的著作，可以說是百分之九十在《聯副》發表。而副刊在文學與文化傳播上所扮演的角色，

是不容忽視的，鍾理和小說得以在報章雜誌上發表，就某方面而言，在展現當代文壇成果上，已有相當的地位。

而鍾理和也未如一般論者所言，默默被掩埋在大批反共小說或懷鄉散文裡。六〇年代在文友的一片悼念中，先後在《聯副》與《台灣文藝》引起迴響，林海音、鍾肇政、文心等友人，更竭力幫忙出版遺作《雨》、《笠山農場》，並照顧其子嗣。七〇年代開始，在高舉鄉土文學的大纛下，鍾理和論述往往膠著在僵化或對立的認同檢驗上，假以意識型態的檢視。八〇年代各家透過鍾理和的台灣經驗、大陸經驗與日本經驗，詮釋鍾理和的中國結與台灣結，演繹自己的中國意識或台灣意識。而鍾理和其人其作是否繼承五四新文學傳統，也成為史家建構文學史的標的，及文學史觀的展現。至九〇年代以降，後殖民等論述成為研究鍾理和議題的新寵兒，呈現眾聲喧嘩的氣象。

在文學、新聞媒體發聲的場域，從五〇年代起，如果說林海音是鍾理和文學發展史的領航者，那麼鍾肇政在船上的角色，則是從水手變舵手，繼六〇年代一路護航至今。七〇年代有隱地的參與，八〇年代仍以鍾肇政為主力，九〇年代後有吳錦發的加入。隨著鍾理和及其文學的發聲，站在守門人位置的編輯們，即便未刻意去經營鍾理和文論，但對這號人物卻也耳熟能詳，願意適時地留塊田地給予筆耕。

然而在建構歷史的過程，作家作品卻不得不面對被扭曲或是工具化的可能。由於太受於時代主流美學主張的影響，以至於人們習慣把鍾理和歸入現實主義的鄉土寫實作家，以後殖民的視角來評斷鍾理和。以《笠山農場》為例，若以美學觀點來審視，鍾理和以邊緣人的立場和個性化的方式，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園，作品的田園抒情中兼含了寫實的批判力道，以浪漫主義文學觀來建構其心靈的鄉土認同，卻在經典化歷程被劃入現實主義鄉土文學的流派。

（二）認同的流移

過去對於鍾理和認同主題的發言，多半膠著或對立在國族認同的檢驗上，以共有的文化或歷史作為認同的基礎，認為認同是固定不變的。在知名的文化研究大師霍爾(Hall, Stuart)看來，認同既是某種生成(becoming)的事物，同時也是實存(being)的某種事物。他的論點強調了認同的流動性。我也以為，認同應該是一種多元與流動的認同，是情感的度量。

年少時，對於身處台灣的鍾理和而言，原鄉地方感的獲得，來自於外在的知識和物體的高度可意象性，而非導源於內在熟悉的知識，與周遭環境互動的整體經驗。等到鍾理和帶著鍾台妹涉足奉天後，發現奉天是「不潔的都市」，心目中所憧憬的祖國逐漸在變形。而鍾理和筆下的北平，是一個「不安的城市」，重疊著在奉天的原鄉經驗，及其自身不安的場所精神(genius loci or spirit of place)，

逐漸侵吞蠶食鍾理和內心原鄉美麗的圖像。在那個國度裡，他只是個熟悉的陌生人。

原鄉書寫其實毫不保留展現出，鍾理和對中國的孺慕之情，但同時也毫不避諱地道出他的失望，如此的矛盾顯現他的認同焦慮。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尋根之旅，鍾理和不斷在旅行中，翻出記憶裡虛懸在時間中的原鄉，以及在成長過程中所經驗與聽說的原鄉人，進而不斷與現實的原鄉加以比對，反覆論證他在中國、台灣與日本之間，可能存在的認同感。

在鍾理和原鄉的生活中，中國存在於卑鄙、骯髒、愚蠢、吝嗇的大宅院裡，失落了道德的判斷力，與人性的美麗和光明，和他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生活觀念，如是的「國族文化」認同看似「實存」，其實不堪檢驗。隨時間流逝，把他帶離內心、自我記憶裡的原鄉世界，轉而從國族認同的「實存」感中撤退，開始回想美濃，把自己當作一個流浪的異鄉人，尋找新的認同。

（三）心靈的故鄉

如果說認同是情感的度量，那麼任何一處地方、鄉土或是故鄉，將可能因著認同的流動性，成為旅行的起點或終點。在這趟尋根之旅，鍾理和並未忘懷另一處「鄉土」——台灣。當鍾理和陷於原鄉的泥淖中時，他記憶起美濃故鄉的美好，地誌裡所見的風景，洋溢農家生活的歡笑。

於是我們發現，在台灣時，鍾理和的心，交錯著原鄉的記憶與經驗，想望祖國；到了大陸後，他的心，交錯著祖國經驗與台灣記憶，想望美濃，而這些記憶與想望，又同時交疊在當時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上。隨著認同的游移，最後心力憔悴地逃回台灣。剛回到台灣時，也沒有辦法找回對美濃的往日情懷，卻從它身上看見再生的希望，願意與它繼續生活下去。在病後回到美濃療養的階段，回憶生長地旁的大武山，即便鍾理和理解了傳說是虛構的，但是對它的懷慕嚮往之情卻是不變的。

鍾理和一面涉事，一面紀錄歷史涵構對於個人經驗的衝擊。同時，巨細靡遺地描寫，美濃鄉民在生產上傾注全力的勇敢與毅力，以及他們用山歌和歡笑所舞動的人生。然而，無論是第一人稱或是第三人稱的書寫，鍾理和終究不是農民，他可以深刻地紀錄農民的生活點滴、農事經歷，一步步融入那個環境，喜愛那個環境，憐憫鄉民的迷信，凡事做了告知的動作，卻未強制的阻止。始終帶著知識份子的覺醒，給予同情的批判。

如果說，鄉土是心靈的故鄉，那麼中國與台灣都是鍾理和的鄉土，都是他心靈的故鄉。從美濃出發，鍾理和不斷定位、脫離、再定位，他透過身體的意向性，和周圍的環境揉合在一起，彼此賦予生命。而所有這些認同／故事都銘刻於他所採取與認同的立場中，且必須與這個認同立場可能擁有的所有特殊情況生活下去。

從鍾理和的地誌書寫中，我們看見他心靈故鄉的多層面貌；也看見他在釋放對地方的情感時，內含著對風土民情、人文歷史的回顧、展望和批判；以及認同形構的體現，比起人種學上的身分認同，或是狹隘的族群、地域觀念，人與人相處所自然呈現的情感認同，對鍾理和而言更具意義。

七、結論及建議事項

本研究重要的觀點在於：

（一）用地誌書寫看認同的轉換：

以鍾理和為對象，探討其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之間的關連性。

（二）提出鍾理和認同形構三階段的說法：

鍾理和原鄉認同三階段：其一，聽說：原鄉的記憶與經驗；其二，涉事：熟悉的陌生人；其三，逃避：認同的轉化與重建。

鍾理和故鄉認同三階段：其一，鄉愁：從原鄉回眸的美濃印象；其二，拉扯：笠山農場的田園抒情與批判力道；其三，棲所：美濃土地上的鄉土記憶。

（三）鍾理和以浪漫主義文學觀來建構其心靈的鄉土認同

在鍾理和的故鄉書寫中，以《笠山農場》為例，其書寫的情境已跳脫國族認同的單一論述，而轉換到美學討論的架構。這部分的轉折，其實顯現了鍾理和的書寫達到一種更純淨的文學的美好狀態下。站在浪漫主義美學觀的基礎上，抒發對笠山農場的情感，以及個人同姓之婚的遭遇。鍾理和不是被動地反映著客觀世界，而是將生活的客觀真實融化在自己的經驗中。

以往屬於文學研究範圍的傳記，多聚焦於作者作品繫年、年譜的考察，鮮少以作家或作品內容的移動與流轉空間作為研究面向，探討區域或地方所傳遞的場所精神對作者的召喚，以及作者可能因對某地的期望，使文學作品所塑造的這個期望產生意義，形塑了地景，及不同時間地景轉變的時代意義。試以文學地圖概念解讀鍾理和作品，將會是個有趣的討論。在這樣的討論下，筆者於論文口試時，承蒙臺灣師範大學范宜如老師的指教，未來研究展望可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分析鍾理和的作品時，將能立即看到一些訊息。

以作家生平移轉流動之地理空間為研究方向，未來可能影響之研究如文學行旅圖、都市文學、旅行文學。但研究最終核心困擾應是考證版本的問題，亦即作品版本、作家傳記材料是否屬實，將會影響詮釋結果。

謝誌

二〇〇五年的冬天，我來到東華讀書。爲了踏上這塊土地，我捨棄了很多、很多，超乎預想。於是我告訴自己，必須活得更加燦爛，才對得起自己所放下的一切。

淑華以爲東華的美麗，除了偉岸壯闊的山脈、繚繞的雲彩、隨著季節變化的空氣中的味道、簡單的步調…，最重要的是，感覺到好像全世界的好人都聚集在東華，大家都對淑華很好。師長們的認真與熱情，成爲學生繼續努力下去的能量。

感念謝明勳老師的當頭棒喝，避免了我跌在學習的起跑點。感念吳明益老師的啓蒙，開拓了我學習的視野。感念許子漢老師的嚴謹，奠定了我學習的態度。感念郝譽翔老師的引領，開展了我文本分析的思維。感念萬煜瑤老師、許又方老師、賴芳伶老師、鄭錦全老師、羅鳳珠老師、陳萬益老師、鍾怡雯老師在我學習的過程中，給予的肯定與鼓勵。感謝淑華研究計畫發表時，郝譽翔老師、李依倩老師、吳冠宏老師給予的批評指教。感謝淑華碩論口試審查老師范宜如老師、郝譽翔老師的指教。

感念我的指導教授須文蔚老師，陪著我一起讀書，一起摸索鍾理和的研究進路。在我絆倒時，願意停下來等我，並爲淑華撐起一片天空。如果沒有須老師的指導與守護，便不會有這本論文的誕生。這份感謝之情難以言喻，老師的相知、相惜謹記於心。

感謝家人支持我的喜歡讀書；感謝一路走來提攜鼓勵的師長們；感謝始終相伴的朋友們，使我最終得以選擇研究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作爲自己生命的註腳，紀錄在東華研究生涯的學習步伐。

二〇〇七年冬，誌於花蓮

論文提要

有時候情感的度量和一些有特殊意義的地理位置或環境有關。人們透過記憶、書寫與日常實踐，創造對於空間的主觀感覺，一個地方意義的形成，即來自於個人生命歷程與環境間所累積的互動。文學文本中常存有生產形塑的意象空間，紀錄著不同時空中的歷史與文化情境。空間的意象在文本中透過語言文字的再現(representation)之後，明顯展現出不同空間、不同主體的屬性認同(identity)，¹而空間場景描述，可說是作者對於既存空間的潛意識的感知、構思與經驗的再現。²緣於鍾理和個人的生命經歷，本論文一邊論證鍾理和作品為地誌書寫的同時，也探究其書寫中認同的形構。

鑽研單一作家的研究，時間與空間的參差對照，是本論文梳理鍾理和文學發展軌跡的方式。整篇論文的框架，是以鍾理和論述形構的歷程，以及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為梗概，結合鍾理和的個人經歷、成長背景、文學作品與相關文學論述，做一全頻式的分析與詮釋。在第二章討論鍾理和論述形構歷程的部分，從鍾理和作品及其文論，在文壇開始出現的五〇年代開始追溯，爬梳鍾理和及其文學經典化的歷程，以及在這過程中可能有意無意被遺忘的足跡。第三章和第四章則以鍾理和的生命史為軸線，探討鍾理和原鄉與故鄉的地誌書寫裡，所再現的地方經驗與記憶，以及情感流動的歷程。第五章則是本論文的研究總結說明。

關鍵詞：鍾理和、鍾理和論述、地誌書寫、認同

¹ 開一心：〈空間、記憶與屬性認同：論《偶然生為亞裔人》〉，《中外文學》，第33卷第12期，2005年5月，頁155。

²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1974. Oxford: Blackwell, 1991:38-39.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前人相關研究文獻評述	2
壹、認同主題的討論.....	2
貳、地誌書寫主題的討論.....	4
參、鍾理和研究.....	5
一、期刊論文.....	5
二、學位論文.....	5
三、《笠山農場》之學位論文研究.....	6
四、鍾理和及其認同研究.....	7
五、鍾理和及其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承繼.....	9
六、文獻總結.....	10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問題	10
第四節 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理論初探	13
壹、地誌書寫研究.....	14
貳、認同主題研究.....	20
第五節 論文架構	25
第二章 鍾理和論述形構歷程	27
第一節 前言：找尋文學史的縫隙	27
第二節 五〇年代反共戰鬥文藝下的奇葩	28
第三節 六〇年代知音的迴響	37
第四節 鄉土文學旗幟下的話語形構	47
第五節 從中國結與台灣結相互表述到多元議題開發	61

第六節 小結：燈火闌珊處	76
第三章 鍾理和原鄉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	83
第一節 前言：一場曲折的尋根之旅	83
第二節 鍾理和的原鄉認同階段一——聽說：原鄉的記憶與經驗	85
第三節 鍾理和的原鄉認同階段二——涉事：熟悉的陌生人	91
第四節 鍾理和的原鄉認同階段三——逃避：認同的轉化與重建	95
第五節 小結：何處是他鄉：鍾理和的安頓之所？	102
第四章 鍾理和故鄉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	105
第一節 前言：是起點，也是終點	105
第二節 鍾理和的故鄉認同階段一——鄉愁：從原鄉回眸的美濃印象	110
第三節 鍾理和的故鄉認同階段二——拉扯：笠山農場的田園抒情與批判力道	117
壹、背景：笠山農場的天真爛漫.....	118
貳、拉扯之一：批判力道.....	120
參、拉扯之二：田園抒情.....	124
第四節 鍾理和的故鄉認同階段三——棲所：美濃土地上的鄉土記憶	127
第五節 小結：靈魂的安頓之所	139
第五章 結論	143
壹、鍾理和的經典化.....	143
貳、認同的流移.....	146
參、心靈的故鄉.....	149
參考書目	15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筆者就讀大學的環境，「台灣文學」這個名詞，僅止於「聽說」，甚至有點陌生，難以想像它會成為今日之顯學。猶記還是小大一時，鍾肇政甫任駐校作家，系上為此舉辦一系列的演講與座談。初始為一睹「魯冰花」作者的風采慕名而去，後來聽講者隨講演場次逐漸遞減，歸咎原因，台灣文學對當時的我們而言，實在是很陌生。大家也許不知《魯冰花》是台灣文學作品，但卻知道電影「魯冰花」感人肺腑！看著鍾老在台上講說鍾理和時不自覺地流淚，底下同學一臉茫然與惶恐？鍾理和是誰？為什麼鍾老談起他會如此情不自禁？我們錯過抑或錯聽了什麼嗎？印象比較深刻的，或許是同學打瞌睡流口水的景況吧。後來，聽說，鍾老身體狀況不佳。聽說，鍾老對同學們的反應感到失望。聽說……。第二學期，鍾老便在學校消失了…。沒有聽到惋惜聲，只看見灰塵堆疊在系圖台灣鄉土文學相關書籍上。

直到大學畢業後，跟隨陳萬益老師與羅鳳珠老師進行台灣文學數位博物館的研究計劃，讓筆者重新認識台灣文學，認識了賴和與鍾理和、楊守愚等台灣文學家，引發筆者閱讀台灣文學相關作品、論述的興趣。也許，毫無保留的去認識一個人，是筆者習慣的一種開始方式。然而，同時面對賴和與鍾理和，筆者總是不自覺地被鍾理和的筆觸所吸引，從文中找到熟悉的語言和文化，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他用生命在書寫，用書寫在紀錄自己的生命。

進入研究所的第一學期，修習吳明益老師「區域文學與環境關係」的課程，老師帶領我們閱讀自然環境，與人類創作的文字符號間的指涉、互動；閱讀從「實境陳述」轉化到「文學象徵」的過程；從最「忠實」的「地方志」，談到「文學性的地誌(topography writing)」，並比較其不同的意義。明益老師說：「這是一門暫無實際作用，卻希望能開發各位學術想像力的課。」但卻因此啟發筆者作

為鍾理和研究的基調。此外，在指導教授須文蔚老師專題課程的督促下，除了閱讀鍾理和相關文論，我們以空間為主要關鍵字開始探索，環繞著地誌書寫、空間書寫、土地與文學、空間與文學、都市與文學、空間與認同、都市社會學、空間社會學、文化地理學以及段義孚(Tuan, Yi-Fu)《逃避主義》(Escapism)，延伸到認同…等相關文獻閱讀，希望能建構屬於鍾理和研究的理論。

於是乎我們在鍾理和的作品中，發現了或者說是看見了作家的創作塑造了具有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¹的地誌(topography writing)，藉由文學語言創造了地方的想像，並紀錄情感記憶。尤其在鍾理和不斷探索的情況下，他是如何在地誌書寫裡展現其流動的認同。以往屬於文學研究範圍的傳記，多聚焦於作者作品繫年、年譜的考察，鮮少以作家或作品內容的移轉與流動空間作為研究面向，探討區域或地方所傳遞的場所精神對作者的召喚，以及作者可能因對某地的期望或者說是認同，使文學作品中所形塑的地景產生特殊意義。故本論文將從地方經驗與文學再現，研究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

第二節 前人相關研究文獻評述

壹、認同主題的討論

台灣關於「認同」的討論約可分為：身分認同、屬性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社群認同、族群認同、種族認同、文化認同、台灣認同、祖國認同、性別認同、主體認同、地方認同…等數種。研究議題則有從民族身分認同論建構台灣新文學史；從多元身分認同談台灣文學的文化翻譯現象；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作家作品中的空間文本與身分認同；家族書寫中的感官記憶談認同

¹ 「感覺結構」是在特殊的地點和時間中，一種生活特質的感覺，一種特殊活動的感覺方式所結合而成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它強調歷史涵構對個人經驗的衝擊。它並非主動心靈的產物，而是一連串連鎖性反應的結果；透過各種資訊傳媒符號載體的助力，甚或經由非真實生活經驗所傳遞的各種符號系統，產生或追憶成感覺結構。參見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c1961, 1992:274-289.

；從地域認同到種族認同；身分認同與認同政治；空間、記憶與屬性認同；探討中國與台灣之文化認同；流動空間節點的認同演義；族群互動、文化認同與「歷史性」、原住民的土地、族群與國家認同、地方認同與建構等。²在前人認同議題研究的基礎上，除了「性別認同」的問題本論文暫時不處理，著眼於鍾理和在文本中藉由「環境」的描寫，去呈現的「文本意圖」，藉由分析文本中環境的呈現方式，去詮釋他多重游離的認同狀態和主體認同的建構過程。

² 期刊論文如郭佑欣〈從賴和漢詩探究他的國族認同〉；蔡哲仁：〈從「燃燒」一詩看莫那能的土地、族群與國家認同〉；黃憲作〈後山桃花源——論駱香林「桃花源」世界的追尋與「後山」的地方認同、建構〉；楊淑媛〈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傅正玲〈認同的原鄉——試探蕭麗紅小說中的文化身份〉；朱衣仙〈流動空間節點的認同演義：清水「休憩站」空間文本解讀〉；黃馨慧〈從後殖民理論觀點探討中國與台灣之文化認同〉；開一心〈空間、記憶與屬性認同：論《偶然生為亞裔人》〉；張瑞芬〈國族·家族·女性——陳玉慧、施叔青、鍾文音近期文本中的國族／家族寓意〉；黃宗潔〈試論當代台灣家族書寫中的感官記憶〉；胡萬川〈土地·命運·認同——京官來台灣敗地地理傳說之探討〉；洪淑苓〈家·笠園·台灣——陳秀喜作品中的空間文本與身分認同〉；黃素卿〈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桑青與桃紅》和《千金》〉；劉亮雅〈文化翻譯：後現代、後殖民與解嚴以來的台灣文學〉；任佑卿〈國族的界限和文學史：論建構台灣新文學史與張愛玲研究〉…等。碩博士論文如鄭琇方：《溫柔與暴烈：論李永平小說中的恐怖意識》，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年；沈瑞馨：《台灣現代小說中之後殖民論述——以陳映真與王禎和為研究主體》，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5年；張惠菁：《離散經驗：論析奈波爾《大河灣》的「家」與身分認同》，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6年；黃宗潔：《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6年；洪瑛君：《靈魂的鄉愁——林耀德及其小說的「認同主題」研究》，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5年；蔡素英：《從邱妙津《鱷魚手記》及《蒙馬特遺書》探討女性主體意識之認同建構》，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5年；闕帝丰：《遠離家園：《格烈佛遊記》與《魯賓遜漂流記》中旅行、國家意識與身份認同危機的交互糾葛》，國立中山大學外語所碩士論文，2005年；孫潔茹：《游移／猶疑？——朱天文、朱天心及其作品中的認同與政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5年；黃燕祺：《家園與放逐：林玉玲離散書寫中的身份認同政治》，國立清華大學外語所碩士論文，2005年；徐秀慧：《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1945~1949）》，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4年；趙慶華：《認同與書寫——以朱天心與利格拉樂·阿女烏為考察對象》，國立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等。

貳、地誌書寫主題的討論

對於地誌書寫的中文學門學位論文中，台灣目前有三篇相關文獻。博士論文有范宜如的《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³，從個別文人對生活地點的書寫，乃至於文人如何創塑一地的歷史記憶以及文化傳統的建構；進而論述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下的文學活動生態，以及文人在特定時空所展現的生命型態。碩士論文有劉志宏《邊緣敘事與島嶼書寫——陳黎新詩研究》⁴，以陳黎的「島嶼書寫」與「邊緣敘事」為重點，從作品所展現的內涵和生命情感，窺探作者的屬性(identity)追求狀況和介入（土地／人生）的書寫姿態，並將詩人和詩作放在較大的文學／文化脈絡裡，探討作品出版所產生的文化現象，或者對文化及讀者的影響。碩士論文另外還有許聖和的《「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⁵，裡頭有一章節討論到「博物思維」對六朝地誌書寫之影響。此外，以地誌為題旨的期刊論文有八篇⁶，分別探討文人筆下的吳中、香港、花蓮、台南、馬華、北美地域文學的場所精神。以上研究可作為本論文之參考，更細緻地分析鍾理和筆下環境、空間特質，涵蓋了視覺、聽覺、味覺、觸覺…等，以及從文人與地域人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探討其經驗與記憶對地誌書寫的影響。

³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1年。

⁴ 劉志宏：《邊緣敘事與島嶼書寫——陳黎新詩研究》，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年。

⁵ 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國立東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6年。

⁶ 范宜如：〈吳中地誌書寫——以文徵明詩文為主的觀察〉，《中國學術年刊》，第21期，2000年3月，頁389-418+548；陳大為：〈街道微觀——香港街道的地誌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第18期，2000年6月，頁246-267；陳大為：〈空間釋名與味覺的錨定——馬華都市散文的地誌書寫〉，《人文集刊》，第2期，2004年4月，頁103-119；梁一萍：〈夜地誌異：再現原民鬼魅〉，《中外文學》，第33卷第8期，2005年1月，頁45-68；周靜佳：〈地誌書寫與文學想像的融合——許丙丁的俗文學作品〉，《台灣文獻》，第56卷第4期，2005年12月，頁155-173；張文良：〈花蓮市原住民阿美族——傳統部落地誌〉，《濤聲學報》，第1期，2006年3月，頁61-94；陳大為：〈想像與回憶的地誌學——論辛金順詩歌的原鄉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第9期，2006年6月，頁87-101；林韻文：〈街破碎與重構：林小眉《東寧草》的歷史與地誌書寫〉，《嶺東學報》，第20期，2006年12月，頁97-120。

參、鍾理和研究

一、期刊論文

前人對鍾理和的研究題旨爲其人與作品綜論、年譜與自傳、鍾理和的思想與生命哲學、文學觀與文學論、作品探論、農民世界、人物形像、疾病書寫、文學與社會意識、文學與後殖民論述、以生態殖民及土地美學解讀鍾理和文學人與土地的互動模式等。⁷

二、學位論文

台灣一九九六年至今以鍾理和爲主要研究對象的碩博士論文有十六篇⁸，主要在研究類型文學的形式技巧、文學語言研究、作品與魯迅的關係、作品與思想

⁷ 參見：應鳳凰編：《鍾理和論述一九六〇～二〇〇〇》，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4年4月；吳明益：〈一種照管土地的態度：《笠山農場》中人們與其所墾殖土地的關係〉，收錄於台灣筆會主編《走出殖民陰影論文集：2004亞太文學論壇》，高雄市：台灣筆會，2005年1月，頁89-111；洪玉梅：〈鍾理和「疾病書寫」探析〉，《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第25期，2006年9月，頁327-357。

⁸ 羅尤莉：《鍾理和文學中的原鄉與鄉土》，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6年；王慧芬：《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年；吳雅蓉：《超越悲劇的生命美學——論鍾理和及其文學》，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年；吳幼萍：《鍾理和笠山農場語言運用研究》，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年；林姿如：《鍾理和文學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0年；翁小芬：《鍾理和笠山農場寫作研究》，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年；張燕萍：《人間的條件——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年；鍾怡彥：《鍾理和文學語言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2年；余昭玟：《戰後跨語一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2年；賴慧如：《現實與文學的糾纏——談鍾理和的貧與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劉奕利：《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女性人物研究——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所描寫日治時期女性爲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王萬睿：《殖民統治與差異認同——張文環與鍾理和鄉土主體的承繼》，國立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5年；林廣文：《鍾理和作品與思想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6年；張清文：《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6年；林玲燕：《從書寫治療看鍾理和生命情結的反思與超越》，國立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6年；洪玉梅：《鍾理和疾病文學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年等碩博士論文。

研究。各別內容有：分析鍾理和作品中語言的種類和語言寫作的藝術及其手稿、全集前後版本之比較；藉由文學觀、藝術實踐、作品視界、或生命情境的思考，呈現作家文學生涯中「反省」和「確立」的潛在對話；從生命美學論鍾理和及其文學；探討魯迅文學在台灣傳播情形，透過魯迅與鍾理和兩人文本的細讀與比較，尋繹國民性批判議題與寫實精神的發揚上魯迅對鍾理和文學的影響；從客家人的觀點，以修辭法、敘事學的角度，去探尋鍾理和在貧病交迫下，現實與文學的交互作用中，其文學作品與思想內容；以色彩心理學的理論，分析鍾理和作品中的「貧」「病」色彩所潛藏的象徵意義；作品中客家女性形象；藉由語義學、修辭學、語言風格學的方法，審視鍾理和的語言文字；以及從書寫治療、疾病書寫看鍾理和生命情結的反思與超越等等。

三、《笠山農場》之學位論文研究

學位論文研究文類以小說居多⁹，尤以其長篇小說《笠山農場》為最¹⁰，如翁小芬《鍾理和笠山農場寫作研究》，從版本學與敘事學的角度，研究其內容和形式上的藝術技巧；吳幼萍《鍾理和笠山農場語言運用研究》，進行作者語言背景的追索以及文學語言運用的分析；或是與本論文研究議題互涉的王慧芬《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一文，以人類學的觀點探討台灣客籍作家文學書寫中的認同，觀察台灣新文學史中對於台灣本土的認同、台灣意識的建構。

王慧芬以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鍾理和《笠山農場》、鍾肇政《濁流三

⁹ 如：王慧芬：《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年；余昭玟：《戰後跨語一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2年；劉奕利：《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女性人物研究——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所描寫日治時期女性為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等。

¹⁰ 如：王慧芬：《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年；吳幼萍：《鍾理和笠山農場語言運用研究》，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年；翁小芬：《鍾理和笠山農場寫作研究》，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年；劉奕利：《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女性人物研究——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所描寫日治時期女性為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等。

部曲》、《台灣人三部曲》、《怒濤》、李喬《寒夜三部曲》等四人的長篇小說為主軸、四人其他作品為參考資料印證。然而，文中未明確界定文化認同／台灣意識／台灣文學本土化／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集體認同等詞彙概念，因此不是很能理解作者所謂台灣新文學史中對於台灣本土的認同、台灣意識的建構為何，反倒像將「認同」主題視為具有不言可喻的名詞。

四、鍾理和及其認同研究

隨著七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蓬勃發展，評論鍾理和文學往往貼上「農民文學」、「鄉土文學」的標籤¹¹，但也無可否認鍾理和受到近代中國文學的影響，尤其是中國三〇年代的作家¹²，進而衍生出對「人」的文學之觀察議題¹³；或探討鍾

¹¹ 如史君美：〈來喜愛鍾理和〉，《文季》，第2期，1973年11月，頁60-76；張良澤：〈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理和思想初探〉，《中外文學》，第2卷第6期，1973年11月，頁100-112；方健祥：〈「笠山農場」的新意義〉，《夏潮》，第2卷第3期，1977年3月，頁67-68；彭瑞金：〈試論鍾理和的社會參與〉，《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18-30；韓淑惠：〈談鍾理和筆下的農民世界〉，《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65-73；潘翠菁：〈台灣省作家——鍾理和〉，北京：《文學評論》第2期，1980年3月，頁132-140；彭瑞金：〈土地的歌·生活的詩——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台灣春秋》，第2卷第1期，1989年10月，頁328-335；彭瑞金：〈鍾理和的農民文學〉，《民眾日報》，1990年12月12-14日，收錄於其作《瞄準台灣作家》，高雄市：派色文化，1992年7月，頁23-40；梁明雄：〈鄉土文學的傳薪者——鍾理和〉，《南台文化》，第3期，2001年9月，頁13-22等；吳晟：〈農民文學之美——讀鍾理和一些感想〉，《聯合文學》，第20卷第12期，2004年10月，頁31-33。

¹² 如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1期，1974年4月，頁56-57；彭瑞金：〈葉石濤·張良澤對談——秉燭談理和〉，《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10；彭瑞金：〈試論鍾理和的社會參與〉，《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25-26；今里禎：〈「五四」文學運動對台灣文學的影響與鍾理和文學〉，《天理大學學報》，第36卷第2號，1985年3月，專文頁1-12；葉石濤：〈鍾理和日記裡的海內外作家〉，《中國時報》，1992年6月28日；鍾鐵民：〈父親〉，《聯合文學》第11卷第2期，1994年12月，頁105-106。

¹³ 徐賜月：〈論鍾理和的人生觀與文學觀〉，《台灣文藝》，第11卷第44期，1974年7月，頁47-49；林毓生：〈鍾理和、「原鄉人」與中國人文精神〉，《聯合報》8版，1980年8月2-3日；鍾鐵民：〈鍾理和文學中所展現的人性尊嚴〉，《台灣文藝》，第128期，1991年12月，頁42-61

理和與魯迅的關係¹⁴，及其國族認同等。

過去探討鍾理和的原鄉認同，多半膠著在僵化或對立的國族認同檢驗上，或將家與認同視為一種穩定的聯繫。如張良澤於一九七四年發表〈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一文，指出鍾理和不但在作品的意識型態上，表現強烈的民族精神；且在實際行動上，也表現勇於參與、爭取立場的積極面¹⁵。陳映真於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以其「中國民族意識」批判和分析鍾理和的錯誤¹⁶。九〇年代以後的文論也未跳脫此藩籬，澤井律之認為鍾理和畢竟是台灣作家，作品世界具有濃厚的台灣區域性，主題內容、表現方式以致於思想層次，都順應著中國近代文學的潮流¹⁷；游喚從鍾理和日記中的典故讀出其兼具中原傳統與台灣地方本土的兩種文化、兩種心靈特徵¹⁸；許素蘭認為鍾理和是以台灣客族漢人的立場去看大陸人¹⁹。其他如鄭秀婷從民族主義的觀點

；施懿琳：〈鍾理和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道主義精神〉，《跨語、漂泊、釘根》，高雄市：春暉，2000年6月，頁93-120；陳雙景：《鍾理和文學的人道思想》，高雄市：復文，2002年3月。

¹⁴ 最早將鍾理和與魯迅畫上關係的人，應是廖清秀。他在第八次的《文友通訊》中，將鍾理和的故鄉系列之〈竹頭庄〉媲美魯迅的〈故鄉〉。參見：《文友通訊》油印稿，《鍾理和數位博物館》：<http://cls.hs.yzu.edu.tw/ZHONGLIHE/home.asp>；廖清秀等：〈《文友通訊》第八次〉，《文學界》，第5期，1983年1月，頁151。但廖清秀僅止於提點，深論尚待張良澤、澤井律之的論述。參見：張良澤：〈鍾理和文學與魯迅——連遺書都相同之歷程〉，日本《共立國際文化》第二號，1992年3月，頁103-124；澤井律之著、葉蓁蓁譯：〈兩個《故鄉》——關於魯迅對鍾理和的影響〉，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之《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市：前衛，2000年5月，頁95-119。

¹⁵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1期，1974年4月，頁32-57。

¹⁶ 許南村：〈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現代文學》，復刊第1期，1977年7月，頁83-93。

¹⁷ 澤井律之著，涂翠花譯：〈台灣作家鍾理和的民族意識〉，《台灣文藝》，第128期，1991年12月，頁22-41。

¹⁸ 游喚：〈鍾理和日記中的典故〉，《明道文藝》，第196期，1992年7月，頁78-85。

¹⁹ 許素蘭：〈鍾理和的原鄉與台灣愛——〈夾竹桃〉與〈故鄉〉之比較〉，《文學與心靈對話》，台南市：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11-30。

，談鍾理和對原鄉流動的民族認同²⁰；林燕玲以一個單純反應人生際遇與追求生存尊嚴的人的本質的角度，拼貼鍾理和的原鄉認同與故鄉意識²¹。以上論述大致所呈顯的是單方面的平面觀察，揭示了鍾理和原鄉認同論述的面貌。

五、鍾理和及其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承繼

根據鍾理和寫給廖清秀的書信，或是應林海音邀約而寫的自我介紹，可見其年少在台灣曾閱讀魯迅、巴金、郁達夫、張資平、茅盾等人的作品²²。在現存記於北平的日記，也可見其言及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的片段²³；光復後回到台灣的日記裡，也有繼續閱讀中國近現代文學的記載，如吳祖光、艾蕪、劉白羽、張天翼、廢名、郁達夫、巴金、郭沫若、冰心、凌叔華、老舍、林語堂等人的作品²⁴。加上鍾理和的日記與書簡中所展現的文學觀²⁵，讓人慣於將鍾理和歸入為人生

²⁰ 鄭秀婷：〈誰的原鄉？誰的失落——評陳映真對鍾理和民族認同的曲解〉，《台灣文學評論》，第5卷第2期，2005年4月，頁160-185。

²¹ 林燕玲：〈原鄉情與故鄉愛——鍾理和戰前與戰後心境拼圖〉，《國立台中技術學院學報》，第6期，2005年6月，頁267-282。

²²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14；鍾理和著、鍾鐵民編：〈鍾理和自我介紹〉，《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18。

²³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記於北平〉，《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8-30、35-36、39-40。

²⁴ 吳祖光、艾蕪的記載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記於台北松山療養院〉，《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79-80、109、124-126。劉白羽的記載參見〈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記於美濃尖山〉，頁141。張天翼、廢名、郁達夫、巴金、郭沫若、冰心、凌叔華、老舍等人的記載參見〈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記於美濃尖山〉，頁156-163。林語堂的記載參見〈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記於美濃尖山〉，頁204、210-211。

²⁵ 如鍾理和著、鍾鐵民編：〈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記於美濃尖山〉，《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39、244-245；〈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致鍾肇政函〉，《鍾理和全集 六》，頁75-78；〈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致廖清秀函〉，頁103-105；〈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致廖清秀函〉，頁123-126。

而藝術的現實主義鄉土寫實作家，認為其與中國近代文學的基本性格相通²⁶。然而鍾理和是否真屬於現實主義範疇，尚有辯證的空間。

六、文獻總結

現今以空間、地域與文化的書寫與闡釋為母題之相關論述²⁷，隨區域文學的研究風潮繼起；空間意象再現與屬性認同之研究²⁸也隨後殖民論述被發掘。但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探察地誌書寫中流露出的認同形構，卻是鍾理和文學研究的一個新視野。故本論文以此出發。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問題

每位作家都有其天生的性別、才智與個性。從他出生開始，作家的這些天賦便和他所處的自然環境，如：地理形勢和位置、天候狀況等，以及他當時所處的人文環境，如：族群、家庭、教育水準和過程、經濟條件、文化潮流，和政治與社會的種種狀況等結合起來，日復一日逐漸塑造其與眾不同的特色。換言之，每位作家在這些背景下，都會擁有屬於自己對週遭環境的特殊感覺與體認。作家便是以他這個感覺和體認為基礎，一方面隨時吸收新的知識，累積新的經驗，同時

²⁶ 如葉石濤：〈鍾理和評介〉，《自由青年》，第36卷第3期，1966年8月，頁12-13；許素蘭：〈鍾理和小論〉，《台灣文藝》，第11卷第44期，1974年7月，頁44-46；潘翠菁：〈台灣省作家——鍾理和〉，北京：《文學評論》第2期，1980年3月，頁132-140。

²⁷ 如文訊雜誌社主編之《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夏鑄九、王志弘編譯之《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Reading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李豐楙、劉苑如主編之《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Crang, Mike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陳大為《亞洲閱讀：都市文學與文化(1950-2004)》；吳冠宏、須文蔚主編之《在地與遷移——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等。

²⁸ 如劉紀蕙編之《他者之域：文化身分與再現策略》；洪淑苓〈家·笠園·台灣——陳秀喜作品中的空間文本與身分認同〉；開一心〈空間、記憶與屬性認同：論《偶然生為亞裔人》〉；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黃素卿〈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桑青與桃紅》和《千金》〉……等。

也對自己週遭的環境產生屬於自己特有的感覺和認知，進而在作品中再現地方經驗。

追溯鍾理和的生平：一九一五年，鍾理和生於屏東高樹，父親鍾蕃薯是日據時期名聞六堆客家地區的地主與農村企業家，晚年購買美濃尖山一帶山林後，將屏東事業交由長子管理，舉家遷徙到美濃經營林場，於是鍾理和十八歲以後便往來高雄美濃與屏東高樹之間，協助父親處理「笠山農場」和屏東布莊、杉木行等事業，也就是在這農場邂逅了生命中的伴侶鍾台妹。兩人同姓相戀，在當時干犯禮俗大忌，震動了封閉保守的美濃地區，不容於重視傳統宗族觀念的客家社會，為爭取婚姻自主，決定放棄富家子安逸的生活，一九三八年六月，鍾理和二十四歲，獨自離家經日本渡海到滿州國，進入滿州自動車學校學習謀生的技藝，其間，取得汽車駕駛執照，任職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在經濟可以獨立後，於一九四〇年七月返台，準備領鍾台妹共赴祖國，追求兩人的新生活。八月，兩人毅然與家鄉、親友割斷一切關係，相偕由高雄搭船到日本門司，再由下關搭船抵釜山到達奉天（瀋陽）。滿州的經歷，讓滿腔熱情投奔祖國的鍾理和，感到幻滅的痛苦。作為謀生的駕駛工作又因為北地冰凍路滑，連續發生事故，執照被吊銷而失業，原來從未經驗過要面對一日三餐的現實問題的大家子弟，困在其中幾近絕望。後來倚賴在關內做事的表兄弟之安排，於一九四一年夏，離開滿州遷居北平。

在北平的時候，曾應聘華北經濟調查所翻譯員，但只做三個月便辭職了，也曾經營石炭零售店，其後專事寫作，生活靠一位表兄接濟。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北平馬德增書店出版第一本創作集《夾竹桃》。然而鍾理和在北平的感受也不愉快，再加上祖國的政府和人民對待台灣同胞並不友善，日本戰敗，台灣人甚至被視為亡國奴，飽受羞辱傷害，這種經驗讓鍾理和失望憤怒，一九四六年三月鍾理和帶著家人搭上難民船，自天津、上海回到基隆，再度踏上台灣的土地。返台後不久，應屏東內埔初中校長鍾璧和之聘，任代用國文教師，居住學校宿舍，開始寫作、教書的生涯。卻在一九四七年元月生病吐血，北上入台大醫院診療，恰巧做了二二八事件的見證者。於三月南返辭去教職，舉家遷回美濃定居，十月住進

台北松山肺結核療養院接受長期治療。一九五〇年病後返鄉，開始在笠山下的故居過著半養病半寫作的生活，一九六〇年八月，在修改作品〈雨〉時，病發吐血而死，享年四十六歲。²⁹

張良澤在〈鍾理和作品論〉一文，開頭揭櫫：「文學作品是虛構的，但文學經驗脫離不了真實生活。」認為鍾理和每篇作品的製作動機和素材，無不是各該階段的生活經驗。³⁰葉石濤論及省籍作家的特質時，謂鍾理和返台後八年間（扣除罹疾停六年）的作品，多屬「地域性(regionalism)的文學」。³¹如果要為鍾理和的一生繪製一張遷徙地圖，勢必包含台灣、日本、韓國（戰前的朝鮮）、大陸等地方，但若是要繪製他的文學地圖，大概只可見屏東高樹、高雄美濃、屏東內埔、台北松山、奉天瀋陽與北平的地景，因為從這些地方，見得鍾理和個人生命歷程與環境間所累積的互動關係，有其特殊的地緣情結(place attachment)。

一個人在受到壓迫的時候，往往會不自覺地產生逃避(escape)的心理，在想如何逃避時，也可以說是如何去克服，思量如何逃避，其實也是一種創造，使得膠著的現狀產生新的風景。所以逃避的過程也是創造的過程³²。鍾理和的作品記錄著他的個人經歷，從中可見明顯的時空移動，筆者以為，鍾理和之所以不停地遷徙，是因為逃避現實，因為失落感的恐懼，因為無法在現實環境中確定方向，因為找不到歸屬感。旅行是一種界線和生活場域的轉換或跨越，因此常會有將新空間與自身記憶空間「疊影對照」的狀況出現。地方的歸屬感不再存在時，旅行便成為一種逃離文化的無根狀態。每一次的逃離或尋求自由的失敗都再喚起下一

²⁹ 本論文之鍾理和傳記研究背景撰寫，參考鍾理和自敘、妻鍾台妹女士的口述，以及其子鍾鐵民先生、其友鍾肇政先生為之撰寫的生平小傳，相關資料參見羅鳳珠、陳萬益、鍾彩焱、鍾怡彥主持：《鍾理和數位博物館》，<http://cls.hs.yzu.edu.tw/ZHONGLIHE/home.asp>。筆者曾任此研究計畫助理，執行國家文化資料庫鍾理和數位博物館計劃。

³⁰ 參見張良澤：〈鍾理和作品論〉，《中華日報》，1973年12月13-16日。

³¹ 參見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收錄於應鳳凰主編《鍾理和論述一九六〇～二〇〇〇》，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年4月，頁27。

³² Tuan, Yi-Fu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新店市：立緒文化，2006年4月。

次的逃離，也都再次經歷收編或失敗的命運。³³而純粹或從零開始的旅行是不可能的，因為旅行的主體永遠帶著原先的文化、語言結構或意識形態的眼鏡。主體永遠帶著移動的結構一起旅行，在旅行所經過的土地上，主體同時也將原來的結構帶入這些地方，並將異地的某些東西帶回生長的土地上。³⁴

由於認同形構是動態的過程，不適合用單一的文本作分析，且必須比照作者生命史，來研究鍾理和逃避過程所出現的姿態，因此，本論文以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春暉出版社出版的《鍾理和全集》六冊為研究版本，從鍾理和小時候對原鄉的記憶與經驗出發，觀察他在祖國奉天／瀋陽、北平／北京和台灣美濃所體現與再現的地誌書寫，探討其追尋主體認同的過程，追索其身分認同／族群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的實存與轉化。

除了踏查鍾理和地誌書寫裡所呈顯的認同的流移，以及地誌書寫裡所展演的心靈的故鄉之外，本論文將試圖找尋文學史的縫隙，從鍾理和作品及其文論在文壇開始出現的五〇年代開始追溯鍾理和論述的衍生過程、發展侷限，以及制度化的條件，爬梳策定各種事物分立自處的的狀態與關係，反省歷史語境下的鍾理和及其論述，在怎樣的權力關聯運作下取得發言位置，以及藉著何種實體媒介（符號、聲音、行動…）登上文學史的舞台，以期能更進一步地理解鍾理和經典化形構的歷程。

第四節 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理論初探

鍾理和地誌書寫中流露出的鄉土認同，顯現出認同形構的多重因素。鍾理和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又多了在大陸的生活經驗，在他的作品中呈現日本經驗與台灣經驗、祖國經驗與日本經驗、台灣經驗與祖國經驗等三層次面貌，一生糾葛

³³ 李鴻瓊：〈空間，旅行，後現代：波西亞與海德格〉，《中外文學》第26卷第4期，1997年9月，頁109。

³⁴ 李鴻瓊：〈空間，旅行，後現代：波西亞與海德格〉，《中外文學》第26卷第4期，1997年9月，頁109-110。

在中國、日本與台灣文化中，多重意識的錯置下，站在邊陲地帶，檢視、批判、質疑核心的情形。某些程度來說，這些重疊的經驗已經成為某種壓力的催化劑，只因為必須在環境的軋壓之間力求生存空間。此邊緣的經驗，成為鍾理和文學創作的能量，也成為本研究探索鍾理和在記敘對特殊空間的經歷過程，其認同形構的起點。

壹、地誌書寫研究

有時候情感的度量和一些有特殊意義的地理位置或環境有關。人們透過記憶、書寫與日常實踐，創造對於空間的主觀感覺，一個地方意義的形成，即來自於個人生命歷程與環境間所累積的互動。地緣經驗常常會包含某些所有權的感情。換言之，空間不僅承載著具體的人事物，且是個意向客體(intended object)，³⁵涵構主體在特殊的地點和時間中，生活特質的感覺以及特殊活動的感覺所結合而成的思考和生活方式。³⁶文學文本中常存有生產形塑的意象空間，紀錄著不同時空中的歷史與文化情境。空間的意象在文本中透過語言文字的再現(representation)之後，明顯展現出不同空間、不同主體的屬性認同(identity)，³⁷而空間場景描述，可說是作者對於既存空間的潛意識的感知、構思與經驗的再現。³⁸

³⁵ 關於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的差異，潘朝陽綜合段義孚(Tuan, Yi-Fu)、芮夫(Relph, Edward)等人所提出的說法：「一個地方，即是被主體我佔有居存的空間，在其中不斷生發存有意義，使此原本空洞、抽象的空間轉化成涵詠蘊具人文與生命意義的空間。」見〈空間·地方觀與「大地具現」暨「經典訴說」的宗教性詮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3期，2000年9月，頁178。

³⁶ Pred, Allan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之《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Reading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台北市：明文書局，1994年6月，頁92。

³⁷ 開一心：〈空間、記憶與屬性認同：論《偶然生為亞裔人》〉，《中外文學》，第33卷第12期，2005年5月，頁155。

³⁸ 當代空間社會學者列斐伏爾(Lefebvre, Henri)承繼西方自來的空間主體意識觀點，將空間生產細部化切作三個向度：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具象空間(

地理學家克朗(Crang, Mike)在《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一書中，談到人文地理學如何取回作為地理學核心關懷的人類的地方經驗時，便明確指出文學作品在「地方的書寫」上，所具備的優勢和參考價值：文學顯然不能解讀為只是描繪這些區域和地方，很多時候，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³⁹。人們對地景的書寫或期望，是帶著「感受性」與「想像力」的。文學作品因此提供了一種可堪召喚「場所精神」(genius loci or spirit of place)⁴⁰的「文字描繪」(word-painting)，目的不在精確地重現現實，而在包含真相，形成感覺結構。⁴¹

段義孚對「地方」(place)作了兩種界義，他認為地方感的獲得來自外在的知識，物體的高度可意象性，將人訓練成得以洞悉美和具有公共符號的意義，體現公共生活、渴望需求以及價值觀。此外，地方感導源於內在熟悉的知識，在一個實質環境中關懷領域(fields of care)，人際關懷網絡的建立，情感緊繫的物質環境，以及可察覺的環境認同和空間界線；導源於經由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所強化的親切的關聯性；導源於文化傳統的復現與發展，或與其他聚落居民之間的競爭，導源於周遭環境的整體經驗。⁴²

representation space)。在他的空間論述觀點中，空間實踐劃歸在感知性(perception)層面下；空間表徵劃歸在構思性(conception)層面下；而具象空間則劃歸在生活經驗性(life experience)層面下。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1974. Oxford: Blackwell, 1991:38-39.

³⁹ Crang, Mike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學地景：書寫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台北市：巨流圖書，2004年2月，頁58。

⁴⁰ 場所精神本是古羅馬人的信仰，每一種獨立的本體都有自己的靈魂(genius)，守護神靈(guaraiia n spirit)這種靈魂賦予人和場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隨人和場所，同時決定了他們的特性和本質。至於場所精神的形成，則是利用建築物給予場所的特質，並使這些特質和人產生親密的關係。因此建築基本的行為是了解場所的使命(vocation)。意義是由構成場所的場所精神所集結產生。安頓(settle)即是人洞察意義，實現其意義。Norberg-Schulz, Christian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1995年3月，頁18-23。

⁴¹ Crang, Mike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學地景：書寫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台北市：巨流圖書，2004年2月，頁59-62。

⁴² Tuan, Yi-fu. "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Geographical Review* 65:2, 1975:151-165.

芮夫(Relph, Edward)則強調地方是否具有真實感和不具有真實感(authentic and inauthentic)之間的差異。他覺得一個具有真實感的地方，對於個體以及作為某社群的一成員來說，是內在於而且有所歸屬的場所；而一個對地點不真實的態度，基本上是缺乏地方感的，因為它無法令人覺知地點更深沉的、象徵的重要意義，更不會對其自明性(identity)有所讚賞。因此一個真實的地方感，其意義建立在對象、背景環境、事件，以及日常實踐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基本特性的特質上，它不再被視為是被動的客體，而是人與空間相互定義的場所。⁴³

諾伯舒茲(Norberg-Schulz, Christian)更進一步指出，具體環境的特性為人所可能認同的客體，而認同感給予人一種「存在的立足點(existential foothold)」之感受。存在空間(existential space)包含人與其環境間的基本關係，因此除須關注空間及其特性外，還須了解精神上的功能：方向感和認同感。認同感和方向感是人類在世存有的主要觀點。因此認同感是歸屬感的主要基礎，方向感的功能在於使人成為人間過客(homo viator)，自然中的一部分。⁴⁴

地理學與文學都產生「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是人們透過一種媒介賦予地方意義的過程。⁴⁵米勒(Miller, J. Hillis)在《地誌學》(Topographies)的導論中說明「地誌學」(topographies)一詞的由來：它結合了希臘文的「地方」(topos)和「書寫」(graphein)二詞而成，就字源上的解釋，所謂「地誌學」即是「對某個地方的書寫活動」。他進一步引據了《韋氏字典》(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49)的三種解釋：(一)對某個地方的書寫活動（這是一個早已過時卻又最傳神的定義）；(二)對某個地方或區域所進行的巨細靡遺、精確描

⁴³ Pred, Allan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之《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Reading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台北市：明文書局，1994年6月，頁87。

⁴⁴ Norberg-Schulz, Christian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1995年3月，頁22。

⁴⁵ Crang, Mike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學地景：書寫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台北市：巨流圖書，2004年2月，頁59。

繪的藝術或實踐結果；（三）包括河川、湖泊、道路、城市在內的各種立體地形在內的地表輪廓之描繪⁴⁶。米勒更指出地誌學最後越來越趨向於繪圖而遠離了文字，尤其小說的敘述力量，對地景的形成產生巨大影響。所謂的文學地景，即包含了自然地理、生活風俗、人爲建築等事物，共同形成一種根植在土地上的文化，小說能夠將這外在／真實的一切，轉換成內在／文學的空間。小說即是一種「形象化繪圖」(figurative mapping)⁴⁷。

地誌是以文字爲景物創造出其對等的隱喻。科學性的地誌強調確實、周延；文學性的地誌則偏重個人、感性、片段。兩種地誌合構爲「地域的記憶」。地誌並非等待被陳述或描繪的現存之物，而是經由像詩歌、小說等文字或其他符號再現。任何一個地誌秩序的制定都是經由主體構思再現下的產物⁴⁸。因此，我們現在記憶某個時間區位中的某個地景時，不只是它的物產、歷史，可能還同時記憶了某篇文章的一個段落，某個作家的身影。⁴⁹

親切的經驗埋藏在人的內心，有時不意察覺它的存在，卻可能不經意的展現在個人與環境互動的行爲實踐上。因此親切的環境、場合，使人們容易釋放自己的情緒，也讓環境來觸碰與撫慰心靈。亦即親切的地方，是指最能表現其有護育意義的地方⁵⁰，人們因被護育而獲得再生的能量。

一個能讓人在移動中停頓的所在，即具有基本的地方感，因爲這一地點滿足生物性的需求，停頓使該地點變成感覺價值的中心，也證明人們對地方的感性深

⁴⁶ Miller, J. Hillis. "Introduction" *Topograph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3-4.

⁴⁷ Miller, J. Hillis. "Philosophy, Literature, Topography: Heidegger and Hardy" *Topograph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

⁴⁸ Miller, J. Hillis著，單德興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New starts: 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台北市：書林，1995年8月，頁105。

⁴⁹ 參見吳明益老師：〈區域文學與環境關係專題（四）：村史、地誌、地方文學；地方文學與地方社群認同；地方文學史的意義與可能性〉，東華大學中文所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區域文學與環境關係專題」授課講義，2005年3月28日。

⁵⁰ Tuan, Yi-Fu著，潘桂成譯：〈地方的親切經驗〉，《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頁130。

度。⁵¹地方的意象藉著作者識覺經驗之意象轉化而來，透過他們所表面呈現的語言文字、繪圖藝術等藝術之光，使讀者和閱聽者有分享經驗氣味的特權，亦保留了親切經驗的回憶。

吳潛誠認為，「地誌」其實只是一個符號、標誌，是等待詮釋的。地理現實是等待書寫者賦予意義，透過藝術的創作使它有形有狀，而顯示出意義。⁵²而這意義源於書寫者對於那地方的歸屬感。要超越狹隘的鄉土情懷，必須先承認自己來自何方。因此有人說，故鄉是我們祖先流浪的最後一個據點，故鄉不一定固定不變，神聖不可更動，可以改變它，但必須從故鄉出發。

人類學者李維史陀(Lévi-Strauss, Claude)於其自傳性著作《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一書中，曾經引述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討論旅行的一段話：

每一個人身上都拖帶著一個世界，由他所見過、愛過的一切所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來是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裡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的回到他身上所拖帶的那個世界去。⁵³

當代文化地理學者對旅遊活動的研究，也證實了夏多布里昂敏銳的觀察：在旅行時，我們對所處空間的體驗，與其說是由我們所邂逅的事物來擺佈，毋寧更取決於我們所賦予這些事物的意義。換句話說，其實是我們對這些空間所抱持的意圖，以及我們藉以理解這些空間的認知框架，決定了旅行活動的經驗內涵。⁵⁴因

⁵¹ Tuan, Yi-Fu著、潘桂成譯：〈地方的親切經驗〉，《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頁130。

⁵² 吳潛誠：〈地誌書寫，城鄉想像：楊牧與陳黎〉，《島嶼巡航》，新店市：立緒文化，1999年11月，頁80。

⁵³ Levi-Strauss, Claude著，王志明譯：《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5月，頁41。

⁵⁴ Suvantola, Jaakko. *Tourist's Experience of Place*. Aldershot: Ashgate, 2002:33.

而，旅行這種空間位移的活動，必然也是一種文化行為和一種文化體現。⁵⁵

地誌書寫具體的描寫地方景觀，幫助我們認識、愛護、標榜、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風土景觀及其歷史，產生地域情感和認同，增進區域以致於族群的共識，而風景的每一條輪廓都隱含著社會及其文學。⁵⁶

海德格(Heidegger, Martin)強調文化的一致性與延續性，以及該文化中每個世代的行為與信仰的共通性，這種文化通常會永遠佔有某個地區並且安置於斯。然而史蒂文斯(Stevens, Wallace)卻認為景物本身就能容許無數個潛在的地誌，它隨時可能藉由新的開始而被修訂、翻新。地誌與景物之間的層疊關係，可以想成超文本(hyper-text)中不同航道間的關係，作者所創造出來的地誌和世界，針對其所寫的任何一篇論述也都刻畫出另一個地誌。任何人都可以用一種暫時的踐行命名行動，書寫自己的地誌⁵⁷。地景不會被一部文學作品定形下來，它是累積性表意作用之歷史漩渦中的每一刻，因此，文學顯然不能解讀為只是描繪這些區域和地方是否真實，而是比較文本的差異性，並詮釋出其間的意義⁵⁸。

地誌也是一種記憶與感性知識的建立，透過地誌書寫展現的認同形構，是重新釐清歷史評價問題的一種另類切入角度。史托勒(Stoller, Paul)在人類學領域中所提及，假設知識一定和身體、記憶產生關聯⁵⁹，在人類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一旦接觸外來文化時，會使得原來的記憶體制，也就是透過感官的嗅覺、視覺、觸覺來領受外界的感知體系所形成的記憶傳統，產生巨大的變化，因而出現各種失調、落差。⁶⁰

⁵⁵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3月，頁15。

⁵⁶ 吳潛誠：〈地誌書寫，城鄉想像：楊牧與陳黎〉，《島嶼巡航》，新店市：立緒文化，1999年11月，頁83。

⁵⁷ Miller, J. Hillis著，單德興編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New starts: 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台北市：書林，1995年8月，頁111-112。

⁵⁸ Crang, Mike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學地景：書寫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台北市：巨流圖書，2004年2月，頁62-66。

⁵⁹ Stoller, Paul. *Sensuous Scholarship*.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⁶⁰ 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

在鍾理和的多重視域中，其地誌書寫的感性，以及和人在感覺、觸覺等各種接觸的領域裡，所產生的私密、生命關係。因此，較凌亂而又隨機的意義、親身的體驗和記憶所形成的感性知識，涵構於鍾理和的地誌書寫中，透過書寫的實踐將歷史「託喻化」，形成一種新的個人生命以及社會記憶的託喻關係，且與本身的隱秘、私人的論述活動形成特殊的倫理關係⁶¹。

貳、認同主題研究

過去認同主題的發言對立在本質論(essentialism)與非本質論(non-essentialism)論點之間的抗衡。本質主義者(essentialist)將其主張奠基於各種根據之上。如族群（種族與血緣關係）、宗教、國家主義者的社會運動，以共有的文化或歷史，作為認同的基礎；或是以生物事實為訴求，來斷言認同的存在，如性別認同。⁶²簡言之，本質主義者認為認同是固定不變的，因此歷史經常被建構或再現為一種不會改變的真理。而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關係著某個人對自我身分的宣稱。因為身為被壓迫與被邊緣化團體的一份子，或者因為一種偏移的政治論點，所以採取的非本質主義者的認同立場，強調認同是流動的，它擁有各種可以在新的文化條件中重新建構的不同要素；認同並不是被禁錮在差異之中的固定本質，也不是永恆存在的事物⁶³。

當代的文化與身份認同是一種多元與流動的認同(multiple and mobile)，不基於單純的血緣認同，而是感情的度量。認同的形構是一個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文化和社會過程。認同的建構是抗爭與辯論的場域，它終止了舊有

，2004年12月，頁59。

⁶¹ 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頁69。

⁶² Woodward, Kathryn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年9月，頁19。

⁶³ Weeks, Jeffrey. Edited. *The Lesser Evil and the Greater Good: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social diversity*.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1994.

必然性的重現，產生新的認同位置，且不斷在各種不同的情境脈絡中發生。在歐美社會科學的傳統中，認同指的是將自己視為某一群體(group)的一份子，如階級認同、性別認同等。這些有關認同的社會現象，都是以具有某類特徵或特性的群體（種族、族群、階級、性別立場等）為對象，將自己視為該群體的一份子，並且因而認為自己和所屬群體有共同的特性和利益，甚至共同的命運。⁶⁴索樂士(Sollors, Werner)認為同意(consent)與祖裔(descent)是兩種身分認同的形式：族裔為和血緣、先性與祖裔相關的建構，而國家認同則靠法律、行為與同意。⁶⁵

認同的再現(representation)包括了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與象徵系統，意義透過象徵系統被生產出來，而這些意義將人定位為主體。論述與再現系統建構了某些位置，在這些位置上，人們可以為自己定位，並就其立場發言。藉由對經驗提供意義，文化形塑了人們的認同，而認同也為某種主體性(subjectivity)的風尚提供可能的選擇，糾結於從屬(subordination)和宰制(domination)而產生的經濟與政治關係之間⁶⁶。

當代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結構上的變遷，以及對國家效忠的轉變，讓認同問題成為醒目的討論焦點，也使人們努力去斷言與維持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對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伯倫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指陳疆域(territory)與國族建構之間的密切關係：

如果說瑞士人擁有特殊的民族性，那麼這種感覺必然是來自他們美麗的家園(homeland)。……瑞士之外固然也有著高山大川、浩瀚汪洋，然而，唯有瑞士人的家園才能構成如此一個圓融完整、多彩多姿的自然整體，從而在她的土地上逐漸發展出一種共同家園的特殊感覺。這塊土地上的居民，即使散居不同的山谷、說著不同的語言，這種感覺卻能使他們作為同

⁶⁴ 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第9卷第2期，2005年12月，頁10。

⁶⁵ Sollors, Werner. *Beyond ethnicity: 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151.

⁶⁶ Woodward, Kathryn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年9月，頁20-22。

一父祖之國（fatherland）的子孫，而凝聚起來。⁶⁷

伯倫知理這段話，說明了作為一種地理空間的疆域在形塑國族認同上的重要作用。事實上，當十九世紀後半，關於國族的文化想像在歐洲開始出現時，疆域即已被視為國族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疆域對於國族之所以重要，固然有其現實的政治、經濟功能。同時，也為國族成員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質資源⁶⁸。不過，相較於其物質力量，疆域更為重要的作用，實繫之於其所能掌握與動員之潛在的感情力量。

現代國族國家與前現代的帝國，同樣都建立於特定的地理空間之上，但是，如安德森(Anderson, Perry)所指出者，遲至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絕對主義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依然來自王朝傳承的原則，而非疆域的觀念。⁶⁹王朝所有的土宇，只是統治者一家一姓的私產，而非國族成員所共享的神聖疆域；其所統攝的，只是由無數具有高度歧異性的社會、文化單元所構成的異質空間。⁷⁰反之，近代意義的國族疆域則是經由國族成員在感情、經驗、記憶、意圖與欲望上的深切投注，從抽象而開放的「空間」，被轉換成封閉而具同質性的「地方」，並成為個人與集體認同的一項重要標誌。⁷¹

⁶⁷ Bluntschli, Johann Caspar. *Die schweizerische Nationalität*, Zurich: Rascher und Cie, 1875:11 ; cited from Oliver Zimmer. "In Search of Natural Identity: Alpine Landscap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wiss N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4, 1998:651.

⁶⁸ 沈松橋：〈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台大歷史學報》，第37期，2006年6月，頁146。

⁶⁹ Anderson, Perry.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9:39.

⁷⁰ 一個明顯的例證，便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鄂圖曼帝國實施millet 制，帝國內部分成許多由不同宗教組成的社群，各自有其不同的法律系統。參見Grosby, Steven. "Territoriality: The transcendental primordial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2, 1995:145.

⁷¹ Barker, Chri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276. 關於「空間」與「地方」的分殊，參看Tuan, Yi-Fu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頁49；Crang, Mike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台北

國族打造過程中的一項核心問題，乃是如何有效動員特定的領域性策略，將物質性地理環境，轉化而為國族的象徵性空間(symbolic space)。一般而言，國族主義者最為習見的領域性策略，便是挪用人與土地之間根基性紐帶(primordial attachment)的隱喻，將國族的神話式歷史與其疆域緊密地連結起來。康納(Connor, Walker)更特別指出，在「家園」的隱喻中，透過「血與土」(Blut und Boden)的強大結合，國族的疆域與「祖先」、「家庭」等根基性信念糾結混融，被當作是國族群體的文化與地理搖籃，從而催發其群體成員無比強烈的感情力量⁷²。

邊界若從本質主義角度審視，意味著固定的疆界(boundary)，若從建構主義的切面觀察，則涉及個體與文化認同、實體地理與文化地理的議題。⁷³換言之，邊界的定義具有實體(physical)的意象，也有文化的涵意，文化邊界可能意味著一個族群、國家、區域的邊界。因此，將文化等同於疆域便是文化論述中不可缺的一環⁷⁴。然而，邊界經常是權力運作的場域，而且，因為權力的施展，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運作進一步劃分了排他與納己的機制(exclusion and inclusion)，根據艾瑞克森(Erickson, Frederick)的詮釋，既得優勢者和霸權掌控者無可避免的監督了邊界，並且將逾越邊界者箝制在外。艾瑞克森指出：「文化邊界是指文化差異，而文化自有人類以來，文化邊界就是各種社會的現象之一，邊界是社會所建構，本質上是政治與權力施展的場域」⁷⁵。張希煌(Chang, Heewon)

市：巨流圖書，2004年2月，頁133-158。

⁷² Connor, Walker. "Homelands in a World of States." in Guibernau I Berdun, M. Montserrat & Guibernau, Montserrat & Hutchinson, John. Edited.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Cambridge: Blackwell, 2001:53.

⁷³ 王儀君：〈旅行、地理與性別：彌爾頓宮廷舞劇《可慕思》中的邊境論述〉，《中外文學》，第34卷第12期，2006年5月，頁87。

⁷⁴ Erickson, Frederick. "Cultural in Society and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Banks, Cherry A. McGee and Banks, James A. Edite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7:35.

⁷⁵ Erickson, Frederick. "Cultural in Society and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Banks, Cherry A. McGee and Banks, James A. Edite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7:42.

也強調，文化邊界暗示著一席屏障，因為，強有力的一方會建構這個屏障，以保護自己的政治權力和文化優勢⁷⁶。因為文化是共同享有，共同營造的氛圍，及氛圍中對事物的認識，因此屏障的建構有利於區分自我及他者。⁷⁷

德希達(Derrida Jacques)認為意義是「蹤跡」的在場，意義並非固定在符旨(signified)與符徵(signifier)之間。意義的生產是透過遞延(deferral)的過程，德希達將此一過程稱之為「延異」(differance)。所以那些已知、確定的意義是流動的(fluid)、無法確定的(unsure)，意義的終點並不存在。就二元對立思考的封閉性與僵化性而言，德希達的作品意味某種另類的選擇：偶然性而非穩定性的存在，且意義是可以滑動(slide)的⁷⁸。

知名的文化研究大師霍爾(Hall, Stuart)，是加勒比海的非洲黑人後裔，也是戰後第一代移民，緣於自身的成長經歷，對於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有其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文化認同既是某種生成(becoming)的事物，同時也是實存(being)的某種事物。既屬於過去，也屬於未來，歷經不斷的轉化，聽命於歷史、文化、權力持續不停的遊戲運作，也就是說，文化認同不僅建基於對共同社群的認同，分享共有相同的歷史思想、宗教儀式、社會道德規範，形成同一性極高、確定性極佳的文化身分；更立足於「位置」的安放與定位(positioning)，在尋求身分建構的過程中，不強調單一社群和國族認同，不強調歷史傳承和身分規範，而是以人類作為個體存在的獨特性，因此這種「文化身分」是多重的組合、是相對性、異質性高的、可能充滿矛盾與衝突的一種文化身分。⁷⁹故霍爾主張所有的發言

⁷⁶ Chang, Heewon. "Re-examining the Rhetoric of the "Cultural Border"." *Electronic Magazine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1:1, 1999. <http://www.eastern.edu/publications/emme/1999winter/chang.html>

⁷⁷ 王儀君：〈旅行、地理與性別：彌爾頓宮廷舞劇《可慕思》中的邊境論述〉，《中外文學》，第34卷第12期，2006年5月，頁95。

⁷⁸ Woodward, Kathryn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年9月，頁52。

⁷⁹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Rutherford, Jonathan. Edit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222-237.

都必須經過某種定位，如果沒有立場的定位，便不會存在任何意義；如果相信意義是永無止境的符號過程，便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立場。⁸⁰

霍爾體認到認同有其過去，人們主張其認同，並且重新建構了認同，而過往也經歷了持續不斷的轉型歷程。過往是想像社群的一部分，這個社群是由立於某個特定歷史與文化發言位置的主體所構成的。在霍爾看來，人們不是被固定在僵硬死板的二元對立之中，透過差異所建構的意義並非完整或固定不變，意義總是被遞延的，總存在著某些滑移。霍爾的論點強調了認同的流動性，人們對認同提出某種權利要求，不只是因為自己被認同定位；相對地，人們也能根據認同來為自己定位，重新建構其歷史認同，並使之改觀⁸¹。

由於台灣與中國及殖民國日本之間複雜的政治文化關係，從光復後國民政府來台，到鄉土文學論戰及解嚴前後，認同問題一直是人們的重要關懷。對葉石濤而言，一九四五年光復後的亂象與民眾對「回歸祖國」期待的落差，是台灣認同問題上的一個轉折點，文中美麗島今非昔比的母題開始出現⁸²。

然而，即使當前的認同重新建構了過去，但這終歸只是種想像，一種想像的社群。因為認同的建構是抗爭與辯論的場域，它終止了舊有必然性的重現，產生新的認同位置，且不斷在各種不同的情境脈絡中發生⁸³。

第五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前人相關研究文獻評述、研究範圍與問題，以及研究進路等。第二章〈鍾理和論述形構歷程

⁸⁰ Hall, Stuart、酒井直樹著，唐維敏編譯：〈東京對話：馬克思主義、認同形構和文化研究〉，收錄於Hall, Stuart、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之《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Cultural studies: dialogues with Hall, Stuart），台北市：元尊文化，1998年8月，頁178。

⁸¹ Woodward, Kathryn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年9月，頁30。

⁸²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文學界雜誌社，1998年4月，頁69-72。

⁸³ Woodward, Kathryn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年9月，頁27。

〉，旨在找尋文學史的縫隙，爬梳五〇年代至今，鍾理和及其文學經典化的歷程，以及在這過程中可能有意無意被遺忘的足跡。第三章〈鍾理和原鄉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旨在探討鍾理和原鄉的地誌書寫裡，所呈顯的認同姿態。第四章〈鍾理和故鄉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旨在探討鍾理和如何在書寫中，寄寓他的地方情感，從鍾理和在北平時所書寫的竹頭庄，回到台灣後所寫的高樹、美濃、內埔、以及松山療養院，追索他心靈的故鄉。第五章〈結論〉，則是本論文的研究總結說明。

第二章 鍾理和論述形構歷程

第一節 前言：找尋文學史的縫隙

一九六〇年八月，鍾理和咳血，與世長辭。當時他正在修改作品〈雨〉，故後人稱之為「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⁸⁴。

隨著鍾理和及其作品被經典化的歷程，我們熟知的「歷史」是：如果台灣文學的歷史在一九六〇年底就全部靜止，鍾理和很可能默默給掩埋在大批反共小說或懷鄉散文裡，貧病交迫的鍾理和至死都不能眼見自己寫的作品得以在台灣成書出版，作家的驟逝只在「寫小說圈子」引起小小的波紋。直到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八〇年代的台灣意識論戰，甚至九〇年代的後殖民論述——台灣幾次較大的文化論述，都把鍾理和作品，圈到他們的討論範圍加以檢視，使得鍾理和的人與作品，在幾次論戰之後邁向經典化，被史家列為戰後第一代作家，台灣五〇年代的重要作家。⁸⁵然而，無論是將鍾理和歸為日據時期作家或定位為五〇年代作家，不難發現從各式交疊並致的話語，都可以在鍾理和文學找到「社會意識」、「民族意識」或「後殖民論述」的依據，令人不禁好奇鍾理和論述形構的歷程。

王德威在編選年度小說精選集時曾提及：文學史觀決定了文學史的面貌，文學典律的塑造，無非是一種詮釋權的確立，也是核心(core)與邊緣(periphery)的劃定。典律生成可能是因文學社團訴諸權威、教育文宣管道的制約、政教機構的介入、出版者的傳銷、創作者的自覺、文學批評界的迴響效力等，折射典律權力的運作以及種種複雜的歷史誘因⁸⁶。換言之，經典的形成意味著對經典的認定和選

⁸⁴ 本節從一開始，以「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形容鍾理和，首見於陳火泉：〈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4-9。

⁸⁵ 可參見：應鳳凰：〈鍾理和文學發展史及其後殖民論述〉，收錄於周英雄、劉紀蕙編之《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市：麥田，2004年11月，頁169-195。

⁸⁶ 王德威：《典律的生成：「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台北市：爾雅，1998年4月，頁5-6

擇。經典的選擇就需要確立選擇的標準，文學史的寫作就必然體現為一種權力的活動。大多數時候，這權力並非史家個人所能掌控，經典的選擇和確認是一個文學制度共同運作的結果。當文學史推出自己的經典之後，通過教育的手段，規定和制約了作家、作品的閱讀方式，文學經典的解讀，通過教育體制被一再複製，形成經典性詮釋，造成文學史在確立經典的過程，同時也製造了一套對經典特殊的詮釋話語⁸⁷。

在傅柯(Foucault, Michel)看來，任何話語都有它自己的規範概念和論述範圍，有它自己認可的對象和方法，這一切決定了它自認為具有某種特定的「真理性」。這些話語互相推衍連結，形成一個可供辨認的「話語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在這樣一個話語形構下，產生特殊的文化及認知體系，而所有知識的獲取以及思維方式都有一定軌跡可尋。因此，所謂「真理」話語，其實是利用語言所排比出的「事物的秩序」，不能代表真理真知。⁸⁸歷史的確立，重點在於話語的建構，「真相」的再現則版本不一。那麼，鍾理和文學發展史是否有其縫隙？

故本章試圖追溯鍾理和論述的衍生過程、發展侷限，以及制度化的條件，爬梳策定各種事物分立自處的的狀態與關係，反省歷史語境下的鍾理和及其論述，在怎樣的權力關聯運作下取得發言位置，以及藉著何種實體媒介（符號、聲音、行動…）登上文學史的舞台。

第二節 五〇年代反共戰鬥文藝下的奇葩

回顧四〇年代到五〇年代台灣文藝社團與報章雜誌的繽紛，舉凡四〇年代台灣文化協進會、台灣文藝社的成立，《新新》、《中華日報》、《文藝新生報》

。

⁸⁷ 李楊：《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頁127-128。

⁸⁸ Foucault, Michel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L'Archeologie du savior)，台北市：麥田，1993年7月。

、《文藝公論報》、《台灣新生報·橋副刊》、《台灣文學叢刊》、《自由中國》、《寶島文藝》、《聯合報》、《中央日報》、《政經報》等報章雜誌的創刊；五〇年代中國文藝協會、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現代詩社、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現代文學社等的文藝團體的成立，《半月文藝》、《自由青年》、《軍中文摘》、《野風》、《火炬》、《文藝創作》、《文壇》、《海島文藝》、《現代詩》、《軍中文藝》、《幼獅文藝》、《中華文藝》、《藍星週刊》、《創世紀詩刊》、《新新文藝》、《海風》、《革命文藝》、《文學雜誌》、《文星雜誌》、《筆匯》等報章雜誌的創辦⁸⁹，呈顯國民政府有意掌控文化生產，插足文學場域的強烈企圖。

如果我們再參照活躍於當時文壇的反共代表作家劉心皇在一九八一年編纂《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與索引》⁹⁰時所寫的導言，其中回顧戰後三十年台灣文壇的說法：「當時報紙副刊、文藝欄都改變了徵稿的範圍，儘量容納有反共抗俄意識的作品。⁹¹至於純文藝刊物，亦走向戰鬥文學之路。⁹²各報的副刊編輯人，都盡責地對戰鬥的反共抗俄的文藝提倡與推進。⁹³」可得見「反共懷鄉」在五

⁸⁹ 以上資料參考須文蔚老師：〈現代文學史（第十一講）：當代台灣文學概述〉，東華大學中文系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現代文學史」授課講義，2006年12月6日。以及李麗玲：《五〇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下台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5年。

⁹⁰ 劉心皇：〈導言：自由中國文學三十年〉，劉心皇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與索引》，台北市：天視，1981年，頁1-358。

⁹¹ 這時經過新生報副刊的「編者、作者、讀者」的熱烈討論，知道了戰鬥性的作品為大家所需要。而中央日報的「中央副刊」，中華日報的副刊「寶島」以及全民、公論、經濟報以及經濟時報等報的副刊都改變了徵稿的範圍，儘量容納有反共抗俄意識的作品。其他各地報紙和各刊物的文藝欄也紛紛響應。參見劉心皇：〈導言：自由中國文學三十年〉，劉心皇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與索引》，台北市：天視，1981年，頁28。

⁹² 純文藝刊物，如程大城的《半月文藝》，潘壘的《寶島文藝》，金文的《野風》等。參見劉心皇：〈導言：自由中國文學三十年〉，劉心皇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與索引》，台北市：天視，1981年，頁28。

⁹³ 當時各報的副刊編輯人，舉例如：民族報系孫陵，新生報馮放民（鳳兮），中央日報耿修業（如茵主編）、孫如陵，中華日報徐潛（蔚忱），經濟時報奚志全，公論報王聿均，全民日報黃公偉（副社長）、黃瑜（主編）等，他們對戰鬥的反共抗俄的文藝之提倡與推進都盡了責任。參

○年代多音交響的主題類型裡脫穎而出，取得當時重要的發言位置。

然而，反共戰鬥文藝為五○年代主要宰制力量的說法，是指當時的文學生態遭受政府政策強力介入，反共文藝成為當時主流文學勢力極力建構的話語。其他如現代主義文學與女性文學等，當然也是豐富五○年代台灣文壇的重要知識領域，但因不屬於「反共文藝」的話語脈絡，相對地就被邊緣化了。⁹⁴不過我們可以發現，五、六○年代的台灣，對於國民黨政權的反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或表現為殷海光、李敖式的政治、文化批判，多元風貌或如現代主義文學的反映，創造出五、六○年代的台灣現代文學場域⁹⁵。

在爬梳五○年代「反共文藝」思潮後，將焦點轉回鍾理和及其作品在五○年代文壇的景況。根據鍾理和自己的說法，《笠山農場》初步構思、起筆於其返回原鄉時期⁹⁶，但僅止於習作。返台後因肺病住進台北松山療養院治療，經過長期住院間空閒歲月的構思，腹稿大致擬好，但恐自己體力不支，或影響療養，遲遲未下筆⁹⁷。直到一九五一年病後回到美濃，在笠山下的故居過著半養病半寫作的

見劉心皇：〈導言：自由中國文學三十年〉，劉心皇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與索引》，台北市：天視，1981年，頁28-29。

⁹⁴ 邱貴芬：〈從戰後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中外文學》，第29卷第2期，2000年7月，頁313-335。

⁹⁵ 呂正惠：〈戰後台灣知識分子與台灣文學〉，《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台北市：九歌，1995年4月，頁24。

⁹⁶ 鍾理和寫給鍾肇政的書信裡，在討論《笠山農場》該如何修改、潤飾時，曾提及：「這第九章在我初稿時（那時還在大陸）還是最初的一章呢。」又說：「這第九章本是初稿時的第二章（初稿僅寫到第四章）也是初稿僅存的一章。關於本章在《笠》篇中的關係在前信已說過了。今從略。祇有一點，你看了，自然會明白：這章的文體和其他的不同，它代表我前期的文章形格。他的文字生硬而牽強，（如欲加入非大加潤飾不可）但它有著我以後的文章所沒有的東西：它的情思奔放、活潑、自由。」，可得知鍾理和其實在大陸時期，便開始著手書寫《笠山農場》。書信詳文可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九日致鍾肇政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43-44。

⁹⁷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07。鍾理和言及：「先此，我那構思已久的長篇「笠山農場」，經過長期尤其住院間空閒歲月中的構思，至此時腹稿大致擬好，很想開始撰寫。但一邊又怕自己體力不支，或影響療養，猶豫不決……」。

生活，才開始撰寫，初稿完成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獲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國父誕辰紀念長篇小說第二獎（第一名從缺）⁹⁸。參考該年度文藝獎金辦法，長篇小說第一獎獎金是一萬兩千元，第二獎是一萬元，第三獎是八千元，⁹⁹當時台灣國民年平均所得為三千三百一十八元¹⁰⁰，《笠山農場》的得獎，除了將鍾理和帶進戰後的台灣文壇，所獲一萬元的獎金，亦為其貧困的生活帶來了甘霖。

在五〇年代反共文藝高漲的氛圍下，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在反共文學書寫的體系外，晉身國家文藝體制的發聲場域，在蔣介石的文膽張道藩所創辦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徵選脫穎而出，擊敗同期獲得第三獎的名作家王藍及彭歌¹⁰¹，無異是五〇年代反共戰鬥文藝下的奇葩。雖然與鍾理和同獲中華文藝獎金的王藍¹⁰²，其得獎作品《藍與黑》，於一九五八年二月由他自己成立的紅藍出版社發

⁹⁸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鍾理和生平與著作刊登年表〉，《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31-232。

⁹⁹ 文藝創作編輯委員會：〈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四十五年度舉辦文藝獎金辦法〉，《文藝創作》，第57期，1956年1月，頁150。

¹⁰⁰ 依此推算，國民月平均所得則為二百七十六點五元。參見：中國國民統計資訊網：<http://61.60.106.82/pxweb/Dialog/statfile9L.asp>。

¹⁰¹ 鍾理和於〈致張國興先生函〉曾自敘：「民國四十五年間著有長篇小說「笠山農場」，字數約十二萬字，於同年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第二獎。同期獲得第三獎的有王藍先生的「藍與黑」及彭歌先生的「落月」（因無第一獎，另增一名第三獎）。」書信詳文可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致張國興先生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54。

¹⁰² 王藍(1922.09.03-2003.10.09)，另有筆名果之。河北省阜城人。為著名小說家、水彩畫家。自幼習畫，後棄畫從軍抗日，勝利後，從事小說創作，多以男女愛情的悲歡為主題，以抗戰戡亂為背景，反映時代的苦難和青年人為理想奮鬥的熱情。曾獲抗戰小說文藝獎第一名。早年於京華美術學院、國立雲南大學畢業，曾任記者、採訪主任、總編輯。來台後曾任策匯半月刊社社長、台灣文藝協會常務理事、值年常務理事、國際筆會台北分會秘書長、國民大會代表、主席團主席、國策會中華民國策會副會長等職。《藍與黑》為其成名小說，已譯為多國文字問世，並拍製電影、電視及改編廣播劇，且獲教育部文藝獎。並曾任中國水彩畫會會長，曾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至美國三十州旅行、寫生、展覽，1971年曾獲美國夏威夷大學「榮譽教授」，後應聘為夏威夷大學、俄亥俄州大學藝術系暨東亞文學系客座教授，曾獲中華民國畫學學會金爵獎。晚年在美國定居，因心臟衰竭病逝於洛杉磯，享年八十一歲。資料參見：《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http://>

行¹⁰³；彭歌¹⁰⁴的得獎作品《落月》，也在一九五六年由自由中國社出版¹⁰⁵；而鍾理和的《笠山農場》直到逝世後才由友人幫忙出版印行。但無論如何，鍾理和得獎是不爭的事實，為當時省籍作家的心靈注入活水，也讓台灣文學界知道，在南台灣的偏僻山村裡，有一位不為人知的寫作同好，也可以說，《笠山農場》正式將鍾理和帶進戰後的台灣文壇。一九五七年三月初，廖清秀經由《文藝創作》的編輯梅遜¹⁰⁶得知鍾理和¹⁰⁷，便將自己在一九五二年文獎會得獎的作品《恩仇血淚

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¹⁰³ 一九五八年二月，由王藍成立的「紅藍出版社」發行，之後版權轉渡給純文學出版社，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再版；純文學在九〇年代後期結束營運，《藍與黑》的版權轉讓給九歌出版社，有電腦排版的單行本（1998年1月增訂本）和上下兩集的豪華套裝（2005年）上市。

¹⁰⁴ 彭歌(1926.01.08-)，本名姚朋，另有筆名余龍。河北省宛平縣人。政治大學新聞系、所畢業，美國南伊利大學新聞碩士、伊利諾大學碩士。發跡於台灣新生報，歷任主編、主任、副總編、駐美特派員、副社長、總編輯，後擔任中央日報主筆。曾任中華民國筆會會長，曾於政大、師大、台大等校教授新聞傳播與圖書館學。現任香港時報董事長。曾獲中山文藝學術獎、教育部文藝獎金、國家文藝獎、亞洲短篇小說獎第一名。著有小說《流星》、《落月》、《在天之涯》、《從香檳來的》；名著翻譯《改變歷史的書》、《人生的光明面》及評論文集等七十餘種。資料參見：《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¹⁰⁵ 一九五六年以姚朋的本名出版《落月》，一九七七年由遠景再版。《自由中國》(1949.11.20-1960.09.04)，於台北市創刊，發行人胡適，社長雷震，主編毛子水，後改為雷震。一九六〇年九月停刊，共出版廿三卷五期（每半年一卷）。以自由主義為旗幟來號召反共，一方面印行自由中國叢書。文藝部分主編聶華苓一九四九年到台灣不久，即進入雜誌社任編輯以迄停刊。資料參見：應鳳凰：〈《自由中國》《文友通訊》作家群與五〇年代台灣文學史〉，1998年4月30日。《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網站》，<http://ws.tw1.ncku.edu.tw/hak-chia/e/eng-hong-hong/chu-iu-tiongkok.htm>；《文學紀行：百年來台灣文學雜誌特展》：http://memory.ncl.edu.tw/tm_new/subject/literature/index2.htm。

¹⁰⁶ 梅遜(1925.05.02-)，本名楊品純，江蘇省興化縣人。高中畢業，曾任《文藝創作》、《自由青年》月刊社主編，大江出版社發行人（於一九七〇年協助出版《鍾理和短篇小說集》）。曾獲行政院新聞局圖書著作金鼎獎，中山文藝獎小說創作獎。從事散文、評論及短篇小說創作多年，文字質樸，情感真摯。自創「字基檢查法」，編著《梅遜字典》、《辨文識字》、《常見的成語》等工具書。長篇小說《串場河傳》得中山文藝創作獎。資料整理自：《當代文學史料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¹⁰⁷ 由於廖清秀得獎，遂與《文藝創作》的編輯梅遜熟識，透過梅遜所提供的一份向「文獎會」投稿的省籍作者名單（包括得獎者），方知當時文壇中，尚有其他省籍作家，廖清秀便與其中的鍾肇政開始書信聯繫。參見：李麗玲：〈第四章 五〇年代台籍作家的文學活動〉，《五〇年代

記》寄給鍾理和，兩人便開始以書信聯繫¹⁰⁸。鍾肇政於一九五七年四月也與鍾理和聯絡上，不久鍾肇政便辦了《文友通訊》¹⁰⁹，以便聯絡其他省籍作家，記錄他們在五〇年代中期以後的創作狀況、發表情形，以及現實生活的感受等¹¹⁰。

從鍾理和與鍾肇政的往來書信，除了可以得知當時「戰鬥文藝滿天飛」的事實，卻也知道，文學創作美學仍是作品優劣評斷的標準之一，不具有「反共的時代意識」的作品，仍是有機會在文學場域上佔得一席之地的，儘管它可能只是少數。如鍾肇政參加香港隸屬美援文化下的亞洲畫報小說徵文落選時，友人安慰說是因為他的作品不具有「時代意識」，然而鍾肇政自知這並不是一個可堪說服的理由，因為他認為同時入選為佳作的鍾理和作品〈菸樓〉，就是不具有「時代意識」的最好例證。

另外，一九五七年二月，《文壇》特大號刊梅遜作〈七年來文獎會得獎作家與作品〉文中有一段評論鍾理和的話：「作者的語言文字雖然略有生硬之處，但描寫優美深刻，人物均有極顯明的個性。文中洋溢著一種崇高的理想與感情。處處都見出作者對文學有精湛的修養。」¹¹¹或是鍾理和曾自言：「《笠》篇送文獎會初審時本有二十五章，後來文獎會來信說預備採用，把原稿送回來叫我修改修改——訂正別、錯字，修飾生硬的文句，刪掉渙散的文字——於是我便把第九章

國家文藝體制下台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5年。

¹⁰⁸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93-98。

¹⁰⁹ 《文友通訊》是由鍾肇政負責以油印寄發給文友，彼此互通訊息的刊物，是戰後台灣作家第一份聯誼性的通訊，其功能有：報導各文友動態、作品輪閱、作品評論。自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止，計有十五次。參加的作家有：陳火泉、鍾理和、李榮春、施翠峰、鍾肇政、廖清秀、許炳成、許山木、楊紫江等九人。參見：《文友通訊》油印稿，《鍾理和數位博物館》：<http://cls.hs.yzu.edu.tw/ZHONGLIHE/home.asp>。

¹¹⁰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市：草根，1998年2月，頁23-26。

¹¹¹ 林俊宏編：〈鍾理和先生年譜〉，《台灣文藝》，第68期（革新第十五號），1980年8月，頁286。

整個刪掉，因為它對於故事的發展沒有關係。」¹¹²以及鍾肇政在當時拜讀《笠山農場》的原稿後十分感動，認為小說流露著一種淡淡的憂鬱——一種使人快意的，使人心情暢然的憂鬱。讚許鍾理和能將複雜的人與事，處理得有條不紊，穿插順當有致，以為它之所以得到極高的評價，是有其道理在的，而這樣的純文藝作品，獲得文獎會最高的評價，就是最佳的憑證了。然而鍾肇政也不諱言，《笠山農場》的冗辭蕪句實在多到有點不可理喻的地步，而且雜有日本化的詞語，需要再仔細琢磨潤飾。¹¹³

林海音在主編《聯副》的雜憶裡紀錄著：「最早的回憶受聘於聯合報主編《聯合副刊》，是起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日，離開《聯副》是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十年於茲。」¹¹⁴從鍾肇政對聯副的瑣憶，見其感念林海音時代的聯副，少了些八股味、宣傳味、人情味，多了些文學味、藝術味，也在這段期間，開始與為數不多的省籍寫作者有較密切的連繫，而這群光復後始開始學習祖國語文的朋友們也算是有了較固定的投稿地點。靠著林海音的提攜，鍾理和的作品得以一篇篇發表出來的機會，給予貧病交迫的他很大的鼓舞。¹¹⁵經由鍾肇政的轉投，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鍾理和的第一篇小說〈蒼蠅〉出現在《聯副》上，第二篇〈做田〉發表在同月十八日上，從此奠定了他向《聯副》投稿的基礎，從這時到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去世，鍾理和一生的著作，可以說是百分之九十在《聯副》發表¹¹⁶（參見表一）。

¹¹²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市：草根，1998年2月，頁135。

¹¹³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市：草根，1998年2月，頁141-142。

¹¹⁴ 林海音：〈文壇回顧主編《聯副》雜憶：流水十年間〉，《聯合報》，1982年11月1日。

¹¹⁵ 鍾肇政：〈早期聯副瑣憶〉，《聯合報》，1981年9月14日。

¹¹⁶ 林海音：〈文壇回顧主編《聯副》雜憶：流水十年間〉，《聯合報》，1982年11月3日。筆者整理鍾理和〈蒼蠅〉及其後發表篇章共計二十二篇，其中僅〈楊紀寬病友〉、〈往事〉與〈秋〉三篇未刊載於聯副。

表一：鍾理和發表作品一覽表

時間	發表作品	發表於聯副作品
非林海音 主編聯副 時期 (~1953)	1. 〈逝〉以「江流」筆名發表於《政經報》，1946年5月10日。 2. 〈生與死〉以筆名「江流」發表於《台灣文化》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5日。 3. 〈裁員的風波〉以江流筆名發表於《聯合副刊》，1951年12月14日。	1. 〈裁員的風波〉以江流筆名發表於《聯合副刊》，1951年12月14日。
林海音主 編聯副時 期 (1953~1963)	1. 〈野茫茫〉以鍾錚發表於《野風》69期，1954年6月1日。 2. 〈同姓之婚〉，《自由青年》第18卷第8期，1957年10月16日。 3. 〈菸樓〉，《自由青年》第20卷第5期，1958年9月1日。 4. 〈奔逃〉，《新生報》南部版，1958年12月。 5. 〈蒼蠅〉，《聯合副刊》，1959年4月14日。 6. 〈做田〉，《聯合副刊》，1959年4月18日。 7. 〈草坡上〉，《聯合副刊》，1959年5月1日。 8. 〈挖石頭的老人〉，《聯合副刊》，1959年5月7日。 9. 〈初戀〉，《聯合副刊》，1959年5月31日。 10. 〈安灶〉，《聯合副刊》，1959年6月19日。 11. 〈耳環〉，《聯合副刊》，1959年7月1日。 12. 〈阿遠〉，《聯合副刊》，1959年9月13日。 13. 〈小岡〉，《聯合副刊》，1959年10月3日。 14. 〈貧賤夫妻〉，《聯合副刊》，1959年11月8日。 15. 〈登大武山記〉，《聯合副刊》，1959年12月4-12月12日。 16. 〈假黎婆〉，《聯合副刊》，1960年1月20日。 17. 〈閣樓之冬〉，《聯合副刊》，1960年3月16日-3月21日。 18. 〈錢的故事〉，《聯合副刊》，1960年4月3日。 19. 〈還鄉記〉，《聯合副刊》，1960年6月16日。 20. 〈楊紀寬病友〉，《晨光》第8卷第5期，1960年7月。 21. 〈西北雨〉，《聯合副刊》，1960年7月11日。 22. 〈復活〉，《聯合副刊》，1960年7月30日-8月5日。 23. 〈雨〉，《聯合副刊》，1960年9月1日-10月11日。 24. 〈往事〉，《自由青年》，1960年。 25. 〈秋〉，《晨光》，第8卷第10期，1960年。 26. 〈笠山農場〉，《聯合副刊》，1961年2月24日-6月19日。	1. 〈蒼蠅〉，《聯合副刊》，1959年4月14日。 2. 〈做田〉，《聯合副刊》，1959年4月18日。 3. 〈草坡上〉，《聯合副刊》，1959年5月1日。 4. 〈挖石頭的老人〉，《聯合副刊》，1959年5月7日。 5. 〈初戀〉，《聯合副刊》，1959年5月31日。 6. 〈安灶〉，《聯合副刊》，1959年6月19日。 7. 〈耳環〉，《聯合副刊》，1959年7月1日。 8. 〈阿遠〉，《聯合副刊》，1959年9月13日。 9. 〈小岡〉，《聯合副刊》，1959年10月3日。 10. 〈貧賤夫妻〉，《聯合副刊》，1959年11月8日。 11. 〈登大武山記〉，《聯合副刊》，1959年12月4-12月12日。 12. 〈假黎婆〉，《聯合副刊》，1960年1月20日。 13. 〈閣樓之冬〉，《聯合副刊》，1960年3月16日-3月21日。 14. 〈錢的故事〉，《聯合副刊》，1960年4月3日。 15. 〈還鄉記〉，《聯合副刊》，1960年6月16日。 16. 〈西北雨〉，《聯合副刊》，1960年7月11日。 17. 〈復活〉，《聯合副刊》，1960年7月30日-8月5日。 18. 〈雨〉，《聯合副刊》，1960年9月1日-10月11日。 19. 〈笠山農場〉，《聯合副刊》，1961年2月24日-6月19日。

本研究 製表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鍾理和提筆寫了第一封信給林海音，信中除敬告

起居及旅居北平時期的生活情況外，特別感激林海音對於省籍文友的幫忙。¹¹⁷林海音在收到信後，於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回信給他，譽其小說筆調意境極高，要他放寬心好好養病，並俏皮的寫到：「您靜居山下，在我們看來都是值得羨慕的生活，我有時忙得想吐血倒下來才舒服呢，一笑！」隨信並興奮地向他邀稿，即當時格調被認為在台灣是第一位的綜合性雜誌《文星》¹¹⁸，擬於十二月號由王鼎鈞與林海音專寫一篇光復後本省中文寫作者的介紹，希望鍾理和能寄一些個人相關資料給她參閱。¹¹⁹

《文星》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企劃一次本省文藝作家的專題介紹，包含鍾理和、施翠峰、廖清秀、許炳成、鍾肇政、陳火泉、鄭清文、鄭清茂、何明亮、林文月、李榮春、林鍾隆、何瑞雄等人的生活與作品評論。王鼎鈞一直很關心省籍作家的創作，在文中指出鍾理和是一位老牌作家，一九四五年即在北平出版文集《夾竹桃》，在中國語文方面已有很深的功力，並認為他是一個「不快樂」的作者，未見他筆下詼諧、興奮，或皆大歡喜的笑聲，但他仍努力從自己認為不可愛的人生裡化出幾件可愛的藝術品。當時省籍作家的文筆，早期普遍有日文到中文的轉譯痕跡，但都已走過這一段最難走的路。其文字風格樸實無華，沒有矯揉造作的表情與無病呻吟的傷感。寫作材料大都不涉及現實社會中的諸般「問題」，作品多半集中精神表現濃厚的鄉土色彩。¹²⁰林海音記敘鍾理和雖在光復前就用中文寫作了，但仍是從日文到中文的過程苦修的寫作者，藉由筆墨發洩情感的風暴，恐是台灣省籍文藝作家中僅有一位，把全副精力與生命交付寫作的人。文友鍾肇政常給困處僻壤的鍾理和精神上的安慰，並熱心地為他處理投稿事宜，無論在

¹¹⁷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致林海音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49-151。

¹¹⁸ 《文星》雜誌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創刊，由蕭孟能創辦，何凡（即夏承楹）任主編，林海音負責文藝編輯，陳立峰（何凡在北京《華北日報》的同事）擔任行政編輯。參見：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市：天下遠見，2000年10月，頁167。

¹¹⁹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市：天下遠見，2000年10月，頁164-166。

¹²⁰ 王鼎鈞：〈作品充滿鄉土色彩的台灣作家〉，《文星雜誌》，第5卷第2期，1959年12月，頁23-25。

寫作或交友上，都表現認真與熱誠的態度。省籍作家謙虛誠樸，勤勉地為台灣文學園地播種，可喜可敬。¹²¹

由此見得，鍾理和雖身處於以反共文藝為主流的時代，站在反共文藝體制的邊緣，置外於反共文藝論述的脈絡，在文學的旅程中，並非一直孤單寂寞。《笠山農場》的得獎、《文友通訊》的傳聲、《聯副》小說的發表（參見表一），與文友們的往來書信，在在提醒我們鍾理和存在的事實。即便在世時僅曾出版過一本作品《夾竹桃》，但不容忽視副刊在文學與文化傳播上所扮演的角色，其在鼓勵文學創作上，可堪執文壇牛耳的重鎮。鍾理和小說能獲副刊主編的賞識，得以在報章雜誌上發表，就某方面而言，在展現當代文壇成果上，已占取了重要的主流地位。而當時對於鍾理和及其作品的評述，無論是文獎會對於《笠山農場》的審查意見，或是鍾肇政等文友的批評指教，據現有文獻的觀察，都是站在小說創作美學的觀點來檢視，更遑論強加在它身上有何愛國意識或是民族意識。

第三節 六〇年代知音的迴響

一九六〇年八月三日夜，鍾理和肺疾復發，卒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

依目前資料顯示，方以直¹²²的〈悼鍾理和〉是鍾理和逝世後第一篇刊載在報

¹²¹ 林海音：〈台籍作家的寫作生活〉，《文星雜誌》，第5卷第2期，1959年12月，頁26-29。

¹²² 方以直(1925.04.04-)，本名王鼎鈞，山東省臨沂縣人。初中畢業即輟學從軍，經瀋陽、天津、上海到台灣。一九四九年到台北，考入張道藩創辦的小說創作組，受王夢鷗、趙友培、李辰冬諸先生調教，奠定基礎，終身自學不息，力行不懈。詩、散文、小說、劇本及評論各領域均有涉入，最後自己定位於散文。已出版散文集廿一種，其他十六種。曾擔任中國廣播公司編審組長、節目製作組長，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長，先後主編台北《掃蕩報》副刊，台北《公論報》副刊，《徵信新聞報》副刊，《中國語文月刊》。亦曾為正中書局編審，及台北三大文藝基金會評審委員。先後在中國文化學院、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講授新聞報導寫作及廣播電視節目寫作，亦為各種文藝營、寫作研習會上深受歡迎之講者。一九七八年應新澤西州西東大學之聘至美，任職雙語教程中心，編寫美國雙語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後定居紐約，主要作品皆在此一時段完成。曾獲行政院新聞局圖書著作金鼎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吳魯芹散文獎等多項肯定。鍾理和逝世時，方以直於其主筆之《徵信新聞報》（今中國時報）副刊「信手拈來」專欄發表〈悼鍾理和〉。資料整理自：亮軒：《風雨陰晴王鼎鈞》，台北市：爾雅，2003年4月

章雜誌上的悼念文章。文中方以直認為：「鍾先生的文章儘管寫得好，文藝中人對他的印象卻淡漠。因此，對他的逝世懷有深沉的悼惜之意的人，也許只有林海音吧？」¹²³他並直陳未見過鍾理和其人，但受他的作品所吸引。其人筆調蒼涼、低啞，深沉凝練，字裡行間有不盡的悲憫之情，談表現台灣鄉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但自八月十二日，林海音於《聯合報》發表〈悼鍾理和先生〉¹²⁴後，《聯合報》便陸續刊出三篇紀念性的文章：馬各〈被宰了的雞——重讀「錢的故事」與「草坡上」並悼作者鍾理和先生〉、文心〈擺渡的人——悼理和兄〉、梅遜〈弔鍾理和先生〉¹²⁵。林海音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幾點說明：其一，林海音請鍾理和寄幾篇作品作為中譯英短篇小說選文之參考。鍾理和寄給她的最後一封信，提及剪報遲寄是因為自己突然病倒了，同時他又說他所選的四篇作品，在他是有意義的，因為他寫的是鄉土的台灣，都市的台灣自有別的作家去寫。其二，鍾理和長子鍾鐵民來信告知父親辭世的消息，父親遺言要請託林海音與鍾肇政設法出版《笠山農場》，家屬也希望有機會出版鍾理和的其他作品。其三，簡介鍾理和生平，言其筆觸悲憫、憂傷之所由。其四，鍾理和在病後的作品多屬短篇，且多在《聯副》發表（參見表一），其作〈復活〉於《聯副》八月五日才連載完畢，其人卻在八月四日離世。

馬各¹²⁶記敘鍾理和的文筆樸實，用極平易的文字詞藻表現極平凡的生活，尤

；《當代文學史料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¹²³ 方以直：〈悼鍾理和〉，《徵信新聞報》，1960年8月11日。本文轉引自於張良澤編之《鍾理和全集八——殘集》，台北市：遠行，1976年11月，頁161。

¹²⁴ 林海音：〈悼鍾理和先生〉，《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2日。

¹²⁵ 馬各：〈被宰了的雞——重讀「錢的故事」與「草坡上」並悼作者鍾理和先生〉，《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4日；文心：〈擺渡的人——悼理和兄〉，《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5日；梅遜：〈弔鍾理和先生〉，《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6日。

¹²⁶ 馬各(1926.12.27-2005.09.16)，本名駱學良，福建省南平縣人。寫作以散文、詩為長。一九四九年六月自上海輾轉到台南，一九五六年七月進聯合報。曾任福建南平南方日報編輯、上海浦東南匯報編輯、中華日報南部版《新文藝》周刊主編，《聯合報》副刊主編、編輯主任、副總編輯

其因爲他用的都是第一人稱，所以更令人感到親切。重讀鍾理和的〈錢的故事〉與〈草坡上〉兩篇文章後，認爲鍾理和是被貧窮與疾病殺害的。文心¹²⁷認爲鍾理和是在「從日文到中文」的擺渡時期，最早且最有效的把船安安穩穩地撐到「中文寫作」的天地的人，充滿鄉土色彩的佳作，爲本省文壇放一異彩。梅遜〈弔鍾理和先生〉一文提及兩人是透過廖清秀的介紹而結識，當時梅遜正在文獎會服務，《笠山農場》因文獎會停辦，《文藝創作》月刊也同時停刊，而失去發表的機會，鍾理和去信詢問《笠山農場》一稿的下落。梅遜以爲台灣當時文藝日趨沒落，建議鍾理和將《笠山農場》寄給香港資力雄厚的亞洲出版公司，找尋出版的可能。然而，稿子依然退了回來。梅遜感嘆：香港的文藝界也同樣不景氣！

追溯五○年代的香港文學，主要是冷戰格局、左右對壘、以「美元（援）文化」爲主導的時期，美國在韓戰爆發後爲加強圍堵共產主義在華人社會的蔓延，由華盛頓幕後支持的「亞洲基金會」先後資助數家出版社在港成立，大力批判共產主義和宣揚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其中一家由「亞洲基金會」資助的右翼文化機

，《民生報》執行副總編輯。並創辦「新創出版社」。在聯合報社工作期間，曾與林海音爲同事，辦公桌在她的旁邊，得以先睹聯副精采作品。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繼林海音之後接替副刊編務至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平鑫濤接掌，其後於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再次擔任聯副主編，至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止。資料整理自：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主編：〈風雲三十年——三十年來中國現代文學之發展與聯副〉，《風雲三十年》，台北市：聯合報社，1981年12月，頁15；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主編：〈在飛揚的年代——五十年代文學座談會〉，《文學論評》，台北市：聯合報社，1981年12月，頁616-618；《當代文學史料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¹²⁷ 文心(1930.02.11-1987.02.13)，本名許炳成，台灣省嘉義縣人。嘉義高農森林科畢業，曾任台灣省林業試驗所技術員、家庭教師、繕寫員、會計員並曾有一段時期靠賣稿爲生。〈命運的征服〉獲四十四年青年節文藝徵文社會組第一名，〈古書店〉參加新生報五四小說徵文佳作入選，自四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起連載新生劇刊五天。文心是戰後第一代台灣作家，小說創作大部份完成於六○年代以前。六○年代之後將創作重心轉移到電視劇本編撰，並被聘爲台視基本編劇。曾獲中央日報、新生報、自由談徵文獎項、台北西區扶輪社文學獎、教育部劇本獎。〈海祭〉、〈生死戀〉等多篇作品曾先後被譯成英、日文發表。爲戰後台灣作家第一份聯誼性的通訊《文友通訊》(1957.04.23-1958.09.09)參與作家之一。資料整理自：《文友通訊》油印稿，《鍾理和數位博物館》：<http://cls.hs.yzu.edu.tw/ZHONGLIHE/home.asp>；《當代文學史料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構即是亞洲出版社，該社成立於一九五二年九月，由報人張國興負責，除專題研究（反共專著為重點），亞洲出版社以文藝創作為主，是五〇年代香港「反共」小說的大本營，粗略估計當在二百種左右¹²⁸；並有翻譯、連環圖、兒童及青少年叢書等，是當時較多樣的圖書公司。一九五三年五月該社又創辦《亞洲畫報》，「反共」仍為基調，但多次舉辦短篇小說比賽，對當時港、台、南洋等地的青年創作風氣，不無影響。¹²⁹細探亞洲出版社的源流，可窺見《笠山農場》之所以被退稿，應是與亞洲出版社的立意與出版宗旨相左，而非香港文藝界不景氣的緣故。

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至十月十一日，《聯合報》連載鍾理和的最後遺作〈雨〉。刊登前，編者（即林海音）也將鍾理和逝世後的一些情形報告給讀者：當八月十日驚悉鍾理和先生逝世的消息後，以理和先生是本刊的作者及個人對於他的敬佩，所以連夜寫了一篇追悼文，原以為理和先生不過是一位默默的寫作者，不會有太多的人對他有什麼印象。¹³⁰怎料稿子刊出後，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來稿、贈款，對於鍾理和的逝世感到驚心、惋惜和悲傷。因限於篇幅，僅擇三篇刊載，其餘原稿都寄給鍾鐵民¹³¹。而《自由青年》半月刊也為紀念鍾理和，特別從《聯副》未刊登的稿件中選取了鍾肇政、廖清秀的悼文載於最近一期月刊。移贈稿費的文章已刊出的有耿邇〈跟他們說別殺我〉¹³²，馬各〈被宰了的雞〉、奔揚〈

¹²⁸ 柯振中：〈五十年代香港的《亞洲叢書》文庫〉，《香港文學》第162期，1998年6月，頁41。

¹²⁹ 鄭樹森：〈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素葉文學》，第61期（復刊36號），1996年9月，頁30。

¹³⁰ 林海音：〈同情在人間——為「雨」告讀者〉，《聯合報》7版，1960年9月1日。

¹³¹ 未刊出的文章有：鄒紫金：〈敬悼鍾理和先生在天之靈〉、紀林：〈殞落的一顆星〉、趙慕嵩：〈安息吧！我敬佩的朋友〉、林鍾隆：〈哀輓〉、林衡茂：〈陌生者的哀念〉、鄭清文：〈悼鍾理和先生〉、何錡章：〈輓歌〉、鍾榮吉：〈痛失良師〉、鄧震陽：〈為亡者傳心聲〉、鍾肇政：〈悼理和兄〉、廖清秀：〈訪鍾理和兄追記〉等十一篇。參見：林海音：〈同情在人間——為「雨」告讀者〉，《聯合報》7版，1960年9月1日。

¹³² 耿邇：〈跟他們說別殺我〉，《聯合報》7版，1960年8月26日。

旅途》¹³³，未刊出的尚有周永輝：〈佛桑花〉，此四篇只有馬各該篇屬悼文。

此後，鍾理和的《雨》¹³⁴在林海音、鍾肇政、文心等友人的協力下，於一九六〇年十月出版，供於鍾理和百日祭壇上。《聯合報》亦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十九日，連載鍾理和遺作《笠山農場》。一九六一年三月，鍾肇政以「鍾正」之筆名在《聯副》發表農曆年到美濃訪鍾理和故居的種種，報導平妹母子的情形，也說鍾鐵民檢出不少鍾理和的遺物給他看。此外，還記述鍾理和臨終的情形，以及鍾鐵民已立志繼承乃父衣鉢，步上寫作之路。¹³⁵

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鍾理和逝世後，引起一片讀者的惋惜和悲傷。《徵信新聞報》、《聯合報》和《自由青年》半月刊陸續刊載了文友的悼文。若不論王鼎鈞於一九五九年《文星》雜誌上泛論鍾理和的作品，或馬各在追念悼文中兼論鍾理和作品〈錢的故事〉與〈草坡上〉，那麼，陳映真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筆匯》雜誌上專文評介鍾理和作品集《雨》¹³⁶，應屬當時在閱讀鍾理和有限作品的

¹³³ 奔揚：〈旅途〉，《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8日。奔揚 (1939.09.01-)，本名張良澤，另有筆名：鐵英，台灣省彰化縣人。先後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成功大學中文系及日本關西大學文學碩士。曾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專員、成功大學中文系專任講師、日本筑波大學副教授、日本共立女子大學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主任，以及「在日台灣人權協會」理事長、「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台灣學會」理事長兼事務局長。現任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主任和台灣文學資料館館長。曾主編《台灣公論報》之「台灣文化專刊」。獲頒台美文化基金會「人文科學成就獎」、台南市第一屆府城文學獎之「台灣文學特殊貢獻獎」，致力於整理台灣文學的文獻資料，尤其是鍾理和研究的大家，專事台灣文學研究，並以發揚台灣文化為終身職志。寫作文類包括小說、評論和翻譯，整理出版《鍾理和全集》、《吳濁流全集》、《王詩琅全集》、《吳新榮全集》等台灣重要文學作家作品。資料整理自：張良澤：《四十五自述》，台北市：前衛，1988年9月；《當代文學史料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¹³⁴ 《雨》共包括中、短篇小說共十六篇，是鍾理和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間在《聯副》發表的作品，有〈雨〉、〈復活〉、〈閣樓之冬〉、〈貧賤夫妻〉、〈錢的故事〉、〈菸樓〉、〈柳陰〉、〈蒼蠅〉、〈還鄉記〉、〈草坡上〉、〈楊紀寬病友〉、〈同姓之戀〉、〈奔逃〉、〈阿遠〉、〈假黎婆〉、〈初戀〉等篇，並附刊作者生平，照片和手稿。參見：本報訊：〈鍾理和先生遺著「雨」出版預約〉，《聯合報》7版，1960年10月24日。

¹³⁵ 鍾正：〈美濃行——訪理和故居種種〉，《聯合報》7版，1961年3月9日。

¹³⁶ 陳映真：〈介紹第一部台灣的鄉土文學作品集——《雨》〉，《筆匯》，第2卷第5期，1960年12月，頁37-39。

環境下，首篇較完整的作品討論。當時《筆匯》月刊的主編是尉天驄與許國衡，立意於建立新批評的宗旨，開闢「文化走廊」專欄，陳映真此篇書刊評介，便是載於此專欄。陳映真認為，鍾理和的《雨》是第一部台灣的鄉土文學作品集，作品的性質一種是自敘傳記的趣味(*autobiographical interest*)，另一種是鄉土趣味(*rural interest*)，而鄉土趣味可說是鍾理和藝術的最大特色。鍾理和在新文學史上塑成了一位不朽的女性平妹，她將與很少的中國文學中的人物永遠活在讀者的心裡。陳映真更讚譽《雨》應是數十年來文藝出版物中最有紀念價值的一次，因為該作品充滿時代的現實感，作者以其感人的努力，使台灣作家的藝術加盟於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洪流的時間提早了十多年，相映於呂正惠指陳台灣文學與五四洪流接續的說法。而《雨》的出版使台灣在文學文化上才始真正的光復，尤其是台灣的鄉土文學，這朵難能可貴的鮮花。但陳映真也不吝指陳，鍾理和文筆尚未定型唯一自由而獨立的風格，仍有語言轉換雕琢的痕跡尚待克服。

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鍾理和逝世週年，由林海音所主持的「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決定繼《雨》後再出版《笠山農場》，出版的經費是由《雨》的收入積存下來的，為數並不多且極為勉強，但委員會秉持《笠山農場》的出版並不在暢銷，對於這位一生熱愛寫作的人，更重要的意義是完成作者生前的心願。為此，林海音於《聯副》發表〈關於笠山農場〉¹³⁷，文中點明《笠山農場》因文獎會及其專誌《文藝創作》相繼停辦，失去發表的機會，幾年來這份原稿在外面輾轉流浪，都沒有遇到知音。今日，文藝作者的筆都指向城市，難得有這麼一枝筆還著意於鄉土。隨著《笠山農場》的原稿，附有鍾理和一篇短短的序，寫於民國四十八年的春天，看似為某出版的機會而寫，原序抄錄於文中，也可略讀出作者對於這部作品的心意。

追溯至此，《聯合報》自一九六一年刊載林海音〈關於笠山農場〉後至一九七〇年間，便無其他與鍾理和有關的報導評論。副刊主編扮演守門人的角色，在

¹³⁷ 林海音：〈關於笠山農場〉，《聯合報》，1961年8月20日。

文壇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林海音主編《聯副》時代最爲人懷念的，是她對好作品的敏銳鑑賞眼光，即使初寫者的文字技巧還不夠純熟，她不但刊選這些作品尙且去信鼓勵。作家黃春明回憶，在林海音離開《聯副》幾年後，兩人一見面，林海音便爽朗地叫起來說：「呀！你就是黃春明啊！你這個黃春明，我當時把你的稿子一發排，回到家都睡不著覺。」黃春明以爲，林海音大可不必如此，但也證明她不僅只做編輯工作，同時也在發掘人才、培育新人。¹³⁸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林海音因「船長事件」¹³⁹離開《聯副》。「林海音因刊登一首詩被迫辭職」的消息傳開，在文壇引起不小的震撼。馬各回憶當時的情形，認爲林海音是女性，又是本省人，而且從來沒有「犯過錯」，又有相當的社會關係和地位，當局有所顧忌，因此沒有將她關起來。林海音在事件發生後兩星期，寫給鍾肇政的信中說到，自己的純潔是各方面都了解的，也許因爲朋友多，名氣大（一笑！），所以產生了保護作用，並沒有遭受到外界傳說的可怕的事。¹⁴⁰而《聯副》自林海音離開後，便開始有了禁忌，變成新的一番風景。推估林海音主編聯副時代的結束，或可作爲《聯合報》自一九六一年後至一九七〇年間，無其他與鍾理和有關報導評論的解釋之一。

但鍾理和並未因此消聲於文壇，由於鍾理和的另一位知音鍾肇政的緣故，鍾理和的作品及其論述首次出現在以傳承「台灣文學」爲訴求的《台灣文藝》。《台灣文藝》是吳濁流所創辦的一份純文藝雜誌。創刊於一九六四年四月，從十月開始由月刊改爲季刊，持續到一九七六年吳濁流逝世，共發行了十三年五十三期。在吳濁流擔任社長的十三年間，鍾肇政至少負責十年以上的審稿工作，且《台灣文藝》之名，尙是吳濁流與鍾肇政再三商討後，改鍾肇政所提的「台灣文學」

¹³⁸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市：天下遠見，2000年10月，頁177-179。

¹³⁹ 所謂「船長事件」，是指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聯副》左下角刊出筆名風遲的人所寫的一首詩〈故事〉，詩作敘述一個船長漂流到一座小島，被島上美女吸引而流連忘返的故事，被當局認爲有「影射總統愚昧無知」之嫌。林海音當即辭去報館職務，馬各受命接編。參見：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市：天下遠見，2000年10月，頁181-189。

¹⁴⁰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市：天下遠見，2000年10月，頁181-194。

爲「台灣文藝」而定名。吳濁流逝世後，鍾肇政在眾人推舉下接手《台灣文藝》，推出革新號¹⁴¹。

「鍾理和追念特輯」，原是鍾肇政爲紀念鍾理和逝世四週年所策劃的專題，預計刊載於八月出版的《台灣文藝》第五期，但雜誌因經濟問題，自八月號第五期起需改爲季刊，延宕至十月出版。特輯內容包含一篇鍾理和略傳、未發表的遺作〈故鄉〉，以及鍾鐵民與老文友們的紀念文字。後人稱鍾理和爲「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即是始於此特輯陳火泉發表的〈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一文。陳火泉是《文友通訊》裡的一員，《文友通訊》停辦後，仍與鍾理和有書信往來，該文即是藉由溫習鍾理和寫給他的信件，感懷與鍾理和的情誼。文中陳火泉自敘寫作產量少，是因爲不必煮字療飢，寫作完全是興趣，旨在消遣，陶冶性情，但鍾理和以賣文爲生，是一個「放鬆不起」且「減慢不得」的病苦筆耕者，滿紙盡是無奈、悲憫與憂傷的哀鳴，即便自己的遭遇已夠心煩，仍時時關懷文友，相互勉勵。在《文友通訊》期間，對輪閱作品所下的評語最仔細中肯，樂於稱讚好作品，也毫不隱蔽指摘壞作品的缺點¹⁴²。

林海音在這特輯裡寫下關於鍾理和的一些回憶¹⁴³。鍾理和與林海音在北平居住有重疊的時期，卻不得相識，也說不出共同認識的人，只因鍾理和極少極少和同鄉來往，性不喜應酬，再加上專心讀寫，因此六年間極少出現交際場所，即使同鄉之間亦默默無聞¹⁴⁴。回顧鍾理和返台後，扣除在台北養病與去屏東教書的日子，大部分時間避處鄉曲美濃，一切刊物無法見到，對文友與文壇動態概無所悉，臨危遺囑，希望鍾肇政與林海音能幫他整理著作出版，遂有「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的成立。感念鍾肇政與文心在鍾理和的書出版前，兩人也都未曾爲自

¹⁴¹ 鍾肇政：〈熬過二十年霜雪的《台灣文藝》滄桑史（代序）〉，收錄於鍾肇政編：《台灣文藝重刊本（第一期～第五十三期）》，台北市：台灣文藝出版社，1984年7月，頁5-20。

¹⁴² 陳火泉：〈倒血泊裡的筆耕者〉，《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4-9。

¹⁴³ 林海音：〈一些回憶〉，《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9-10。

¹⁴⁴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致林海音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50。

已出版過書，卻熱心的為一個沒見過面且已死去的文友出版遺集。因此對這群愛護鍾理和的文友而言，紀念鍾理和的真正意義是將鍾理和對於文學寫作的熱愛與純真繼續傳承。

鍾鐵民在〈父親・我們〉裡寫到，在一九五六年《笠山農場》得獎前，父親沒有朋友。在鄉間，人們把他當作沒有用的病人，認為寫字賣倒是新鮮有趣的事。只有母親敬重他，知道他從事的是一種嚴肅高尚而又永恆偉大的工作，當他到處遭遇失敗的時候，母親從來沒有說過他一句話。直到《笠山農場》得到中華文藝獎金，鍾家長久的黑暗期才算是撐過去，而父親也在此時得到真正可以談心的朋友，在他們的激勵下寫出許多作品。鍾理和在臨終前，咬牙喘氣告誡鍾鐵民：若要寫作，就不要結婚，因為喜歡吃苦是自己的事，沒有權利讓妻女也受連累跟著吃苦¹⁴⁵。道出自己對於平妹與家庭的愧疚與悔恨。

兩峰在〈鍾理和論〉裡以《夾竹桃》、《雨》、《笠山農場》為研究文本，分別從兩部分談鍾理和的作品¹⁴⁶。其一是身世與作品的關係：鍾理和將自己的身世寫進「婚姻」、「貧窮」與「疾病」中，也藉由這三個主題寫下自己墮入悲劇生涯的命運；其二是作品本身所具的特色：真、厚、樸，是第一篇較全面也較深入討論鍾理和作品的篇章。特輯中的其他篇章：廖清秀、林衡茂的短文與吳濁流、張彥勳、徐和鄰的詩作，皆為紀悼鍾理和而寫，其中僅有廖清秀原與鍾理和相識，且是文友中唯一見過鍾理和的人，其他人則是透過閱讀作品認識鍾理和，感傷遺憾喜愛的作家早逝¹⁴⁷。

特輯中刊載的〈故鄉〉，原遭《聯副》退稿，林海音認為此作不宜連載，建

¹⁴⁵ 鍾鐵民：〈父親・我們〉，《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10-15。

¹⁴⁶ 兩峰：〈鍾理和論〉，《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15-21。

¹⁴⁷ 廖清秀：〈悼念理和兄〉，《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21-22；張彥勳：〈輓歌〉，《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22；吳濁流：〈讀鍾理和遺作感〉，《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23；林衡茂：〈陌生者的哀念〉，《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23-24；徐和鄰：〈山坡上的一盞火〉，《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47。

議他試投《自由談》，然而鍾理和以爲，《自由談》要的可能性不會更多於《聯副》，因此遲未發表¹⁴⁸。〈故鄉〉實由四個篇章所組成：竹頭庄、山火、阿煌叔、親家與山歌。記載作者返台後，在戰後滿目瘡痍的台灣故鄉之所見所聞。本文曾在《文友通訊》提出供文友輪閱，且在寫予廖清秀的信中提及：「講到它的風格，似乎可以把它歸入報告文字之列，理和初非有此意圖，只想好好地表現個人的意象罷了，誰知寫來逐誠如此」¹⁴⁹，因此《台灣文藝》編者亦順鍾理和之意，特刊載此系列文章，希望讓讀者可以藉以審視台灣今昔之別。

繼一九六四年的《台灣文藝》之後，另有三篇文章討論鍾理和及其作品。首先是一九六五年隱地在《自由青年》發表的一篇閱讀鍾理和《雨》的讀書報告¹⁵⁰，認爲這本書把兩個在絕望中掙扎的生命、把一對數十年來生活坎坷不平的夫妻，那種堅強不拔的精神，赤裸裸地表現出來。而這也是作者內心真實的流露，生命之流藉由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樸實的文字，寫盡人間貧病交迫。這是人們能理解卻無法感同身受的生命樣式，故而寫不出鍾理和的那種刻骨銘心。一九六六年，葉石濤在《自由青年》發表〈鍾理和評介〉¹⁵¹，也是以《雨》作爲主要討論對象，從作品中看出作家不僅有「情」(heart)還有「智」(brain)的特質，能夠抓住社會發展、崩落的過程與時代潮流之轉移，從鄉土田園中吸取靈感，發掘鄉土人物的個性，以鮮明的筆調寫他的鄉土——台灣。一九六九年葉石濤在論省籍作家的特質時，指出鍾理和的文學屬於「地域性」(regionalism)文學。這裡所指的是作家取材於自己所居住的地域，「取材不外是本省地方的現實情況」，特別富有鄉土色彩，作品較接近大自然和鄉村，書寫舞台大半是農村，很少涉及都會，

¹⁴⁸ 〈故鄉〉遲未發表緣由寫於鍾理和致文友陳火泉的書信中，《全集》並未收錄，但可見於陳火泉在《台灣文藝》所發表的文章裡。詳參：陳火泉：〈倒血泊裡的筆耕者〉，《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7。

¹⁴⁹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11。

¹⁵⁰ 隱地：〈讀鍾理和的「雨」〉，《自由青年》，第33卷第5期，1965年3月，頁20-21。

¹⁵¹ 葉石濤：〈鍾理和評介〉，《自由青年》，第36卷第3期，1966年8月，頁12-13。

喜歡描寫農民頑固不靈的保守性以及在農村封建桎梏下產生的悲劇。以寫實手法描繪農民生活與泥土氣息，表現特殊的風俗習慣¹⁵²。

綜觀六〇年代發表在報章雜誌上與鍾理和相關的論述，從鍾理和逝世後的諸多悼文，鍾肇政策畫的《台灣文藝》「鍾理和追念特輯」，以及其他散論，不難發現，大家對於鍾理和的認識及其作品的著眼點，都在於他返台後的作品，更準確得說，也許只有在《聯副》出現過的發表文章，因為《雨》裡頭收錄的作品或是《笠山農場》也都曾先後發表於《聯副》（參見表一），唯有兩峰的〈鍾理和論〉提到《夾竹桃》，但著墨並不多，以至於鍾理和這個名字在各篇章中不外乎與「同姓之婚」、「貧窮」、「疾病」、「農民文學」、「台灣—鄉土」聯繫在一起，而忽略了他以旅居奉天、北京之見聞、人物為背景的作品，必須等到七〇年代，才開始有相關的討論。但也藉由這樣的爬梳，可見證林海音與《聯副》之於鍾理和的重要性，以及鍾肇政等文友對於鍾理和及其作品的愛戴。

第四節 鄉土文學旗幟下的話語形構

七〇年代初期，釣魚台運動、中共取代國民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以及石油危機發生以後所導致的長期世界經濟危機，種種國際局勢的變動，對知識分子產生深刻的影響與反省，形成對外國經濟依賴的問題意識，出現反帝、反買辦、反資本主義的主張，並開始將焦點轉為對「本土」的關懷，關心鄉土和底層人民的生活，盛行「回歸鄉土」的口號。在文學領域中，以現代詩論戰為中心，批判過度西化的現代文學，期待有歸屬性——社會性、民族性的文學，強調「人民與土地」的取向。

一九七〇年八月，大江出版社為紀念鍾理和逝世十週年，將《雨》重新出版，並刪去較長的一篇〈雨〉，而成為《鍾理和短篇小說集》¹⁵³。鄭清文的〈讀「

¹⁵² 葉石濤：〈這一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小說（上）〉，《台灣文藝》，第6卷第22期，1969年1月，頁22-26。

¹⁵³ 鍾理和：《鍾理和短篇小說集》，台北市：大江出版社，1970年8月。

鍾理和短篇小說集」〉¹⁵⁴是對鍾理和該小說集的第一篇評介。這篇文章主要是概述十五個短篇的輪廓與特徵，依循其作品重新體認鍾理和的生命歷程。鄭清文在文中也特別指出，〈復活〉一文描寫次子宏兒的死與鞏兒的誕生，其投胎的說法，不是迷信的宏揚，而是作者透過故事所做的贖罪。但對於「贖罪」的說法並未多加闡釋。

一九七二年四月，陳雀華與安宜靜在授業師張良澤的指導下，於《台灣文藝》發表鍾理和作品論。陳雀華認為鍾理和的作品顯現他對於人生既認真且嚴肅的思索態度。雖然很沉重，卻故用平靜的語氣描述；雖有怨恨與不滿，卻處處帶著諒解別人和愛人的心思¹⁵⁵。安宜靜則指出鍾理和的小說以平實的筆法描寫真實、以濃厚的鄉土風味為背景、以真摯的感情敘述情景¹⁵⁶。兩人都是在肯定鍾理和的作品與其一生的經歷息息相關的基礎上，歸結鍾理和作品之特色，反觀一九七三年現代詩論戰之初，史君美¹⁵⁷於《文季》發表的〈來喜愛鍾理和〉，開頭揭櫫小說應能反映社會事實，使人從中了解歷史。而鍾理和的《雨》都是以農村為主題，或與其相關，沒有談到大戰期間的中國面貌、戰事，也沒有描寫日治時期的台灣與台灣光復時期的景況，題材未免狹隘一點，無法看出台灣全貌。不過鍾理和可以寫出當時南台灣農村的適應與改革，也算是有部分的時代意義，比起一向由士大夫以至於「都市才人」所把持的中國文學，鍾理和的「農民文學」自然顯得

¹⁵⁴ 鄭清文：〈讀「鍾理和短篇小說集」〉，《青溪》，第51期，1971年9月，頁69-78。

¹⁵⁵ 陳雀華：〈鍾理和小論〉，《台灣文藝》，第9卷第35期，1972年4月，頁82-83。

¹⁵⁶ 安宜靜：〈試論鍾理和小說之特點〉，《台灣文藝》，第9卷第35期，1972年4月，頁83-84。

¹⁵⁷ 史君美(1936.02.02-1985.06.10)，本名唐文標，廣東省開平縣人。曾就讀香港新亞書院英文系，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數學系，後又轉學至伊利諾大學數學系，五十五年獲伊利諾大學數學博士，曾執教於美國加大沙加緬度分校。任台大數學系及政大應用數學系教授。曾獲中山學術獎。一九七三年七月首度在《龍族詩刊》評論專號發表評論《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引起詩壇論戰。八月與友人成立《文季》季刊。唐文標對文化問題頗為關切，著作討論範圍廣及新詩、小說、戲劇及電影。文筆雄健鋒銳，廣受注目。後來他對張愛玲小說研究興趣極濃，積極投入。資料參見：《當代文學史料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特別寶貴¹⁵⁸。緣此可見作者左翼的文學社會功能論充斥在整篇文章中，認為文學批評的目的不在於討論技巧、詞句、結構等，而是反應人生、社會意義的文學，因此肯定鍾理和的文筆如「民間文學」般的樸實，內容描寫農民和農民生活的就是有意義的佳作，否定鍾理和書寫個人生活片段的作品，如寫同姓之婚就是世界觀太狹隘，只在個人的愛情生活中轉迷宮等。這樣的看法，其實是標舉鍾理和的作品具有社會意識，來抨擊現代詩的藝術至上論。

繼兩峰於一九六四年在《台灣文藝》稍微提及鍾理和的作品《夾竹桃》之後，張良澤於一九七三年發表鍾理和的遺書，參著鍾理和的日記，初探鍾理和思想的殊異及其作品前後期風格的迥異，來反駁只讀過鍾理和晚近發表的部分作品，便論斷其思想貧乏，作品內容狹隘的言說。¹⁵⁹張良澤追溯鍾理和一生的思想感情，認為其前後轉變的關鍵，在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入松山療養院治療肺病至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出院之間的三年生死搏鬥。在寫遺書之前，鍾理和懷有對傳統的挑戰與批判，和對國計民生的關懷。鍾理和出院回家後，過著一邊療病、一邊寫作的生活，作品中找不到強烈的反抗精神與批判色彩，而且虛構的成分減少，真實的成分增多。不外乎寫婚姻故事、家庭生活、鄉間小人物、身邊農民的生活、舊日生活以及亡兒等。住院時他要與肺病搏鬥，回家後要與貧窮掙扎。在這種生活的鞭笞下，在絕望的日子裡，思想本身已變得蒼白而無意義了。因此，對生活與文學的無力感——這是鍾理和後期思想的特色。時代潮流的衝擊與環境因素的逼迫，鍾理和不得不轉變探索人生意義的意圖，呈現前後不同的思想特徵，終其一生唯一沒有妥協的，便是他對創作的執著。

林載爵繼張良澤之後，於一九七三年標舉楊逵與鍾理和作為台灣文學抗議與隱忍兩種精神的代表，認為無論是憤怒的抗議或是剛毅的隱忍，都是紮根於鄉土

¹⁵⁸ 史君美：〈來喜愛鍾理和〉，《文季》，第2期，1973年11月，頁60-76。收錄於鍾理和著、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八 殘集》，台北市：遠行，1976年11月，頁257-284。

¹⁵⁹ 張良澤：〈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理和思想初探〉，《中外文學》，第2卷第6期，1973年11月，頁100-112。

之上，以文字、形式的拙劣來批評台灣文學，而抽棄台灣文學中所透現出來的精神，是對其沒有同情的理解。¹⁶⁰

一九七三年歲末，張良澤於《中華日報》連載〈鍾理和作品論〉¹⁶¹，論述鍾理和文學風格的特徵，就外在形式而言，素材密接於生活經驗，文字簡潔而古樸，文體樸實而淳厚；就內在精神而言，感情真摯而莊嚴，主題意識強烈；就作品表現效果而言，觀察深刻，人物生動，意象鮮明，場景突出。整體而言，是發乎真情，追尋真理，而臻於藝術境地的文學作品；不但是個人生命的謳歌，且是時代的呼吸、人類的心聲。

其後，張良澤應《書評書目》之邀，於一九七四年一月起，連續三期介紹鍾理和的作品¹⁶²。根據原作手稿簡述其內容，並與以繫年，共計作品六十一篇。在概述作品之前，張良澤感慨一九七〇年八月，大江出版的《鍾理和短篇小說集》一書，登報徵求預約，結果全國只有四個人購買。歸咎於年輕一代模仿嬉皮，高唱存在主義與現代文學，加以學院中並無人講授，所以不知有個鍾理和。一九七〇年九月，張良澤回成功大學任教新文藝課程，以鍾理和作品為教材之一，首開大學學府研讀鍾氏專書之先例。一九七三年，林懷民返國任教政大，亦以鍾理和作品為第一本教材；中興大學亦有專人研究。根據這筆資料的顯示，對比十年前由林海音號召下所出版的《雨》，或可解釋為《鍾理和短篇小說集》銷售慘澹屬行銷企劃的問題，一則編者在當時文學場域並非守門人的角色，二則大江出版社實為一有名無實的公司，專門提供個人出版者掛名之便。假若今日小說集的出版，肯定非昔日可比擬。

¹⁶⁰ 林載爵：〈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第2卷第7期，1973年12月，頁4-20。

¹⁶¹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論〉，《中華日報》，1973年12月13-16日。收錄於林衡哲、張恆豪編：《復活的群像》，台北市：前衛，1994年6月，頁135-153。

¹⁶²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上）〉，《書評書目》，第9期，1974年1月，頁107-115；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中）〉，《書評書目》，第10期，1974年2月，頁117-125；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下）〉，《書評書目》，第11期，1974年3月，頁64-71。

謝嘉珍與張良澤同期，在《書評書目》評介《鍾理和短篇小說集》。文中指出此小說集之所以不大引人注目的原因，或因沒有詰屈聱牙的文字，沒有現代小說慣用的意識流，象徵諸種深奧手法，同時寫的也不是大學生戀愛、代溝等「流行」的題材，而是以最樸實的文字寫出鍾理和這個「鄉下人」生活圈子中所發生的事。謝嘉珍評鍾理和作品洋溢濃厚的鄉土味，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述說生活中的人事物，是其小說的特色，卻也顯得寫作範圍的狹窄，眼光不夠深遠、想像力不夠豐富。小說採取平鋪直敘的方式，但氣氛的製造不構圓熟，文字偶有不適之處，推估為日文轉譯的痕跡。但評者也能對鍾理和有同情的理解，得知鍾理和的寫作是為宣洩並紀錄環境所引發的情感。雖然都是不愉快的經驗，但作者仍以理智的眼光考察、思考，其哀而不傷的境地，符合美學上「距離」的要求。以純小說的眼光來看，缺乏氣氛烘托與韻味，雖不夠「美」，但其特點或可名之為「善」。

。 163

《書評書目》編輯隱地表示：當時台灣的文壇開始討論鍾理和的作品，且有形成風氣的趨勢，張良澤的〈鍾理和作品概述〉是頗具史料價值的一篇文章，為台灣的文學批評開闢新徑。而謝嘉珍的〈鍾理和短篇小說集淺論〉，與其意見相出入，兩種不同的意見，更可顯出作家精神的真貌¹⁶⁴。

一九七三年，顏元叔發表〈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基於「文學忠於人生」的信念，肯定文學品的歷史價值與社會價值，根據楊逵、張深切、吳濁流、廖清秀、葉石濤、林衡道、李喬、鍾肇政、黃娟等作家的作品，找尋六十年來台灣人與日本人相處的經驗¹⁶⁵。張良澤認為，鍾理和每篇作品的寫作動機和素材，無不是各該階段的生活經驗，也想提出鍾理和為歷史的見證人，探究其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並希望讓因限於區區作品，而對鍾理和有所曲解的人，能進

¹⁶³ 謝嘉珍：〈鍾理和短篇小說集〉，《書評書目》，第9期，1974年1月，頁116-120。

¹⁶⁴ 書評書目編輯：〈編後〉，《書評書目》，第9期，1974年1月，頁133-134。

¹⁶⁵ 顏元叔：〈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2期，1973年7月，頁106-121。
。此篇文章增修後也曾刊載於1984年10月11-13日的《中華日報》副刊。

一步窺及鍾理和及其作品的精神與價值。

探究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張良澤認為鍾理和的作品把握了時代性與社會性，如果將每篇作品的場景連接起來，不難看出進五十年來部份亞洲地區及整個台灣社會的面貌。葉石濤謂鍾理和返台後八年的作品多屬地域性文學，張良澤以為，鍾理和在大陸八年間的作品亦是如此。不但在作品的意識型態上，表現強烈的民族精神，且在實際行動上，也表現勇於參與、爭取立場的積極面。故作品中流露強烈的愛憎感。對我民族愛之深而責之切，對異民族憎之篤而待之怨，是中國人的胸懷，也是鍾理和的精神所在。以此胸懷而言其「世界觀狹隘」，恐非公允；以此精神而曰「隱忍」，恐失之一隅。¹⁶⁶

一九七四年，許素蘭與徐賜月從鍾理和與鍾肇政的往來書信中，挖掘鍾理和的人生觀與文學觀，指出鍾理和主張為生活而藝術，要求有獨特風格的作品。除了作者個人情感的抒發，鍾理和的作品亦反映當時社會狀態與強烈的民族意識。並揭示鍾理和其他想法，如贊成文學中的方言、寫作是為了發表與被批評、對一篇未成熟的作品決不輕易予以發表…等¹⁶⁷。

一九七六年張良澤編的《鍾理和全集》出版，《殘集》收錄了一篇謝人堡的〈談《夾竹桃》〉，寫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八日北平，出處不詳，是目前資料中所見第一篇評論鍾理和作品的文章。文中言明，《夾竹桃》寫近南北民間許多生活。不但暴露了中國的強韌民族性格，且將青年愛情的心境和倫理，寫得栩栩如生。¹⁶⁸

一九七七年三月，方健祥在左翼色彩鮮明的雜誌《夏潮》上發表〈《笠山農

¹⁶⁶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1期，1974年4月，頁32-57。

¹⁶⁷ 許素蘭：〈鍾理和小論〉，《台灣文藝》，第11卷第44期，1974年7月，頁44-46；徐賜月：〈論鍾理和的人生觀與文學觀〉，《台灣文藝》，第11卷第44期，1974年7月，頁47-49。

¹⁶⁸ 謝人堡：〈談《夾竹桃》〉，寫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八日北平，出處不詳。轉載於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八 殘集》，台北市：遠行，1976年11月，頁159-160。

場》的新意義》¹⁶⁹，認為《笠山農場》所處理的同姓結婚的問題，已是「過時」之論，「至今」如果還有價值的話，應該在它反映了農村生活裡農民堅忍不拔的奮鬥精神。同時，花村於《中華文藝》發表〈《鍾理和短篇小說集》讀後〉¹⁷⁰，自言從作者書寫的愛情、婚姻、家庭的作品裡，發掘到鍾理和的「輪迴思想」，並將之歸類為血淚凝成的情史；另外還讀出鍾理和作品裡所傳達的「激流裡的幾絲從容」與「生存的條件」。

鍾肇政在吳濁流逝世後，接下《台灣文藝》編輯的重擔，一九七七年三月在同仁的協助下，發行該刊的革新第一號，並自此製作一系列鄉土文學人物的專題。該期專輯的楔子寫道：「在鄉土文學逐漸引人注目的今天，讓世人認識什麼是真正的鄉土文學實是不容或遲的急務」¹⁷¹。巧值革新之際，以及《鍾理和全集》的問世，在這一期的刊物上，鍾肇政繼一九六四年的「鍾理和追念特輯」之後，再次策劃「鍾理和作品研究專輯」，尤具意義。令人欣喜的是，本期的鍾理和專輯內容較之以往更加多元，有專家的對談紀錄、訪問鍾理和遺孀——鍾台妹女士的報導、鍾理和子嗣對父親及其作品的書寫、林海音為《鍾理和全集》出版寫的序言、鍾理和作品的評論，以及公開鍾理和寫給友人的書簡等。

該刊特別安排《鍾理和全集》的編輯張良澤與台灣鄉土文學評論泰斗葉石濤，對談鍾理和作品的特色及其作品在台灣文學史或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就鍾理和是否關心時代苦難的議題，引言人彭瑞金認為鍾理和作品中反映日據統治的生活比起同時代作家都顯得薄弱，葉石濤也以《笠山農場》為例，認為鍾理和好像企圖在逃避什麼，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牧歌式的戀情上，看不出時代意識，也未見台灣農民如何生活下去的主題。其次是小說「抵抗精神」不夠，缺乏批判台灣封建社會的勇氣。葉石濤以為，這可歸因於《笠山農場》為得獎而畏畏縮縮，以及

¹⁶⁹ 方健祥：〈《笠山農場》的新意義〉，《夏潮》，第2卷第3期，1977年3月，頁67-68。

¹⁷⁰ 花村：〈「鍾理和短篇小說集」讀後〉，《中華文藝》，第13卷第1期，1977年3月，頁120-129。

¹⁷¹ 彭瑞金：〈葉石濤・張良澤對談——秉燭談理和〉，《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77年3月，頁7。

身處苦難時代而無法盡情說真話。然而，鍾理和文學生命開始成熟，可說是他在返台後描寫鄉土農民的作品，如〈蒼蠅〉、〈草坡上〉、〈故鄉〉能將自然景色與人物的心理狀態恰當的描繪，具有高度藝術價值。但真正的偉大的作家應該要具有廣闊的世界觀和人類愛，不可否認鍾理和是台灣文學的主流作家，但其悲天憫人恐怕只限於狹窄的地域性，較之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 Fyodor)、屠格涅夫(Turgenev, Ivan)等世界級的作家，尙期待新一代的台灣文學後進的努力。張良澤認為鍾理和是從生活體驗出發的作家，對於時代環境的關心，可從他在大陸期間的作品與日記裡證明。指稱其作品缺乏抵抗，時代環境不明，應該只有《笠山農場》一篇而已。綜觀鍾理和的作品，未回到台灣生病住院以前是充滿抗議精神的，病後迫於生活的種種，抗議精神才消失，把自己限定在狹窄的範圍。〈故鄉〉四篇藝術性高，也令人感動，將光復之際台灣社會的樣貌都濃縮其中，可見其作品的深度。鍾理和是台灣文學的先驅，承先啓後，有待後人。¹⁷²

彭瑞金接續論鍾理和的社會參與，提出鍾理和的思想是根源於土地的論點，源於這種農民性格的延伸，以致作品多呈現破落多難的台灣農村景象。從鍾理和早期的作品中可見其對政治參與的熱誠，仍具有被凌虐民族文學的特徵—反抗；但在後期較成熟的作品裡，已將政治意識隱藏起來，將筆端約束在淳樸的農民身上。彭瑞金以為，這是鍾理和一種肯定的主動選擇，而非不得已的退避，從高處俯視一群生活苦不堪言的山野村夫，卻能不盡見其苦，進一層挖掘台灣農民與土地間相生相養的秘密。鍾理和以為「知識的價值」、「人性覺醒的過程」並不是這個時代的主題，他只關注受迫害者的「人性尊嚴」，所以與其說他消極的要這群人擔當，不如說他在積極的探索他們所以能承當的理由，他們的隱忍狀似無知無覺，使他們避過了尖銳的衝突，這是他們如愚的大智，並不是麻木的苟延殘喘。同樣看待鍾理和自傳性甚濃的作品，對於他人愚昧與偏狹的行為，鍾理和展現其溫柔敦厚的胸懷與以退為進的步調，究其追尋人性的理念，已超越了偏窄的民

¹⁷² 彭瑞金：〈葉石濤・張良澤對談——秉燭談理和〉，《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77年3月，頁7-16。

韓淑惠在前人的足跡上，讚揚鍾理和將農民生活、農民精神融入生命中，談鍾理和筆下多采多姿的農民世界：忙於農事、苦於災難、樂於傳說；性情淳樸、觀念頑固，但安於貧窮且知足常樂。¹⁷⁴

專輯除了以主題的方式探究鍾理和作品外，還有兩峰與許素蘭針對鍾理和最受後人推崇的作品〈故鄉〉四篇：竹頭庄、火山、阿煌叔、親家與山歌的討論。兩峰的文章屬導讀性質，一方面藉以憑弔〈故鄉〉描寫五〇年代的往日情懷，一方面追索作品伴隨文學藝術性的歷史意義。¹⁷⁵許素蘭則不以闡述〈故鄉〉所刻劃的事實為鵠的，而以發掘作品中隱藏在陰暗腐化的生活背面，那股「生」的力量為旨趣。許素蘭以為，鍾理和在客觀而冷靜、主觀而熱情兩種情緒的掩映中，藉外在情境的描繪、作者的沉思，展現故鄉環境的破敗、生活的陰暗、人性的衰微。灰暗、陰鬱的色調，反覆出現於〈故鄉〉前三篇：竹頭庄、山火、阿煌叔，毀滅的絕望，壓迫著破碎的鄉土、垂死掙扎的居民，以及悲憫鄉民的鍾理和。然而，在〈故鄉〉的第四篇：親家與山歌，展露一道黑暗中的光明，一絲毀滅中新生的消息。藉由土地上山歌的對唱，傳遞延綿不絕的「生」的信息。〈故鄉〉正可作為鍾理和作品的代表：在悲苦、慘澹的現實裡，注入堅毅不撓的勇氣與生命的鬥志。¹⁷⁶

專輯設計包含較嚴肅的作家作品討論，也有較感性的篇章，如鍾理和的子女揭露小說所描寫的現實人物形象，以及對父親未盡的話語。¹⁷⁷有別於鍾肇政、張

¹⁷³ 彭瑞金：〈試論鍾理和的社會參與〉，《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77年3月，頁18-30。

¹⁷⁴ 韓淑惠：〈談鍾理和筆下的農民世界〉，《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77年3月，頁65-73。

¹⁷⁵ 兩峰：〈故鄉·故鄉〉，《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77年3月，頁31-39。

¹⁷⁶ 許素蘭：〈毀滅與新生——試析鍾理和的〈故鄉〉〉，《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77年3月，頁54-62。

¹⁷⁷ 鍾鐵民：〈我看鍾理和小說中的人物〉，《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

良澤等人早先在討論鍾理和其人其文的篇章中¹⁷⁸，順帶或略為提及鍾理和背後偉大的女性—鍾台妹，本期專題特別刊載王麗華較完整的訪稿，內容包含鍾台妹的小傳，暴露鍾理和求婚的經過，其實未像《笠山農場》寫得那般甜美動人，據鍾台妹的說法是：「他又沒有向我說他喜歡我……沒有說要我嫁給他…他只說，我想去大陸，請你去幫我做飯。」¹⁷⁹。文中並記敘兩人的大陸之旅與返台後的鸛鵲之情。¹⁸⁰另外還有林海音的追憶文章，述說最初鍾肇政寄予並介紹鍾理和作品〈蒼蠅〉、〈做田〉，其後先後刊載於《聯副》（參見表一），到第三篇作品〈草坡上〉刊出後，便連續收到讀者陳火泉與陳永善（即陳映真）致作者的信，經由鍾肇政轉交鍾理和¹⁸¹。讀者的來信，令鍾理和有「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的和氏之哀感¹⁸²。專輯最後附有鍾理和致張國興、文心、林海音、陳火泉、鍾佐富、李榮春、鍾肇政的書簡，以及讀者致理和函等，供後人研究參考¹⁸³。

成功大學第五屆鳳凰樹文學獎，在呂興昌、張良澤兩位老師的指導下，分設小說、散文、現代詩、文學評論與古典文學創作等五個組別，文學評論組通過初審的二十篇文章中，有五篇是鍾理和相關論述，經沈謙、丁履誥、吳璵、葉石濤、唐亦男、呂興昌、陳怡良等決審委員的評選後，獲獎的五篇文章裡，包含三篇

77年3月，頁40-46；鍾鐵英：〈給爸爸〉，《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77年3月，頁63-64。

¹⁷⁸ 參見：鍾肇政：〈美濃行——訪理和故居種種〉，《聯合報》7版，1961年3月9日；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總序，台北市：遠行，1976年11月，頁1-25。

¹⁷⁹ 王麗華：〈鸛鵲之情——夜訪鍾台妹女士〉，《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77年3月，頁49-50。

¹⁸⁰ 王麗華：〈鸛鵲之情——夜訪鍾台妹女士〉，《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77年3月，頁47-53。

¹⁸¹ 林海音：〈追憶中的欣慰——為《鍾理和全集》出版而寫〉，《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77年3月，頁75-77。轉載自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台北市：遠行，1976年11月，頁29-32。

¹⁸²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鍾理和日記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56-257。

¹⁸³ 鍾理和：〈理和書簡〉，《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期），1977年3月，頁78-85。

鍾理和相關評論，分別是正獎：韓淑惠〈談鍾理和筆下的農民世界〉；佳作：鄭美玲〈鍾理和作品論〉、周麗蘭〈鍾理和的語言〉。這三篇文章可見於該系第五期系刊《文心》。韓淑惠分別從農事的勞與樂、靠天吃飯者的悲苦、民間傳說與宗教迷信、男女戀情與傳統婚姻等四點來論述鍾理和筆下的農民世界，¹⁸⁴而這篇文章也收錄於一九七七年三月，《台灣文藝》第十四卷第五十四期（革新第一號）的「鍾理和作品研究專輯」。鄭美玲的〈鍾理和作品論〉著眼於鍾理和「鄉土文學」的特色，從鍾理和作品裡提煉出「表達方式的樸實」、「淳厚的鄉土人物」、「內心世界的鄉土」來詮釋「鄉土」二字所蘊含的深義。¹⁸⁵周麗蘭以《笠山農場》為例，試圖從「意象的語言」、「自然生命的語言」、「個人生命的語言」三等種語言特色，去探究鍾理和的作品風格。¹⁸⁶

同年七月，許南村¹⁸⁷（即陳映真）於《現代文學》復刊號第一期，發表〈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¹⁸⁸。本文以「中國民族意識」分析和批判鍾理和的錯誤。陳映真認為，〈夾竹桃〉是殖民地知識份子喪失民族自信心下的產物，遂有對祖國的落後，發出辛辣、毒惡的批評，從而拒絕和自己的民族、人種認同。這是因為鍾理和對十九世紀以來，弱小民族所面臨的命運和問題沒有理性的認識；也沒有弄清，在帝國主義者和國內舊勢力結成堅固的陣線以魚肉人民的時代

¹⁸⁴ 韓淑惠：〈鍾理和筆下的農民世界〉，《文心》，第5期，1977年6月，頁95-98。

¹⁸⁵ 鄭美玲：〈鍾理和作品論〉，《文心》，第5期，1977年6月，頁101-104。

¹⁸⁶ 周麗蘭：〈鍾理和的語言〉，《文心》，第5期，1977年6月，頁105-106。

¹⁸⁷ 陳映真：台灣台北縣鶯歌鎮人。本名陳永善，筆名許南村。省立成功中學、淡江文理學院外文系畢業，曾任中學英文教師、外商公司職員，並任《筆記》、《文季》編輯委員。一九八三年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前往訪問。一九八五年創辦《人間》雜誌，一九八九年七月成立人間出版社，現該出版發行人。陳映真的創作可分三階段，早期小說從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五年，作品憂鬱、傷感，充滿苦悶；其後則以理性的凝視代替感性的排拒，冷靜而寫實的分析代替了煽情、浪漫的發洩，代表作有《將軍族》、《第一件差事》。近期的陳映真，則主要探討跨國企業對第三世界經濟、文化的侵略，以鮮明的意象描畫了第三世界民眾的心靈污染、扭曲、頹廢，甚或抗拒與掙扎，如《夜行貨車》、《上班族的第一日》等。資料參見：《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¹⁸⁸ 許南村：〈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現代文學》，復刊第1期，1977年7月，頁83-93。

，一個知識份子的立場。在批判之外，陳映真也敬重鍾理和為五〇年代的台灣農村留下珍貴的紀錄。以鍾理和〈夾竹桃〉為例，主要是希望透過這種批判的欣賞，讓後人正確地領會鍾理和一代的挫折經驗，進一步超越之，重建自我主體意識，介入新興中國的建設。

綜觀七〇年代的鍾理和話語形構，自一九七三年顏元叔以吳濁流、楊逵、葉石濤等台灣省籍作家為對象，發表〈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開始，此後討論作品中有日本經驗的相關論文，以及日據以來持續從事創作的省籍作家文章紛紛出現，在張良澤、鍾肇政、林載爵、彭瑞金、葉石濤等人的推波助瀾下，各種文藝雜誌屢見鍾理和的評述，報紙也出現不少鍾理和的相關報導評論¹⁸⁹，《聯副》還刊載他的遺作〈校長〉¹⁹⁰。其作品在此時與楊逵、黃春明、王禎和同被冠上「鄉土文學」之名。

「鄉土文學」一詞的內涵，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最早見於三〇年代「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論戰時期，意指描寫大眾生活與使用大眾話語，也就是「方言」的文學。¹⁹¹戰後的「鄉土文學」，主要是相對於大陸作家的回憶文學，指稱紮根台灣描寫鄉土的文學，葉石濤幾乎將「鄉土文學」等同於「本省籍作家文學」。¹⁹²從「鄉土作家」必然是本省籍作家的五〇年代，到「鄉土文學」重新獲得注目的七〇年代，「鄉土文學」一詞又有了新的內涵，其內容包括：富於民族意識、社會意識的日據抗日文學；描寫農村樸素生活與感情的文學；描寫社

¹⁸⁹ 諸如：劉紹銘：〈談台灣土生土長的作家序「台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選集」〉，《聯合報》，12版，1976年8月12日；張系國：〈浪子的變奏試論「浪子文學」與「鄉土文學」的關係〉，《聯合報》，12版，1977年10月26日；思兼：〈從批評原理論鄉土文學問題〉，《聯合報》，12版，1978年2月16日；朱西寧：〈尙饗之祭最配享紀念之祀的理和先生〉，《聯合報》，8版，1979年10月3日；莊因：〈東行雜感(下)〉，《聯合報》，12版，1979年12月15日等。

¹⁹⁰ 鍾理和遺著：〈校長〉，《聯合報》12版，1976年11月13日。

¹⁹¹ 陳芳明：〈台灣左翼文學發展的背景〉，《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市：麥田，1998年10月，頁27-46。

¹⁹² 陳芳明：〈歷史的歧見與回歸的歧路——鄉土文學的意義與反思〉，《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市：麥田，2002年4月，頁91-107。

會底層民眾疾苦與願望的文學等。提倡「鄉土文學」蘊含的思想與感情則有：回歸土地、民族意識、關心農民等大眾生活、社會改革意識、青年世代的尋根、土生土長的意識等等的相互關連作用的多重要素。「鄉土」一語雖可說是這些感情意識的共同傾向，但且包含著這個名詞所未能充分涵蓋的意義，因此仍持續延展中。¹⁹³

回歸鄉土的熱潮，反映失落的一代——崇尚現代主義的第二代作家，在土地與人民中找回自己的根源，意味著台灣知識青年意識上的重大變化：對台灣前途命運的關心因而觸發的「民族／鄉土」意識的高漲；含有社會改革意識、對社會大眾生活的關心，因而形成的「鄉土」取向；以及對一向過度模仿西方文化的風氣的反省，產生的對傳統文化的再評價。¹⁹⁴當鄉土文學論戰在文壇掀起一陣狂飆之際，對所謂「本土」、「鄉土」（指台灣）、「大鄉土」（指中國）的界定以及文化認同的爭議，使「台灣意識」、「反殖民意識」等概念，成為日後處理、看待認同問題的文學主題。¹⁹⁵

是以，回顧七〇年代的鍾理和論述，在高舉鄉土文學的大纛下，多半膠著在僵化或對立的認同檢驗上，假以意識型態的檢視，即強調它的中國性格與民族主義立場。此時不論是現代文學色彩濃厚的《中外文學》、《現代文學》，或是左翼色彩鮮明的《夏潮》、黨政機構支持的《中華文藝》，以及至始鄉土味四溢的《台灣文藝》，都可見到鍾理和的蹤影，圍繞著他的社會意識、時代意識、民族意識打轉。

¹⁹³ 陳正醒著，陳炳崑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收錄於曾建民主編《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台北市：人間，1998年12月，頁147-148。原載於《台灣近代史研究》第3號（日文），1981年1月30日。

¹⁹⁴ 陳正醒著，陳炳崑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收錄於曾建民主編《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台北市：人間，1998年12月，頁131。

¹⁹⁵ 彭小妍：〈本土、鄉土與大鄉土：何謂鄉土文學？〉，《歷史很多漏洞——從張我軍到李昂》，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2年10月，頁83-84。

若再參照〈隱地寫作年表〉¹⁹⁶，仔細爬梳可發現，隱地於一九六五年三月《自由青年》寫〈讀鍾理和的「雨」〉，是他在《自由青年》撰寫專欄時期；一九七一年九月《青溪》刊載鄭清文的〈讀「鍾理和短篇小說集」〉，是隱地主編《青溪》的時期；一九七四年一月到三月，《書評書目》刊載張良澤的〈鍾理和作品概述〉以及謝嘉珍的〈鍾理和短篇小說集淺論〉，是隱地主編《書評書目》的時期（參見表二）。

表二：隱地與鍾理和論述的脈絡關係

時間	鍾理和論述篇章	隱地生平
1965年3月	隱地：〈讀鍾理和的「雨」〉，《自由青年》，第33卷第5期，1965年3月，頁20-21。	《自由青年》撰寫專欄時期
1971年9月	鄭清文：〈讀「鍾理和短篇小說集」〉，《青溪》，第51期，1971年9月，頁69-78。	主編《青溪》的時期
1974年1月	謝嘉珍：〈鍾理和短篇小說集〉，《書評書目》，第9期，1974年1月，頁116-120。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上）〉，《書評書目》，第9期，1974年1月，頁107-115。	主編《書評書目》的時期
1974年2月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中）〉，《書評書目》，第10期，1974年2月，頁117-125。	主編《書評書目》的時期
1974年3月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下）〉，《書評書目》，第11期，1974年3月，頁64-71。	主編《書評書目》的時期

本研究 製表

因此推知，隱地是繼林海音、鍾肇政之後，有意企劃編輯鍾理和論述者。但其所採取的立場較中立，且未加入鄉土文學論戰之列，故在過往研究鍾理和的文學發展史上隱而不顯。

¹⁹⁶ 隱地〈隱地寫作年表〉，《隱地看小說》，台北市：爾雅，1981年6月（於文末附錄，無標註頁碼）。

第五節 從中國結與台灣結相互表述到多元議題開發

七〇年代鄉土文學思潮盛行之時，正當本土政治勢力崛起，國民政府對「高雄事件」或稱「美麗島事件」的鎮壓行動，驚醒鄉土文學陣營中許多省籍知識分子的「省籍意識」，從而將「鄉土文學」的口號逐漸轉為「台灣文學」。李登輝繼任領導人後，於八〇年代中期，本土勢力成為台灣政治的主導力量，在這種客觀情勢的支持下，本土派知識分子進而發展「台灣文學論」，強調台灣文學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企圖使台灣文學從中國文學「獨立」出來。¹⁹⁷可以說，「鄉土文學」運動的理念，起源於七〇年左右台灣知識分子對台灣問題的初步回歸與反省，結束於八〇年代中期「國家認同」問題的尖銳對立與分化。¹⁹⁸

一九八〇年三月，潘翠菁於北京《文學評論》雜誌介紹鍾理和，認為鍾理和具有可貴且堅毅不屈的寫作精神；在政治風雲的急劇變幻中，堅持以寫實主義表現人生，始終面向勞苦大眾；作品根植於群眾，表現出民主思想；並繼承五四新文學傳統，使自己的創作保持民族特點和鄉土色彩，從大眾語言中攝取養分，塑造樸素平實，富於表現力的語言風格。¹⁹⁹潘翠菁希望藉此文之中介加強兩岸同胞

¹⁹⁷ 呂正惠：〈戰後台灣知識分子與台灣文學〉，《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台北市：九歌，1995年4月，頁33。

¹⁹⁸ 呂正惠：〈七、八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台北市：九歌，1995年4月，頁81。

¹⁹⁹ 全文分四部份論述，首先就鍾理和的思想特點而言，認為鍾理和生長在一個固守封建習俗的家庭，卻嚮往自由，追求個性解放，必然與家庭發生矛盾，他的婚姻問題就是集中的表現。除了反封建外，鍾理和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感，並對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生活十分關注和同情。有別於張良澤的對於鍾理和作品所界義的分水嶺，潘翠菁將鍾理和創作概分為兩個階段：從三〇年代開始創作至北平時期屬創作早期，藝術尚不夠成熟，故未能引人注意，從北平返台之後，創作進入成熟期。其大量作品都是在這時期誕生，包括名作《笠山農場》。內容多描寫農民、窮苦知識份子和他自己的困苦生活。寫作手法樸實、純真、細緻、感人。文章第二部分以《笠山農場》為討論焦點。潘翠菁認為作者在表現笠山農場破產的同時，帶著深切的同情，用濃重的筆墨描繪了在農村破產中掙扎的勞動者；用清新、明快的筆調，描繪台灣南部客家方言區農村生活的風貌。《笠山農場》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描寫一對同姓青年男女爭取婚姻自由的奮鬥歷程，更重要的是透過這對青年男女的戀愛與抗爭，表現「新」與「舊」的鬥爭，給予迂腐保守的世界和衰敗破落的農村寄託了變革的殷切期望。第三部分是記述《笠山農場》以外的其他作品。第四部份綜觀鍾

的關係。而這篇論述是繼一九四五年謝人堡〈談《夾竹桃》〉²⁰⁰之後，第二篇所見在大陸對於鍾理和的評介。身處七、八〇年代之交的中國大陸，作者能盡量避免行文時注入主觀色彩，更細緻地處理時代氛圍下常見的意識型態術語與鍾理和及其作品的關聯，當可作為該階段鍾理和論述的重要指標。

一九八〇年六月，鍾肇政在第六十七期的《台灣文藝》，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製作李行電影：「原鄉人——作家鍾理和的故事」專輯。乃鑑於這部電影的拍攝工作已近完成的階段，而該片的拍攝，對文壇、影壇或是整個文化界，有非比尋常的意義。²⁰¹專輯中收有鍾理和、鍾台妹的照片、電影《原鄉人》劇照、花絮等，²⁰²以及葉石濤等人的七篇文章，七篇文章分別感懷《原鄉人》電影的催生、出現的意義，以及從劇本的構思到拍攝的紀錄，兼談有關傳記電影的攝製。²⁰³

一九八〇年八月，適逢鍾理和逝世二十週年，鍾肇政本擬為鍾理和於《台灣文藝》該期出專輯，後因故作罷，僅刊載林俊宏編寫的〈鍾理和先生年譜〉²⁰⁴以為紀念。並宣告鍾理和紀念館的動土以及李行電影《原鄉人——作家鍾理和的故事》、鍾肇政著同名長篇小說將分別首映及上梓。從事方誌工作的林俊宏，為傳

理和五〇年代的創作。參見：潘翠菁：〈台灣省作家——鍾理和〉，北京：《文學評論》第2期，1980年3月，頁132-140。

²⁰⁰ 謝人堡：〈談《夾竹桃》〉，寫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八日北平，出處不詳。轉載於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八 殘集》，台北：遠景，1976年11月，頁159-160。

²⁰¹ 鍾肇政：〈編輯報告〉，《台灣文藝》，第67期，1980年6月，頁4-5。

²⁰² 鍾肇政：〈李行電影：「原鄉人——作家鍾理和的故事」專輯〉，《台灣文藝》，第67期，1980年6月，頁229-236。

²⁰³ 葉石濤：〈府城之星，舊城之月〉，《台灣文藝》，第67期，1980年6月，頁237-242；壹闡提：〈原鄉人出現的意義〉，《台灣文藝》，第67期，1980年6月，頁243-245；鍾鐵民：〈原鄉人及其他〉，《台灣文藝》，第67期，1980年6月，頁246-250；花村：〈從鍾理和的一生到電影原鄉人〉，《台灣文藝》，第67期，1980年6月，頁251-256；莊園：〈鍾理和傳拍成電影原鄉人有感〉，《台灣文藝》，第67期，1980年6月，頁257-260；曹永洋：〈噢，原鄉人〉，《台灣文藝》，第67期，1980年6月，頁261-264；吳錦發：〈原鄉人在美濃〉，《台灣文藝》，第67期，1980年6月，頁265-268。

²⁰⁴ 林俊宏編：〈鍾理和先生年譜〉，《台灣文藝》，第68期（革新第十五號），1980年8月，頁275-291。

記電影《原鄉人》的拍攝，參考《鍾理和全集》、寫作經過、生平軼事、發表著作以及同時代作家生平等相關資料，著手撰寫鍾理和年譜簡編，除有幾筆資料誤植外²⁰⁵，簡譜在相關資料的排比下，有趣也詳實。而鍾肇政出版的《原鄉人——作家鍾理和的故事》，是為配合電影《原鄉人》的拍攝以及上映而寫的，也帶有宣傳的作用。林雙不²⁰⁶於同年十月的「雙不齋談書專欄」給予這部書負面的評價：浮淺而草率，缺乏對鍾理和的了解與感情。認為張良澤、鍾鐵民，甚或葉石濤，都比鍾肇政更適合為鍾理和立傳。並建議讀者宜透過《鍾理和全集》去認識鍾理和，以免鍾理和的形象受到扭曲。²⁰⁷

一九八三年一月，《文學界》製作「《文友通訊》特輯」²⁰⁸，採用鍾理和所有的《文友通訊》原稿完整刊出，編輯意在讓讀者能夠了解前輩作家在艱困的環境中，如何互相鼓勵、安慰、批評與切磋。其中，第四次的通訊可見大家對於「方言文學」的看法，第八次與第十二次的通訊可見文友對鍾理和故鄉四部的評論

²⁰⁵ 誤植資料如：一九五〇年「經胸腔整型手術，割除七根肋骨」（林俊宏〈鍾理和先生年譜〉，頁284），應更正為六根肋骨。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鍾理和日記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39；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17。或是一九五四年年譜中寫道〈野茫茫〉乃返台後第一篇發表作品（〈年譜〉，頁285），然據現有資料顯示，在〈野茫茫〉之前，至少還發表過〈逝〉、〈生與死〉、〈裁員的風波〉等作品。參見〈逝〉以「江流」筆名發表於《政經報》，1946年5月10日；〈生與死〉以筆名「江流」發表於《台灣文化》第1卷第2期，1946年9月15日；〈裁員的風波〉以江流筆名發表於《聯合副刊》，1951年12月14日。或如一九五八年九月於《自由青年》發表的〈菸樓〉，應是第20卷第5期，誤植為第2卷第5期（〈年譜〉，頁288）。

²⁰⁶ 林雙不(1950.10.28-)，本名黃燕德，另有筆名碧竹。台灣省雲林縣東勢鄉人。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曾任職遠景出版社，員林高中教師。曾獲文復會金筆獎、中國寫作協會文藝獎章、聯合報小說獎等。早年以筆名「碧竹」發表詩、散文、小說，作品較為感性，多是學生生活的描述與情愛的體驗，創作量非常可觀。八〇年代更改筆名，作品風格丕變，反映知識分子的時代心聲，關懷社會並致力文學評論工作，被視為鄉土文學論戰後重新出發的關鍵性作家之一。九〇年代前後，甚且積極參與政治、社會運動，變成街頭演講場合的名嘴。資料參見：《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²⁰⁷ 林雙不：〈雙不齋談書：原鄉人〉，《書評書目》，第90期，1980年10月，頁87-89。

²⁰⁸ 鍾肇政等：特輯〈關於《文友通訊》〉，《文學界》，第5期，1983年1月，頁117-193。

。《文友通訊》發起人鍾肇政回憶這份始於一九五七年四月的通訊，在報導各文友動態、作品輪閱以及作品評論等行事的背後，主要目的，也是唯一目標即是「切磋砥礪，互通聲氣」，對於葉石濤所言，建設台灣文學的抱負，卻是乏善可陳²⁰⁹。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九十一期的《台灣文藝》遭警總查扣，黃娟曾在該期發表過一篇〈從《笠山農場》說起〉²¹⁰。台灣文學研究會特別在《台灣文藝》第九十二期發表聲明抗議，指稱國民黨政府並未明列具體事項，僅以「內容不妥，扭曲事實，混淆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為由，查禁《台灣文藝》十一月份王詩琅專輯，經同仁檢討，認為純屬虛構。²¹¹另外還有發行人與編輯們對於此事發表的感想，有趣的是，雙方都以日據時代的查扣為例，卻呈顯不同的觀點。發行人巫永福認為，日本是個嚴守法治的國家，如要刷黑或查禁刊物，依法一定會明白指出某地方的用字不當，或某段文章不妥當的事實與理由使人折服，供日後有所遵循。就所知日據時代的標準而言，斷不能夠成查扣來摧殘文學的理由。²¹²在編輯室筆記卻寫道：「像這樣扼殺文藝創作自由的無理措施，是日據時代台灣文藝的先輩作家在異族高壓統治之下，才會遭受的無情打擊」²¹³。

一九八五年三月，日本學者今里禎在日本《天理大學學報》發表〈「五四」文學運動對台灣文學的影響與鍾理和文學〉²¹⁴，梳理五四運動與近代文學的關係，轉而論及台灣受五四運動影響而產生的新文學運動，並舉鍾理和為例，論述其

²⁰⁹ 鍾肇政：〈也算足跡——《文友通訊》正式發表贅言〉，《文學界》，第5期，1983年1月，頁118-123。

²¹⁰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鍾理和全集6》，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39。

²¹¹ 台灣文學研究會：〈台灣文學研究會聲明〉，《台灣文藝》，第92期，1985年1月，頁首。

²¹² 巫永福：〈查扣有感〉，《台灣文藝》，第92期，1985年1月，頁4-5。

²¹³ 本刊編輯部：〈編輯室筆記〉，《台灣文藝》，第92期，1985年1月，頁220-221。

²¹⁴ 今里禎：〈「五四」文學運動對台灣文學的影響與鍾理和文學〉，《天理大學學報》，第36卷第2號，1985年3月，專文頁1-12。

文學作品。韋體文於一九八四年《台灣研究集刊》發表〈鍾理和論〉²¹⁵，認為鍾理和是台灣鄉土文學的代表，在當時正受海峽兩岸研究者的關注，故再次爬梳鍾理和的生平與作品，以其發揮鍾理和精神、人格、作品應有的作用。

一九八六年起，不少大陸學者編撰的現當代小說史、文學史特闢章節，將鍾理和列入其討論範圍，定位為光復初期、五〇年代鄉土文學重要代表作家²¹⁶。台灣文學史的編撰，自一九八七年始，以葉石濤為首，幾部較具代表性之台灣文學史、小說史，也都將鍾理和納入五〇年代的文學史或小說史討論²¹⁷。或許是因為兩岸書寫文學史的方式有所別，惟陳芳明在第十二章〈五〇年代的文學侷限與突破〉，有特別標舉「鍾理和與《文友通訊》的台籍作家」為小節²¹⁸。

一九八九年，鍾理和逝世三十周年前，《台灣春秋》企劃鍾理和專題²¹⁹。由鍾肇政執筆回顧在《文友通訊》及其後期與鍾理和兩人相濡以沫之情、與林海音

²¹⁵ 韋體文：〈鍾理和論〉，《台灣研究集刊》，第2期，1984年，頁35-45。

²¹⁶ 如：楊義：〈鍾理和：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中國現代小說史（卷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9月，頁685-695；王晉民：〈鍾理和的小說〉，《台灣當代文學》，南寧市：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頁297-307；白少帆等主編：〈第十二章：鍾理和〉，《現代台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頁284-303；黃重添、莊明萱、闕豐齡、徐學、朱雙一：〈「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縣新莊市：稻禾出版社（廈門鷺江出版社授權），1992年3月，頁82-93；古繼堂：〈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市：文史哲，1992年3月，頁131-138；劉登翰等主編：〈鍾理和的創作〉，《台灣文學史（下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年1月，頁58-66。

²¹⁷ 參見：葉石濤：〈第四章：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理想主義的挫折和頹廢〉，《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1987年2月，頁83-110；彭瑞金：〈第三章：風暴中的新文學運動（一九五〇～一九五九）〉，《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市：自立晚報，1991年3月，頁65-101；應鳳凰：〈第二章：「反共+現代」：右翼自由主義思潮文學版——五〇年代台灣小說〉，收錄於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等撰之《台灣小說史論》，台北市：麥田，2007年3月，頁111-195。

²¹⁸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12)——五〇年代的文學侷限與突破〉，《聯合文學》，第17卷第8期，2001年6月，頁164-177。

²¹⁹ 專題內容包含三篇文章：鍾肇政：〈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鍾理和〉，《台灣春秋》，第2卷第1期，1989年10月，頁310-327；彭瑞金：〈土地的歌・生活的詩——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台灣春秋》，第2卷第1期，1989年10月，頁328-335；鄭清文：〈重讀鍾理和的短篇小說〉，《台灣春秋》，第2卷第1期，1989年10月，頁336-346。

等文友在其逝世後出版鍾理和遺著《笠山農場》、《雨》，以及鍾理和紀念館籌建至落成的始末。彭瑞金討論鍾理和唯一長篇小說《笠山農場》，認為小說的背景具有人民生活史、土地變遷史的意義；同姓之婚的主題，旨在反封建、反傳統；作品同時保有知識份子觀察事務的睿智與俐落，和農村世界的親和情調，作者生命情調與自然融合，寫下具有農民靈魂的農民文學。另外，鄭清文重讀鍾理和的短篇小說，認為鍾理和的「文章中有畫」，但在他通篇的論述中，卻不很清楚掌握其所指意涵。又，文中指出鍾理和在大陸時期的創作如〈夾竹桃〉，風格是冷靜而清爽的，回台灣後的作品則充滿陰鬱的主調。在這篇小文中，鄭清文特別為鍾理和不喜愛的作家海明威(Hemingway, Ernest)辯駁，認為鍾理和不了解省略的工夫，也是一種風格，而鄭清文便是依著海明威這種「省略」的獨特風格進行個人的創作。

從八〇年代的文論，見得鍾肇政仍持續扮演鍾理和文學的推手，大陸學者和日本學者開始涉足鍾理和研究的領域，各家試圖透過鍾理和的台灣經驗、大陸經驗與日本經驗，嘗試用不同的媒介來詮釋鍾理和的中國結與台灣結，演繹自己的中國意識或台灣意識。而鍾理和其人其作是否繼承五四新文學傳統，也成為史家建構文學史的標的，及文學史觀的展現。

七、八〇年代的文論與新聞素材，呈顯鍾理和全集的出版、紀念館的成立以及電影《原鄉人》的拍攝。若進一步觀察鍾理和及其相關論述之新聞媒體表現，七〇年代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和《聯合副刊》，刊載鍾理和遺著〈校長〉、為《鍾理和全集》出版而寫，及應「鍾理和紀念館」籌建而寫的報導後；八〇年代刊載的新聞媒體出現了新的樣貌，除《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外，新增了《民生報》，而版別由原本的第一副刊²²⁰，伸展至地方、休閒娛樂、文化等版別。內容圍繞鍾理和傳記電影《原鄉人》與鍾理和紀念館及其相關活動的報導與論述。唯一置外於這兩個主題的是鍾鐵民感懷父愛，於《聯合副刊》專輯公開幾封

²²⁰ 第一副刊：指各大報的主要副刊，以菁英取向編選的嚴肅文學創作、高深文化議題和論述，如人間副刊、中時副刊、聯合副刊、自由副刊、中央副刊、中華副刊、新生副刊、台灣副刊等。

鍾理和寫給他的書信。

在這一系列的報導論述中，可見鍾肇政及其所召集的紀念館籌建委員對於對媒體進行議題設定的程度以及公關與活動企劃的影響力。如紀念館的揭幕、電影《原鄉人》上映以及同名傳記的出版、舉行演唱會籌募建館經費等事件展現活動與跨媒體整合企畫；另有連結政府部門、企業組織的公關造勢與媒體宣傳，以及透過文學社群的運作以強化媒體的力量等。

九〇年代的媒材²²¹除鍾理和文學論述及其未發表作品〈祖國歸來〉外，產生許多新的議題，如由高雄縣政府出面策劃的相關或活動事件：籌設「台灣文學步道園區」、鍾理和紀念雕像於鍾理和紀念館前、紀念鍾理和而舉辦學術會議、發行重新編輯的《鍾理和全集》，或是鍾理和回顧展、作品被編為教科書、取材鍾理和小說籌製客語劇集、為傳承鍾理和的文學理想舉辦笠山文藝營、紀念鍾理和八十歲冥誕張良澤出版《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影集、短篇小說集在兩岸的出版、紀念館館藏的擴充，以鍾理和為主的美濃相關文化報導，以「鍾理和」與「紀念館」為名的周邊報導等。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中旬，《民眾日報》副刊陸續刊載吳錦發、葉石濤、曾貴海、彭瑞金等人的鍾理和文學論述²²²，其中，吳錦發從性別的角度切入，討論鍾理和小說中的客家女性塑像，可堪稱新穎的論調；而彭瑞金則是從土地、社會參與討論鍾理和作品之後，再談鍾理和的農民文學，仔細觀察彭瑞金對於鍾理和的

²²¹ 與鍾理和相關的資料刊載於《中國時報》、《聯合報》、《民生報》和《中央日報》，版別包含國內外要聞、地方、政治、第一副刊、文化、休閒娛樂、書評專刊等。參考網站：《新聞知識庫》：<http://203.67.234.18/newscgi/ttswebx?@0:0:1:ttsnews@@0.9816653156023443#JUMPOINT>。《新聞知識庫》收錄聯合報、聯合晚報、民生報、經濟日報、星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工商時報、蘋果日報、自立早報、中央日報、聯統時報與台灣新聞報等十三種報紙的標題／索摘。收錄年代可追溯自一九二八年。著眼於媒體表現之觀察，選擇《新聞知識庫》作為檢索範本，取其資料豐富之優點，至於資料是否精確完整屬次要考慮目的。

²²² 吳錦發：〈鍾理和小說中的客家女性塑像〉，《民眾日報》，1990年12月7-9日；葉石濤：〈論鍾理和的「故鄉」連作〉，《民眾日報》，1990年12月8日；曾貴海：〈鍾理和對生與死的體驗〉，《民眾日報》，1990年12月9-10日；彭瑞金：〈鍾理和的農民文學〉，《民眾日報》，1990年12月12-14日。

一系列文論，可發現他的格調是一貫的，每一單篇的論述可相互解釋，使其論點更加明晰。從媒介的角度觀察，當時的副刊主編應該就是吳錦發²²³，這是在林海音主持聯副之後，繼起有意經營鍾理和文論的副刊。追索吳錦發的背景，其為高雄美濃人，就他自己的說法：「與鍾鐵民過從甚密」，結識鄭清文、鍾肇政、李喬等台灣鄉土文學先進。以鍾理和作為自己寫作的明燈，一九八〇年且協助李行拍攝鍾理和傳記電影《原鄉人》。一九八二年主編《台灣時報》副刊，一九八四年轉至《民眾日報》主編副刊。²²⁴在這樣的梳理後，吳錦發對於鍾理和的關愛也就不那麼令人費解了。

一九九二年，高雄縣為慶祝鳳山縣開縣三百〇八年，推出一系列的文化活動，鍾理和逝世三十二週年紀念會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是這一系列文化活動中重要的活動之一。²²⁵研討會發表的九篇文章中，以鍾理和為主要論述對象的有許素蘭、葉石濤的兩篇文章²²⁶，另有一篇鄭麗玲討論戰前台灣小說的祖國形象和戰後小說的光復主題時，兼論及鍾理和的作品²²⁷。許素蘭與葉石濤的論述在其他篇章已有相關討論，唯葉石濤提出的一個新觀點在此值得特書。葉石濤以為鍾理和

²²³ 吳錦發(1954.09.14-)，筆名滄浪、倉浪，高雄美濃人。中興大學社會系畢業，曾任編導五年，《台灣時報》副刊主編、《民眾日報》副刊主編。任職電影工作的經驗影響其小說創作，其小說中常見電影拍攝技法的應用，故其筆下人物生龍活現，鮮明生動。曾獲文豪小說獎、時報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參見《當代文學史料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²²⁴ 參見吳錦發〈吳錦發生平寫作年表〉及其第一本作品《放鷹》之後記。吳錦發：〈吳錦發生平寫作年表〉，《吳錦發集》，台北市：前衛，1992年4月，頁323-328；吳錦發：《放鷹》後記，台北市：東大，1980年4月，頁257-258。

²²⁵ 余陳月瑛：〈縣長的話〉，《鍾理和逝世32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2年11月，序頁1。

²²⁶ 許素蘭：〈冷眼與熱腸——從「夾竹桃」、「故鄉」之比較，看鍾理和的原鄉情與台灣愛〉，《鍾理和逝世32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2年11月，頁29-45；葉石濤：〈新文學傳統裡的承繼者：鍾理和—《笠山農場》裡的社會性矛盾〉，《鍾理和逝世32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2年11月，頁47-61。

²²⁷ 鄭麗玲：〈橋與壁——戰後台灣小說的兩面相(1945-1950)〉，《鍾理和逝世32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2年11月，頁1-27。

的〈故鄉〉連作四篇和《笠山農場》、〈雨〉等小說，是填彌向來缺少描寫四〇年代到五〇年代台灣文學的代表作品。這三種作品都是十分細膩、精緻的寫實主義作品，還帶有對台灣農業時代的社會結構而發的強烈批判性，充分承繼了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的傳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聯合文學》雜誌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金車教育基金會聯合主辦「鍾理和八十週年冥誕紀念活動」，舉辦系列演講、靜態展、文學之旅、播映電影《原鄉人》等，並於活動現場義賣《聯合文學》十二月號「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紀念專輯」。²²⁸有別於以往鍾理和文論的熟面孔：鍾肇政、葉石濤、彭瑞金、鍾鐵民，總編輯初安民²²⁹還邀請李喬、呂正惠、楊照等評論家，勾勒鍾理和的精神圖像，也激盪出不同的火花。如葉石濤指出鍾理和是台灣新文學傳統的承繼者，主要是把他本身的生活經驗予以虛構化，注重封建對個人生命尊嚴的侮辱和壓制²³⁰。呂正惠則認為鍾理和是台灣文學史裡特立一代的小說家，就文學內容而言，有別於同齡世代作家龍瑛宗（一九一一年生）、呂赫若（一九一四年生）所寫的日治台灣經驗，而寫飽嚙殖民經驗的台灣人，在日治下的中國地區（瀋陽、北京）的生活感受；就寫作題材而言，不像老作家吳濁流以現實主義的敏銳眼光注視著台灣的發展，也不像新世代的作家開始注意西方現代文學的脈動，以樸實的文筆紀錄五〇年代仍處貧窮狀態下的台灣農村生活，及其個人在其中的奮鬥過程；就藝術特質而言，他不具有呂赫若那種明顯的才華，

²²⁸ 《聯合文學》十二月號「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紀念專輯」之總編輯為初安民，主編為許悔之，執行編輯為陳維信。

²²⁹ 初安民(1957.04.26-)，山東省牟平人。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明道中學教員、《聯合文學》雜誌總編輯。現任《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編輯。參見：《當代文學史料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羅奇：〈期待下一輪的文學盛事：初安民揮別聯合文學〉，《聯合報》41版，2002年2月4日；陳文芬：〈「聯合文學」總編輯換跑道，出版社重金相挺，初安民，印刻 普世價值〉，《中國時報》，2002年3月6日；初安民編：《印刻文學生活誌》，第3卷第8期，2007年4月。

²³⁰ 葉石濤：〈新文學傳統的承繼者——鍾理和〉，《聯合文學》，第11卷第2期，1994年12月，頁93-94。

以及強烈的現實感，也不具有黃春明那種靈活的農村感受，以及生動的說故事才能，但他能固守熟悉的自身經驗，以樸實簡潔的文筆表達真摯、溫厚的感情²³¹。

或如李喬與楊照同時從自我救贖的角度探討鍾理和的文本及其為文學捨命的精神。楊照更明白的指出：鍾理和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原鄉傳奇²³²其實是官方強勢媒體為了自身意識型態宣傳所強加給他的，並舉史家陳芳明解釋鍾理和的「原鄉人血液說」和中研院近史所的口述歷史專輯為其說法立證²³³。由上述文獻可讀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連結了企業組織，進行活動與跨媒體整合企畫。然則文學媒介的發聲，指揮棒掌握在編輯人的手中，初安民的巧思，讓我們得以看見鍾理和文論多音交響的演出。

而與《民眾日報》並稱南台灣兩大報的《台灣時報》，也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企劃專刊，邀請葉石濤與鍾理和的子嗣鍾鐵民、鍾鐵鈞述說鍾理和與親朋好友相處的情形²³⁴。當時《台灣時報》副刊主編是高雄人王家祥²³⁵，在主編期間，積極促使副刊園地與地方人文進行互動，營造「土地文學」的編輯風格²³⁶。

一九九六年四月，陳丹橘〈鍾理和的文學觀及作品中的農民世界〉一文，點出鍾理和「以在文學作品中運用方言」來代替「方言文學」的態度，推論五〇官方文藝政策下，鍾理和文學觀落實的可能性，並演繹出其與五四文學的關係。作

²³¹ 呂正惠：〈特立一代的鍾理和〉，《聯合文學》，第11卷第2期，1994年12月，頁97-98。

²³² 如傳記電影《原鄉人》的改編宣傳。

²³³ 楊照：〈「抱著愛與信念而枯萎的人」——記鍾理和〉，《聯合文學》第11卷第2期，1994年12月，頁102-105。

²³⁴ 葉石濤：〈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我的鍾理和經驗〉，《台灣時報》，1994年12月14日22版；鍾鐵民：〈笠山下的故事〉，《台灣時報》，1994年12月14日；鍾鐵鈞：〈父親的印象〉，《台灣時報》，1994年12月14日。

²³⁵ 王家祥(1966.04.21-)，筆名雲水、李群，台灣高雄人。中興大學森林系林學組畢業，為「原舞者舞團」草創期幹部，業餘從事生態保育工作，曾任《台灣時報》副刊主編、高雄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會長、高雄綠色協會理事長。曾獲五四青年文學獎、賴和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吳濁流文學獎。參見《當代文學史料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²³⁶ 王家祥於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主編《台灣時報》副刊。資料參見：《文訊》：<http://www.wenhhsun.com.tw/activity/54award02.asp>。

者更承葉石濤寫實主義功能論的觀點，批判鍾理和的《笠山農場》不具有時代意識，而讚揚其《故鄉》四篇。又從〈阿遠〉、〈菸樓〉、〈雨〉看台灣光復初期農民在面臨農村土地改革時的面貌。²³⁷而古添洪是第二位專文將楊逵與鍾理和並置討論的人。他從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心理分析理論和馬克思(Marx, Karl)的人類種性「異化論」，談楊逵與鍾理和「關懷小說」中「愛本能與異化的積極揚棄」，其中關於鍾理和論述的部分，著眼於〈夾竹桃〉、《笠山農場》與鍾理和的社群理念。古添洪使用這兩理論去分析鍾理和作品的先見，留待後人仔細咀嚼。

隨著鍾理和的作品被選入教科書或作為學院講授的專題，不少雜誌刊物陸續出現鍾理和作品賞析的篇章，分別從他的語言風格、修辭技巧、藝術特色、寫作精神、創作歷程等去導讀鍾理和。其中較為人注目的作品篇章有〈菸樓〉、〈草坡上〉、〈貧賤夫妻〉、〈做田〉、〈復活〉、〈第四日〉、《笠山農場》等²³⁸

²³⁷ 陳丹橘：〈鍾理和的文學觀及作品中的農民世界〉，《台灣新文學》，第4期，1996年4月，頁223-240。

²³⁸ 如：吳幼萍：〈鍾理和短篇小說〈菸樓〉之言語風格〉，《輔大中研所學刊》，第7期，1997年6月，頁299-312；胡坤仲：〈〈草坡上〉賞析〉，《中國語文》，第82卷第2期，1998年2月，頁84-88；唐淑貞：〈從「不隔」之精神看〈貧賤夫妻〉與〈復活〉〉，《中國語文》，第85卷第1期，1999年7月，頁52-56；許俊雅：〈生動的尖山農家耕作圖——賞讀鍾理和的〈做田〉〉，《國文天地》，第15卷第4期，1999年9月，頁95-98；余昭玟：〈《笠山農場》評析——兼談鍾理和的創作歷程〉，《中國文化月刊》，第238期，2000年1月，頁112-126；應鳳凰：〈鍾理和的「貧賤夫妻」〉，《明道文藝》，第298期，2001年1月，頁69-73；呂新昌：〈鍾理和的懊悔與信心——懊悔連累妻兒吃苦，堅信作品終必傳世〉，《國文天地》，第17卷第6期，2001年11月，頁75-79；梁明雄：〈試論鍾理和小說中的人物〉，《台灣文學評論》，第2卷第1期，2002年1月，頁96-110；陳雙景：〈鍾理和作品的修辭技巧〉，《文藻學報》，第16期，2002年5月，頁297-310；陳光明：〈「做田」解〉，《中國語文》，第90卷第6期，2002年6月，頁69-72；謝松山：〈鍾理和的寫作動機與精神〉，《輔英通識教育年刊》，第1期，2002年7月，頁167-172；黃麗娟：〈鍾理和的真情世界——夫妻心、針線情〉，《台灣文學評論》，第2卷第4期，2002年10月，頁65-67；吳叔樺：〈鍾理和〈草坡上〉之藝術特色〉，《國文天地》，第19卷第8期，2004年1月，頁86-92；陳意安：〈鍾理和〈第四日〉探析〉，《士林高商學報》，第3期，2006年5月，頁111-125；莊有志：〈找尋硝煙散盡後的歸途——淺談鍾理和〈第四日〉〉，《國文天地》，第22期第5卷，2006年10月，頁67-71。

。另也有兼述鍾理和紀念館的篇章²³⁹。這些作家、作品、紀念館的評介，最常出現在陳欣欣主編的《國文天地》²⁴⁰，黃錦鉉、邱燮友、沈謙主編之《中國語文》²⁴¹，以及張良澤主編的《台灣文學評論》。

而在「民間文學」這一學科已漸為學界所注意與理解的時刻，探索鍾理和民間文學的採集與運用，亦成為研究其「鄉土文學」特質的新詮釋視野。一九九八年年底，在新竹清華大學主辦的「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便出現了兩篇這樣的討論論文。林明德認為鍾理和在文學創作的同時，留意民俗與民間文學，積極採集客家語系的山歌、諺語、童謠，甚至應用神話傳說的素材，與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家賴和、張文環等的表現，如出一轍²⁴²。胡紅波指出，鍾理和與鍾肇政等文友的往來書信，曾討論過鄉土文學、方言文學，卻未特別提過類似民間文學或俗文學的議題。可見作者是在相當自然的情形下把它們看作鄉土文學、族群文化元素而與以吸收融入作品中的。這層同質性，或可說明作者構思行文之際，除個人的感性與理性外，兼有見證族群文化特徵的使命²⁴³。

一九九九年，應鳳凰〈重新閱讀鍾理和——並探勘其文學發展史〉把焦距對準鍾理和的人與作品，以七〇年代以來幾場較大的相關論述為半徑，藉此回顧自唐文標、林載爵、張良澤、葉石濤、陳映真、古添洪以降，各評論家對鍾理和作品所反應的不同觀點與爭論。透過這些不同論點的互相對話，呈現台灣文學思潮

²³⁹ 如：古繼堂：〈文學步道〉，《明道文藝》，第298期，2001年1月，頁74-80；梁明雄：〈作家、作品、紀念館——鍾理和文學述探〉，《文化生活》，第6卷第2期，2003年4月，頁13-21。

²⁴⁰ 從一九九九年許俊雅在《國文天地》賞讀鍾理和的〈做田〉，到二〇〇六年莊有志於《國文天地》淺談鍾理和〈第四日〉，期間歷經許鈺輝、顏瑞芳、陳滿銘等三位總編輯。

²⁴¹ 鍾理和作品的賞析篇章刊載於《中國語文》主編小組為黃錦鉉、邱燮友、沈謙，編輯為陳淑娟的時期。

²⁴² 林明德：〈鍾理和與民間文學〉，《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市：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年12月，頁165-174。

²⁴³ 胡紅波：〈南北二鍾與山歌〉，《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市：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年11月，頁175-202。

具體的發展過程——巧合的，幾場重要文學論戰的內容，從「社會意識」²⁴⁴、「民族意識」²⁴⁵到「後殖民論述」²⁴⁶，正好可以依序對照鍾理和文學最重要的三個面向。故而我們在重新閱讀鍾理和作品的同時，可據以探索其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歷史位置。應鳳凰並針對鍾理和文學的「後殖民特性」多所發揮。認為鍾理和作品經典化的過程，包含社會、政治、經濟等強烈意識形態因素，以及文學思潮流動、族群意識消長，綜合形成的美學標準，是「被殖民」作家找尋本身歷史的同時逐漸受重視，其經典形成與「去殖民」的過程相輔相成。

二〇〇一年四月號《國文天地》，製作鍾理和專輯「笠山下・草坡上」，邀請鍾理和長子鍾鐵民、孫女鍾怡彥論述鍾理和文學生活的點滴²⁴⁷。鍾鐵民於文中寫道：笠山下的文學青年鍾理和，受當時新興寫實主義文學的影響，刺激其人道主義的情操。待年長，鍾理和的兄弟好友相繼因政治案件被殺害，讓他謹言慎行，也體認到追求理想社會，靠文學強烈責求批判，實際上沒有太大的作用。社會

²⁴⁴ 如：史君美：〈來喜愛鍾理和〉，《文季》，第2期，1973年11月，頁60-76；張良澤：〈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理和思想初探〉，《中外文學》，第2卷第6期，1973年11月，頁100-112；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上）〉，《書評書目》，第9期，1974年1月，頁107-115；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中）〉，《書評書目》，第10期，1974年2月，頁117-125；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下）〉，《書評書目》，第11期，1974年3月，頁64-71；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1期，1974年4月，頁32-57。

²⁴⁵ 如：林載爵：〈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第2卷第7期，1973年12月，頁4-20；許南村：〈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現代文學》，復刊第1期，1977年7月，頁83-93；潘翠菁：〈台灣省作家——鍾理和〉，北京：《文學評論》第2期，1980年3月，頁132-140。

²⁴⁶ 許南村：〈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現代文學》，復刊第1期，1977年7月，頁83-93；古添洪：〈關懷小說：楊逵與鍾理和——愛本能與異化的積極揚棄〉，收錄於彭小妍編之《認同、情慾與語言——台灣現代文學論集》，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6月，頁47-83；彭瑞金：〈葉石濤・張良澤對談——秉燭談理和〉，《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7-16；葉石濤：〈新文學傳統裡的承繼者：鍾理和——《笠山農場》裡的社會性矛盾〉，《鍾理和逝世32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2年11月，頁47-61；應鳳凰：〈重新閱讀鍾理和——並探勘其文學發展史〉，《淡水牛津文藝》，第2期，1999年1月，頁78-97。

²⁴⁷ 鍾鐵民：〈鍾理和的文學生活〉，《國文天地》，第16卷第11期，2001年4月，頁4-24；鍾怡彥：〈關於祖父鍾理和〉，《國文天地》，第16卷第11期，2001年4月，頁25-27。

的改革要靠基層民眾生活態度的正確與否。因此轉而關注自己周圍那些可敬的農民，用文筆來紀錄家鄉生活。另外還有趙公正、林聆慈對鍾理和作品的分析²⁴⁸；呂新昌寫與鍾鐵民的同窗情誼，記述鍾鐵民受父親的影響，承其對文學的熱愛，繼續擁抱鄉土，書寫農村與農民的生活血淚史²⁴⁹。

過去研究鍾理和及其作品的學者，大部分將焦點集中在他返台後的著作上，罕有學者全面、宏觀討論他在中國內地活動期間的作品，繼張良澤之後，邱秀春嘗試透過鍾理和生平事蹟，了解其人性情及其意識形態，用以解釋鍾理和於中國活動期間所著作品之風格取向。邱秀春花費了相當大的篇幅仔細梳理鍾理和生平、著作，以及在中國的活動情形，認為鍾理和個人性情的緣故，表現在文學的語言風格亦如其人：真摯、厚質、樸實。作品常自我指涉，深入人物的內心底層。旅居海外期間，致力於創作、閱讀、思考，因此作品裡有很純粹的藝術興味。原鄉夢斷讓他自我覺醒，自此作品帶有強烈的批判性格，更積極的表達他的反戰思想、台灣的政治悲情、人性撻伐等，透過世局的關心與時事的針砭，以期喚醒人的自尊與自覺。這些特質都是他在返台後作品中不易見得的，也是他返台前後風格迥異之處，同時也說明鍾理和在中國內地活動的意義與價值。²⁵⁰

相較於六〇年代以降鍾理和及其相關論述之新聞媒體表現，邁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多元化的議題顯示在「鍾理和」媒體表現上²⁵¹。以新興的文學主題研究作為鍾理和文論的新視角是一種態勢，而在時間齒輪轉動下所衍生的相關文學、文

²⁴⁸ 林聆慈：〈寬厚的心，樸實的筆——鍾理和作品的內容〉，《國文天地》，第16卷第11期，2001年4月，頁28-33；趙公正：〈解讀鍾理和〈做田〉〉，《國文天地》，第16卷第11期，2001年4月，頁34-40。

²⁴⁹ 呂新昌：〈訪鍾理和的長子——鍾鐵民同學〉，《國文天地》，第16卷第11期，2001年4月，頁41-47。

²⁵⁰ 邱秀春：〈鍾理和在中國（上）〉，《台北文獻直字》，第149期，2004年9月，頁135-189；邱秀春：〈鍾理和在中國（下）〉，《台北文獻直字》，第150期，2004年12月，頁165-200。

²⁵¹ 媒體包含《聯合報》、《民生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台灣新聞報》、《工商時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等，佔據各報國內外要聞、地方、財經、第一副刊、第二副刊²⁵¹、文化、休閒娛樂、社會、書評專刊等版面。

化議題也不惶多讓地交踏紛雜。舉凡提及台灣文學、鄉土文學議題、介紹戰後第一代作家的論述或新聞，多會點到鍾理和；若以台灣文學、鄉土文學為主題的相關推廣、紀念活動，就會有鍾理和紀念獎、老照片回顧展、文學展、編印紀念特輯、作品選入教材、作品改編電影、電視劇、作家身影文學紀錄片等的新聞；或是以美濃地方、文化為範疇的旅行書寫、旅遊導覽等，便可見鍾理和或是紀念館的名字；或是鍾理和文教基金會及其成員參與籌辦文學文化教學、講座、座談、研討會、講座以及《聯合副刊》的文學史的論述等媒體表現。甚至兩岸政治人物在談「台灣主體」意識時，也有引用鍾理和作品文句的情形，並引起文化認同、國家認同的相關討論。如一九九九年陳水扁在台北市長敗選後，引用鍾理和小說的一句話：「我相信自己的愛，我將依靠他為光明的指標」，為其對族群問題的看法作註腳²⁵²；二〇〇四年中共總理溫家寶引用鍾理和小說：「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來強調台灣與大陸的「血脈相連」等²⁵³。

表三：鍾理和及其相關論述之新聞媒體表現一覽表

時間	則數	百分比
五〇年代之前(1928.1.1-1949.12.31)	0	0.00%
五〇年代(1950.1.1-1959.12.31)	17	3.73%
六〇年代(1960.1.1-1969.12.31)	179	39.25%
七〇年代(1970.1.1-1979.12.31)	4	0.88%
八〇年代(1980.1.1-1989.12.31)	40	8.77%
九〇年代(1990.1.1-1999.12.31)	41	8.99%
九〇年代之後(2000.1.1-2007.4.30)	175	38.38%
小計	456	100.00%

本研究製表

²⁵² 記者張瑞昌、陳清智／美濃報導：〈陳水扁強調改革者需要溫暖心〉，《中國時報》4版，1999年2月11日。

²⁵³ 特派記者王玉燕、李春、汪莉絹／北京報導：〈人大會後記者會／溫家寶：海峽不能隔斷骨肉〉，《聯合報》A2版，2004年3月15日。

綜觀鍾理和及其相關論述的新聞媒體表現（參見表三），尤其是二〇〇〇年後，會讓人有一種錯覺，想探問：我們是在傳承鍾理和文學的熱度，還是在消費鍾理和？但這又是另一個研究問題了。無論如何，鍾理和的媒體表現就報導刊登之「新聞媒體」分析，以《聯合報》、《中國時報》、《民生報》曝光度較高；版面則隨討論議題的更迭，由原本的第一副刊，伸展至國內外要聞、地方、財經、第二副刊、文化、休閒娛樂、社會、書評專刊等版別。從五、六〇年代的文學論述，林海音有意的在《聯合副刊》刊載鍾理和遺作與文友悼文；過渡到七、八〇年代的文化論述，在一系列的報導中，可見鍾肇政及其所召集的紀念館籌建委員對於對媒體進行議題設定的程度以及公關與活動企劃的影響力；至九〇年代以降文學、文化的多元議題，顯示鍾理和一再被眾人記憶與傳述，其人其文也在史家的建構下，展現其立足於文學、文化史的英姿。

第六節 小結：燈火闌珊處

鍾理和一九三〇年開始學習寫作，奔逃到大陸後發覺自己對文學的熱愛，決定以此為志業，一九四五年在北平馬德增書店出版生平第一本創作集《夾竹桃》，返台後因病回到美濃定居養病，這段時期是他創作的高峰，陸續發表作品於報章雜誌上（參見表一）。如果「經典」的定義是指作品能見度高（多篇作品刊載於《政經報》、《台灣文化》、《野風》、《新生報》、《自由青年》、《聯合副刊》），或者是獲得文學獎的殊榮（亞洲畫報小說徵文佳作、中華文藝獎金、國父誕辰紀念長篇小說第二獎），鍾理和在沒有年度小說選、散文選的年代，即便他的作品未被選入教科書，可說鍾理和並不算遭埋沒。

前有林海音在《聯副》時期的提攜，逝世後，林海音與文友幫忙出版遺作《雨》、《笠山農場》，不但出錢出力、捐書籌建鍾理和紀念館，並在一九九〇把她手中當年辦《純文學月刊》的作家原稿真跡，全數交由紀念館永久保存、展示。林海音從未與鍾理和見過面，認識兩年間的投稿、通信，發展成文壇的重要成果與感人事蹟。如果沒有林海音的知音，也許鍾理和會因此埋沒一生吧！正如鍾

理和長子鍾鐵民說道：「台灣本土寫作者談到林海音先生，大家有個共同看法，那就是海音先生是台灣文學的播種者、培植者，也是一道陽光。」²⁵⁴

此外，在文學創作的旅途上一路相知相惜的鍾肇政，除了在鍾理和生前費心的幫他張羅發表的機會，逝世後與林海音、文心等友人竭力幫鍾理和完成遺願——出版作品，以及照顧其子嗣外，不忘在任何機會下，為他的摯友鍾理和傳揚作品與其文學精神，如於六〇年代《台灣文藝》草創時期，策劃「鍾理和逝世四週年追念特輯」；於七〇年代接掌《台灣文藝》編輯時，策劃「鍾理和作品研究專輯」；或促成李行導演拍製鍾理和傳記電影「原鄉人」，並為配合電影的拍攝及上映，寫作《原鄉人——作家鍾理和的故事》²⁵⁵；更在主編《台灣文藝》、《民眾日報》副刊時期大力宣傳，聯繫台灣作家，動員社會力量，在不同層面下，以不同方式籌建台灣第一座平民文學家鍾理和的紀念館²⁵⁶。

張良澤雖無緣與鍾理和交遊，卻在鍾理和逝世後，憑著一股對作家的敬愛之心，於一九七六年將苦心收藏整理的鍾理和作品而編纂成《鍾理和全集》。張良澤在全集總序誠心的介紹其景仰的鍾理和：生平、發表作品，爬梳並節錄後人對於鍾理和及其作品的評介與研究²⁵⁷。鍾鐵民與林海音也為該全集寫序。鍾鐵民於

²⁵⁴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市：天下遠見，2000年10月，頁176。

²⁵⁵ 鍾肇政：《原鄉人》，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1993年10月。

²⁵⁶ 一九七八年末，一九七九年初，張良澤、葉石濤、彭瑞金、王麗華、鍾鐵民、鍾延豪等會談於美濃朝元寺，決議發起建立「鍾理和紀念館」。當時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近尾聲，張良澤編輯整理的《鍾理和全集》已於一九七六年由遠行出版發行，是台灣作家的第一部全集，引起一陣本土文學的熱潮；同時，李行導演還特意拍製鍾理和傳記電影「原鄉人」，此後常有學生探訪尋找鍾理和故居，緬懷文學前輩。在政治方面，黨外運動蓬勃發展，於是由南部文友起頭聯繫台灣作家，動員社會力量，在施明德策畫下成立黨外助選團，表達民間文化活動意願。一九七九年六月，由文學界林海音、鍾肇政、葉石濤、鄭清文、李喬、張良澤等六人具名，發出籌建「鍾理和紀念館」啓事，加以召集人鍾肇政在主編的《台灣文藝》、《民眾日報》副刊的大力宣傳，在不同層面下，以不同方式籌建台灣第一座平民文學家鍾理和的紀念館。參見：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文壇交遊錄》，台北市：前衛，1998年4月，頁51-53；張良澤：《四十五自述》，台北市：前衛，1988年9月，頁280-304+466；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編輯委員會：《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步道解說手冊》，高雄縣美濃鎮：鍾理和文教基金會，2000年11月，頁7。

²⁵⁷ 節錄作品如江玲：〈鍾理和〉，《作品》，第3卷第9期，1962年9月；王榕青：〈台灣文學——

序言中言明張良澤是近年來研究鍾理和作品最認真也是最有系統的人²⁵⁸。全集除收錄鍾理和的小說、散文、日記和書簡外，另附錄《夾竹桃》在北平出版時的第一篇評論文章²⁵⁹；一九六〇年鍾理和逝世後，刊載於《聯副》與《徵信新聞報》的悼文²⁶⁰；一九六一年農曆節鍾肇政訪理和故居的報導²⁶¹；一九六一年林海音談《笠山農場》的出版²⁶²；一九六四年《台灣文藝》「鍾理和追念特輯」裡的數篇文章²⁶³，以及鄉土文學運動開展的七〇年代初期，首篇討論鍾理和的長文²⁶⁴等。

鍾氏の作品について》，日本《農民文學》第36號，1964年9月；《台灣文藝》「鍾理和追念特輯」：陳火泉：〈倒血泊裡的筆耕者〉，《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林海音：〈一些回憶〉，《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兩峰：〈鍾理和論〉，《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鄭清文：〈讀「鍾理和短篇小說集」〉，《青溪》，第51期，1971年9月；陳雀華：〈鍾理和其人其文〉，成大《中文系報》，「鍾理和研究專輯」，第2期，1972年12月；葉石濤：〈鍾理和評介〉，《葉石濤作家論集》，三信出版社，1973年3月；張良澤：〈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理和思想初探〉，《中外文學》，第2卷第6期，1973年11月；史君美：〈來喜愛鍾理和〉，《文季》，第2期，1973年11月；張良澤：〈鍾理和的文學觀〉，《文季》，第2期，1973年11月；劉若君：〈鍾理和短篇讀後〉，《文季》，第2期，1973年11月；張良澤：〈鍾理和作品論〉，《中華日報》，1973年12月13-16日；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上）〉，《書評書目》，第9期，1974年1月；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中）〉，《書評書目》，第10期，1974年2月；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下）〉，《書評書目》，第11期，1974年3月；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1期，1974年4月。參見：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總序，台北市：遠行，1976年11月，頁1-25。

²⁵⁸ 鍾鐵民：〈鍾理和全集·序〉，收錄於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台北：遠行，1976年11月，頁27-28。

²⁵⁹ 謝人堡：〈談《夾竹桃》〉，寫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八日北平，出處不詳。轉載於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八——殘集》，台北：遠行，1976年11月，頁159-160。

²⁶⁰ 方以直：〈悼鍾理和〉，《徵信新聞報》，1960年8月11日。收錄於張良澤編之《鍾理和全集八——殘集》，1976年11月，台北：遠行，頁161-162；林海音：〈悼鍾理和先生〉，《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2日；馬各：〈被宰了的雞——重讀「錢的故事」與「草坡上」並悼作者鍾理和先生〉，《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4日；文心：〈擺渡的人——悼理和兄〉，《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5日；梅遜：〈弔鍾理和先生〉，《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6日；林海音：〈同情在人間——為「雨」告讀者〉，《聯合報》7版，1960年9月1日。

²⁶¹ 鍾肇政：〈美濃行——訪理和故居種種〉，《聯合報》7版，1961年3月9日。以筆名「鍾正」發表。

²⁶² 林海音：〈關於笠山農場〉，《聯合報》，1961年8月20日。

²⁶³ 陳火泉：〈倒血泊裡的筆耕者〉，《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4-9；林海音

回溯七〇年代《鍾理和全集》的出版，不僅是第一位出版全集的台灣省籍作家，也掀起一股鍾理和文學熱潮，張良澤更帶動學院講授鍾理和研究專題的風氣。筆者以為，即便張良澤在鍾理和紀念館的籌建過程中，倉皇逃到日本教書²⁶⁵，在鍾理和文學發展史上，仍不可抹滅張良澤對於鍾理和其人其文的推廣之功。

從五〇年代起，如果說林海音是鍾理和文學發展史的領航者，那麼鍾肇政在船上的角色則是從水手變舵手，繼六〇年代一路護航至今。在文學、新聞媒體發聲的場域，七〇年代有隱地的參與，八〇年代仍以鍾肇政為主力，九〇年代後有吳錦發的加入。隨著鍾理和及其文學的發聲，站在守門人位置的編輯們，像是陳憲仁、初安民、許悔之、許鈺輝、顏瑞芳、陳滿銘、陳欣欣、黃錦鉉、邱燮友、沈謙、王家祥等人，即便未刻意去經營鍾理和文論，但對這號人物卻也耳熟能詳，願意適時地留塊田地給予筆耕。

經由前文的追溯與爬梳，我們得知台灣文學的歷史並沒有在一九六〇年底就全部靜止，鍾理和更沒有被掩埋在大批反共小說或懷鄉散文裡。其作品成為五〇年反共戰鬥文藝下的奇葩，不但《笠山農場》在國家文藝體制的發聲場域脫穎而

：〈一些回憶〉，《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9-10；鍾鐵民：〈父親・我們〉，《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10-15；兩峰：〈鍾理和論〉，《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15-21；廖清秀：〈悼念理和兄〉，《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21-22；張彥勳：〈輓歌〉，《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22；吳濁流：〈讀鍾理和遺作感〉，《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23；林衡茂：〈陌生者的哀念〉，《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23-24。

²⁶⁴ 唐文標：〈來喜愛鍾理和〉，《文季》，第2期，1973年11月，頁60-76。以筆名「史君美」發表。

²⁶⁵ 據鍾肇政的回憶，鍾理和紀念館從破土到落成，備嘗艱辛困苦，第一件意外是張良澤的逃離。一九七八年末，競選活動正值高潮，黨外候選人聲勢浩大，卻傳聞中美即將斷交，隨之而來的是中止競選的命令，台灣島內空氣緊張，並有謠言傳出：「國民黨要抓人了！」。因長期提倡台灣文學而成為「思想犯」的張良澤，依鍾肇政的說法是：「良澤好像嗅到了危險臨頭的氣息，剛好日本方面有個教書的機會，便在一片風聲鶴唳中倉皇出國而去。」所幸即便張良澤離去，頓時陷於風雨飄搖中的籌建工作仍持續進行。參見：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文壇交遊錄》，台北市：前衛，1998年4月，頁51-53；張良澤：《四十五自述》，台北市：前衛，1988年9月，頁280-304。

出，更得當時副刊主編林海音的喜愛，多數作品發表於《聯副》（參見表一）；六〇年代在文友的一片悼念中，先後在《聯副》與《台灣文藝》引起迴響；七〇年代在鄉土文學運動的加持下，八〇年代在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表述中，至九〇年代以降，歷經幾次論戰之後邁向經典化，呈現眾聲喧嘩的氣象。

然而，作家作品受到重視與肯定固然可喜，尤其時至今日，鍾理和紀念館的成立，李行拍攝鍾理和傳記電影《原鄉人》，公視拍攝鍾理和作家身影、文學過家說演劇場第一集：鍾理和〈復活〉及〈蒼蠅〉；一九九六年起，每年舉辦以鍾理和的文學與生平為研討主題的笠山文學營；國家台灣文學館於二〇〇四年底舉辦為期半年的鍾理和文學展及文學座談²⁶⁶；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台灣文學系所，鍾理和成為文學史上不得不談的人物，甚至開設「鍾理和文學專題」的課程²⁶⁷；鍾理和的作品被選入中小學教科書以及大學國文選²⁶⁸；中小學舉辦「鍾理和文學展」，鍾理和紀念館成為校外交學的朝聖之地²⁶⁹；以及台灣文學、客家文學相關研討會上，鍾理和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等等，經年累月，鍾理和的史料一點一滴的被挖掘出來，鍾理和及其文學史也一點一滴的被建構。然而在建構歷史的過程，作家作品卻不得不面對被扭曲或是工具化的可能，就像鍾理和《笠山農場》以美學觀點來審視，理應是以浪漫主義文學觀來建構其心靈的鄉土認同，卻在經典化歷程被劃入現實主義鄉土文學的流派。因此，研究者應力圖扭轉研究成規，

²⁶⁶ 林民昌編：《國家台灣文學館通訊》，第7期，2005年4月；康俐雯：〈鍾理和文學展 談「菸樓」〉，《自由時報》，2004年11月20日。

²⁶⁷ 如應鳳凰老師曾於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所開設「鍾理和專題研究」課程，參見：<http://reg.aca.ntu.edu.tw/college/search/gradshow.asp?gid=004055>

²⁶⁸ 如康軒編輯小組：〈鍾理和紀念館〉，國小課本，三年級上冊，第五課，台北市：康軒；鍾理和：〈草坡上〉，國中課本，第二冊第十四課，台北市：國立編譯館；鍾理和：〈做田〉，高中課本，第一冊第一課，台北市：龍騰；鍾理和：〈賞月〉，高中課本，第一冊第三課，台北市：大同資訊；鍾理和：〈賞月〉，高中課本，第五冊第六課，台北市：正中書局；鍾理和：〈貧賤夫妻〉，高中課本，台北市：三民；鍾理和：〈草坡上〉，大學國文選，上編廿三課，台北市：專上圖書；鍾理和：〈貧賤夫妻〉，大學國文選，第三十一課，台北市：大海文化。

²⁶⁹ 李義：〈左中60歲 推出鍾理和文學展〉，《中國時報》，2005年12月29日；阮正霖：〈鍾理和週 廣興國小文學之旅〉，《聯合報》，2006年11月24日。

不應在史學研究中汲汲營營的找尋「一以貫之」的中道，以求重新評估「歷史」、「知識」、「真理」、「權力」以及「人」的定義暨相互關係。

第三章 鍾理和原鄉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

第一節 前言：一場曲折的尋根之旅

鍾理和生長於南台灣的一個客家小農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受教育，受父兄影響，對有文化血緣關係的「原鄉」、「祖國」有一種莫名的嚮往與憧憬。所以當他為突破傳統社會的束縛，力爭同姓之婚，決定奔逃到父親勢力無法企及的異地時，「原鄉」便是他的理想去所。他在作品中寫到：

其後不久，我就走了——到大陸去。

我沒有護照；但我探出一條便道，先搭船到日本，再轉往大連；到了那裡，以後往南往北，一切都隨你的便。

.....

我沒有給自己定下要做什麼的計劃，只想離開當時的台灣……

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頁14）

原鄉，對身在台灣的鍾理和而言是精神母國的指稱，對那陌生的、廣闊的新天地，懷著理想與希望，但是等到他真正踏上中國，眼前看到的儘是「漾溢著在人類社會上，一切用醜惡與悲哀的言語所可表現出來的罪惡與悲慘。」²⁷⁰，繼而憧憬完全破滅。從中國大陸奉天／瀋陽遷徙至北平／北京，最後帶著失望與憤怒，在

²⁷⁰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夾竹桃〉，《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00-101。

戰後回到故鄉美濃，直到病歿。

如果說一個人在受到壓迫的時候，往往會不自覺地產生逃避的心理，那麼一個能讓人在移動中停頓的所在，即具有基本的地方感。停頓使該地點變成感覺價值的中心，也證明人們對地方的感性深度²⁷¹。旅行時，我們對所處空間的體驗，與其說是由我們所邂逅的事物來擺佈，毋寧更取決於我們所賦予這些事物的意義²⁷²。而地誌正是經由像詩歌、小說等文字或其他符號為景物創造出其對等的隱喻。文學文本中常存有生產形塑的意象空間，紀錄著不同時空中的歷史與文化情境。空間的意象在文本中透過語言文字的再現之後，明顯展現出不同空間、不同主體的屬性認同，²⁷³而空間場景描述，可說是作者對於既存空間的潛意識的感知、構思與經驗的再現²⁷⁴。因此本章擬從逃避主義、地誌書寫和認同主題等理論框架，來探索鍾理和的原鄉書寫及其認同形構歷程。

過去對於鍾理和認同主題的發言，多半膠著或對立在國族認同的檢驗上，以共有的文化或歷史作為認同的基礎，認為認同是固定不變的。²⁷⁵然而認同不應是

²⁷¹ Tuan, Yi-Fu著、潘桂成譯：〈地方的親切經驗〉，《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頁130。

²⁷² Suvantola, Jaakko. *Tourist's Experience of Place*. Aldershot: Ashgate, 2002:33.

²⁷³ 開一心：〈空間、記憶與屬性認同：論《偶然生為亞裔人》〉，《中外文學》，第33卷第12期，2005年5月，頁155。

²⁷⁴ 當代空間社會學者列斐伏爾(Lefebvre)承繼西方自來的空間主體意識觀點，將空間生產細部化切作三個向度：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具象空間(representation space)。在他的空間論述觀點中，空間實踐劃歸在感知性(perception)層面下；空間表徵劃歸在構思性(conception)層面下；而具象空間則劃歸在生活經驗性(life experience)層面下。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1974. Oxford: Blackwell, 1991:38-39.

²⁷⁵ 可參考陳映真等人的相關論述。如：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1期，1974年4月，頁32-57；許南村：〈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現代文學》，復刊第1期，1977年7月，頁83-93；澤井律之著，涂翠花譯：〈台灣作家鍾理和的民族意識〉，《台灣文藝》，第128期，1991年12月，頁22-41；游喚：〈鍾理和日記中的典故〉，《明道文藝》，第196期，1992年7月，頁78-85；許素蘭：〈鍾理和的原鄉與台灣愛——〈夾竹桃〉與〈故鄉〉之比較〉，《文學與心靈對話》，台南市：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11-30；鄭秀婷：〈誰的原鄉？誰的失落——評陳映真對鍾理和民族認同的曲解〉，《台灣文學

被禁錮在差異之中的固定本質，也不是永恆存在的事物²⁷⁶，而是一種多元與流動的認同，是情感的度量。在知名的文化研究學者霍爾看來，認同既是某種生成的事物，同時也是實存的某種事物。人們不是被固定在僵硬死板的二元對立之中，透過差異所建構的意義並非完整或固定不變，意義總是被遞延的，總存在著某些滑移。霍爾的論點強調了認同的流動性，人們對認同提出某種權利要求，不只是因為自己被認同定位；相對地，人們也能根據認同來為自己定位，重新建構其歷史認同，並使之改觀²⁷⁷。

本章鎖定鍾理和返回原鄉這趟旅行的經歷，藉由閱讀鍾理和的地誌書寫，分析他對所居之地的認識、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辯證，以及面對生命的態度。關於鍾理和多重游離的原鄉認同狀態，擬就其生命史上原鄉認同的三階段：（一）聽說：原鄉的記憶與經驗、（二）涉事：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三）逃避：認同的轉化與重建。透過剖析鍾理和個人式的地誌書寫，分析文本形象化的繪圖(figurative mapping)²⁷⁸，討論其原鄉的實存與認同過程的變化，也讓鍾理和的認同得以暫時安頓。

第二節 鍾理和的原鄉認同階段一——聽說：原鄉的記憶與經驗

景物本身能容許無數個潛在的地誌，它隨時可能藉由新的開始而被修訂、翻新。任何人都可以用一種暫時的踐行命名行動，書寫自己的地誌²⁷⁹。如果鍾理和

評論》，第5卷第2期，2005年4月，頁160-185。

²⁷⁶ Weeks, Jeffrey. Edited. *The Lesser Evil and the Greater Good: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social diversity*.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1994.

²⁷⁷ Woodward, Kathryn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年9月，頁30。

²⁷⁸ Miller, J. Hillis. "Philosophy, Literature, Topography: Heidegger and Hardy" *Topograph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

²⁷⁹ Miller, J. Hillis著，單德興編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New starts: performati

勢不能停止探索，而所有探索的目的，是爲了到達當初出發的地方，那麼筆者假設，島嶼南岸是鍾理和設定的一個起點。隨其文字描繪，以綠的海平線爲分野，從兒時記憶開始談起，探察其場所精神。

鍾理和生長在殖民地台灣南方的一個小村落，年幼時，對日本人的印象是「經常穿著制服、制帽、腰佩長刀，鼻下蓄著撮短鬚。昂頭闊步。威風凜凜。他們所到之處，鴉雀無聲，人遠遠避開。」²⁸⁰母親們總是用日本人會打人，會帶走愛哭的小孩來哄誘哭著的孩子。其次，從奶奶口中得知自己「原來也是原鄉人」²⁸¹，認識的原鄉人，都像些候鳥一樣來去無蹤的流浪人物，不很體面，如：賣藥郎中、鑄犁頭的、補破缸爛釜的、修理布傘鎖匙的、算命先生、地理師（堪輿家）之類。除此不算，覺得他們都神奇、聰巧、有本事。使破的東西經他們的手摸摸，待一會兒全變好了，²⁸²看主婦們收回她們的東西時露出滿足的笑容得以察知。在幼小心靈還有一個鮮明的印記便是：原鄉人都愛吃狗肉！

待年事漸長，始有地域的概念，自父親的談話中得知原鄉本叫做「中國」，原鄉人叫做「中國人」。到公學校上地理課時，中國卻變成「支那」，中國人變成了「支那人」。地圖上，中國和台灣一衣帶水，它隔著條海峽向台灣劃著一條半月形弧線，自西南角一直劃到東北角。小鍾理和驚嘆：「我沒有想到它竟是如此之大！它比起台灣不知要大好幾百倍。」²⁸³課堂上，日本老師生動地訴說著有關支那、支那人、支那兵等各種名詞和故事，但這些名詞都有它所代表的意義：

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台北市：書林，1995年8月，頁111-112。

²⁸⁰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

²⁸¹ 奶奶向鍾理和解釋他們原來也是原鄉人，但因曾曾祖父始渡海來台定居，後輩現下不住在原鄉，所以在台灣住的他們就算不上是原鄉人了。奶奶的這個說明，卻也因此讓年幼的鍾理和，對自己是哪種人產生困惑。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5。

²⁸²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5-6。

²⁸³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7。

支那代表衰老破敗；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兵代表怯懦怕死，不負責等等。²⁸⁴那麼，小鍾理和聽完故事，覺得怎樣呢？他記敘道：「老師的故事，不但說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決定自己該不該相信。」²⁸⁵

在這裡，小鍾理和看見的日本人，是威嚴不可親的，且不斷教育生長在台灣的孩子，支那的衰敗，支那人的骯髒卑鄙、貪生怕死；而原鄉人，雖然是落魄的，但卻靈敏勤奮，²⁸⁶因此，即便再害怕日本人，他還是無法完全相信老師對支那人的指稱，因為奶奶說：我們原來也是原鄉人²⁸⁷，因為爸爸說：原鄉人叫做中國人²⁸⁸，而老師說：中國人就是支那人²⁸⁹。緣於長輩的告知，小鍾理和已經默識了自己身上留著原鄉人的血，但在情感上，卻無法產生共鳴，正如同他的作品中，區別日本人的國籍。言此，可以確認的是，鍾理和絕對不是盲目中立的事實。

同時，二哥鍾和鳴與父親自不同的方向影響鍾理和。其父鍾蕃薯是日據時期名聞六堆客家地區的地主與農村企業家，事業亦遍及大陸沿海各省，對中國見聞很廣，父親在敘述中國時的口吻，總是帶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與五分嘆息，彷彿在講述一個沒落貴族的故事，裡頭包含了不滿、驕傲與傷感。²⁹⁰但真正啟發鍾理和對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他的二哥。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想不穩」一反抗

²⁸⁴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7。

²⁸⁵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

²⁸⁶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7。

²⁸⁷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

²⁸⁸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6。

²⁸⁹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7。

²⁹⁰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

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籍」——《三民主義》，受到兩次記過處分，並累及父親被召到學校去接受嚴重警告。中學畢業那年，在南京、上海等地暢遊了一個多月，回家時帶了一部留聲機和許多蘇州、西湖等名勝古蹟的照片。²⁹¹鍾理和記敘著：

那天夜裡，我家來了一庭子的人。我把唱機搬上庭心開給他們聽，讓他們盡情欣賞「原鄉的」歌曲。唱片有：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廉錦楓的玉堂春、和馬連良、荀慧生的一些片子。還有粵曲：小桃紅、昭君怨；此外不多的流行歌。（〈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頁10）

鍾理和深深為粵曲那低迴激盪纏綿悱惻的情調著迷，再加上那些賞心悅目的名勝風景，大大地觸發了他的想像，加深了對海峽對岸的嚮往。後來，七七事變發生，鍾理和被編入防衛隊，在一次防空演習，所監視的街道忽然有一家糕餅舖燈光外漏，原以為情有可原，只告誡一番便和夥伴退出，但此時一個有一對老鼠眼的日本警察卻自後面進來了。他像一頭猛獸似的在滿屋裡咆哮了一陣，然後不容分說把老板的名字記下來。²⁹²事件後，鍾理和經由夥伴口中得知，那個老闆是原鄉人，因為捨不得妻兒和舖子，所以留在台灣。其後，北平、天津、太原，相繼淪陷，國民政府遷至重慶，時局漸呈膠著狀態。鍾理和的二哥毅然決然赴大陸參加對日抗戰。

此時，對於身處台灣的鍾理和而言，原鄉地方感的獲得來自外在的知識和物體的高度可意象性，以及一些像候鳥一樣來去無蹤且不很體面的原鄉人。而非導源於內在熟悉的知識，也就是說沒有在原鄉實質環境的關懷領域(fields of care)，經由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所強化的親切的關聯性，與周遭環境互動的整體

²⁹¹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9-10。

²⁹²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2-13。

經驗。²⁹³換句話說，對於原鄉的不真實感，使得鍾理和不能確定日本老師對於原鄉的指稱，但卻暗含著對原鄉血緣的認同。

藉由防衛隊夥伴的口，鍾理和說出了當時台灣人的心聲。人們都認為中國打勝仗的希望很微小，戰爭需要團結，可是中國人太自私，每個人都只愛自己的老婆和孩子，糕餅舖的老闆就是一個近在眼前的例子。²⁹⁴沒有希望的日子，一切都顯得空虛而沒有意義，此時此刻，二哥臨走前「歡迎你來！歡迎你來！」的聲音在他耳畔縈繞。其後，當他和鍾台妹的同姓相戀無法見容於當時客家宗族故有的傳統時，他選擇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追隨二哥的腳步，前往大陸找尋希望，因為：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²⁹⁵

在鍾理和〈原鄉人〉一文，敘事的地域是台灣東南隅以高雄為首的一個鄉村，隔著海峽遙望中國大陸。鍾理和說自己不是愛國主義者²⁹⁶，筆者認為他所指的「國家」，應是屬於具有壟斷性武力和在轄區領域中擁有最高權威的行政和法律秩序之政治體制²⁹⁷。文中標記的日本人形象，的確看不出他對當時台灣的殖民者所展現的國家認同(state identity)。如果這個「國」也包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清廷，以及繼起的國民政府，筆者想，鍾理和也是不愛的。但若站在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角度觀視，基於種族血緣的牽繫，他默認了奶奶口中的「原鄉／原鄉人」，父親口中的「中國／中國人」，日本老師口中的「支那／支那人」。也就是說，鍾理和認同的對象是族群，原鄉在現階段是一個想像的社群，台灣認同與原鄉認同是指在歷史、語言以及文化上有相當交集的民族認同，歷經台灣、日本經驗，以及有限的原鄉經驗和記憶，民族的疆界和範圍尚未確定，或者說是

²⁹³ Tuan, Yi-fu. "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Geographical Review* 65:2, 1975:151-165.

²⁹⁴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3。

²⁹⁵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4。

²⁹⁶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4。

²⁹⁷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56

處於多重游離的原鄉認同狀態，實難以民族之名形構一個具有主權與政治權威的國家認同。緣於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的特殊歷史經驗，即兩者同時出現，中華民國在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重大的角色；以及人們對於群體／民族範圍之劃定有所不同，在為民族追求一個屬於自己的主權國家的過程中，便會產生政治上極端的對立，因此即便所依據的民族主義原則相同，但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容易被混淆²⁹⁸。

諾伯舒茲認為人要定居(dwelling)下來，必須在環境中能辨認方向並認同環境²⁹⁹，也就是說必須對地方有歸屬感。當所處環境不再是庇護所，更無法在日常生活發生的空間感受到其清晰特性，與生俱來的逃避念頭遂因應而生，當累積的能量到達飽和時，任何引爆遷徙行為的動機將一觸及發。³⁰⁰在客家社會，階級、性別意識並不很強烈，女性的勞動力並不亞於男性，男性入贅女方家或是領養童養媳也是普遍現象，³⁰¹然而同姓結婚卻是駭人聽聞的事情，不但有辱門風，更會遭人唾棄嘲弄。³⁰²對鍾理和而言，台妹的父親是被招贅入楊家，依客家人的習俗，子女可能姓楊，也可能姓鍾，加上台妹祖先來自大陸蕉嶺、自己家族來自廣東梅縣，他認為鍾台妹雖然也姓鍾，但兩人血統是不同的。³⁰³相愛的兩人因同姓而不受環境接納與容許，卻又不願與事實妥協，於是他假想，原鄉是能讓他逃離家園／他方社會界定(socially defined)的新天地，遂帶著台妹開始了一趟交織著過

²⁹⁸ 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第9卷第2期，2005年12月，頁11-13。

²⁹⁹ Norberg-Schulz, Christian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1995年3月，頁5。

³⁰⁰ Tuan, Yi-Fu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新店市：立緒文化，2006年4月。

³⁰¹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 下冊》，高雄縣：美濃鎮公所，1996年9月，頁879-890。

³⁰²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同姓之婚〉，《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91-105；蘇冰、魏林：《中國婚姻史》，台北市：文津，1994年4月。

³⁰³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編輯委員會：《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步道解說手冊》，高雄縣美濃鎮：鍾理和文教基金會，2000年11月，頁30。

去、現在與未來生活中認同感錯置的旅行。

第三節 鍾理和的原鄉認同階段二——涉事：熟悉的陌生人

對沒有特定方向與目標，一心想離開台灣到祖國的鍾理和，在無出國護照，只有「渡航證明書」的情況下，最快捷的路徑和方式，便是在日本管轄範圍內乘船渡航離開台灣，經過日本乘渡輪到釜山，再從釜山搭乘火車通往當時日本扶植下成立，百事待舉的滿州國。鍾理和在〈奔逃〉中寫到：滿州，對於日本來說，是塊新天地，這新天地以地廣人稀所造成的真空，大量吸引著日本帝國的臣民，想發大財和做大官的野心家，都想到那裡去顯顯身手。移民的怒潮透過那條連結著日本、朝鮮，和南滿鐵路的大動脈，以排山倒海之勢直向那裡猛撲。每班船和每班火車，都堆積得幾無立錐之地。³⁰⁴在這樣的情形下，鍾理和涉足瀋陽，當時滿州國的奉天。那麼，鍾理和的鮮血在奉天停止沸騰了嗎？從他的作品中，可發現不少描寫這個城市的篇章，記敘著他對這個城市的感知經驗。他是這樣形容奉天的：

在那向，渾囂而騷擾的奉天市，在風沙中，橫陳著它那像暴發戶一時來不及修飾的，齷齪的狼藉的姿態。在西邊，那是鐵西區，工廠的煙突張開了千百個口，在吐著污濁而混沌的粘巴巴的煤煙，染黑了那裡半個天空。（〈柳陰〉，《鍾理和全集 二》，頁19）

鍾理和眼裡，奉天是「不潔的都市」，永遠被煤煙、雲和塵土隱埋著，但它的人口卻以難於置信的速率在膨脹，盲目而瘋狂的人們像怒潮般地湧進，「它好比是一所堆棧，門打開了，什麼東西都流進去：流氓和紳士，破爛和黃金，理想

³⁰⁴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奔逃〉，《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8-89。

和狂妄。」³⁰⁵透過鍾理和的敘述，與其說奉天在風沙中，橫陳著它那像暴發戶一時來不及修飾的，齷齪的狼藉的姿態³⁰⁶，不如說鍾理和狼藉地接受奉天齷齪的姿態，對祖國的憧憬，被渾囂、騷擾、齷齪、狼藉、污濁、混沌、粘巴巴的形容詞給替代，煤煙染黑了鐵西區的半片天空，也沾染了鍾理和的心。繼續閱讀鍾理和的奉天書寫，可發現鍾理和的空間意象，實構思於他居住在奉天大宅院的生活經歷：今日擺攤子的妻與鄰婦為了兩塊煤在院心的雪地上咒罵、撕扯、叫嚷了足足半日；夜裡，洋車夫臉紅脖子粗地向他的妻與四歲的孩子出氣，原因是那日自己的車衝壞了人家的自行車，賠了五塊錢…明日、後日……？³⁰⁷他不無悲怨地寫道：「是的，只要一天地球還在轉動，則這所院子便一天有事情，並且，不管其事件的形象，有二種方式——是賤民的、是貴民的，所構成的內容，則不外是吝嗇、欺詐、愚昧、嫉妒、卑怯、狹量、猜疑、角逐、魯莽。」³⁰⁸

任何活動的參與，隱含一個人的連續性構成和再構成的地方感。³⁰⁹當鍾理和抱持意圖和藉以理解的認知框架來體驗原鄉時³¹⁰，他發現自己心目中所憧憬的祖國逐漸在變形，不潔的城市、不潔的民族心靈，失卻人性、羞恥，與神的民族。鍾理和越觀察越感覺到這塊冰天雪地的大陸，處境與台灣所受的異國殖民壓迫並無不同。滿州國僅是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公營、民營、教育機構由日本人把持，

³⁰⁵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柳陰〉，《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0。

³⁰⁶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柳陰〉，《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9。

³⁰⁷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門〉，《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52。

³⁰⁸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門〉，《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52-253。

³⁰⁹ Pred, Allan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之《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Reading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台北市：明文書局，1994年6月，頁89。

³¹⁰ Suvantola, Jaakko. *Tourist's Experience of Place*. Aldershot: Ashgate, 2002:33.

無論是趨炎附勢或隨遇而安的中國人，高一等的，混進日本機關當日本官兒；次一等的，在日本人鼻息下做生意；再次一等的，受雇於滿州株式會社；更次一等……。這群人在各機關擔任要職，掌握權柄，以尊貴的姿態嫌惡、鄙視自己的同胞是下流種子、紅匪子，恃勢剝削、壓榨同胞。若在日本憲兵隊任職，連日本小兵對他都得立正敬禮，更不用說由東北軍閥雜牌軍混編起來的滿州國國軍和警察了。鍾理和所接觸的祖國同胞與他過去所懷想的不一樣，好似更接近兒時日本老師形容的支那人，這個認知無情地鞭笞著他滿腔熱情投奔祖國的心，讓鍾理和感到幻滅的痛苦。以致原本應是浪漫的雪國風情，此刻卻以灰色憂鬱的筆調描繪：

灰色的日繼續灰色的日，漫長的月承接漫長的月，冬恰似永無曉時的長夜，用堅冰、白雪與死，嚴封住滿州的平野。每從飄著水氣而濕漉的玻璃窗，仰見今天的天空也依樣混沌、暗澹、與低迷時；在寂無人聲的深宵，側耳聽見緊若滿張之弓的冬天，匍匐在一丈多遠的屋外的瑟音時；聽見凜冽的朔風如野馬，沿著地面、沿著屋頂，沿著都會的上空，咆哮著奔馳而去時；一目望見街衢、山河都給深深的禁錮在冰雪之下時；我常是感到此都會的絕望，與像死獸之冰冷。（〈門〉，《鍾理和全集 二》，頁 251-252）

絕望在胸口爬行，世界的顏色也隨之黯淡。日是灰色的，月是漫長的，街衢、山河都給深深的禁錮在冰雪之下，都會是死寂的，像死獸之冰冷。再次抬頭看奉天時，鍾理和不禁驚嘆：「噫！從前憧憬著，並且住了四年多的奉天，為何而今我重看它時，再不感覺愛與興奮了呢？」³¹¹家家／人人似貼伏泥沙岸上的老鱷魚，殘喘、等待？奉天成了禁錮之都，移民與被殖民者：菜販子、柴販子、皮鞋匠、洋車夫、織工、擺攤子的……，他們誰也不管誰，平靜而安祥的負起自己的地位生活著。³¹²爲了生活，失掉流動的熱情與理智，磨削掉其富有彈性的稜角，逐漸

³¹¹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門〉，《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48。

³¹²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門〉，《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49。

屈服，至柔順如羊。³¹³黃金、狂妄是屬於紳士，理想已被流氓踐踏在卑鄙、骯髒、愚蠢與吝嗇的行為下。鍾理和再不能用熱情的視線瞧它，不能懷著近似怯悅的陶醉，與甜美的顫抖親近它了。反之，他開始詛咒信仰、愛、命運，詛咒賜這種命運給他的神。絕望的寫道：「憎之而又愛之，愛之而又不能不憎之！」³¹⁴

如果說公共自我和私有自我是密不可分的，那麼文化便可說是一件深刻的主觀與個人經驗，同時也是我們的生活結構。霍爾認為，結構是我們生活出來的東西，結構性的問題、心理的問題，以及情緒、認同和感覺是相關的。這些情境屬於個人的，也屬於機構性的，有真正的結構屬性，可以擊敗、摧毀人們。³¹⁵威廉斯(Williams, Raymond)也認為任何過去和現在的感覺結構，是不易安置的共同要素，容許個別經驗的差異，也就是內在知識的結果：一種生活的特殊感覺，一種特殊的、本土風格的清楚感覺，一種幾乎不須特意表現的特殊社群經驗。³¹⁶鍾理和的奉天生活經驗，讓他重新審視記憶中的原鄉，以及同在日本政權下，人民的卑微與無恥，與台灣、日本、中國在歷史的特殊情境下的社群經驗。這些情境屬於鍾理和個人的，也屬於機構性的，交織著心理的問題，以及情緒、認同和感覺的結構元素，創造了鍾理和奉天經驗的文學意義，卻在某種意義上，擊敗、摧毀了鍾理和的結構屬性認同，而地方感，即是個體和社會、實踐和結構之間不斷辯證的形成過程中的一種副產品(by-product)³¹⁷。

³¹³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門〉，《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63。

³¹⁴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門〉，《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48-249。

³¹⁵ Hall, Stuart、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流離失所：霍爾的知識形成軌跡〉，收錄於Hall, Stuart、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之《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Cultural studies: dialogues with Hall, Stuart)，台北市：元尊文化，1998年8月，頁26。

³¹⁶ Pred, Allan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之《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Reading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台北市：明文書局，1994年6月，頁92。

³¹⁷ Pred, Allan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Structuration

文學性的地誌偏重個人、感性、片段，³¹⁸是經由主體構思再現下的產物。在這裡，鍾理和所呈現的奉天，是絲毫沒有光明與溫情的灰色的日子的連續，空洞情感的地誌，寫出他對奉天的憎恨與悲傷。憎恨奉天剝奪他早先對原鄉的記憶，悲傷奉天強迫他承認：其實對原鄉的熟悉，是因為它涵藏著過去在台灣在日本經驗，對原鄉的陌生，是因為它已不復在台灣的原鄉印記。然而，絕望中，鍾理和還是有愛的，因為奉天有憐憫與體恤他與妻遠離家鄉，孤零零相依為命的慈祥的第二個母親；因為奉天並不完全等同於原鄉，奉天只是想像中原鄉的一隅，鍾理和期待著，也許下一個會更好。

第四節 鍾理和的原鄉認同階段三——逃避³¹⁹：認同的轉化與重建

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之《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Reading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台北市：明文書局，1994年6月，頁88。

³¹⁸ 吳明益：〈區域文學與環境關係專題（四）：村史、地誌、地方文學；地方文學與地方社群認同；地方文學史的意義與可能性〉，東華大學中文所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區域文學與環境關係專題」授課講義，2005年3月28日。

³¹⁹ 此處使用「逃避」這個詞彙，來表述鍾理和原鄉認同的第三階段，是借用段義孚對於「逃避」的概念，認為逃避的念頭引發、創造了另一種可能，因此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觀視，逃避過程即是創造文化的過程。對兒時的鍾理和而言，原鄉的種種僅止於家中長輩們和學校師長的口耳相傳；親身經歷像候鳥一樣不很體面的原鄉人，以及兄長從原鄉帶回的照片、粵曲等實物。等他真正踏上原鄉的土地，欲體驗兒時聽說的原鄉記憶與經驗時，他發現涉事的自己只是個熟悉的陌生人，祖國的憧憬逐漸在變形，於是他試圖為自己尋找新的可能，帶著家人離開奉天，逃到北平。筆者以為，鍾理和離開奉天，是因為無法在現實環境中找不到歸屬感，故與生俱來的逃避念頭遂因應而生，且觸發了遷徙的行為，期望能在北平轉化對祖國的印象並重新建立新的認同感。

滿州既不是鍾理和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一九四一年夏天，他離開奉天到達中國的心臟地區北平。此時，中國籠罩在日本侵華的陰影下，鍾理和為自己創造了機會，但命運仍鑲嵌在歷史的洪流中。他在日記裡記載著：「七七事變後，日本來到華北硬把北平改做『北京』，此外把時間改快了一小時。於是中國人也跟著用起『北京』，並且把時鐘撥快一小時。日本投降。祖國光復了『北京』，於是又把『北京』改回原來的北平，把時間撥慢一小時。」³²⁰道出人類的生活，以及歷史。北京／北平的一字之別，是整個大歷史的轉變，常民除隨波逐流，依附在不同政權下做安分守己的小老百姓，忍氣吞聲、忍辱負重，似乎別無選擇，只爲了活著。這時期的鍾理和，除在作品中告白他個人的內心世界外，又更深一層地去凝視作家本身以及探討人類的存在。在鍾理和以文學作爲生命註腳的同時，涵化在其文學意義裡的北京／北平經驗，亦是其體現屬性認同的文本風景。

據鍾理和的描繪，北京城的院落很少有人能夠知道實在有多少間。只要是上覆之以蓋——至於這蓋，則其種類就繁多了：瓦、洋灰、泥、葦、鐵板，甚至於是一塊草包、一領草蓆、莫不可括而有之；下撐之以物——這物可分爲如下數種：三支半柱、二扇半壁、或數塊磚角，那就不管它是垃圾堆、狗窩、毛廁，即不管是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住的，或是人類以外的動物住的，皆以一言蔽之……。³²¹所以他認爲住在這裡的人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種，得天獨厚地具備著人類凡有的美德：忍耐、知足、沉默，像動物強韌的生命力，像野草堅忍的適應性。說他們居住，倒不如說他們是像蝙蝠似的匍伏在那裡頭，沒有目的的滾轉著。³²²

在北京大雜院居住，眼前看到的儘是爲窩窩頭爭吵的父母兄弟；將自己的房租轉嫁到其他房客身上，卻又裝得很無可奈何的二房東；孤獨不安、身上長蝨子

³²⁰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鍾理和日記—民國三十四年記於北平〉，《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1。

³²¹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夾竹桃〉，《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01。

³²²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夾竹桃〉，《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01。

、喜歡亂拿別人東西，缺乏自省能力的老婦人；吝嗇、自私、卑野、好事、多嘴，不知節育的中國女人，以及虐待前妻小孩、典型的中國後母……，人與人之間，充滿猜忌、窺伺、冷漠，缺乏人類最起碼的親切與關懷。³²³

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的個體差異時，和社會之間便會產生疏離，而這種疏離，其實來自於一種強烈情感與冷漠的背景環境之間的碰撞³²⁴。面對這樣一群生活習慣、思考方式、道德信仰……與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們，鍾理和的族群認同意識受到衝擊，對此院裡的人甚為不滿與厭惡，也為此感到煩惱與苦悶，為自己和他們的關係抱起絕大的疑惑，常狐疑他們是否真為發祥於渭水盆地，和他流著同樣的血、有著同樣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歷史與命運的人種。³²⁵同時，他開始懷念南方有淳厚而親暱的鄉人愛的環境。

除卻目睹北京城中國人的猥瑣、腐化、怠惰與頹廢，作為一個心向祖國熱情回歸的台灣青年，鍾理和也強烈地感受到國民政府和祖國人民並未以正確的態度和善意對待台灣。日本戰敗，台灣人甚至被視為亡國奴，飽受羞辱傷害。他在文章中寫道：「例如有一回，他們（台灣人）的一個孩子說要買國旗，於是就有人走來問他：『你是要買哪國的國旗？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又有這樣子問他們的人：你們吃飽了日本飯了吧？又指著報紙上日本投降的消息給他們看，說：你們看了這個難受不難受？……」³²⁶鍾理和不禁悲歎，北平的謙讓與偉大，只容許擁抱光榮的人們，假若你被人曉得了是台灣人，不幸的，是等於叫人宣判了死刑。那時候，你就要切實的感覺到北平是那麼窄，窄到不能隱藏你了。因為，你一

³²³ 許素蘭：〈冷眼與熱腸——從〈夾竹桃〉、〈故鄉〉之比較看鍾理和的原鄉情與台灣愛〉，收錄於應鳳凰主編《鍾理和論述一九六〇～二〇〇〇》，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4年4月，頁81。

³²⁴ Tuan, Yi-Fu著，周尙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新店市：立緒文化，2006年4月，頁117-166。

³²⁵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夾竹桃〉，《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08-109。

³²⁶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白薯的悲哀〉，《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3。

—是台灣人。³²⁷

在北平，鍾理和常聽到國內人士對台灣抱持侮辱式的關心：認為日本投降對台灣不啻是一種非常頭痛而難受的事。台灣人之所以有飯吃，全仰賴日本的勢力。實際上，台灣人是依靠歷史與社會的環境。當台灣人想要在異域與當地有強韌生活力的同胞競爭，除開做生意的商賈，是需要某種特殊技術與條件才能立足並生活下去。而歷史便給了他們這些：受日本教育，為日本籍民。藉此能力方便吃飯，如此很自然的在偽政權下解決生活問題。祖國抗戰勝利，偽政權解體，台灣人賴於立足的畸型的社會崩解，歷史的錯誤，使得台灣人被推入失業圈裡，萌生回台之念的動機³²⁸。

其次是精神的打擊與苦悶。抗戰在同胞與國土之間劃開罅隙，大後方的人們到收復區，彷彿王子蒞臨土人之國，眼底下沒有同受苦、同患難的同胞，只剩下一群笨頭笨腦的劣等人物，弄得收復區風聲鶴唳，對於人物的構成身分疑心疑鬼，非奸即偽之聲猶未絕耳。³²⁹鍾理和認為，台灣人的身分與地位在大後方的人看來，不但連奸偽都當不上，恐怕連豬狗、奴才都不如。³³⁰另一面，國民政府公佈台灣人由日本投降之日起，即恢復國籍，也就是說，台灣人理應享有中華民國國民應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但事實又不盡如此。鍾理和以為當時政府頒布的產業處理辦法不問皂白，不論忠奸。³³¹〈祖國歸來〉記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政府頒布的「關於朝鮮人及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原文如下：

³²⁷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白薯的悲哀〉，《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3。

³²⁸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祖國歸來〉，《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1-13。

³²⁹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祖國歸來〉，《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3-14。

³³⁰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祖國歸來〉，《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4。

³³¹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祖國歸來〉，《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5。

關於朝鮮人及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業經行政院核准公布，並已轉飭全國各省市黨政當局遵照辦理。茲錄其處理辦法如左：一、凡屬朝鮮及台灣之公產，均收歸國有。二、凡屬朝鮮及台灣人之私產，由處理局依照行政院處理敵偽產業辦法之規定，接收保管及運用。朝鮮或台灣人民，凡能提出確實籍貫，證明並未擔任日軍特務工作，或憑藉日人勢力，凌害本國人民，或挈同日人逃避物資，或並無其他罪行者，確實證明後，其私產呈報行政院核定，予以發還。（〈祖國歸來〉，《鍾理和全集 三》，頁15-16）

對此，鍾理和感同於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及台灣革新同志會合啓的意見書中所言之：台灣與朝鮮雖同係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由中國奪取者，但其與本國之政治關係，決不可同日而語。今者台灣與朝鮮並列，台灣人民與朝鮮人民並稱，儼然別有台灣民族存在者；既與實際不合，尤易發生政府對台灣民眾差別待遇之疑心。³³²台灣人不被優遇，在產業處理上，比照朝鮮人辦理，且各處受到歧視、欺負與迫害。就這樣，「白薯」成為北平的台灣人間的通關密語，如同昆蟲的保護色。台灣人徘徊在中國、日本與本土文化的糾葛中，狹隘的國族主義與地域主義不斷混淆著大眾的認同感，失根的悲哀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感，都在在加深了台灣人的認同焦慮³³³。

鍾理和在北平的日記記載當時報紙登有一篇新約卞先生的台灣素描，內容像山海經志怪³³⁴，反應時人對台灣的無知。在國共戰爭時期，鍾理和仍處於北平，目睹各地共軍的蜂起，獎勵破壞交通，規定破壞鐵軌一根，賞洋千元，電線一斤

³³²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祖國歸來〉，《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6。

³³³ 須文蔚：〈尋根・認同・焦慮：讀出《幽黯國度》中異鄉人無所依附的認同感〉，<http://blog.chinatimes.com/winway/archive/2006/07/23/81305.html>。

³³⁴ 這位新約卞先生說：「台灣溫度總在九十五度以上，而且地震之頻使一般土人在定期會時常說：『我在上午地震後必去看你』」於是他記述他在一年之中竟經驗至九百餘次之多。新約卞先生更興頭十足的說：「於十六七世紀時，中國有大批大部分是屬於『客家』的遊牧民族移到台灣去。而『這群人是以吃人肉為快事的』」。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鍾理和日記—民國三十四年記於北平〉，《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8。

百元，電桿一根五十元。並強迫民眾每日交出鐵軌、枕木、道釘若干；國民政府的狼狽無能，從當時流傳歌謠可窺視：「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大爺投八路。」、「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³³⁵祖國的紊亂：人民的呼籲、教會傳福音、馬克斯主義的出現、三民主義的意識高漲、通貨膨脹、物資貧困……等社會現象，種種的經驗使得原本抱持誓死不回地決心的鍾理和³³⁶，在戰後急急尋求歸鄉之路。

鍾理和悲哀地告白：「白薯站在地球的一邊！只見歷史像遊牧民族，在遼闊的大草原上徬徨著。祖國——但一陣西伯利亞冷風吹來，什麼都不見了，都沒有了。」³³⁷陰影，在陽光的照射下無所遁形。鍾理和筆下的北平，重疊著在奉天的原鄉經驗，及其自身不安的場所精神，逐漸侵吞蠶食鍾理和內心原鄉美麗的圖像，也轉化了他過去對原鄉的認同，讓他不得不面對現實，開始認真思考：我是誰？我的家在哪裡？哪裡才是我的原鄉？

從美濃離開，沒有給自己訂下什麼特別的計畫，只期許與台妹的同姓之婚被環境所認同，掙脫身後的舊勢力，回歸和親近祖國文化，投奔到奉天、輾轉於北平，在書寫中漸次反芻祖國的影像——不潔的奉天／瀋陽、不安的北平／北京。在書寫中失落祖國的影像——兒時記憶裡神奇、聰明、有本事，愛吃狗肉的原鄉人；日本老師口中衰老破敗的支那；卑鄙骯髒的人種，代表鴉片鬼的支那人；怯懦、不負責的支那兵；賞心悅目的名勝風景；纏綿悱惻的樂曲…。在書寫中解放苦難的民族，讓大家了解與反省。在書寫中為自己找尋發言的位置，為空間釋名與感覺錨定³³⁸。

³³⁵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鍾理和日記—民國三十四年記於北平〉，《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41。

³³⁶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16。

³³⁷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白薯的悲哀〉，《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5。

³³⁸ 陳大為：〈空間釋名與味覺的錨定——馬華都市散文的地誌書寫〉，《人文集刊》，第2期，

原鄉書寫其實毫不保留展現出鍾理和對中國的孺慕之情，但同時也毫不避諱地道出他的失望，如此的矛盾顯現他的認同焦慮。這種徬徨無依之感，突顯出命運、歷史與國際政治作弄人的悲哀，一個國際孤兒不得不揚棄狹隘的國家觀念，避免受到殖民地記憶的傷害，對日本人殘留在台灣的積弊無動於衷，把自己孤立成一個孤島，讀者應當深感同情才是，而不是懷抱著狹隘的國族主義，施以無情的批判³³⁹。

白薯是不會說話的，但他可以選擇繼續在祖國的腑臟流浪。³⁴⁰然而流浪終究不是鍾理和的宿命。到這一刻，他才真正體悟奶奶說的話：我們不是原鄉人。³⁴¹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尋根之旅，鍾理和不斷在旅行中翻出記憶裡虛懸在時間中的原鄉，以及在成長過程中所經驗與聽說的原鄉人，進而不斷與現實的原鄉加以比對，反覆論證他在中國、台灣與日本之間，可能存在的認同感。在鍾理和原鄉的生活中，中國存在於卑鄙、骯髒、愚蠢、吝嗇的大宅院裡，失落了道德的判斷力與人性的美麗和光明，和他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腦方式和生活觀念，如是「國族文化」認同看似「實存」，其實不堪檢驗。隨時間流逝，把他帶離內心、自我記憶裡的原鄉世界，轉而從國族認同的「實存」感中撤退，開始回想美濃，把自己當作一個流浪的異鄉人，尋找新的認同。

在這樣的膠著中，他發現自己在形骸上無異於他人，可以很快融化在一群中國大眾之中，也開始認識自己生於台灣，受過日本殖民統治教育，前半生一直生存在「與眾不同」環境下的獨特性。³⁴²原來，自己一直是歷史的文化戲子，透過

2004年4月，頁103-119。

³³⁹ 須文蔚：〈尋根・認同・焦慮：讀出《幽黯國度》中異鄉人無所依附的認同感〉，<http://blog.chinatimes.com/winway/archive/2006/07/23/81305.html>。

³⁴⁰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白薯的悲哀〉，《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9。

³⁴¹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原鄉人〉，《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5。

³⁴² 須文蔚：〈尋根・認同・焦慮：讀出《幽黯國度》中異鄉人無所依附的認同感〉，<http://blog.chinatimes.com/winway/archive/2006/07/23/81305.html>。

這種懸而未決的張力所衍生的創造力動能和力量，突顯了自己在祖國流離失所(diaspora)的事實³⁴³。身在中國，鍾理和始終有疏離感，覺得自己是個異鄉人，是個過客。他只能安於想像中那個原鄉人的血液延伸出來的土地，跟周遭的異文化完全隔離開來的祖國。對於無法輕易妥協的認同，他決定再次逃離，回到原來出發的島嶼。

旅行這種空間位移的活動，是一種文化行為和一種文化體現。³⁴⁴親切的經驗埋藏在人的內心，有時不意察覺它的存在，卻可能不經意的展現在個人與環境互動的行為實踐上³⁴⁵。鍾理和透過行動完成其形構的實踐(the constitutive practices)，導出了認知的辨證立場，以及「他者」的意識。

一九四六年三月，鍾理和搭上難民船，回到台灣。

第五節 小結：何處是他鄉：鍾理和的安頓之所？

身分屬性的再脈絡化常涉及一段親身經歷的旅程，經由將個人自其所屬的社會中抽離開來，置入另一不同之文化情境的過程中，透過近身接觸不同的實際物質性的背景空間，使得這段身歷其境的經驗，促成自我身分屬性的追尋，獲致真正的自我認知。³⁴⁶從美濃出發，鍾理和不斷定位、脫離、再定位，原鄉的認同即是其情感抽象浮動的體現，身分認同常在某種複雜的國族情境產生逃避的狀況，在主體認同的過程，臣服與支配、中心與邊緣錯置，記憶和遺忘不斷出現，被過去的敘事以不同的方式擺置定位，也以不同的方式將自己擺置在過去的敘事中，

³⁴³ Hall, Stuart、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流離失所：霍爾的知識形成軌跡〉，收錄於Hall, Stuart、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之《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Cultural studies: dialogues with Hall, Stuart），台北市：元尊文化，1998年8月，頁60。

³⁴⁴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3月，頁15。

³⁴⁵ Tuan, Yi-Fu著、潘桂成譯：〈地方的親切經驗〉，《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頁130。

³⁴⁶ Haley, Alex. *Roots*. New York: Doubleday, 1976:236-237

而認同就是賦予這些不同方式的名字³⁴⁷。

鍾理和筆下渾噩、騷擾、齷齪、狼藉、污濁、混沌、粘巴巴…不潔的奉天／瀋陽，家家／人人似貼伏泥沙岸上的老鱷魚苟延殘喘，卑鄙、骯髒、愚蠢與吝嗇，失卻人性與羞恥的不潔的民族心靈，以灰暗、死寂、冰冷的雪國影射禁錮心靈的絕望；北京城中國人的猥瑣、腐化、怠惰與頹廢，人與人之間，充滿猜忌、窺伺、冷漠，缺乏人類最起碼的親切與關懷，不安的北京／北平經驗；以及日本戰敗，台灣人被視為亡國奴，為保護自己須以「白薯」作為代稱的悲哀，國內人士對台灣抱持侮辱式的關心：認為日本投降對台灣是一種難受的事……等等。鍾理和體認到他可以為自己創造機會，從台灣到原鄉尋根，卻無法改變歷史的命運，甚至要努力在歷史的錯誤中努力尋找存在的立足點。在台灣長大的自己，在起跑點上早已與眾不同，即使站在原鄉的土地上，面對著與他流有同樣血液的神的民族，彼此的生活習慣、思考方式、道德信仰，甚至是文化傳統、歷史與命運，都已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認同，即便抗戰勝利，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台灣人的身分與地位在國民政府眼下，不但連奸偽都當不上，連豬狗、奴才都不如。的確，他流有原鄉人的血液，但他已不是原鄉人。雖從小受日本教育，在日本殖民地台灣長大，但他也從不認為自己是日本人。他是「台灣」這個想像社群的一份子。由此，他的認同也就出現雙重性：類同與延續、差異與斷裂，以及變動性³⁴⁸。

文化認同既是身分識別過程(identification)中，尋找相似性和連續性的關鍵點，也是識別或縫合(suture) 身分的差異與斷裂的所在³⁴⁹。若重新檢視認同的本質

³⁴⁷ 王浩威：〈地方文學與地方社群認同〉，收錄於文訊雜誌社主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94年3月，頁19。

³⁴⁸ 吳明益：〈區域文學與環境關係專題（四）：村史、地誌、地方文學；地方文學與地方社群認同；地方文學史的意義與可能性〉，東華大學中文所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區域文學與環境關係專題」授課講義，2005年3月28日。

³⁴⁹ Stuart Hall：〈文化認同與族群離散〉，收錄於Kathryn Woodward編、林文琪譯之《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年9月，頁72-73。

，鍾理和已再也無法成為原鄉人，他是經由日本殖民地台灣而來的中國人，是屬於這個第三地，這個新世界的東西。他既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日本，而是另一種空間，另一個場景，也是另外兩個世界相互衝擊的主要場域，他成為這三種世界的產物。如果他要回家，這個「家」，應是回到他心靈或靈魂的家，他可能必須回到三個地方，而不能只回到其中一個家。所以就某種層面來說，對於鍾理和而言，有爭論(contested)的和爭論中的(contesting)場域就是家。圓滿論述外圍的家也可以同時是經由不斷論爭而修正的場域。所以家永遠不會是一個安頓之所。³⁵⁰鍾理和透過身體的意向性，和他周圍的環境揉合在一起，相互活化(inter-animation, mutual enlivening)、彼此賦予生命，建構出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相互結合表現的時空場域。³⁵¹而所有這些認同／故事都銘刻於他採取與認同的立場中，且必須與這個認同立場可能擁有的所有特殊情況生活下去³⁵²。

艾略特〈小潔頂〉(T.S.Eliot."Little Gidding")：「我們所謂起點往往就是終點／而設定一個終點是為了設定起點／終點是我們出發的地方。」³⁵³在日本經驗、台灣經驗、祖國經驗的疊照下，糾葛在中國、日本與台灣文化中，多重游離的發言位置，是鍾理和的起點，也是終點。鍾理和從美濃出發，經歷了原鄉的追尋，最後又回到了美濃，直到病歿。

³⁵⁰ 黃素卿：〈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桑青與桃紅》和《千金》〉，《中外文學》，第34卷第9期，2006年2月，頁256。

³⁵¹ 楊淑媛：〈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台灣人類學刊》，第1卷第2期，2003年12月，頁100。

³⁵² Hall, Stuart、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流離失所：霍爾的知識形成軌跡〉，收錄於Hall, Stuart、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之《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Cultural studies: dialogues with Hall, Stuart)，台北市：元尊文化，1998年8月，頁60。

³⁵³ 楊牧：〈設定一個起點〉，收錄於吳冠宏、須文蔚主編之《在地與遷移——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市：花蓮文化局，2006年5月，頁8。

第四章 鍾理和故鄉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

第一節 前言：是起點，也是終點

地誌也是一種記憶與感性知識的建立，透過地誌書寫展現的認同形構，是重新釐清文學史評價問題的一種切入角度。³⁵⁴從鍾理和的原鄉書寫裡發現，鍾理和既不是中國／台灣／日本文化的代言人，也不是日本化的台灣人／中國人，而是站在多重游離的發言位置去透視文化的本質。鍾理和的大陸經驗，在他選擇回台定居後，其地誌書寫不再有國族的想像，在祖國經由類比、疏離的過程，從驚「異」的自我失落中驚醒，致使他返台後，將失落的自我重新拾起，轉而對自身文化的反省，形塑懷舊記憶，將創傷及心理挫敗加以昇華，關注和觀注於生長土地上的人事物，他一面涉事，一面生動地描繪週遭住民的迷信、農民生活的美麗與哀愁³⁵⁵。

鍾理和並不刻意去描寫殖民文化的遺跡，畢竟在日本內地延長主義最甚時期，他是缺席的，但也因此他可以免於思考如何在系統和非系統、親密和公共、身體和客觀系統的思考之間，取得平衡點，而是站在一個相對之下的置高點來觀視，將地誌書寫的對象與個人生命脈絡並行，重溫獲得新生命的欣悅³⁵⁶。

過去的文論家，對於鍾理和作品的讚譽，推崇其為台灣鄉土文學的代表或是鄉土文學之父，主要即是以他返台後美濃時期的作品為對象³⁵⁷。然而「鄉土文學」一詞的意涵，伴著論者的意識形態，隨時代的遞變仍持續延展中。黃春明曾說

³⁵⁴ 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頁59。

³⁵⁵ 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頁67。

³⁵⁶ 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頁69。

³⁵⁷ 如王鼎鈞、林海音、唐文標、彭瑞金、葉石濤、潘翠菁、梁明雄、吳晟等人對於鍾理和及其作品的評述。

：「不是腳踩下去是爛泥就是鄉土，鄉土是心靈的故鄉。」³⁵⁸這個心靈的故鄉可以是黃春明的蘭陽平原，也可以是白先勇的台北。每一個作家或讀者心目想像的「鄉土」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自成一個完整的世界；一方面可以和其他的文學世界溝通交流，一方面卻具有相當程度的排外特質。彭小妍則認為，只有尊重彼此「心靈的故鄉」，才能容納更多文學流派的自由生長。³⁵⁹

黃春明的「心靈的鄉土」與筆者前文所言「心靈或靈魂的家」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就某種層面而言，「原來的故鄉」——祖國大陸也曾是鍾理和的「鄉土」，藉由書寫的實踐行為建構、統合自我，漸漸地，他的旅行觀念開始停滯，透過回返「故鄉」的形式，發展其流動與批評的位置，以情感、書寫等心理機制去顯出其複雜的認同結構³⁶⁰。

即便鍾理和文學在鄉土文學運動及其後的討論中，被貼上「農民文學」、「鄉土文學」的標籤³⁶¹，但也無可否認鍾理和受到近代中國文學的影響，尤其是中

³⁵⁸ 徐秀慧：〈（附錄二）黃春明訪談（1997.4.18）〉，《黃春明小說研究》，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年。

³⁵⁹ 彭小妍：〈本土、鄉土與大鄉土：何謂鄉土文學？〉，《歷史很多漏洞——從張我軍到李昂》，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2年10月，頁113。

³⁶⁰ 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頁57-75。

³⁶¹ 如史君美：〈來喜愛鍾理和〉，《文季》，第2期，1973年11月，頁60-76；張良澤：〈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理和思想初探〉，《中外文學》，第2卷第6期，1973年11月，頁100-112；方健祥：〈「笠山農場」的新意義〉，《夏潮》，第2卷第3期，1977年3月，頁67-68；彭瑞金：〈試論鍾理和的社會參與〉，《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18-30；韓淑惠：〈談鍾理和筆下的農民世界〉，《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65-73；潘翠菁：〈台灣省作家——鍾理和〉，北京：《文學評論》第2期，1980年3月，頁132-140；彭瑞金：〈土地的歌·生活的詩——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台灣春秋》，第2卷第1期，1989年10月，頁328-335；彭瑞金：〈鍾理和的農民文學〉，《民眾日報》，1990年12月12-14日，收錄於其作《瞄準台灣作家》，高雄市：派色文化，1992年7月，頁23-40；梁明雄：〈鄉土文學的傳薪者——鍾理和〉，《南台文化》，第3期，2001年9月，頁13-22等；吳晟：〈農民文學之美——讀鍾理和一些感想〉，《聯合文學》，第20卷第12期，2004年10月，頁31-33。

國三〇年代的作家³⁶²。在這些討論鍾理和與近代中國文學的關係的文章裡，或針對鍾理和的國族認同；或探討鍾理和與魯迅的關係³⁶³；再者有對「人」的文學之觀察議題³⁶⁴。然而在討論鍾理和作品中的人道主義與人文主義精神時，鮮有評論者意識到其人文主義的現實批判，即是源於當時中國作家對西方浪漫主義的崇尚。³⁶⁵西方浪漫主義影響中國作家最大的是特色即是反叛精神、抒情性與理想的政治想像。而浪漫主義在中國文學裡的表現，即是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和對自然的新的審美態度³⁶⁶。

在鍾理和寫給廖清秀的一封信裡，他自己說到：

³⁶² 如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1期，1974年4月，頁56-57；彭瑞金：〈葉石濤・張良澤對談——秉燭談理和〉，《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10；彭瑞金：〈試論鍾理和的社會參與〉，《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25-26；今里禎：〈「五四」文學運動對台灣文學的影響與鍾理和文學〉，《天理大學學報》，第36卷第2號，1985年3月，專文頁1-12；葉石濤：〈鍾理和日記裡的海內外作家〉，《中國時報》，1992年6月28日；鍾鐵民：〈父親〉，《聯合文學》第11卷第2期，1994年12月，頁105-106。

³⁶³ 最早將鍾理和與魯迅畫上關係的人，應是廖清秀。他在第八次的《文友通訊》中，將鍾理和的故鄉系列之〈竹頭庄〉媲美魯迅的〈故鄉〉。參見：《文友通訊》油印稿，《鍾理和數位博物館》：<http://cls.hs.yzu.edu.tw/ZHONGLIHE/home.asp>；廖清秀等：〈《文友通訊》第八次〉，《文學界》，第5期，1983年1月，頁151。但廖清秀僅止於提點，深論尚待張良澤、澤井律之的論述。參見：張良澤：〈鍾理和文學與魯迅——連遺書都相同之歷程〉，日本《共立國際文化》第二號，1992年3月，頁103-124；澤井律之著、葉蓁蓁譯：〈兩個《故鄉》——關於魯迅對鍾理和的影響〉，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之《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市：前衛，2000年5月，頁95-119。

³⁶⁴ 徐賜月：〈論鍾理和的人生觀與文學觀〉，《台灣文藝》，第11卷第44期，1974年7月，頁47-49；林毓生：〈鍾理和、「原鄉人」與中國人文精神〉，《聯合報》8版，1980年8月2-3日；鍾鐵民：〈鍾理和文學中所展現的人性尊嚴〉，《台灣文藝》，第128期，1991年12月，頁42-61；施懿琳：〈鍾理和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道主義精神〉，《跨語、漂泊、釘根》，高雄市：春暉，2000年6月，頁93-120；陳雙景：《鍾理和文學的人道思想》，高雄市：復文，2002年3月。

³⁶⁵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浪漫主義〉，《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90年3月，頁125。

³⁶⁶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浪漫主義〉，《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90年3月，頁117。

我的作品不容於時下的雜誌，我自己知道。然而這並不是我有意如此。若說我高踏，清高自賞，那是冤枉的，我寫作之為發表，為爭稿費，和別人不會有二樣，甚至我願意多多獲得稿費，所以也未嘗不力求迎合他們。雖然如此，當我執筆時，卻願按自己的意思來寫。如果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是冷僻、孤獨，不受歡迎，也沒有辦法。我只求盡心做去，假使盡了心而仍不為接受，也算對得起自己就好了。若硬要我拗著心寫東西，姑無論自己願不願意這樣做，也無此種才幹。³⁶⁷

鍾理和終生致力刻畫現實人生，本著自己對生命的熱愛，忠於自己信以為真的事物而堅毅奮鬥，無論內容是否合乎全真，其態度上所展現的真實與誠摯，即充分流露出個人主義的人生態度³⁶⁸。浪漫主義要求尊重自我，提升內在的精神價值，不再任憑形式主義宰割。文學創作一方面反映自我，一方面又再反映其反映的現象。思維在自我意識中不斷反省，讓否定與肯定交替出現，從中建立自我認同。在這過程中，把外在的事件與命運全部導進內在之路，形成包括一切的秩序。這秩序雖百音雜陳，但卻可創造出一種交響樂。³⁶⁹

在鍾理和的日記或是與文友的通信裡探得，他對於風花雪月，無故呻吟的文學並不認同，他覺得文學不能離開生活，必須與生活結合，否則文學就沒有生命與意義³⁷⁰。此外，鍾理和認為一篇作品是外在世界透過作家的個性扭曲出來的映像，且一個人的個性是不能離開他的人格品行思想而獨立的³⁷¹。從這樣的文學

³⁶⁷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30。

³⁶⁸ 周樑楷：〈卡萊爾(Carlyle, Thomas)的英雄崇拜〉，《當代》，第46期，1990年2月，頁36-50。

³⁶⁹ 李永熾：〈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與德國浪漫主義〉，《當代》，第46期，1990年2月，頁18-28。

³⁷⁰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鍾理和日記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39；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致鍾肇政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75-76。

³⁷¹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鍾理和日記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44。

觀來檢視鍾理和自己的作品，我們可以假設，鍾理和的作品是他從主觀內面體驗客觀對象，從而使客體融入內心，轉化而成的產物，裡頭可能有作者的個人抒情，也會存在反省和批判。

鍾理和以為文章也和人一樣貴在有它自己的個性，³⁷²文學所要傳達的是情感，所要喚起的也是情感，數字無論如何堆砌，也只能構成某種事實，不能喚起一種情感。³⁷³而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浪漫主義風格，在個人抒情作品裡著重表現的即是文學的社會意義與個人的社會價值，作家訴說個人的患病、窮愁、戀愛、思鄉等；在田園抒情作品著重表現的則是文學的審美意義與個人的美學趣味，作家書寫田園山水與淳樸民風，在自然世界的描繪中，寄寓人生的理想與情感的擴張。³⁷⁴因此，本章擬從鍾理和對於故鄉——台灣的地誌書寫裡，追索他所建構的心靈的鄉土認同；以及他的浪漫田園書寫中所隱含的寫實批判力道。

如果說，鍾理和已再也無法成為原鄉人，那麼，何處是他鄉？

美濃，是鍾理和的終點，也是起點。假設知識一定和身體、記憶產生關聯，針對作品內容還未形成書寫順序的情況下，能顯現出作者之預期及對選材過程之零星記憶。³⁷⁵離開「原來的故鄉」——祖國大陸，本章將踏查鍾理和的另一處「鄉土」——台灣。擬就其生命史上故鄉認同的三階段：（一）鄉愁：從原鄉回眸的美濃印象、（二）拉扯：笠山農場的田園抒情與批判力道、（三）棲所：美濃土地上的鄉土記憶。透過剖析鍾理和地誌書寫裡的個人意象，看鍾理和如何在個人所重新組構的社會史及個人生命史裡重溫記憶，以及在這樣的過程中，試圖理解記憶的價值如何與時代流動的身體和記憶，形成多元的、重新調整的心理和

³⁷²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致鍾肇政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48。

³⁷³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04。

³⁷⁴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浪漫主義〉，《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90年3月，頁117-121。

³⁷⁵ 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頁59-60。

文化結構。³⁷⁶解讀鍾理和地誌書寫裡，所形成特殊的展示倫理與美學認同關係。

第二節 鍾理和的故鄉認同階段一——鄉愁：從原鄉 回眸的美濃印象

吳潛誠在談地誌書寫與城鄉想像時曾提及，要了解自己是誰，必須知道自己來自何方。當一位作家要超越狹隘的鄉土情懷——區域情結的同時，必須先承認自己來自那個擁有歸屬感的地方。³⁷⁷如果說認同是情感的度量，那麼任何一處地方、鄉土或是故鄉，將可能因著認同的流動性，成為旅行的起點或終點。年少的鍾理和與鍾台妹相愛，兩人因同姓而不受環境接納與容許，卻又不願與事實妥協，於是相偕逃離台灣，回到他心靈的原鄉——祖國大陸。此時，美濃是他的起點，而原鄉大陸是他的終點。

在這趟曲折的尋根之旅，鍾理和並未忘懷另一處「鄉土」——台灣。我們可以見到那個對鍾理和而言具有真實感的故鄉，有其更深沉、象徵的重要意義。一個具有真實感的地方，對於個體以及作為某社群的一成員來說，是內在於而且有所歸屬的場所。而一個真實的地方感，其意義是建立在對象、背景環境、事件，以及日常實踐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基本特性的特質上，它不再被視為是被動的客體，而是人與空間相互定義的場所。³⁷⁸

在〈薄芒〉³⁷⁹一文裡，鍾理和著力於描寫美濃的竹頭庄，那個讓深翠的大竹

³⁷⁶ 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頁70。

³⁷⁷ 吳潛誠：〈地誌書寫，城鄉想像：楊牧與陳黎〉，《島嶼巡航》，新店市：立緒文化，1999年11月，頁82。

³⁷⁸ Pred, Allan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之《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Reading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台北市：明文書局，1994年6月，頁87。

³⁷⁹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85-244。

團團圍住的村莊。若細心的追溯鍾理和的生命史，他生長在屏東高樹，十八歲時結束私塾課業，往來美濃與高樹之間，協助父親處理「笠山農場」和屏東布莊、杉木行等事業，並在農場邂逅鍾台妹³⁸⁰。無論是他隻身前往奉天，或是後來領台妹到中國大陸，以居住的時間而言，屏東高樹應是他在台灣駐足最久的地方。但他卻選擇書寫那個曾經讓他有歸屬感的地方——竹頭庄。

小說內容是敘述一個典型客家女子，因母親早逝，少時便協助父親料理幼弟們，父親恐家裡失去主婦與操持的人，便極力留下她，不讓她結婚。男主角因求愛不得，最後發瘋的故事。這是鍾理和在中國大陸時期，以美濃為背景，唯一完成的作品，也收錄於他在北京馬德增書店出版的《夾竹桃》中。

媒婆牽姻緣，或客家女子刻苦耐勞、勤儉持家的影子，是客家文化傳統的復現與發展所導致的形象，但地方感的建立應不僅僅是如此。經由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所強化的情感緊繫的物質環境；聚落居民之間，人際關懷網絡的建立，亦是我們可以察覺環境認同和空間的界線。³⁸¹因此，鍾理和如何去刻劃、形塑小說背景，反而是我們可以按圖索驥的線索。換言之，從鍾理和選擇的素材，我們得以窺見鍾理和對台灣零星卻深刻的記憶，以及他是以怎樣的姿態在書寫那個離開的故鄉。

歷史的印痕似乎被小說家所刻意遺忘，而他個人經營過的「笠山農場」和屏東布莊、杉木行等事業，也似乎未隱藏或呈現在小說裡。在美濃這個特定的地理空間中，所形塑的是客家社群的田園生活。鍾理和記述著農忙時的景象：

這時候竹頭莊有如燒開的沸水，鬧嚷嚷的人們正忙碌於做大冬田³⁸²。薙除田塍上葦葦的亂草；鋤開田頭田角的荒地；浚圳溝、踏割耙、脫禾秧、找

³⁸⁰ 鍾鐵民編：〈鍾理和生平與著作刊登年表〉，《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26。

³⁸¹ Tuan, Yi-fu. "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Geographical Review* 65:2, 1975:151-165.

³⁸² 大冬田：南方種稻分二期——春種與秋種，稱春種為小冬，秋種為大冬。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44。

短工……。田壟間滿是幢幢的人影，有男的、有女的、有小孩——這多半是來看熱鬧的，有老頭兒——這是來幫重幫輕的。做田的、蒔田的、送秧的、間或送飯的，似燕子穿梭般的來去著。從年輕又快活的男女間，不斷地這兒那兒有熱情而俚俗的山歌的唱和，有小孩的怪叫、呼嘯、甚至雞鳴、犬吠、牛吼、小鳥啁啾；白鷺悠逸的長啼。四面是洋洋的田水，似浩淼的大海，中間突出剛蒔下而浮出水面上的——也有不少蒙頭蒙腦整個兒沒在水裡頭的——青黃色的禾尖。（〈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頁 189-190）

展開在眼前的是無限的豐饒與充實的生命，交織著生之歌曲。即便鍾理和可能未有過親身耕作的經驗，從他描寫農耕的細節，鍾理和的感同身受已躍然在字裡行間。人人樂天知命，用山歌來為生命伴奏。農耕時，家家戶戶男女老少都必須動員。男女分際是有的，但卻不那麼界線分明。這可溯源於客家人為求族群生存，自宋代以降，客家婦女就沒有纏足，而善勞動的風氣。³⁸³所以在鍾理和的書寫中，看到的是男女共事的自然情形。特別是對照鍾理和個人的生命史，正因為鍾台妹到鍾理和家的農場工作，促成兩人相識的機緣，在多位客家阿妹中，鍾理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才会有後來同姓結婚的故事。

鍾理和還記得田壟間女子洗褪成黑色無光的雙藍衫裾，潑刺刺地迎風飄蕩。除開幾坵七月期的已齊人高的甘蔗園，和一些菜園外，一望無際的田野，長著圓占、枳姑、烏殼，還有不很多的蓬萊種，又還有更少的圓糯等等。風裡送來清冽的草香、與疏淡的稻花香，間或夾雜有從山坳裡帶出來的濃馥的山棕花香。³⁸⁴鍾理和紀錄著農民耕種的進路，如何有效利用土地，種植甘蔗、蔬菜，各類稻穀，以及藉地利之便，利用農暇時，上山採柴草，用於民生日常之所需。筆下繚繞花香、草香和稻穗香，呈現人與自然交融的畫面。

然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古人就曉得的智慧，鍾理和通篇都沒有

³⁸³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 下冊》，高雄縣：美濃鎮公所，1996年9月，頁1134-1146。

³⁸⁴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86-187。

寫到這些農事所需使用到的器具，或是選擇種植各類農作物的原因。也沒寫到地主與佃農所衍生的問題，或是日本對於農林地的控管情形。鍾理和生於一九一五年，從他出生到奔逃到中國大陸，台灣一直都還是處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無論是前期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方針，或後來因戰爭需要，對台灣的經濟重心轉為工業化的日本人，不大可能讓農民土法煉鋼，徒手生產農作物；也不大可能任由農民自由使用土地，隨心所欲種植農作物。尤其日本在台灣經濟發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糖業，鍾理和寫了種植甘蔗，卻沒點出農民利用怎樣的現代化的工具，提高蔗糖的產量。也沒寫到近在眼前的土地灌溉用水的功臣——竹子門發電廠。這座座落於美濃的巴洛克風格的發電廠，興建於一九〇九年，是台灣南部最早的水利發電廠。為日本政府為解決美濃地區水源不足的問題所設置，目前該電廠除發電外，尚供應農業灌溉及民生用水³⁸⁵。在鍾理和對歷史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現代化進程，選擇性失憶的同時，他卻不忘勾勒幾筆客家的傳統服飾——藍衫，藉由女主角褪色無光的藍衫，烘托其勤儉刻苦的性格；形容迎風飄蕩的藍衫裾，像一隻灰黃的母雞在搖著尾巴，反襯她過了適婚年齡，卻必須留守家庭照顧老父幼弟的慘澹。

當然，鍾理和不單只是描寫田家樂而已，他且在小說裡收藏著竹頭庄的風土民情。讀者可以藉由他的記敘，看見村外和村邊人家的檳榔樹，高聳在一切屋脊、樹梢和竹尾上頭，巍巍的遙插天際。竹頭村的東南，有一條河，河裡終年有淙淙流水。水清見底，有青石河床和三兩游魚。河邊滋生著蔥綠的竹節草與水藻。沿河的沙原上，這兒那兒有疏疏落落的仙人掌與林投³⁸⁶：或孤生、或成簇、或作環狀、或成長形、或亭亭玉立、或蔓延如坐、如臥，點綴在悠悠白雲的炎熱的長天之下。³⁸⁷

³⁸⁵ 趙莒玲：《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7月，頁148-149。

³⁸⁶ 林投：又名王霸頭，即露兜樹，蚶木。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44。

³⁸⁷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

開著清皙可愛的小白花的薄芒，展開於河沿南北兩岸。林投與仙人掌，疏落地交雜在芒原之間，把腦袋探出在那些上面。或者在這些縫隙中間，可以望見高莖的蒼茫的莊稼物，甘蔗，八月角³⁸⁸等等。秋風瑟瑟吹起，林投在悲鳴著，且散開千萬條如鍊帶的葉兒，隨風招展。薄芒卻像不堪沉重的秋風的巨足，刷地一齊偃臥下去，許久許久沒有起來。南邊那劃著弧線，長著管茅的禿岡阿下，有幾個似乎在地裡做活的人，在芒原之間或隱或現，恰像是捉迷藏。（〈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頁 218-219）

如果不是擁有熱情與單純的心，怎會欣賞這樣饒有原始與熱帶的野性的情調。感覺好像偷窺到鍾理和的秘密花園，看他如數家珍地介紹他的樹、他的河、他的草、他的魚…，或者說，他在教導我們如何與大自然相處、對話。如果想要聽聽人聲，竹頭村的村頭，有一棵四時蒼綠，翼然如蓋大可及抱的榕樹。樹四周，店舖比立，熙熙擾擾，遊人不息。此處是村中唯一的繁華地區。因這裡有榕樹，所以村人便把它管叫榕樹下。

竹頭庄的特殊景觀還有人字石峰。鍾理和如是形容：

在竹頭庄東北連互著的鋸齒型崗巒，似猛獸的奇形怪狀的岩石爬滿山脈。其中獨有一峰屹立著一塊偉岸的蒼老石壁。在那崢嶸的裸石壁上面，那如受過火燒的焦黃的菅草，卻古怪地特別留著一個很大的人字型，而叢生在周圍。此村人稱之為人字石峰。村裡的老者說，如果有那麼一天，菅草把人字長滿了，那就是天災異變將降臨我們村裡的時候，即生人的厄期，所以我們須時時行善除殃！（〈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頁 192）

人字石峰周圍的菅草，是最佳的柴草。村裡的人總利用農閒時，上山打柴。

³⁸⁹有沒有可能是老者們希望子孫勤奮節儉，善用大自然所供與的資源，對於那特

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02-203。

³⁸⁸ 八月角：即豇豆。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44。

³⁸⁹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87-188。

殊的自然景觀與以穿鑿附會呢？但這裡的人們，沒有批判與質疑，反倒在人字石峰下蓋了座善堂勸善與鎮邪。鍾理和寫出村民對於大自然的敬畏與依存關係，以及衍伸的人文習俗信仰。

善堂裡供奉著三山國王，為要行使而且完成其行善與修誠的目的，所以竹頭庄除開春秋二祭之外，為護持廟宇香火四時不絕，全村民還規定有輪流守堂的規則，每日一換，且還有一位長年的堂守。³⁹⁰正殿裡，香煙繚繞，和著氤氳在香爐裡的檀香，馥郁如咽。三山國王那被香煙薰黑了的的神像，神秘肅穆地在幽暗的兩盞神燈光中。³⁹¹在這神靈之境中，鍾理和好像錯置了一個人物在裡頭。那堂守如落鍋之蝦，滿身紅通通。眼睛朦朧，已有點醉醺醺了。他的口腔，牙齒已將掉光，腮梆子深深地陷落下去。也就是在這裡，他常是堆著笑意的，此笑意擴展到臉頰的全部，乍見，他是那麼滿面和藹。他那嚼檳榔弄得紫黑的兩片薄嘴唇，銜著旱煙袋，不停地在抽著煙。³⁹²好個古怪的畫面：莊嚴肅穆的場所，薰黑了的的神像雖不雅觀，卻表示村民的虔誠，因而香火鼎盛。可守堂的人沒有牙齒也就罷了，卻嚼著檳榔，在殿中自如地飲酒、抽煙。但鍾理和所形塑的這樣一個人，卻是和藹可親的。

如果參照竹頭庄善化堂的史實，建於一九二七年的善化堂，供奉的神明是關聖帝君，早期有一位待了四十多年的女住持。³⁹³姑且不論善堂裡的神明關聖帝君與三山國王是否誤植，小說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與空間意象，甚至是點綴在裡頭的神明，其實再現了鍾理和對於竹頭庄的地方感，尤其供奉神明的替換，體現鍾理和認為三山國王較關聖帝君更能代表客家人的信仰。而小說顯現的這副古怪畫面

³⁹⁰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92。

³⁹¹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35。

³⁹²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薄芒〉，《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34-235。

³⁹³ 趙莒玲：《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7月，頁96。

，則是鍾理和對於村民信仰的一種觀看角度，一種奇異的和諧。

站在原鄉的土地眺望美濃的鍾理和，所見的風景洋溢農家生活的歡笑，所聽的是交雜著鳥鳴蛙鼓與熱情山歌的協奏曲，空氣中飄散稻香與花香，就連村民的迷信，也變可愛了。在這裡，遠離美濃時的憤怒、無奈與決絕，好像消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與美濃客家社群文化記憶揉合的想望。就像當初在美濃時，陷於同姓不能結婚的泥淖中，身邊周圍的景緻人情好像隱形一般，一心只想離開，想像著原鄉纏綿悱惻的粵曲、賞心悅目的名勝風景和神奇、聰明、有本事的原鄉人，但當他為愛情奮不顧身，真正逃到原鄉後，發現在那個新天地，除了沒有人會在意你是不是同姓結婚外，在那個國度裡，他只是個熟悉的陌生人。這種疏離感，鮮明地呈顯於他的原鄉書寫裡。

諾伯舒茲指出，具體環境的特性為人所能認同的客體，而認同感給予人一種存在的立足點之感受。如果認同感和方向感是人類在世存有的主要觀點，那麼認同感是歸屬感的主要基礎，而方向感的功能便是使人成為人間過客。³⁹⁴如果我們追隨鍾理和的背影，不難發現他的心與步伐並不同調。在台灣時，他的心交錯著原鄉的記憶與經驗想望祖國；到了大陸後，他的心交錯著祖國經驗與台灣記憶想望美濃，而這些記憶與想望，又同時交疊在當時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上。如果鍾理和的故事就這樣結束，那麼他的身心可能將隨他認同的流動而無法安頓。可是隨著歷史的推移，一九四六年，鍾理和帶著他那顆悸動的心，返回美濃。

親切的環境使人們容易釋放自己的情緒，也讓環境來觸碰與撫慰心靈。³⁹⁵鍾理和選擇返回故鄉台灣，回到那個對他而言有護育意義的地方，尋找再生的能量。此時，原鄉大陸是他的起點，而美濃是他的終點。美濃是否能成為鍾理和的樂

³⁹⁴ Norberg-Schulz, Christian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1995年3月，頁22。

³⁹⁵ Tuan, Yi-Fu著，潘桂成譯：〈地方的親切經驗〉，《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頁130。

土，安頓他那顆悸動的心，就讓我們跟隨鍾理和的腳步，返回美濃探索他心靈的鄉土。

第三節 鍾理和的故鄉認同階段二——拉扯：笠山農場的田園抒情與批判力道

《笠山農場》是鍾理和唯一的長篇小說。鍾理和曾說：「小文固可寫，但我覺得終不出遊戲文章，要表現作者的個性，靈魂，和人生觀等究竟非長篇莫辦。³⁹⁶」他又說：「...更多的作家，其成功都在長篇上面，短篇可以顯示一個作家的技巧，但一篇作品之得於永垂不朽，主要還在它的主題的社會價值，而這須長篇始得勝任。³⁹⁷」鍾理和在寫給鍾肇政的書信裡，與他討論《笠山農場》該如何修改、潤飾時，曾提及：「這第九章在我初稿時（那時還在大陸）還是最初的一章呢。」³⁹⁸又說：「這第九章本是初稿時的第二章（初稿僅寫到第四章）也是初稿僅存的一章。關於本章在《笠》篇中的關係在前信已說過了。今從略。只有一點，你看了，自然會明白：這章的文體和其他的不同，它代表我前期的文章形格。他的文字生硬而牽強，（如欲加入非大加潤飾不可）但它有著我以後的文章所沒有的東西：它的情思奔放、活潑、自由」³⁹⁹，可得知鍾理和其實在原鄉大陸時期，便開始著手書寫《笠山農場》。而在鍾理和寫給廖清秀的書信裡，可進一步探得《笠山農場》構思於台北松山療養院治療期間⁴⁰⁰，病後回到美濃，才開始撰寫

³⁹⁶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鍾肇政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6-17。

³⁹⁷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致鍾肇政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0。

³⁹⁸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致鍾肇政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43。

³⁹⁹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致鍾肇政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44。

⁴⁰⁰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一九五七年九月六日致廖清秀函〉，《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07。鍾理和言及：「先此，我那構

。

鍾鐵民曾言：「笠山農場的故事背景，其實正是鍾理和的父親，我的祖父鍾蕃蕃由屏東高樹遷到美濃經營山林的經過。⁴⁰¹」這部以鍾蕃蕃的笠山農場為經，以鍾理和個人的同姓戀愛為緯，自傳性濃厚的小說，是鍾理和流離原鄉，選擇返回美濃安頓之後，所書寫的一部長篇小說；是鍾理和在個人生命不同階段的激盪下所誕生的結果。如果長篇小說可以表現作者的個性、靈魂和人生觀的話，那麼鍾理和是如何在他唯一的長篇小說裡，選擇什麼樣的姿態去建構心靈的鄉土、鄉民，及其生活在鄉土鄉民中的自我，寄託自己的鄉土認同呢？因此，透過鍾理和對笠山的田園抒情以及農場的個人抒情，可進一步探究歷經轉折之後的鍾理和對於美濃的情感。

壹、背景：笠山農場的天真爛漫

與原鄉時期書寫的〈薄芒〉相同，小說散見藍衫綽約身影、年輕男女山歌的唱和，但空氣中多了勞動過後泥土的草根味，以及更細膩、多彩的山水描繪。他形容那兒像在中國畫上所見的那樣，在山岡之傍，在曲水之濱，在樹蔭深處，有竹籬茅舍，白牆紅瓦，由山巔高處看下來，田家在田壟中錯落掩映。人家都像蜂窩似的密聚在一起，使他對這地方起了一種如遇故人的溫暖和親切之感⁴⁰²。這樣的情感流露，我們好像窺見鍾理和將想望中的原鄉與美濃錯置在笠山農場，是他可望而不可求的心靈夢土。

從記憶中逡巡，磨刀河那面的官山，柚木花，相思樹花，椗果花，黃白夾雜，蔚然如蒸霞，開遍了山腹與山黝。向陰處，晚開的木棉花疏似星星，它那深紅

思已久的長篇「笠山農場」，經過長期尤其住院間空閑歲月中的構思，至此時腹稿大致擬好，很想開始撰寫。但一邊又怕自己體力不支，或影響療養，猶豫不決……」。

⁴⁰¹ 鍾鐵民：〈笠山農場之後〉，《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304。

⁴⁰²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三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0。

色的花朵，和淡白色的管花相映；向陽早熟的木棉，把春的秘密藏進五稜形的綠莢裡。此外，崢嶸的楠、櫟、樟、鐵刀木、鯉、竹等樹，以巨人的緘默和沉著，君臨在菅草上面⁴⁰³。磨刀河兩岸的喬木環拱如蓋，清風低迴，猿猴兒在樹叢間嬉戲。藤長而大，像糾龍般一直垂到河面。溪水由互通枕齧的兩石間淙淙下注，小潭有兩尺深，水色幽綠，清澈見底。有乖巧的黃哥白，有蟹，有鱸鰻…。⁴⁰⁴有水草滋生的沼澤；有陰森而幽暗、飄著腐敗氣息的大森林；有刺竹和湧出鐵鏽色鹹水的磨刀河水源。可以看見猿、松鼠、羌、山豬，由身邊或在樹梢駭然逃逸。有時，這些獸類並沒有現出形態，只能聽見它們驚惶遁走時在樹林間發出的嘩啦嘩啦的聲響。⁴⁰⁵人們用棕葉的葉莖在尾端打了個圈套捉蝦兒，帶米鍋到岸邊野餐吃野草莓。⁴⁰⁶

笠山農場便在這樣的原始環境中進行墾植的事業。那時的山地並不受到人們普遍的重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它只是採樵、打獵和好事家遊玩的地方，除此之外就不知道有別種用途了。講到用山面來種東西，那不但是人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就是想到了也會給人當笑話講的。⁴⁰⁷然而現在笠山農場所要種的既不是樹，也不是稻子番薯，而是咖啡。至於什麼是咖啡，這和只在腰間繫了一方腰布的高山族一樣令工人們感到新鮮。人們不但沒有見過，甚至連聽也沒聽過。但農場主人聽信日本人宣傳巴西日僑種植咖啡獲利的輝煌成就，決定在農場種植咖啡。

⁴⁰³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四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30-31。

⁴⁰⁴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五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55。

⁴⁰⁵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十四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95。

⁴⁰⁶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4、55、199。

⁴⁰⁷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三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7。

⁴⁰⁸初始用自以為是的經濟造林法，雇用當地一個會嗅樹葉、摸葉皮，身上帶有相思樹的味道以及楠木的呼息，捏著酒瓶在山林裡行蹤飄忽⁴⁰⁹的人，來照管數百頭牛，想讓牲口去把菅草踏光，然後往乾淨的地面種東西。⁴¹⁰後來又用種稻子、番薯的常識來種咖啡。以為只要有土、有水、種子、陽光，便萬事皆備；至於以後，那只有神明庇佑。⁴¹¹

貳、拉扯之一：批判力道

鍾理和批判農場籠統、含糊、因循的想法與做法，管照者雖熱心，處理百條牲口生病時，曉得虔誠地向伯公許願，卻不知利用現代知識尋求醫療資源。對咖啡的無知，面對銹病的發生束手無策，最終造成墾植的失敗。但在批判的同時，他也為那兒因循保守的生活態度，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因為這地方三面環山，交通閉塞，與外界很少接觸，只靠一條糖廠的顛簸不平的五分車和相距三四十公里的縱貫線相接，因此文化交流無形中受到限制，一切的人事物都膠著在此特定的地理時空，自給自足。

地方的人情風俗淳厚、質樸、溫良，同時因循而守舊。人們對於自己的命運和生活從來不去多費心思。在這裡，時間像蝸牛一般前進，彷彿他們還生活在幾百年前的時代裡，婦女還梳著老式的髮型，穿著鑲了彩色闌干的藍布長衫⁴¹²。每

⁴⁰⁸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三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7-18。

⁴⁰⁹ 鍾理和解釋道：「據說：有些樹木，在某地方生，某地方不生，假使你嗅得出樹葉的味道，知道那是某種樹，那麼你就明白你是在什麼地方了。還有，樹皮向陽粗糙，向陰細嫩，方向就這樣分辨出來了。……可是，就讓你懂這些門道，你也沒有辦法。」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六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2。

⁴¹⁰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一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5。

⁴¹¹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五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58。

⁴¹²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三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

人精力飽滿，生機旺盛，把工作看成愉快的事。除開年事較長的幾個人以外，幾乎都是些由十九到二十幾歲的年輕男女。男人強壯，放縱，粗心而大膽，喜歡說話，心裡有什麼說什麼，事情一到他們的嘴巴上就都成為特別有趣的材料。女人溫柔美麗，幽雅嫻靜，在人面前極容易害羞。但一經混熟之後，又可以看見她們是怎樣地天真爛漫，有好看的笑顏，全無忸怩作態的習氣。人們用歡笑、談話和唱歌來推行工作，使得整個工作都充滿了明朗熱鬧的聲浪⁴¹³。伐木聲伴隨著悠揚的山歌，或纏綿悱惻，或抑揚頓挫，或激昂慷慨，把清秀的山河、熱烈的愛情、淳樸的生活、真摯的人生，融化而為村歌俚謠與自然合拍，調諧於山河⁴¹⁴。

在這樣的氛圍裡，鍾理和寫入日本殖民統治的痕跡：

「萬世流芳」的劉家，在村裡是數一數二的大夥房，它在前清時曾繁榮過一個時候。但隨著征服者日人的上陸，這夥房便零落起來了。它那剝落的牆壁和破陋的瓦楞以及那荒涼冷寂的氣息，說明一去不返的日子。（〈笠山農場，第六章〉，《鍾理和全集 四》，頁 73）

夥房表示有嚴謹家族父系血緣關係與財產承傳關係的一群人，所生活在一起的一個居住空間，⁴¹⁵體現了客家人聚族群居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⁴¹⁶。一種血緣的紐帶，一種神聖的關係，可能在彼此陌生而毫無痛癢關係的人們之間迅速建立起來。它是和平，但強制；是親切，但盲目。當一個鬚髮全白，已老得當得起他的爺爺的老頭兒，也帶著尊敬的神氣管他叫「叔」時，鍾理和顯得驚愕與惶惑。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3。

⁴¹³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三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2-23。

⁴¹⁴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四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31。

⁴¹⁵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 下冊》，高雄縣：美濃鎮公所，1996年9月，頁877-878。

⁴¹⁶ 參見：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 上冊》，高雄縣：美濃鎮公所，1996年9月，頁163-189。

⁴¹⁷對於受過現代教育洗禮的鍾理和而言，宗法倫理的觀念淡薄到等於零，因此他認為甚至連這種想法都滑稽，不通而愚蠢。這些事情啟發了他重新對自己所生存的社會張開眼睛，發現原來自己所棲息的世界，是由一種組織謹嚴的網兒所牢牢籠罩著。每一個人背負著無數的直系和橫系的關係，同時也由這些無數直系和橫系的關係所嚴密地固定在那裡。你不能更改你的地位，也不能擺脫你的身分，不問你願意不願意。⁴¹⁸因此若希冀掙脫夥房的鎖鏈，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

鍾理和也在《笠山農場》中刻意刻畫一位鎮日尋找龍脈的地理師，反襯自己對於傳統風水的想法，小說裡這樣描寫著：

他用傘端插進包袱，然後往肩上一擡，搖著那為陳腐和愚頑所固化的體軀蹣跚而去。他很瘦，兩隻手以及頸脖子上青筋暴露，穿著長過屁股的黃棉布對襟上褂，紅口布的褲子，老時的加八拖鞋。這些都是只預備給將赴黑暗世界的「老人」穿戴的衣著，活人已很少穿的了，兩隻像猴子般長長瘦瘦的手自兩邊肩膀不安靜的擺動著，彷彿脫了白一般。集合這一切，就形成一種不愉快的印象：殭屍！（〈笠山農場，第十七章〉，《鍾理和全集 四》，頁 237）

相對於古老的封印，鍾理和提出他對於風水開明進步的主張，認為舉凡社會上的一切風俗制度都為生人而有，它的目的無非要使我們生活容易過些。假使它變成我們生活上的累贅了，那麼它即已失去它的本質了，這時我們非把它變通一下不可，否則它就要騎到我們頭上來了。⁴¹⁹

笠山因為鍾理和筆下的這些人間煙火，造就了《笠山農場》。小說還穿插著

⁴¹⁷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六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0。

⁴¹⁸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六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1。

⁴¹⁹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十七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38-239。

客家的民情風俗，如頭家轉火⁴²⁰時，除了祭祖外，還會分送紅龜粿⁴²¹給幫忙的工人；大地主往往雇用長工打裡家務，而臨時的勞作人口則是由左鄰右舍互相支援，尤其是宗族親戚。其他的地景如炭窯，可以了解到當時的產業結構，以相思木材燒製木炭是當時重要的經濟產業。或是畫棟雕簷，非常瀟灑雄壯的飛山寺，也有人管它叫笠山寺，是農場女孩們常去拜訪之處。寺裡主祀觀音，鍾理和在《笠山農場》對駁的山歌內容：「久聞笠山寺有靈，笠山寺裡問觀音：笠山人人有雙對，何獨阿哥自家眠？」⁴²²、「雖然笠山寺有靈，無雙何必問觀音？笠山人人有雙對，須是前生修到今！」⁴²³詼諧地添上一筆，隱約透露出同姓相戀的獨白。

封閉的美濃地區，除了重視傳統、性格保守和宗族的觀念特強外，對於族群、地域的觀念也有一定的界線。小說裡描述因墾植界址的紛爭，當地住民對於北部來的新竹客家人的狡猾與不講理，顯得憤怒與委屈。那些人他們大部分雖也同是客家人，但愚蠢而頑劣的地域觀念和人類生存本能，卻使得本地的客家人對他們懷著執拗而深刻的仇視，和尖銳到不可思議的惶恐⁴²⁴。他們也將南眉劃分在地方的疆界外，描寫到笠山的偷筍、採樵、盜獵者，以及把農場巡山者綁在樹上的強盜，都是從那兒來的，且太陽一落，就陰慘慘的，好像什麼地方都有鬼，又有很多福佬人⁴²⁵的村子。又說：那地方有一種怪病，一患上這種怪病，便遍身黃腫

⁴²⁰ 轉火：房屋落成。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註〉，《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87。

⁴²¹ 紅龜粿：以糯米作面，裡面包餡，用以祭祀，紅白事皆可用，形如龜，且染以紅色故稱：粿即糕。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註〉，《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87。

⁴²²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七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7。

⁴²³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七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8。

⁴²⁴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第四章〉，《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34。

⁴²⁵ 福佬人：閩南人。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笠山農場，註〉，《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88。

，流黃水。然而鍾理和個人卻不囿於這種偏狹的族群與地域觀念，與以嚴厲的批判。

在如詩如畫的山水田園裡，鍾理和素樸地雕刻笠山的山水草木與客家村落的風土民情，揉合的客家方言，體現其客家族群的認同。他紀錄美濃地方受地理環境影響，所形成的封閉保守的生活型態，歡喜於他們熱情天真、與世無爭的姿態，樂於與他們一同遨遊在大自然的懷抱；憤怒於他們頑固守舊、不知變通的想法與作為，致使他不得不為愛遠離故鄉。

參、拉扯之二：田園抒情

在《笠山農場》裡，鍾理和排除了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省略了笠山農場的時代背景，將故事填寫入中國山水畫的意境裡，利用畫面裡人文、自然生命的流動來強化現實感。浪漫主義強調作品的主觀性：作者將感情和想像提到首要地位，內心生活的描述往往超過客觀世界的反映，以愛情為主題的作品特別多，自傳式的寫法也較流行。個人性：想像豐富，情感深摯，表達方式自由，語言也較通俗。和自然性：回歸原始社會的自然狀態，以及回到大自然。⁴²⁶小說主角致平從開始體悟客家宗法倫理的驚惶失措，提出「同姓結婚」被視為荒謬絕倫、傷風敗俗，被迫躲到後山—花蓮，逃到日本，其心路歷程，正是鍾理和個人經歷的寫照。小說裡穿插的客家方言、山川草木蟲魚的活動想像、對情人、親人、友人的真摯情感，用對話顯現人物個性與貫串思想的表達方式，展現作者個人的族群意識與創作風格；此外，把人物置放於原始社會自然狀態，與大自然的各種環境中，也是小說的特徵。

彭瑞金頌揚《笠山農場》為「土地之歌·生活的詩」⁴²⁷，把對社會的關心意

⁴²⁶ 李明明：〈浪漫主義下的藝術界定〉，《當代》，第46期，1990年2月，頁58-67。

⁴²⁷ 彭瑞金：〈土地的歌·生活的詩——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台灣春秋》，第2卷第1期，1989年10月，頁328-335。

識成對「土地及人民」之自我認同⁴²⁸。葉石濤肯定鍾理和以寫實主義技巧刻畫人物階級的屬性，和針對封建抗拒的社會矛盾主題；質疑《笠山農場》裡頭不但沒有殖民地統治的現實的反映，甚至連一個日本人的影子也找不到，變成了牧歌般的言情小說，認為這是因為鍾理和多了「祖國經驗」以及親兄弟鍾和鳴死於非命的教訓，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時代風暴中，使小說世界變形，放棄了嚴正的主題，只在狹窄的人性領域耕耘。⁴²⁹

現在人們習慣把鍾理和歸入現實主義的鄉土寫實作家，將《笠山農場》定位於描寫三〇年代的美濃鄉村的愛情小說，如果說《笠山農場》既優美又富有詩意，就難以掩蓋它反映時代和生活真實性上存在的問題。於是論者往往只好採用二元論的方法，即在肯定它藝術上很美的同時，又批評其內容的失真。這種把內容和形式分割開來的不得已的做法，完全是由於立論的基礎不穩造成的，也就是說，以現實主義文學觀將《笠山農場》放入三〇年代日據的社會背景中，就立即失去了它的現實依據，很難抵擋來自現實主義反映論方面提出的批評。⁴³⁰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把《笠山農場》看作是鍾理和和情感積壓所傳達的一種表現方式，與過去情感十分相近的牧歌，也許可以更切近創作的實際情形，而且還能避免被質疑描寫的生活形態真實與否的問題。但這樣一來，也就放棄了現實主義的標準，而把這些作品劃入了表現主觀的浪漫主義的範疇⁴³¹。

《笠山農場》被當作鄉土寫實作品，是由於鍾理和筆下的人物風情畫面被當成鄉土寫實的緣故，忽略了鍾理和獨特的藝術態度和隱藏在這些鄉土畫面背後的個人憂愁和痛苦。沒曾想到它根本上是作者主觀的表現，是他靈魂痛苦掙扎的結

⁴²⁸ 陳正醒著，陳炳崑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收錄於曾建民主編《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台北市：人間，1998年12月，頁143-144。

⁴²⁹ 葉石濤：〈新文學傳統裡的承繼者：鍾理和—《笠山農場》裡的社會性矛盾〉，《鍾理和逝世32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2年11月，頁47-61。

⁴³⁰ 陳國恩：《浪漫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頁150。

⁴³¹ 陳國恩：《浪漫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頁151。

晶。這種掙扎的真正意涵，是他對過去生活的莊嚴回顧，是生命旅途中新的起跑線。除了沒從作者心理的角度來理解《笠山農場》的意義，還忽略了故事發生地美濃，雖然民風淳樸，但也可能發生殖民統治下的任何幸與不幸的遭遇。《笠山農場》把這一切醜陋的方面一概除去，寫成了一首與笠山農場的現實不完全牽連而與作者過去的情感十分相近的牧歌。⁴³²如果說《笠山農場》還有什麼外在的目的，那是要提醒大家：時在今日，當全世界都在推行農業機械化和利用原子能改良品種，而我們卻還停留在「同姓不可以結婚」的階段裡，寧非可歎？可恨？…⁴³³。同姓之婚是有希望的。因此小說的結局刻意安排同姓戀人償了宿願——結成夫妻。雖然那結合的方式仍極可悲，但對那些苦惱的青年的作用自然不同了。

鍾理和自稱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與時代潮流保持距離。在人生的其他方面非常認真堅毅，對藝術更有一份執著的追求，以邊緣人的立場和個性化的方式，守望著自己的精神家園。站在浪漫主義美學觀的基礎上，抒發對笠山農場的情感，以及個人同姓之婚的遭遇。鍾理和不是被動地反映著客觀世界，而是將生活的客觀真實融化在自己的經驗中。《笠山農場》體現作者對生活的深刻認識上，因此小說中描寫美濃客家社會的淳樸民風和笠山農場的田園山水，人物刻劃既寫實又帶有自然人的色彩，創造出古風陶然的現代桃花源，笠山農場實又有所本。主人翁劉致平個人心理活動的表述，實際上也是抒發鍾理和個人之情，是個人面對社會的不合理規範，由衷地發出憤怒、哀怨、牢騷以至頹廢之情。笠山的田園抒情與農場的個人抒情，可說是鍾理和以浪漫主義文學觀建構心靈的鄉土認同。

如果不是聚落宗族對同姓結婚的阻撓與壓力，鍾理和應該是不會想要流浪的。當他為原鄉的現實所擠兌時，美濃山水田園的和樂景象便又浮上心頭，那倒影的體現可從他在原鄉時期書寫的〈薄芒〉得以驗證。原鄉的生活經歷，讓鍾理和

⁴³² 陳國恩：《浪漫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頁169-170。

⁴³³ 鍾鐵民：〈關於笠山農場〉，《鍾理和全集 四》，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91。

從奉天遷徙至北平，面對沒有辦法附著的土地情感，特別是在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刻，鍾理和理應可以更從容的移居到祖國廣大地緣的任何一處。但比起當初奮然遠離家鄉那種刻骨銘心的傷痛，鍾理和更不能接受祖國一面宣告「台人皆能享受我國民待遇」，一面將台人視為漢奸，遭受與日韓僑民同樣的待遇。收復區的同胞感慨地說，勝利等於失業，鍾理和以為照此種說法，台灣人則應該說，勝利等於逃亡⁴³⁴。

事實上，鍾理和在原鄉已與台妹共結連理，長子鐵民也六歲了，台妹肚子裡還有另一個小生命即將誕生。他們不需要再面對同姓結婚的阻撓，加上父親過世後，母親一直惦記著他們，希望他們可以早日返台⁴³⁵。如果回到台灣，所要克服的就是美濃鄉人異樣的眼光，甚至是更嚴厲的嘲諷、指摘與詛咒。但或許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的觀念會更動，接受新的知識，足以改變同姓不能結婚的想法，進而接受他們。在祖國物心兩面的夾攻、壓迫，與威脅之下，猶心存著這份「或許」、僥倖，以及對故鄉的眷戀和對親人的思念，於是，漂泊在原鄉的鍾理和，隨其他台灣人靠岸，回到台灣。

第四節 鍾理和的故鄉認同階段三——棲所：美濃土地上的鄉土記憶

一九四六年四月，鍾理和輾轉回到高雄。近鄉情怯的兩人，先嘗試將已經六歲的鍾鐵民送回美濃，自己則暫住弟弟理志家。⁴³⁶不久，鍾理和應聘屏東內埔初中國文教師，居住學校宿舍。一九四七年初，罹患肺疾，北上入台大醫院診療。三月底，辭內埔初中教職，舉家遷回美濃，安頓好妻兒後，獨自赴松山療養院治

⁴³⁴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祖國歸來〉，《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9。

⁴³⁵ 李行導演、張永祥編劇：鍾理和傳記電影《原鄉人》，李行工作室有限公司製作發行，1980年。

⁴³⁶ 趙莒玲：《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7月，頁103-104。

療肺病。一九五〇年十月出院返回美濃，定居於斯直到逝世。⁴³⁷

糖廠的五分車還在，火車是夠破陋的了，像坐在搖籃裡，車廂咿咿啊啊吼叫著，顛簸並且震盪，使得車中人，你的頭碰著他的膝，並排坐著的人，則撞著旁人的橫腹。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竹頭庄，舉目所見的是戰後故鄉貧困殘破的景況與旱災的面目。農民和從前一樣戴著竹笠，赤著一雙腳；有的嘴裡叼著旱煙管，有的拿著扁擔，擔兒則放在雙膝間。不同的是，他們都不吃檳榔了。婦女似乎多半不穿由移民以來，便一直保留下來的古式齊膝長衫了，特別是年輕女人已改穿簡樸美觀的短褂。⁴³⁸

一望無際的田壟，本來若不是種著甘蔗，便是種著香蕉。現在，全都種著稻子。一尺來高的稻子，全都氣息奄奄，毫無生氣；稻葉癱垂，萎黃中透著白痕。葉尖蒼褐甚至是焦黑，都像茶葉似的捲皺著。禾根下的土是白色的，龜坼著，裂痕縱橫交錯，邊兒向天捲起，像渴水而張開口。田野裡，到處有孩子在放牛。他們在稻田中歡笑、呼嘯、賽跑、摔跤和翻筋斗，一個個興高采烈。一大群水牛，間或也夾雜了三數條黃牛——則在他們身邊拂著尾巴，意態閑散地在吃稻苗。⁴³⁹車中人像守在臨終前的親人床邊似的，迷惘地眺望著展開在車窗外的田野。而鍾理和混在像送葬的行列一般靜默的鄉民中，走向他的故鄉竹頭庄。

興奮的心情傳到兩足，踏起來一高一低，跌跌撞撞的，彷彿走在極陌生的地方。人家蹲列在道路兩旁，覺得是那樣的低矮、寒傖、侷促，且都灰塵僕僕。人像老鼠似的靜悄悄地進進出出。路旁每隔一段，便有一個水泥大水槽，過去總是槽水四溢，因此槽下經常是洋洋灑灑，槽外也長滿厚厚一層綠苔。但現在，水槽

⁴³⁷ 鍾鐵民編：〈鍾理和生平與著作刊登年表〉，《鍾理和全集 六》，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29-230。

⁴³⁸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竹頭庄〉，《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7-28。

⁴³⁹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竹頭庄〉，《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8。

乾得見底，每個水槽都貼著一塊紅條：「嚴禁用槽水洗衣餵牛」。⁴⁴⁰飯鍋端出來，儘是黃綠色的小簽條，橫架豎串，縫間夾雜著疏疏落落的飯粒。⁴⁴¹

一路上淒厲的山火燒跡，怵目驚心。龍眼、荔枝、枇杷、椪柑等，所剩無幾；相思、柚木、大竹、鐵刀木，和別的樹木，光禿禿地向天作無言的申訴。山岡冷冷地展現著焦頭爛額的灰黑色的屍骸。人們以一種近似格鬥的難以想像的姿態，放火燒了自己的山。而據說縱火燒山的原因，是村民深怕到了秋天天火燒下來，所以自己先縱了火，希望把天火頂回去。這樣一個嚴重無比的山火，竟會是出于如此愚蠢的迷信。此時，鍾理和才看清了勸善歌裡面具有的煽惑和恐嚇的潛力，是足以引起一切可能的行動來的。他覺得家已變得陰暗憂鬱，而住在裡面的人，則暴躁易怒，脾氣變得非常之壞，他們的臉孔板得非常難看，彷彿在跟自己過不去。⁴⁴²

人們好像瘋了，分不出好歹，預定募款建置鎮裡中學，鬧了幾個月才捐得半數，卻因乾旱持續蔓延，蛇山尾要蓋一座觀音壇，捐款竟超出預算的建築費，而將規模擴大。⁴⁴³縱使餐餐吃番薯簽飯，備辦的牲禮卻毫不含糊，只求老天爺下雨。鍾理和如是形容祈雨祭奠的氛圍：

在所有的東西裡面，似乎都有著一種不調和的氣息。一切極其矛盾，而且滑稽。褻瀆和虔信，放肆和精誠，莊重和隨便；這一切是那麼自然地融和在一起，他們把神人格化了。這裡面是沒有普通人所想像的對神的尊崇；然而他們卻以另一面，另一個不同的意義使我吃驚——他們有著和對自己的熟人親人相同的親熱。他們那種不管什麼一到手裡便會使之帶起兒戲的性質的本能，似乎使你好笑。但他們卻以小孩天真熱情和忍耐，認真演完

⁴⁴⁰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竹頭庄〉，《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32。

⁴⁴¹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竹頭庄〉，《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37。

⁴⁴²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山火〉，《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44-45。

⁴⁴³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山火〉，《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47。

他們的「兒戲」。這裡便有著比笑更多的東西了。（〈山火〉，《鍾理和全集 三》，頁 52-53）

在這樣的景況下，鍾理和記憶中的強者阿煌叔，用自己的生命，勇敢地起來否定普遍真理：相信勤勉和富有，怠惰和貧乏的必然關聯性；讓頹廢和怠惰，像蛆蟲一般深深地吃進肉體裡面，對世界不懷抱奢望；置身陰暗、凌亂、黴味、酸氣和腐敗，還有那蜚螻、金蠅，和滿地屎堆的生活環境。⁴⁴⁴從前和鍾理和出入茶樓酒館，討論中國文學的朋友，毀壞於屋內陰暗的竹椅上，逢人就說要賣水泥，到處騙錢，眼珠散漫無光，嘴角弛張而稍微歪曲著，口腔深深陷落，頭上有疏疏朗朗像初生兒的黃毛…。⁴⁴⁵

山坡下，人物、田野、村莊、雲煙、竹樹和山川，展開了它們那悠悠千古的面目，風景依稀似舊，然而已不是鍾理和所熟識的從前，要想由它們身上，找回昔日的感情，是不大可能了。⁴⁴⁶太陽由灰糊糊的雲堆深處，向大地燃起大把無情的火，農作物乾枯、萎黃，土像剛燒過的石灰，乾渴而鬆燥。風一刮，塵土飛揚，遮蔽了整個天空，炙熱了的辣辣的土味，刺激著鼻子，使人呼吸困難。⁴⁴⁷村莊慵懶地橫躺在對面矮岡下，沒有生氣；人家的檳榔樹，和環繞村子形成自然的碉堡的竹塢，也已灰綠的憔悴，困苦地搖晃，彷彿已失去支持下去的氣力和意志。人們，用足踢著晒成白色的自己田壟裡的土，顰蹙雙眉，時時陰鬱地望著頻臨荒蕪的田園，用顧忌的口氣，咒罵老天爺的殘忍；用更堅決的口氣，咒罵艱難的日

⁴⁴⁴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阿煌叔〉，《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57-67。

⁴⁴⁵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竹頭庄〉，《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39-40。

⁴⁴⁶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親家與山歌〉，《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69。

⁴⁴⁷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親家與山歌〉，《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69。

子、人類、不會理家的黃臉婆，和總是餓著肚子的小猴子們。⁴⁴⁸

就在這裡面，生活在鼎沸、在翻騰，像受擾的蜂窩。不變的是，依然良善的農民：純樸、篤實、勤儉，戴著斗笠，赤著一雙腳。更加虔敬的神祇信仰以及曾經歌唱過、脈搏過、感覺過樸素真摯的山歌。鍾理和假想：也許這些都是一個錯誤吧，一個極其偶然的錯誤吧。不久，一切都會被修正過來，生活會重新帶起它的優美、諧調和理性。就像做了一場惡夢之後，當我們睜開眼睛來時，世界仍舊是那樣的美麗可愛！⁴⁴⁹鍾理和相信，山歌的傳唱，象徵著希望的流傳，表現著對生的熱烈愛好與執著，到時，那些衰老的、醜惡的、病態的，都會倒下；於是年輕的、健康和正常的，便會像幼芽似的由倒下的朽樹下面茁壯起來，取而代之。

450

這鼓舞動的情緒仍繼續在他屏東任教時發燒。那兒的環境：橄欖樹的葉子蒙著厚厚的灰塵，骯髒而且寒酸，無甚可觀，有幾株椰樹攔腰折斷。⁴⁵¹學校僅有兩間教室，無法完全容納在被解除限制後，一時怒潮洶湧的學生數目。因此，增建教室與招生，同時舉行。鋸鑿的震耳聲，配合著學生們明朗的歡笑，由早到晚，壓倒和領有了一切。透過了這些具體的表現之間，鍾理和以為，那種最富鼓勵的性質的東西：建設、創造、成長、覺悟，在激盪著每一個人的內心。這些象徵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和希望的東西，像一隻爬蟲，在匍匐，而且翻騰。⁴⁵²

至此，我們發現在鍾理和返台到他任教於屏東內埔期間，祖國的陰影似乎隨

⁴⁴⁸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親家與山歌〉，《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69-70。

⁴⁴⁹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親家與山歌〉，《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71。

⁴⁵⁰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親家與山歌〉，《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73。

⁴⁵¹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校長〉，《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4。

⁴⁵²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校長〉，《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6。

離開的腳步而被他放下，怕同姓結婚被鄉人排擠的恐懼，也似乎被暫時擱置。眼下他所關心的，是故鄉因旱災與人們的迷信所揮之不去的瘡痍。即便親眼目睹這樣大的不幸，重新體驗做為熟悉的陌生人的心情轉折，但鍾理和表現異於在奉天時的那種絕望，也不像在北平時的那種強烈疏離感，對於故鄉美濃或是屏東內埔，他充滿了生之希望。即便他不是很能理解居民對於神祇的狂烈的信仰，總是構成他以為的怪誕不經的舉止畫面，但他卻深深喜愛著他身邊這些可愛、善良、樸實的人，對這些人寄予自己的同情。

怎料，在他還沒有更深的去認識、熟悉故鄉的點滴時，病魔便纏住了他。教書的任地，日式房子的宿舍四周，樹木陰森，不分晝夜，蚊子成群。也因此，壁虎特別多。當時，鍾理和患著失眠，三更半夜常獨自醒著。夜闌人靜，萬賴無聲的深更，由一個角落裡傳來咯——咯——的聲音。壁虎的悲鳴，喚起他心底那種悵惘、淒涼、落寞和無可奈何的哀愁。外面月光如水，投映在玻璃窗上的棕櫚樹影，靜靜地，像粘在那裡的黑塊。想起自己的病、行將失去的事情，和需要他扶養的妻兒，萬感交集。⁴⁵³

為了以後的生活著想，鍾理和只好硬著頭皮，帶台妹回到故鄉美濃家裡去。那裡有他一份應得的產業，可資一家四口人的生計。這是當初他們沒有料到的一著。雖說過去已曾相識，家人對台妹的態度有如對一個外國人似的處處表示應酬，在言語和儀態中都帶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成分⁴⁵⁴。但是外面的人卻無法如此友善。像是戶口檢查員的存心為難；從前的朋友，即使是最親密的，都遠遠的避開他

⁴⁵³ 鍾理和在副刊上讀了談及壁虎的一篇小文，寫下自己對於壁虎的認知：台灣的壁虎，以大安溪（界於台中新竹二縣之間）為界，以北的不叫，以南的咯咯咯地叫著，有如小蛙之鳴。也引起他的一些回憶，讓我們得以讀到不同的地方色彩。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鯽魚、壁虎〉，《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76-177。

⁴⁵⁴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同姓之婚〉，《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98。

們，視若毒蛇。⁴⁵⁵甚至孩子也成為人們取笑和尋開心的對象，被指著說是牛，畜牲養的。⁴⁵⁶偶有聽人稱讚他們的孩子生得又聰明、又好看，便得以讓他們歡喜上好一陣子。⁴⁵⁷然而肺疾的惡化，迫使鍾理和不得不拋妻棄子，北上治療肺疾，留鍾台妹一人在美濃老家撫育孩子，獨自面對婚後所有的可能。

治療的日子並沒有整天禁錮在病房中。松山療養院後，有一大池塘，病友們常喜歡垂釣塘旁樹蔭下，以渡療養期中無聊而單調的日子。鍾理和憶及自己少時用不生不熟、兩三分大小方塊的白薯作餌，釣取小溪的鯽魚無往不利，便自充行家告訴病友，結果是，當日一整日就連最小的紅目鯽，也沒釣到一個。後來才知道因所屬環境的關係，同樣一種東西會有各種不同的地方色彩。用白薯取代蚯蚓垂釣於北部，則北部的鯽魚不笑你未見世面才怪。⁴⁵⁸

離家住到醫院三年的日子，鍾理和在想念和懷戀中捱過。長期的醫藥費差不多已把一份家產蕩光，留下來的唯一產業，是屋東邊三分餘薄田，在這數年間，鍾台妹學會了莊稼人的全副本領：犁、耙、蒔、割，如果田事做完，她便給附近大戶人家或林管局造林地做工。⁴⁵⁹鍾理和回家那幾天，她正給寺裡開墾山地。鍾理和寫到回家時的那種感動：家裡，裡裡外外，大小器具，都收拾得淨潔而明亮，一切井然有序，一種發自女人的審慎聰慧的心思的安詳、和平、溫柔的氣息支配著整個的家，使我一腳踏進來便發生一種親切、溫暖和舒適之感。這種感覺是

⁴⁵⁵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同姓之婚〉，《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99。

⁴⁵⁶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同姓之婚〉，《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01。

⁴⁵⁷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同姓之婚〉，《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03-104。

⁴⁵⁸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鯽魚、壁虎〉，《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75。

⁴⁵⁹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貧賤夫妻〉，《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11。

當一個人久別回家後才會有的，它讓漂泊的靈魂靜下來。⁴⁶⁰

鍾理和自此再也沒有離開過美濃，過著半養病半寫作的生活，直到病逝。在笠山下，鍾理和書寫他的成長經驗、家庭、婚姻、療病見聞，和美濃農村的風景人事；蒐集並紀錄客家諺語、童謠、山歌。他記得少時書桌前的窗外有一條大路，路那面有一堵灰青色大河石砌成的石牆，牆高出人頭，彷彿出自巧匠之手的奇景設計的舞台背景，人映在那上面，明暗和表情都特別的富于刻劃。輪水期，這背景前頭，人影往還如織，十分匆促。全村有如臨陣，只要能夠肩挑的，就不論男女老幼，甚至黃毛丫頭也紛紛出動。匯合了人聲、水聲、腳步聲、水桶聲的巨大聲浪響徹了大街和小巷。那風景是又奇特、又緊張、又熱鬧，蔚然壯觀，在別處是很難得見的。⁴⁶¹而鍾理和的初戀情人也就是這樣不期然地躍上前景，成為他日後此地誌的女主角。

而大武山的偉姿和傳說，也在生長於大武山之麓的鍾理和心中，有一種很深的情愫。傳說大武山裡有很深的湖水，有兩隻白鴨子在上面游著；有滿山滿谷的樹蛭，每個都有大拇指粗，貼付在樹葉上，只要一聞見人的氣味，就落雨似的紛紛掉下來沾在人身上吸血。大武山還有滿山滿谷的金銀財寶，每逢久雨之後，那些白雪雪，亮燦燦的東西：就是仙人在晒他們的寶貝。⁴⁶²

當鍾理和親身去探險大武山後，始未料及那被怪力和神秘所封閉著的大武山，竟會讓現代的設施鋪進到它的心臟裡去。現實的無情的手，揭起傳說的外衣。山中彙集許多排灣族原住民⁴⁶³部落，部落裡多是小孩和婦女。孩子們很少有穿像樣的衣服，大都僅草率地包著鹿皮、氈子，或隨便披一件什麼東西。倘若留心點

⁴⁶⁰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貧賤夫妻〉，《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10。

⁴⁶¹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初戀〉，《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7。

⁴⁶²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登大武山記〉，《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1-83。

⁴⁶³ 按：在鍾理和多篇文章裡有關原住民內容的書寫，皆使用當時用語：「山人」或「山胞」來稱呼其名，本文改以現在用語：「原住民」來代稱。

，便會看出有一個標誌；他們裸露的程度，隨著年紀愈幼而愈大，抱在婦女們懷中的幼兒幾乎是一絲不掛的，剛好和平地人的情形兩樣。⁴⁶⁴

駐在所的飲用水是由無數的竹片銜接著自山澗引出來的，由大水槽承受著，水滴滴落水槽丁東之聲，令人有異樣之感。此外，另有一隻在台灣不常見的驢子，是駐在所警察的交通工具。⁴⁶⁵部落的屋子都是用頁板岩的薄片做的。前邊有一面用石板雕刻的人身平面像，像的下半身埋在土裡。門低得幾乎要爬著進去。裡面是昏暗的，中央有堆火，原住民圍火坐著，或在火堆後的陰影下用一把長刀認真地在削著木頭⁴⁶⁶。

肩荷鋤頭的農夫，每天必須爬過幾乎有兩百公尺深壑的石壁才能到耕地。生活上不居重要地位的婦女和兒童，肩上揹著有時比他們身子還要長的竹筒，每日爬坡由深壑裡汲取供給全家人的用水。鍾理和以為：在平地人看來，無疑這是一個可怕的精力的浪費，但誰說得定，用我們的尺寸來計量他們生活的原則，不是一個錯誤呢！⁴⁶⁷這些原住民在山裡一邊矯健地邁著步子，一邊高聲歌唱，歌聲裡充滿了喜悅和熱情，周身流露出一種輕快的活力。幾口酒落肚，更會高興地話也多了，繼之又手舞足蹈，展演他們的天真和憨直。

鍾理和用自己的眼睛去考查兒時的信仰，當然樹蛭是沒有的，山頂上也沒有兩隻鴨子和湖水。久雨之後仙人也不晒他的財寶，那是雨後山中的懸瀑。然而，異力和神怪還是有的，性質不同而已；那是大自然的阻力，蔽塞和阻隔。那些滿山滿谷的松柏檜等千年古木，原始林，則是仙人留下來的無盡藏的財寶。但是那傳說並不因他的親身經歷而失去魅力，反之認為，倘予修正，它的魅力當更大，

⁴⁶⁴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登大武山記〉，《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4-85。

⁴⁶⁵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登大武山記〉，《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5-86。

⁴⁶⁶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登大武山記〉，《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7。

⁴⁶⁷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登大武山記〉，《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88-89。

更爲有用。⁴⁶⁸

站在祖國土地上的鍾理和，一直在尋覓和過去原鄉的記憶與經驗的同時，也在回首竹頭庄的美麗與哀愁。隨著認同的游移，最後心力憔悴地逃回台灣。回台灣之初，也無法找回對美濃的往日情懷，卻從它身上看見生之希望，寧願與它繼續生活下去。在病後回到美濃療養的階段，回憶傍於屏東高樹生長地的大武山，即便鍾理和理解了傳說是虛構的，裡面許多事物都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對它懷慕嚮往之情卻是今昔不改。尤其對於原住民的記憶、認識和親近，更得之於對「假黎」奶奶和她弟弟的印象和情感⁴⁶⁹。在構築笠山農場的浪漫田園的同時，也不忘放入個人的批判與展望。從鍾理和的地誌書寫中，我們看見他心靈故鄉的多層面貌；也見他在釋放對地方的情感時，內含對風土民情、人文歷史的回顧、展望和批判⁴⁷⁰；以及認同形構的體現，比起人種學上的身分認同，或是狹隘的族群、地域觀念，人與人相處所自然呈現的情感認同，對鍾理和而言更具意義。

另外，鍾理和也開始紀錄自己和美濃週遭的生活點滴。像是頭戴破笠的老人，手執一支短短的尖嘴石挖，和用一隻畚箕，在遍地石頭和焦黃的鐵線草的舊河道，爲大家築成一段扇弧形的坦坦大路。⁴⁷¹或是紀錄小鎮上在鎮公所旁邊的中山堂設置的調解委員會：由十幾張長桌和三十隻椅凳拼湊而成的臨時法庭。長桌前

⁴⁶⁸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登大武山記〉，《鍾理和全集 二》，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96。

⁴⁶⁹ 鍾理和在〈假黎婆〉一文中記敘：奶奶的個子很小，尖下巴，瘦瘦的，有些黑，時常把頭髮編成辮子在頭四周纏成所謂「番婆頭」；手腕和手背刺得很好看的「花」（紋身）。對那深幽壯偉的山谷似乎一點不覺得希罕和驚懼，也不在乎爬山。唱的曲子柔婉、熱情、新奇、它和別的人們唱得都不同。而奶奶的弟弟少時曾在鍾理和家飼牛數年，因而說得一口好客家話；而且臉孔誠實和氣，腰間繫支「孤拔」，頭上纏著頭布，卻缺少原住民那份剽悍勇猛之象。知道這兩人的原住民身分，對於鍾理和而言，並不具有任何意義，仍喜歡黏著奶奶，且和奶奶的弟弟混得特別熟、特別好。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假黎婆〉，《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13。

⁴⁷⁰ 吳潛誠：〈地誌書寫，城鄉想像：楊牧與陳黎〉，《島嶼巡航》，新店市：立緒文化，1999年11月，頁83-84。

⁴⁷¹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挖石頭老人〉，《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69-173。

邊放著幾排長凳，二三十個當事人很隨便的坐在那上面。除開一小部份以外，多數人對他人的案子都不大關心，時常翻頭轉來和熟人閒聊，因此進行調解時，委員和該案的當事人不得不提高嗓門說話，有時則請他們肅靜。只有審問到有關兩性的案子時，大家才提起精神，臉孔上顯出高興和有趣的樣子，張嘴瞪眼，用欣賞的神情傾聽當事人和委員間的問答。⁴⁷²

鍾理和見聞美濃也已學會了看電影，追求現代文明的享受。散步街頭，只見在昏暗的路燈光下有三個幾乎都是頭髮散亂衣衫不整，年約在三十上下的村婦在閒聊。落進耳朵裡的是女人在嚷著說：「李麗華主演的」。⁴⁷³鍾理和驚嘆它進步之神速，已不再是他《笠山農場》的村莊，卻也由衷地祝福。⁴⁷⁴而小說裡精采敘述鄉人在菸樓上猜車馬炮⁴⁷⁵的下注過程⁴⁷⁶，揉合當時鄉間的賭博遊戲，勾勒生活步調的輪廓。但在這個地方，仍可見到不少捐木頭的人，裡面還有少數女人。他們就是報上時常提到的盜伐山林的人。清早潛入中央山脈的奧地去砍取林管局的柚木，於午後日落時分捐出來賣與販子。⁴⁷⁷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負擔、孩子的教育費、自己的醫藥費，某天，鍾理和也不得不目送鍾台妹和那班人一道兒走上山路。⁴⁷⁸

而自從種植菸葉在美濃大規模地展開以後，農家已把牛屎視同珍寶。路上可

⁴⁷²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雨〉，《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28-229。

⁴⁷³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鍾理和日記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12。

⁴⁷⁴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編：〈鍾理和日記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鍾理和全集 五》，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12。

⁴⁷⁵ 按：四色牌賭局的一種，猜象棋子定輸贏，稱作十二馬力。參見：趙莒玲：《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7月，頁91。

⁴⁷⁶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雨〉，《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280-284。

⁴⁷⁷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貧賤夫妻〉，《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12-113。

⁴⁷⁸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貧賤夫妻〉，《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113。

見拾糞的人們，或用鋤頭、用手把牛屎扒入畚箕裡弄回家去；或用腳扒攏牛屎，自兩端執著狗薑葉捧起來；甚至把狗薑葉裡的牛屎移到斗笠上面，以防牛屎自葉縫漏掉。⁴⁷⁹鍾理和記憶著這些在生產上傾注全力、在生活上卻所求甚少的農民，看著他們那樞僂的背影而深深感動。

鍾理和返台後，日本人已成功將菸葉引進台灣中南部種植，菸樓⁴⁸⁰形成美濃的特殊景觀建築。當時已近乎不見最古老的菸樓原型：懸掛陰乾式的竹棚架，多是土窯磚建造的大阪式菸樓錯落於菸田間。鄉民對於種植菸葉既愛又恨。菸樓建置與菸葉種植需要耗費一般家計難以擔負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土地、技術、時間資本，一方面又要受到在上位者的剝削，殖民時期是日本人，光復後是國民政府，但看在菸葉利潤較種稻高出數倍的份上，這筆額外的收入可以讓家中生病的老人得以不再間斷服藥；讓上學的小孩得以在過年時買一套新衣、一雙新鞋；讓家中的餐桌上偶爾可以看見肉色；讓菜園蔬果的種類更加多彩豐富；讓家禽家畜害病時，不再莫名死於某某符灰；讓家裡添增更多的歡笑聲…。還是忍氣吞聲接受這項艱苦的工作。每到冬季，菸葉生產的巔峰期，菸樓燃起的熊熊爐火，將美濃的夜空渲染成一片通紅。

菸葉，這種高經濟又具保障性的契約作物，成為居民割捨不掉的「冤業」和栽培子女的財源。美濃人戲稱菸葉為「冤業」，因為美濃菸葉和稻子是在同一塊土地上輪作，在第二季稻穀收割完畢後，農民就得馬不停蹄地一邊在空地搭起菸

⁴⁷⁹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阿遠〉，《鍾理和全集 一》，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32-36。

⁴⁸⁰ 按：菸樓牆壁以泥磚疊砌，外敷稻稈防雨，間以紅磚加強結構，屋頂上的斜背閣樓是菸樓最大的特色。菸樓的正面通常會有二或三道門；若為三道門，左右兩個門內屋子裡的空間，是專門放置準備燻烤的菸葉，中間的門是供人出入菸灶；而呈立體長方形的菸灶，正中央有條狹窄走道，兩邊各橫掛七格烤菸葉架，走道正對面的牆壁中間有個小洞口，讓灶外柴火點燒後的濃煙進入灶內燻烤菸葉；最佳燻製溫度為72.5℃，不能超過80℃，為控制燻製溫度，裡面須吊掛溫度計，灶強的右邊或左邊，特別設計一個玻璃小視窗，供農家隨時觀察灶裡溫度變化，以調整外頭柴火的強弱。頂上的閣樓則是放置已燻好的菸葉，並增設一扇小天窗，以利通風。參見：趙莒玲：《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7月，頁143。

苗棚，一邊將水稻田整理成菸田，接著播種、假植、移植、培土、摘花除芽、灑農藥、採摘菸葉、燻烤、分檢、包裝，直到最後繳菸評級等一連串無休止的農事

481。

鍾理和一生從未下田耕作或參與種植菸葉，但在病後十年的歲月，生活完全融入農村，透過心的接觸，細密的觀察，將農務景致描寫得生動活潑。他聽見田裡面到處都是聲音：犁田鋤頭的嚓嚓聲、挑菸苗的嗒嗒聲、放肥的噗哧聲、駕車隆隆聲、汗水的滴答聲、樹葉的輕息；吆喝聲、呼嘯聲、嬉笑聲、咒罵聲、雞鳴聲、狗吠聲、牛哞聲、小鳥啁啾聲、小孩啼哭聲、山歌傳唱聲、白鷺長啼。感受潮潮艷陽散發光與熱，白雲在萬里蒼空徘徊，竹稍在夢境裡擺盪，凱風下田水皺稜稜的漣漪，深深的樹影躺在地面的黑塊。婦女的藍洋巾、花布短衫、竹笠，與男人暗紅色、鋼鐵般的背脊，熱鬧非凡的景象倒映鍾理和心底。⁴⁸²他所認識的農民，各個樂天知命、刻苦勤勞，勇敢面對生活，一邊做著活，一邊用山歌和歡笑來裝點生命，讓他感受到人們為生活奮鬥時的莊嚴，雖然這些農友都是些卑微的尋常小人物，卻展現出可敬的行為。他們都是生活的勇者，盡責認份的為生活打拚，展現人性的光輝和生命的尊嚴。

第五節 小結：靈魂的安頓之所

近代意義的國族疆域是經由國族成員在感情、經驗、記憶、意圖與欲望上的深切投注，從抽象而開放的「空間」，被轉換成封閉而具同質性的「地方」，並成為個人與集體認同的一項重要標誌。⁴⁸³依隨鍾理和個人的生命史來追尋他心靈

⁴⁸¹ 趙莒玲：《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7月，頁56-57。

⁴⁸² 參見：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做田〉，《鍾理和全集 三》，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年12月，頁93-95。

⁴⁸³ Barker, Chri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276. 關於「空間」與「地方」的分殊，參看Tuan, Yi-Fu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年3月，頁49；Crang, Mike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台北

的故鄉，這個故鄉是祖國大陸，也是台灣。在這兩個地方，鍾理和皆投注了深切地感情、經驗、記憶、意圖與欲望。但卻不能因此將鍾理和的國族認同視為一種穩定的聯繫，必須認知認同的形構是一個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文化和社會過程。認同的建構是抗爭與辯論的場域，它終止了舊有必然性的重現，產生新的認同位置，且不斷在各種不同的情境脈絡中發生⁴⁸⁴。

當代的文化與身份認同是一種多元與流動的認同，不基於單純的血緣認同，而是感情的度量。論述與再現系統建構了某些位置，在這些位置上，人們可以為自己定位，並就其立場發言。藉由對經驗提供意義，文化形塑了人們的認同，而認同也為某種主體性(subjectivity)的風尚提供可能的選擇。⁴⁸⁵因此，如果用一生的時間來度量鍾理和對這兩塊土地的情感溫度，所觸摸到原鄉的泥是溫熱的，那麼，也許我們會被台灣土地上的蒸騰熱氣給燙著。故鄉台灣的地誌書寫裡，情感緊緊的人際關懷網絡，可鮮明地察覺鍾理和的環境認同和空間界線；透過官能式的印象書寫，體現對地方的親切經驗；透過再現地方文化信仰，體現其公共生活、渴望需求以及價值觀。⁴⁸⁶

當鍾理和陷於原鄉的泥淖中時，他記憶起美濃故鄉的美好，南方土地上所熟悉的風景民情，像是空氣中的花香、草香和稻穗香；田壟間人們的歡笑聲，夾雜著鳥鳴蛙鼓與熱情山歌；人與自然交融的畫面；沿河沙原熱帶與原始的野性情調；人文薈萃的榕樹下；帶著古老傳說的人字石峰；善堂裡被香煙薰黑了的神像三山國王，以及腮梆子陷落，卻嚼著檳榔，在殿中自如地飲酒、抽煙，滿面和藹的守堂人……一一浮上眼簾。

在原鄉時所構思的笠山農場，最後在美濃書寫完成後所呈現的視域，鍾理和

市：巨流圖書，2004年2月，頁133-158。

⁴⁸⁴ Woodward, Kathryn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年9月，頁27。

⁴⁸⁵ Woodward, Kathryn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年9月，頁20-22。

⁴⁸⁶ Tuan, Yi-fu. "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Geographical Review* 65:2, 1975:151-165.

置入他對中國山水的想像來塑造他美濃故鄉的笠山農場，作為他同姓相愛戀曲的演出舞台。在展演山水田園私語、勞動階級經驗和常民文化的同時，也批判當地居民因循守舊的態度與作為，以及偏狹的族群與區域認同。小說不避世俗之美，描繪人間煙火，既回歸鄉土又堅守自己的創作個性和審美理想，並且抵禦著外界要他在現實中消解自我、趨向平凡化的壓力，展現一種樸素優美、洋溢著詩情畫意的田園牧歌，以邊緣人的立場和個性化的方式，守望浪漫主義的精神家園。

無論是在原鄉所寫的〈薄芒〉，或是後來的《笠山農場》，時間好像凝固在那表演的場域中。而回到美濃定居後的鍾理和，作品開始呈現或者說找回前兩篇文章所沒有的時間感。我們看見歷史涵構對鍾理和個人經驗的衝擊，可感受到鍾理和文學視角的所欲顯現的感覺結構：在特殊的地點和時間中，一種生活特質的感覺，一種特殊活動的感覺方式所結合而成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它並非主動心靈的產物，而是一連串連鎖性反應的結果；透過各種資訊傳媒符號載體的助力，甚或經由非真實生活經驗所傳遞的各種符號系統，產生或追憶成感覺結構。像是他寫到了戰後回到台灣所見的瘡痍旱象，從前覆蓋了整個山谷，青蒼深秀的林木，整支山脈約一兩百甲的山岡被燒的乾乾淨淨。或是以在二次大戰時期被日軍徵調到南太平洋戰線當軍伕的人為小說主角。其他如戰後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在農村的落實、延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菸葉種植，以及美濃街道上出現的洋裁店、電影院、菸酒配銷所、代書處，和鄉間林立的菸樓等。

即便作品中加入了時間的元素，鍾理和對現代化的進程卻未加以著墨，反之巨細靡遺地描寫鄉民在生產上傾注全力的勇敢與毅力，以及他們用山歌和歡笑所舞動的人生。像是農忙時辛勞卻和樂的情景、為了生活捐木盜林的不堪，挖石頭老人的鋪橋造路，以及靠天吃飯人人祈雨的生活環境等。然而，無論是第一人稱或是第三人稱的書寫，鍾理和終究不是農民，他可以深刻地紀錄農民的生活點滴、農事經歷，一步步融入那個環境，喜愛那個環境，憐憫鄉民的迷信，凡事做了告知的動作，卻未強制的阻止。始終帶著知識份子的覺醒，給予同情的批判。他不像在原鄉時期的絕望，反之，對於家鄉的同胞有著同情的理解，因著這份同情

，他是與這些人同在的。如果以美濃爲家的起點，鍾理和一生是從屋裡走向屋外，再跨過門檻，回到屋裡。在美濃最後的日子，他肯定是屋子裡的人，不同的是，他是屋子裡清醒的人。

第五章 結論

鑽研單一作家的研究，時間與空間的參差對照，是本論文梳理鍾理和文學發展軌跡的方式。整篇論文的框架，是以鍾理和論述形構的歷程，以及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為梗概。研究進路即一邊論證鍾理和作品為地誌書寫的同時，也探究其書寫中認同的形構。結合鍾理和的個人經歷、成長背景、文學作品與相關文學論述，做一全頻式的分析與詮釋。在第二章討論鍾理和論述形構歷程的部分，從鍾理和作品及其文論，在文壇開始出現的五〇年代開始追溯，爬梳鍾理和及其文學經典化的歷程，以及在這過程中可能有意無意被遺忘的足跡。第三章和第四章則以鍾理和的生命史為軸線，探討鍾理和原鄉與故鄉的地誌書寫裡，所再現的地方經驗與記憶，以及情感流動的歷程。經過前文各章的分析討論後，本論文重要研究發現分述如下：

壹、鍾理和的經典化

如果「重建歷史」的重點在於詮釋，「真相」的再現則版本不一。⁴⁸⁷七〇年代開始，鍾理和在鄉土文學旗幟下被作為消解或凝聚台灣反殖民運動的力量。所有討論鍾理和的文獻，都指陳在七〇年代前，鍾理和是乏人問津的作家，令人好奇鍾理和經典化論述形構的歷程。鍾理和文學發展史是否有其縫隙？七〇年代前，鍾理和真的是乏人問津的作家嗎？研究結果發現，台灣文學的歷史並沒有在一九六〇年底就全部靜止，鍾理和更沒有被掩埋在大批反共小說或懷鄉散文裡。

鍾理和的作品成為五〇年代反共戰鬥文藝下的奇葩，生平唯一一部長篇小說《笠山農場》，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國父誕辰紀念長篇小說第二獎（第一名從缺）的殊榮，在國家文藝體制的發聲場域脫穎而出，卓越於當時著名的反共作家王藍及彭歌。而所獲一萬元的獎金，在當時超過三個台灣國民年平均所得，

⁴⁸⁷ 彭小妍：〈本土、鄉土與大鄉土：何謂鄉土文學？〉，《歷史很多漏洞——從張我軍到李昂》，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2年10月，頁111。

也為病後長期仰賴三分餘田作物和捐木頭、打零工、養豬雞的貧困生活帶來甘霖。

即便《笠山農場》未若王藍與彭歌的作品，在得獎後不久得以在不同機緣下出版，卻可以說，《笠山農場》正式將鍾理和帶進戰後的台灣文壇，《文友通訊》的傳聲，與鍾肇政、廖清秀等文友們的往來書信，也讓他在文學的旅程中，不再孤單寂寞。筆下鄉土的台灣，更得當時副刊主編林海音的喜愛，一生的著作，可以說是百分之九十在《聯副》發表（參見表一）。而副刊在文學與文化傳播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視的，鍾理和小說得以在報章雜誌上發表，就某方面而言，在展現當代文壇成果上，已有相當的地位。

而鍾理和也未如一般論者所言，默默被掩埋在大批反共小說或懷鄉散文裡。六〇年代在文友的一片悼念中，先後在《聯副》與《台灣文藝》引起迴響，林海音、鍾肇政、文心等友人更竭力幫忙出版遺作《雨》、《笠山農場》，並照顧其子嗣。當時對於鍾理和及其作品的評述，無論是文獎會對於《笠山農場》的審查意見，或是鍾肇政等文友的批評指教，據現有文獻的觀察，都是站在創作美學的觀點來檢視。

反觀七〇年代開始，在高舉鄉土文學的大纛下，鍾理和論述往往膠著在僵化或對立的認同檢驗上，假以意識型態的檢視。八〇年代各家透過鍾理和的台灣經驗、大陸經驗與日本經驗，詮釋鍾理和的中國結與台灣結，演繹自己的中國意識或台灣意識。而鍾理和其人其作是否繼承五四新文學傳統，也成為史家建構文學史的標的，及文學史觀的展現。至九〇年代以降，後殖民等論述成為研究鍾理和議題的新寵兒，呈現眾聲喧嘩的氣象。

在文學、新聞媒體發聲的場域，從五〇年代起，如果說林海音是鍾理和文學發展史的領航者，那麼鍾肇政在船上的角色，則是從水手變舵手，繼六〇年代一路護航至今。七〇年代有隱地的參與，八〇年代仍以鍾肇政為主力，九〇年代後有吳錦發的加入。隨著鍾理和及其文學的發聲，站在守門人位置的編輯們，即便未刻意去經營鍾理和文論，但對這號人物卻也耳熟能詳，願意適時地留塊田地給

予筆耕。

然而在建構歷史的過程，作家作品卻不得不面對被扭曲或是工具化的可能。由於太受於時代主流美學主張的影響，以至於人們習慣把鍾理和歸入現實主義的鄉土寫實作家，或如應鳳凰以後殖民的視角來評斷鍾理和。以鍾理和長篇小說《笠山農場》為例，他筆下的人物風情畫面被當成鄉土寫實，以致在肯定它藝術上既優美又富有詩意的同時，又批評其反映時代和生活真實性上內容的失真，忽略了鍾理和獨特的藝術態度和隱藏在這些鄉土畫面背後的個人憂愁和痛苦，也沒曾想到它根本上是作者主觀的表現，是他靈魂痛苦掙扎的結晶。

鍾理和不是被動地反映著客觀世界，而是將生活的客觀真實融化在自己的經驗中。《笠山農場》體現作者對生活的深刻認識上，因此小說中描寫美濃客家社會的淳樸民風和笠山農場的田園山水，人物刻劃既寫實又帶有自然人的色彩，創造出古風陶然的現代桃花源。在自然世界的描繪中，作家也在笠山農場裡訴說個人的患病、窮愁、戀愛、思鄉等；面對社會的不合理規範，且由衷地發出憤怒、哀怨、牢騷以及頹廢之情，在其中寄寓人生的理想與情感的擴張。在構築笠山農場的浪漫田園，展演山水田園私語、勞動階級經驗和常民文化的同時，也不忘批判當地居民因循守舊的態度與作為，以及偏狹的族群與區域認同。因此，若以美學觀點來審視，鍾理和以邊緣人的立場和個性化的方式，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園，作品的田園抒情中兼含了寫實的批判力道，以浪漫主義文學觀來建構其心靈的鄉土認同，卻在經典化歷程被劃入現實主義鄉土文學的流派。

如同邱貴芬所言，台灣文學史學方法宜將史家立場與作品立場分開處理，史家關注的重點不應在作品是否表達了與史家立場一致的政治立場，而是在歷史脈絡裡，作品與當時台灣主流／非主流意識型態、文壇形成怎樣的對話空間。基於對藝術自主的期許，文論家亦不宜粗糙地將作品的美學層次與政治正確性畫上等號。作家的立場或許保守反動，但他的作品卻可能因為深度刻畫社會各方勢力的

複雜角力狀態，透露出無窮的顛覆性⁴⁸⁸。

引用西方後殖民論述對文化、殖民等等問題的反思，的確為台灣文學界有關台灣文學定位問題的紛爭，開拓了不少思考的面向，但引用西方後殖民理論的學者，在認同和發言位置上經常有對立性的歧異，這使得有了西方理論介入後的台灣「後殖民論述」發展出多元的面向。目前文化研究往往籠統地以「殖民」概念來指涉不同權力結構中的壓迫關係，造成這個概念的「跨歷史化」。「去殖民」是否可用來泛指對不同權力機制的抗爭？用「去殖民」取代「反壓迫」，來形容不同權力結構脈絡裡的抗爭，是幫助或混淆了抗爭的脈絡處理？這是台灣後殖民研究分析概念上有待澄清的一點⁴⁸⁹，也是本論文反省思考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捨棄後殖民論述，採用地誌書寫的場域來研究鍾理和及其作品的認同形構。

貳、認同的流移

過去對於鍾理和認同主題的發言，多半膠著或對立在國族認同的檢驗上，以共有的文化或歷史作為認同的基礎，認為認同是固定不變的。⁴⁹⁰然而認同不應是被禁錮在差異之中的固定本質，也不是永恆存在的事物⁴⁹¹，而是一種多元與流動的認同，是情感的度量。在知名的文化研究大師霍爾看來，認同既是某種生成的

⁴⁸⁸ 邱貴芬：〈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後殖民及其外》，台北市：麥田，2003年9月，頁19-47。

⁴⁸⁹ 邱貴芬：〈「後殖民」的台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台北市：麥田，2003年9月，頁278。

⁴⁹⁰ 可參考陳映真等人的相關論述。如：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1期，1974年4月，頁32-57；許南村：〈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現代文學》，復刊第1期，1977年7月，頁83-93；澤井律之著，涂翠花譯：〈台灣作家鍾理和的民族意識〉，《台灣文藝》，第128期，1991年12月，頁22-41；游喚：〈鍾理和日記中的典故〉，《明道文藝》，第196期，1992年7月，頁78-85；許素蘭：〈鍾理和的原鄉與台灣愛——〈夾竹桃〉與〈故鄉〉之比較〉，《文學與心靈對話》，台南市：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11-30；鄭秀婷：〈誰的原鄉？誰的失落——評陳映真對鍾理和民族認同的曲解〉，《台灣文學評論》，第5卷第2期，2005年4月，頁160-185。

⁴⁹¹ Weeks, Jeffrey. Edited. *The Lesser Evil and the Greater Good: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social diversity*.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1994.

事物，同時也是實存的某種事物。人們不是被固定在僵硬死板的二元對立之中，透過差異所建構的意義並非完整或固定不變，意義總是被遞延的，總存在著某些滑移。霍爾的論點強調了認同的流動性，人們對認同提出某種權利要求，不只是因為自己被認同定位；相對地，人們也能根據認同來為自己定位，重新建構其歷史認同，並使之改觀⁴⁹²。

在鍾理和兒時記憶裡，原鄉人是神奇、聰明、有本事和愛吃狗肉的；課堂上聽聞日本老師說原鄉是衰老破敗的支那；有卑鄙骯髒的人種，代表鴉片鬼的支那人；怯懦、不負責的支那兵。年紀稍長，接觸兄長從原鄉帶回的留聲機和許多蘇州、西湖等名勝古蹟的照片，深深為粵曲那低迴激盪纏綿悱惻的情調著迷，再加上那些賞心悅目的名勝風景，大大地觸發了他的想像，加深了對海峽對岸的嚮往。此時，對於身處台灣的鍾理和而言，原鄉地方感的獲得來自外在的知識和物體的高度可意象性，以及一些像候鳥一樣來去無蹤且不很體面的原鄉人。而非導源於內在熟悉的知識，也就是說沒有在原鄉實質環境的關懷領域(fields of care)，經由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所強化的親切的關聯性，與周遭環境互動的整體經驗。⁴⁹³

等到鍾理和帶著台妹涉足奉天後，他發現奉天是「不潔的都市」，家家／人人就像貼伏在泥沙岸上的老鱷魚，苟延殘喘，心目中所憧憬的祖國逐漸在變形，他越觀察越感覺到這塊冰天雪地的大陸，處境與台灣所受的異國殖民壓迫並無不同。在各機關擔任要職的中國人，以尊貴的姿態嫌惡、鄙視自己的同胞。這群人好似更接近兒時日本老師形容的支那人，這個認知讓鍾理和感到幻滅的痛苦。在這裡，鍾理和所呈現的空洞情感的地誌，寫出他對奉天的憎恨與悲傷。憎恨奉天剝奪他早先對原鄉的記憶，悲傷奉天強迫他承認：其實對原鄉的熟悉，是因為它涵藏著過去在台灣在日本經驗，對原鄉的陌生，是因為它已不復在台灣的原鄉印

⁴⁹² Woodward, Kathryn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年9月，頁30。

⁴⁹³ Tuan, Yi-fu. "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Geographical Review* 65:2, 1975:151-165.

記。

鍾理和筆下的北平，重疊著在奉天的原鄉經驗，及其自身不安的場所精神，逐漸侵吞蠶食鍾理和內心原鄉美麗的圖像。我們發現，鍾理和的北平，是一個「不安的城市」，北京城裡人與人之間，充滿猜忌、冷漠，缺乏人類最起碼的親切與關懷；以及日本戰敗，台灣人被視為亡國奴，為保護自己須以「白薯」作為代稱的悲哀，台灣人的身分與地位在國民政府眼下，不但連奸偽都當不上，連豬狗、奴才都不如。國內人士對台灣抱持侮辱式的關心：認為日本投降對台灣是一種難受的事……等等。面對這樣一群生活習慣、思考方式、道德信仰……與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們，鍾理和的族群認同意識受到衝擊，常狐疑他們是否真為發祥於渭水盆地，和他流著同樣的血、有著同樣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歷史與命運的人種。他只能安於想像中那個原鄉人的血液延伸出來的土地，跟周遭的異文化完全隔離開來的祖國。在那個國度裡，他只是個熟悉的陌生人。

原鄉書寫其實毫不保留地展現出鍾理和對中國的孺慕之情，但同時也毫不避諱地道出他的失望，如此的矛盾顯現他的認同焦慮。這種徬徨無依之感，突顯出命運、歷史與國際政治作弄人的悲哀，一個國際孤兒不得不揚棄狹隘的國家觀念，避免受到殖民地記憶的傷害，對日本人殘留在台灣的積弊無動於衷，把自己孤立成一個孤島，讀者應當深感同情才是，而不是懷抱著狹隘的國族主義，施以無情的批判⁴⁹⁴。

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尋根之旅，鍾理和不斷在旅行中翻出記憶裡虛懸在時間中的原鄉，以及在成長過程中所經驗與聽說的原鄉人，進而不斷與現實的原鄉加以比對，反覆論證他在中國、台灣與日本之間，可能存在的認同感。在鍾理和原鄉的生活中，中國存在於卑鄙、骯髒、愚蠢、吝嗇的大宅院裡，失落了道德的判斷力與人性的美麗和光明，和他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生活觀念，如是的「國族文化」認同看似「實存」，其實不堪檢驗。隨時間流逝，把他帶離內心、自我

⁴⁹⁴ 須文蔚：〈尋根・認同・焦慮：讀出《幽黯國度》中異鄉人無所依附的認同感〉，<http://blog.chinatimes.com/winway/archive/2006/07/23/81305.html>。

記憶裡的原鄉世界，轉而從國族認同的「實存」感中撤退，開始回想美濃，把自己當作一個流浪的異鄉人，尋找新的認同。

文化認同既是身分識別過程中，尋找相似性和連續性的關鍵點，也是識別或縫合身分的差異與斷裂的所在⁴⁹⁵。若重新檢視認同的本質，鍾理和已再也無法成為原鄉人，他既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日本，而是另一種空間，另一個場景，也是另外兩個世界相互衝擊的主要場域，他成為這三種世界的產物。如果他要回家，這個「家」，應是回到他心靈或靈魂的家，他可能必須回到三個地方，而不能只回到其中一個家。所以就某種層面來說，對於鍾理和而言，有爭論的和爭論中的場域就是家。圓滿論述外圍的家也可以同時是經由不斷論爭而修正的場域。所以家永遠不會是一個安頓之所。⁴⁹⁶

參、心靈的故鄉

地誌也是一種記憶與感性知識的建立，透過地誌書寫展現的認同形構，是重新釐清文學史評價問題的一種切入角度。⁴⁹⁷從鍾理和的原鄉書寫裡發現，鍾理和既不是中國／台灣／日本文化的代言人，也不是日本化的台灣人／中國人，而是站在多重游離的發言位置去透視文化的本質。鍾理和的大陸經驗，在他選擇回台定居後，其地誌書寫不再有國族的想像，在祖國經由類比、疏離的過程，從驚「異」的自我失落中驚醒，致使他返台後，將失落的自我重新拾起，轉而對自身文化的反省，形塑懷舊記憶，將創傷及心理挫敗加以昇華，關注和觀注於生長土地上的人事物，他一面涉事，一面生動地描繪週遭住民的迷信、農民生活的美麗與

⁴⁹⁵ Stuart Hall：〈文化認同與族群離散〉，收錄於Kathryn Woodward編、林文琪譯之《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年9月，頁72-73。

⁴⁹⁶ 黃素卿：〈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桑青與桃紅》和《千金》〉，《中外文學》，第34卷第9期，2006年2月，頁256。

⁴⁹⁷ 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頁59。

哀愁⁴⁹⁸。

如果說認同是情感的度量，那麼任何一處地方、鄉土或是故鄉，將可能因著認同的流動性，成為旅行的起點或終點。在這趟曲折的尋根之旅，鍾理和並未忘懷另一處「鄉土」——台灣。當鍾理和陷於原鄉的泥淖中時，他記憶起美濃故鄉的美好，南方土地上所熟悉的風景民情，地誌裡所見的風景洋溢農家生活的歡笑，所聽的是交雜著鳥鳴蛙鼓與熱情山歌的協奏曲，空氣中飄散稻香與花香，就連村民的迷信，也變可愛了。遠離美濃時的憤怒、無奈與決絕，好像消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與美濃客家社群文化記憶揉合的想望。

於是我們發現，在台灣時，鍾理和的心交錯著原鄉的記憶與經驗想望祖國；到了大陸後，他的心交錯著祖國經驗與台灣記憶想望美濃，而這些記憶與想望，又同時交疊在當時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上。隨著認同的游移，最後心力憔悴地逃回台灣。回台灣之初，也無法找回對美濃的往日情懷，卻從它身上看見生之希望，寧願與它繼續生活下去。在病後回到美濃療養的階段，回憶傍於屏東高樹生長地的大武山，即便鍾理和理解了傳說是虛構的，裡面許多事物都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對它懷慕嚮往之情卻是今昔不改。

鍾理和一面涉事，一面紀錄歷史涵構對鍾理和個人經驗的衝擊，像是戰後回到台灣所見的瘡痍旱象，從前覆蓋了整個山谷，青蒼深秀的林木，整支山脈約一兩百甲的山岡被燒的乾乾淨淨。或是以在二次大戰時期被日軍徵調到南太平洋戰線當軍伕的人為小說主角。其他如戰後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在農村的落實、延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菸葉種植，以及美濃街道上出現的洋裁店、電影院、菸酒配銷所、代書處，和鄉間林立的菸樓等。

同時，巨細靡遺地描寫美濃鄉民在生產上傾注全力的勇敢與毅力，以及他們用山歌和歡笑所舞動的人生。像是農忙時辛勞卻和樂的情景、為了生活捐木盜林的不堪，挖石頭老人的鋪橋造路，以及靠天吃飯人人祈雨的生活環境等。然而，

⁴⁹⁸ 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頁67。

無論是第一人稱或是第三人稱的書寫，鍾理和終究不是農民，他可以深刻地紀錄農民的生活點滴、農事經歷，一步步融入那個環境，喜愛那個環境，憐憫鄉民的迷信，凡事做了告知的動作，卻未強制的阻止。始終帶著知識份子的覺醒，給予同情的批判。

如果說，鄉土是心靈的故鄉，那麼中國與台灣都是鍾理和的鄉土，都是他心靈的故鄉。從美濃出發，鍾理和不斷定位、脫離、再定位，他透過身體的意向性，和周圍的環境揉合在一起，彼此賦予生命。而所有這些認同／故事都銘刻於他採取與認同的立場中，且必須與這個認同立場可能擁有的所有特殊情況生活下去。從鍾理和的地誌書寫中，我們看見他心靈故鄉的多層面貌；也見他在釋放對地方的情感時，內含對風土民情、人文歷史的回顧、展望和批判；以及認同形構的體現，比起人種學上的身分認同，或是狹隘的族群、地域觀念，人與人相處所自然呈現的情感認同，對鍾理和而言更具意義。

參考書目

一、專書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revised edition, 1991.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市：時報文化，1999 年 4 月。

Anderson, Perry.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9.

Anderson, Perry 著，劉北城、龔曉莊譯：《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台北縣新店市：，2001 年 1 月。

Barker, Chri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Barker, Chris 著，羅世宏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台北市：五南，2004 年 9 月。

Bell, Paul A.等著，聶筱秋、胡中凡譯：《環境心理學》（Environmental psychology），台北縣新店市：桂冠，2003 年 6 月。

Crang, Mike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台北市：巨流圖書，2004 年 2 月。

Escarpit, Robert 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台北市：遠流，1995 年 2 月。

Foucault, Michel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L'Archeologie du savoir），台北市：麥田，1993 年 7 月。

Guibernau I Berdun, M. Montserrat & Guibernau, Montserrat & Hutchinson, John. Edited.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Cambridge: Blackwell, 2001.

Haley, Alex. *Roots*.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Hall, Stuart、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Cultural studies: dialogues with Hall, Stuart），台北市：元尊文化，1998 年 8 月。

Jenks, Chris 著，王淑燕、陳光達、俞智敏譯：《文化》（Culture），台北市：巨流圖書，1998 年 5 月。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1974. Oxford: Blackwell, 1991.

- Levi-Strauss, Claude 著，王志明譯：《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89 年 5 月。
- Miller, J. Hillis. *Topograph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Miller, J. Hillis 著，單德興編譯：《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New starts: 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台北市：書林，1995 年 8 月，頁 79-180。
- Naipaul, V. S 著，李永平譯：《幽黯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之旅》（*An area of darkness*），台北市：馬可孛羅文化出版，2006 年 3 月。
-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1995 年 3 月。
- Said, Edward W. 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台北市：麥田出版，1997 年 11 月。
- Sollors, Werner. *Beyond ethnicity: 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Stoller, Paul. *Sensuous Scholarship*.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 Suvantola, Jaakko. *Tourist's Experience of Place*. Aldershot: Ashgate, 2002.
- Tuan, Yi-Fu 著，周尙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Escapism*），新店市：立緒文化，2006 年 4 月。
- Tuan, Yi-Fu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台北市：國立編譯館，1998 年 3 月。
-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Weeks, Jeffrey. Edited. *The Lesser Evil and the Greater Good: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social diversity*.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1994.
-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92, c1961.
- Woodward, Kathryn 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4 年 9 月。
- 文訊雜誌社主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市：文訊雜誌社，1994 年 3 月。
- 王德威：《台灣：從文學看歷史》，台北市：麥田，2005 年 9 月，頁 247-268。

-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市：麥田，2004 年 10 月。
- 王德威編：《典律的生成：「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台北市：爾雅，1998 年 4 月。
- 余昭玟：《從語言跨越道文學建構：跨語言一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台南市：台南市立圖書館，2003 年 11 月。
- 吳冠宏、須文蔚主編：《在地與遷移——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市：花蓮文化局，2006 年 5 月。
- 吳錦發：《吳錦發集》，台北市：前衛，1992 年 4 月。
- 吳錦發：《放鷹》，台北市：東大，1980 年 4 月。
- 呂正惠：《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台北市：九歌，1995 年 4 月。
- 宋劍華：《前瞻性理念：三維視角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 3 月。
- 李楊：《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年 2 月。
- 李瑞騰、夏祖麗主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台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2 年 12 月。
- 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3 年 5 月。
- 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台北市：中研院文哲所，2002 年 12 月。
- 林海音：《剪影話文壇》，台北市：遊目族，2000 年 5 月。
-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北市：麥田，2003 年 9 月。
- 亮軒：《風雨陰晴王鼎鈞》，台北市：爾雅，2003 年 4 月。
-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 上下冊》，高雄縣：美濃鎮公所，1996 年 9 月。
-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市：天下遠見，2000 年 10 月。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之《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Reading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台北市：明文書局，1994 年 6 月。
- 張良澤：《四十五自述》，台北市：前衛，1988 年 9 月。
- 張良澤：《肝膽相照：鍾肇政、張良澤往返書信集（張良澤卷）》，台北市：

前衛，1999 年 11 月。

張良澤：《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台北市：大行，1974 年 7 月。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3 月。

陳大為：《亞洲閱讀：都市文學與文化(1950-2004)》，台北市：萬卷樓，2004 年 9 月。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90 年 3 月。

陳國恩：《浪漫主義與 20 世紀中國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0 月。

陳雙景：《鍾理和文學的人道思想》，高雄市：復文，2002 年 3 月。

傅光明：《林海音》，香港：三聯，2003 年 10 月。

彭瑞金：《鍾理和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 6 月。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1998 年。

趙莒玲：《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1 年 7 月。

劉再復：《放逐諸神——文學提綱和文學史重評》，台北市：風雲時代，1995 年 6 月。

劉紀蕙編：《他者之域：文化身分與再現策略》，台北市：麥田出版，2001 年 3 月。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台北市：麥田出版，2005 年 12 月。

鄭曉雲：《文化認同與文化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2 年 10 月。

應鳳凰編：《鍾理和論述一九六〇～二〇〇〇》，高雄市：春暉，2004 年 4 月。

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主編：《文學論評》，台北市：聯合報社，1981 年 12 月。

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主編：《風雲三十年》，台北市：聯合報社，1981 年 12 月。

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主編：《現代文學論》，台北市：聯合報社，1981 年 12 月。

謝人堡：〈談「夾竹桃」〉，《鍾理和殘集》，台北市：遠行，1976 年 11 月，頁 159-160。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市：草根，1998 年

2 月。

鍾理和文教基金編輯委員會：《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步道解說手冊》，高雄縣美濃鎮：鍾理和文教基金會，2000 年 11 月。

鍾理和著，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一 夾竹桃》，台北市：遠景，1976 年 11 月。

鍾理和著，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七 書簡》，台北市：遠景，1976 年 11 月。

鍾理和著，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二 原鄉人》，台北市：遠景，1976 年 11 月。

鍾理和著，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八 殘集》，台北市：遠景，1976 年 11 月。

鍾理和著，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三 雨》，台北市：遠景，1976 年 11 月。

鍾理和著，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五 笠山農場》，台北市：遠景，1976 年 11 月。

鍾理和著，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六 日記》，台北市：遠景，1976 年 11 月。

鍾理和著，張良澤編：《鍾理和全集四 做田》，台北市：遠景，1976 年 11 月。

鍾理和著，鍾鐵民主編：《鍾理和全集 一一六》，高雄市：春暉出版社；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2003 年 12 月。

鍾肇政：《肝膽相照：鍾肇政、張良澤往返書信集（鍾肇政卷）》，台北市：前衛，1999 年 11 月。

鍾肇政：《原鄉人——作家鍾理和的故事》，高雄市：春暉出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發行，1993 年 10 月。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文壇交遊錄》，台北市：前衛，1998 年 4 月。

隱地：《漲潮日》，台北市：爾雅，2000 年 11 月。

隱地：《隱地看小說》，台北市：爾雅，1981 年 6 月。

簡炯仁編：《鍾理和逝世 32 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2 年 11 月。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市：時報文化，2004 年 10 月。

顏忠賢：《影像地誌學——邁向電影空間的理論建構》，台北市：萬象，1996 年 10 月。

蘇冰、魏林：《中國婚姻史》，台北市：文津，1994年4月。

二、專書論文

Erickson, Frederick. "Cultural in Society and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Banks, Cherry A. McGee and Banks, James A. Edite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7: 32-60.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Rutherford, Jonathan. Edit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222-237.

Pred, Allan 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之《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Reading in social theories and the cultural form of space），台北市：明文書局，1994年6月，頁81-103。

王晉民：〈鍾理和的小說〉，《台灣當代文學》，南寧市：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頁297-307。

王浩威：〈地方文學與地方社群認同〉，收錄於文訊雜誌社主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市：文訊雜誌社，1994年3月，頁13-37。

古添洪：〈關懷小說：楊逵與鍾理和——愛本能與異化的積極揚棄〉，收錄於彭小妍編之《認同、情慾與語言——台灣現代文學論集》，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6月，頁47-83。

古繼堂：〈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市：文史哲，1992年3月，頁131-138。

白少帆等主編：〈第十二章：鍾理和〉，《現代台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頁284-303。

吳明益：〈一種照管土地的態度：《笠山農場》中人們與其所墾殖土地的關係〉，收錄於台灣筆會主編《走出殖民陰影論文集：2004 亞太文學論壇》，高雄市：台灣筆會，2005年1月，頁89-111。

吳潛誠：〈地誌書寫，城鄉想像：楊牧與陳黎〉，《島嶼巡航》，新店市：立緒文化，1999年11月，頁80-90。

呂正惠：〈五〇年代的林海音〉，收錄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台北市：文津，2005年1月，頁615-639。

呂正惠：〈殖民地的傷痕：脫亞入歐論與皇民化教育〉，收錄於江自得編之《

- 第一屆台杏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台北市：遠流，2000年2月，頁45-62。
- 孟樊，〈旅行文學作為一種文類〉，《旅行文學讀本》，台北：揚智文化，2004年3月，頁1-24。
- 林明德：〈鍾理和與民間文學〉，《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市：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年12月，頁165-174。
- 林海音：〈理和的生平〉，《藝窗夜讀》，台北市：遊目族，2000年5月，頁2-9。
- 南方朔：〈鍾理和作品的歷史格局〉，《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台北縣：四季，1979年10月，頁273-281。
- 施懿琳：〈鍾理和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道主義精神〉，《跨語、漂泊、釘根》，高雄市：春暉，2000年6月，頁93-120。
- 胡紅波：〈南北二鍾與山歌〉，《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市：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年11月，頁175-202。
- 郝譽翔：〈「旅行」？或是「文學」？——論當代旅行文學的書寫困境〉，收錄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之《旅遊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文津，2000年1月，頁279-302。
- 馬森：〈當代台灣小說的中國結與台灣結〉，收錄於李瑞騰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貳：評論卷》，台北市：九歌，2003年9月，頁63-101。
- 許俊雅：〈當代台灣文學〉，《台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台北市：南天，1997年10月，頁209-264。
- 許素蘭：〈冷眼與熱腸——從〈夾竹桃〉、〈故鄉〉之比較看鍾理和的原鄉情與故鄉愛〉，收錄於應鳳凰編著之《鍾理和論述一九六〇～二〇〇〇》，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4年4月。
- 許素蘭：〈冷眼與熱腸——從「夾竹桃」、「故鄉」之比較，看鍾理和的原鄉情與台灣愛〉，《鍾理和逝世32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2年11月，頁29-45。
- 許素蘭：〈鍾理和的原鄉與台灣愛——〈夾竹桃〉與〈故鄉〉之比較〉，《文學與心靈對話》，台南市：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11-30。
- 陳大為：〈空間釋名與味覺的錨定——馬華都市散文的地誌書寫〉，《亞洲閱讀：都市文學與文化(1950-2004)》，台北市：萬卷樓，2004年9月，頁123-147。
- 陳正靛著，陳炳崑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收錄於曾建民主編《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台北市

：人間，1998 年 12 月，頁 129-181。原載於《台灣近代史研究》第 3 號（日文），1981 年 1 月 30 日。

陳芳明：〈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後殖民台灣》，台北市：麥田，2002 年 4 月，頁 109-130。

陳芷凡：〈語言與繁複的原鄉意象——以阿美族作家阿道·巴辣夫作品為觀察對象〉，收錄於吳冠宏、須文蔚主編之《在地與遷移——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市：花蓮文化局，2006 年 5 月，頁 125-146。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浪漫主義〉，《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90 年 3 月，頁 117-135。

彭小妍：〈本土、鄉土與大鄉土：何謂鄉土文學？〉，《歷史很多漏洞——從張我軍到李昂》，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2 年 10 月，頁 83-113。

彭瑞金：〈第三章：風暴中的新文學運動（一九五〇～一九五九）〉，《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市：自立晚報，1991 年 3 月，頁 65-101。

彭瑞金：〈試論鍾理和的社會參與〉，《泥土的香味》，台北市：東大，1980 年 3 月，頁 19-36。

黃重添、莊明萱、闕豐齡、徐學、朱雙一：〈「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縣新莊市：稻禾出版社（廈門鷺江出版社授權），1992 年 3 月，頁 82-93。

楊牧：〈設定一個起點〉，收錄於吳冠宏、須文蔚主編之《在地與遷移——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市：花蓮文化局，2006 年 5 月，頁 7-12。

楊義：〈鍾理和：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中國現代小說史，卷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年 9 月，頁 685-695。

葉石濤：〈第四章：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理想主義的挫折和頹廢〉，《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1987 年 2 月，頁 83-110。

葉石濤：〈新文學傳統裡的承繼者：鍾理和——《笠山農場》裡的社會性矛盾〉，《鍾理和逝世 32 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2 年 11 月，頁 47-61。

劉登翰等主編：〈鍾理和的創作〉，《台灣文學史（下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58-66。

鄭麗玲：〈橋與壁——戰後台灣小說的兩面相(1945-1950)〉，《鍾理和逝世 32 週年紀念暨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要》，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2 年 11 月，頁 1-27。

黎湘萍：〈戰後台灣文學的文化想像〉，收錄於何寄澎編之《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文建會，2000年6月，頁265-287。

澤井律之著，葉蓁蓁譯：〈兩個《故鄉》——關於魯迅對鍾理和的影響〉，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之《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市：前衛，2000年5月，頁95-119。

賴芳伶：〈異質流動的地誌書寫——山海花蓮與吳瑩、葉覓覓、何亭慧的相互銘刻〉，收錄於吳冠宏、須文蔚主編之《在地與遷移——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市：花蓮文化局，2006年5月，頁193-228。

應鳳凰：〈張道藩《文藝創作》與五〇年代台灣文壇〉，收錄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台北市：文津，2005年1月，頁523-546。

應鳳凰：〈第二章：「反共+現代」：右翼自由主義思潮文學版——五〇年代台灣小說〉，收錄於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等撰之《台灣小說史論》，台北市：麥田，2007年3月，頁111-195。

應鳳凰：〈鍾理和文學發展史及其後殖民論述〉，收錄於周英雄、劉紀蕙編之《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市：麥田，2004年11月，頁169-195。

三、期刊論文

Chang, Heewon. "Re-examining the Rhetoric of the "Cultural Border"." *Electronic Magazine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1:1, 1999.

<http://www.eastern.edu/publications/emme/1999winter/chang.html>

Grosby, Steven. "Territoriality: The transcendental primordial feature of modern societ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2, 1995: 143-162.

Oliver Zimmer. "In Search of Natural Identity: Alpine Landscap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wiss N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4, 1998:637-665.

Tuan, Yi-fu. "A View of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view* 81:1, 1991:99-107.

Tuan, Yi-fu. "Ambiguity in Attitudes toward Environm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3:4, 1973:411-423.

Tuan, Yi-fu. "Humanistic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6:2, 1976:266-276.

Tuan, Yi-fu. "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Geographical Review* 65:2,

1975:151-165.

Tuan, Yi-fu. "Surface Phenomena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9:2, 1989:233-241.

今里禎：〈「五四」文學運動對台灣文學的影響與鍾理和文學〉，《天理大學學報》，第36卷第2號，1985年3月，專文頁1-12。

文藝創作編輯委員會：〈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四十五年度舉辦文藝獎金辦法〉，《文藝創作》，第57期，1956年1月，頁150。

方健祥：〈「笠山農場」的新意義〉，《夏潮》，第2卷第3期，1977年3月，頁67-68。

王志弘：〈移／置認同與空間政治：桃園火車站週邊消費族裔地景研究〉，《台灣社會研究》，第61期，2006年3月，頁149-203。

王鼎鈞：〈作品充滿鄉土色彩的台灣作家〉，《文星雜誌》，第5卷第2期，1959年12月，頁23-25。

王儀君：〈旅行、地理與性別：彌爾頓宮廷舞劇《可慕思》中的邊境論述〉，《中外文學》，第34卷第12期，2006年5月，頁83-108。

王麗華：〈鵝鰓之情——夜訪鍾台妹女士〉，《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47-53。

古繼堂：〈文學步道〉，《明道文藝》，第298期，2001年1月，頁74-80。

史君美：〈來喜愛鍾理和〉，《文季》，第2期，1973年11月，頁60-76。

台灣文學研究會：〈台灣文學研究會聲明〉，《台灣文藝》，第92期，1985年1月，頁首。

本刊編輯部：〈編輯室筆記〉，《台灣文藝》，第92期，1985年1月，頁220-221。

任佑卿：〈國族的界限和文學史：論建構台灣新文學史與張愛玲研究〉，《文化研究》，第2期，2006年3月，頁253-279。

安宜靜：〈試論鍾理和小說之特點〉，《台灣文藝》，第9卷第35期，1972年4月，頁83-84。

朱衣仙：〈流動空間節點的認同演義：清水「休憩站」空間文本解讀〉，《中外文學》，第33卷第9期，2005年2月，頁79-108。

江宜樺：〈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5期，1997年3月，頁83-121。

江寶釵：〈重省五〇年代台灣文學史的詮釋問題——一個奠基於「場域」的思考〉，《東華漢學》第3期，2005年5月，頁297-324。

- 余昭玟：〈《笠山農場》評析——兼談鍾理和的創作歷程〉，《中國文化月刊》，第 238 期，2000 年 1 月，頁 112-126。
- 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第 9 卷第 2 期，2005 年 12 月，頁 5-39。
- 吳幼萍：〈鍾理和短篇小說〈菸樓〉之言語風格〉，《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7 期，1997 年 6 月，頁 299-312。
- 吳叔樺：〈鍾理和〈草坡上〉之藝術特色〉，《國文天地》，第 19 卷第 8 期，2004 年 1 月，頁 86-92。
- 吳晟：〈農民文學之美——讀鍾理和一些感想〉，《聯合文學》，第 20 卷第 12 期，2004 年 10 月，頁 31-33。
- 吳濁流：〈讀鍾理和遺作感〉，《台灣文藝》，第 1 卷第 5 期，1964 年 10 月，頁 23。
- 吳錦發：〈原鄉人在美濃〉，《台灣文藝》，第 67 期，1980 年 6 月，頁 265-268。
- 呂正惠：〈特立一代的鍾理和〉，《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2 期，1994 年 12 月，頁 97-98。
- 呂新昌：〈訪鍾理和的長子——鍾鐵民同學〉，《國文天地》，第 16 卷第 11 期，2001 年 4 月，頁 41-47。
- 呂新昌：〈鍾理和的懊悔與信心——懊悔連累妻兒吃苦，堅信作品終必傳世〉，《國文天地》，第 17 卷第 6 期，2001 年 11 月，頁 75-79。
- 巫永福：〈查扣有感〉，《台灣文藝》，第 92 期，1985 年 1 月，頁 4-5。
- 李永熾：〈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與德國浪漫主義〉，《當代》，第 46 期，1990 年 2 月，頁 18-28。
- 李明明：〈浪漫主義下的藝術界定〉，《當代》，第 46 期，1990 年 2 月，頁 58-67。
- 李喬：〈理和文學不朽——從「復活」的救贖觀談起〉，《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2 期，1994 年 12 月，頁 95-96。
- 李鴻瓊：〈空間，旅行，後現代：波西亞與海德格〉，《中外文學》，第 26 卷第 4 期，1997 年 9 月，頁 83-117。
- 沈松橋：〈江山如此多嬌——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台大歷史學報》，第 37 期，2006 年 6 月，頁 145-216。
- 兩峰：〈故鄉·故鄉〉，《台灣文藝》，第 14 卷第 54 期（革新第一號），1977 年 3 月，頁 31-39。

- 兩峰：〈鍾理和論〉，《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15-21。
- 周樑楷：〈卡萊爾(Carlyle, Thomas)的英雄崇拜〉，《當代》，第46期，1990年2月，頁36-50。
- 周麗蘭：〈鍾理和的語言〉，《文心》，第5期，1977年6月，頁105-106。
- 林民昌編：《國家台灣文學館通訊》，第7期，2005年4月。
- 林俊宏編：〈鍾理和先生年譜〉，《台灣文藝》，第68期（革新第十五號），1980年8月，頁275-291。
- 林海音：〈一些回憶〉，《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9-10。
- 林海音：〈台籍作家的寫作生活〉，《文星雜誌》，第5卷第2期，1959年12月，頁26-29。
- 林海音：〈追憶中的欣慰——為「鍾理和全集」出版而寫〉，《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75-77。
- 林聆慈：〈寬厚的心，樸實的筆——鍾理和作品的內容〉，《國文天地》，第16卷第11期，2001年4月，頁28-33。
- 林載爵：〈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第2卷第7期，1973年12月，頁4-20。
- 林燕玲：〈原鄉情與故鄉愛——鍾理和戰前與戰後心境拼圖〉，《國立台中技術學院學報》，第6期，2005年6月，頁267-282。
- 林衡茂：〈陌生者的哀念〉，《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23-24。
- 林雙不：〈雙不齋談書：原鄉人〉，《書評書目》，第90期，1980年10月，頁87-89。
- 林韻文：〈街破碎與重構：林小眉《東寧草》的歷史與地誌書寫〉，《嶺東學報》，第20期，2006年12月，頁97-120。
- 花村：〈「鍾理和短篇小說集」讀後〉，《中華文藝》，第13卷第1期，1977年3月，頁120-129。
- 花村：〈從鍾理和的一生到電影原鄉人〉，《台灣文藝》，第67期，1980年6月，頁251-256。
- 初安民編：《印刻文學生活誌》，第3卷第8期，2007年4月。
- 邱秀春：〈鍾理和在中國（上）〉，《台北文獻直字》，第149期，2004年9月，頁135-189。

- 邱秀春：〈鍾理和在中國（下）〉，《台北文獻直字》，第 150 期，2004 年 12 月，頁 165-200。
- 邱貴芬：〈從戰後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中外文學》，第 29 卷第 2 期，2000 年 7 月，頁 313-335。
- 施正鋒：〈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台灣民主季刊》，第 1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185-192。
- 施建偉、汪義生：〈當代香港文學的鑄形——回首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第 147 期（復刊 36 號），1997 年 3 月，頁 4-7。
- 柯振中：〈五十年代香港的《亞洲叢書》文庫〉，《香港文學》第 162 期，1998 年 6 月，頁 41-43。
- 洪玉梅：〈鍾理和「疾病書寫」探析〉，《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第 25 期，2006 年 9 月，頁 327-357。
- 洪淑苓：〈家·笠園·台灣——陳秀喜作品中的空間文本與身分認同〉，《台灣詩學學刊》，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39-76。
- 胡坤仲：〈〈草坡上〉賞析〉，《中國語文》，第 82 卷第 2 期，1998 年 2 月，頁 84-88。
- 胡萬川：〈土地·命運·認同·——京官來台灣敗地理傳說之探討〉，《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 期，2005 年 10 月，頁 1-21。
- 韋體文：〈鍾理和論〉，《台灣研究集刊》，第 2 期，1984 年，頁 35-45。
- 唐淑貞：〈從「不隔」之精神看〈貧賤夫妻〉與〈復活〉〉，《中國語文》，第 85 卷第 1 期，1999 年 7 月，頁 52-56。
- 徐和鄰：〈山坡上的一盞火〉，《台灣文藝》，第 1 卷第 5 期，1964 年 10 月，頁 47。
- 徐賜月：〈論鍾理和的人生觀與文學觀〉，《台灣文藝》，第 11 卷第 44 期，1974 年 7 月，頁 47-49。
- 書評書目編輯：《書評書目》，第 9 期，1974 年 1 月，頁 132-134。
- 張良澤：〈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理和思想初探〉，《中外文學》，第 2 卷第 6 期，1973 年 11 月，頁 100-112。
- 張良澤：〈鍾理和文學與魯迅——連遺書都相同之歷程〉，日本《共立國際文化》第二號，1992 年 3 月，頁 103-124。
-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第 2 卷第 11 期，1974 年 4 月，頁 32-57。
-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上）〉，《書評書目》，第 9 期，1974 年 1 月，

頁 107-115。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中）〉，《書評書目》，第 10 期，1974 年 2 月，頁 117-125。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概述（下）〉，《書評書目》，第 11 期，1974 年 3 月，頁 64-71。

張彥勳：〈輓歌〉，《台灣文藝》，第 1 卷第 5 期，1964 年 10 月，頁 22。

張恆豪：〈「祖國歸來」的省思〉，《文學台灣》，第 5 期，1993 年 1 月，頁 7-10。

張素貞：〈五十年代小說管窺〉，《文訊》第九期，1984 年 3 月，頁 83-110。

張瑞芬：〈國族·家族·女性——陳玉慧、施叔青、鍾文音近期文本中的國族／家族寓意〉，《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0 期，2005 年 6 月，頁 1-29。

張錦忠：〈文化回歸、離散台灣與旅行跨國性：「在台馬華文學」的案例〉，《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7 期，2004 年 12 月，頁 153-166。

曹永洋：〈噢，原鄉人〉，《台灣文藝》，第 67 期，1980 年 6 月，頁 261-264。

梁明雄：〈作家、作品、紀念館——鍾理和文學述探〉，《文化生活》，第 6 卷第 2 期，2003 年 4 月，頁 13-21。

梁明雄：〈鄉土文學的傳薪者——鍾理和〉，《南台文化》，第 3 期，2001 年 9 月，頁 13-22。

梁明雄：〈試論鍾理和小說中的人物〉，《台灣文學評論》，第 2 卷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96-110。

畢恆達：〈如何回家？〉，《應用心理研究》，第 9 期，2001 年 3 月，頁 37-52。

莊有志：〈找尋硝煙散盡後的歸途——淺談鍾理和〈第四日〉〉，《國文天地》，第 22 期第 5 卷，2006 年 10 月，頁 67-71。

莊園：〈鍾理和傳拍成電影原鄉人有感〉，《台灣文藝》，第 67 期，1980 年 6 月，頁 257-260。

許俊雅：〈生動的尖山農家耕作圖——賞讀鍾理和的〈做田〉〉，《國文天地》，第 15 卷第 4 期，1999 年 9 月，頁 95-98。

許南村：〈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現代文學》，復刊第 1 期，1977 年 7 月，頁 83-93。

許素蘭：〈毀滅與新生——試析鍾理和的〈故鄉〉〉，《台灣文藝》，第 14 卷

第 54 期（革新第一號），1977 年 3 月，頁 54-62。

許素蘭：〈鍾理和小論〉，《台灣文藝》，第 11 卷第 44 期，1974 年 7 月，頁 44-46。

郭侑欣：〈從賴和漢詩探究他的國族認同〉，《仁德學報》，第 2 期，2003 年 10 月，頁 193-206。

陳大為：〈空間釋名與味覺的錨定——馬華都市散文的地誌書寫〉，《人文集刊》，第 2 期，2004 年 4 月，頁 103-119。

陳大為：〈想像與回憶的地誌學——論辛金順詩歌的原鄉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第 9 期，2006 年 6 月，頁 87-101。

陳丹橘：〈鍾理和的文學觀及作品中的農民世界〉，《台灣新文學》，第 4 期，1996 年 4 月，頁 223-240。

陳火泉：〈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台灣文藝》，第 1 卷第 5 期，1964 年 10 月，頁 4-9。

陳光明：〈「做田」解〉，《中國語文》，第 90 卷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69-72。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12)—五〇年代的文學侷限與突破〉，《聯合文學》，第 17 卷第 8 期，2001 年 6 月，頁 164-177。

陳映真：〈介紹第一部台灣的鄉土文學作品集——《雨》〉，《筆匯》，第 2 卷第 5 期，1960 年 12 月，頁 37-39。

陳祈伍：〈時代的呼聲——鍾理和戰後初期作品研究 1945~1949〉，《文史薈刊》，復刊第 8 期，2006 年 12 月，頁 132-166。

陳祈伍：〈鍾理和「原鄉人」的研究〉，《南榮學報》，復刊第 4 期，2000 年 8 月，頁 245-261。

陳雀華：〈鍾理和小論〉，《台灣文藝》，第 9 卷第 35 期，1972 年 4 月，頁 82-83。

陳富容：〈「孤兒」與「原鄉人」——吳濁流與鍾理和的大陸悲歌〉，《育達學院學報》，第 1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19。

陳薏安：〈鍾理和〈第四日〉探析〉，《士林高商學報》，第 3 期，2006 年 5 月，頁 111-125。

陳雙景：〈鍾理和作品的修辭技巧〉，《文藻學報》，第 16 期，2002 年 5 月，頁 297-310。

傅正玲：〈認同的原鄉——試探蕭麗紅小說中的文化身份〉，《鵝湖》，第 30 卷第 6 期，2004 年 12 月，頁 46-54。

- 壹闡提：〈原鄉人出現的意義〉，《台灣文藝》，第 67 期，1980 年 6 月，頁 243-245。
- 彭瑞金：〈土地的歌・生活的詩——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台灣春秋》，第 2 卷第 1 期，1989 年 10 月，頁 328-335。
- 彭瑞金：〈葉石濤・張良澤對談——秉燭談理和〉，《台灣文藝》，第 14 卷第 54 期（革新第一號），1977 年 3 月，頁 7-16。
- 彭瑞金：〈試論鍾理和的社會參與〉，《台灣文藝》，第 14 卷第 54 期（革新第一號），1977 年 3 月，頁 18-30。
- 彭瑞金：〈艱困一代的文學見證人——鍾理和〉，《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2 期，1994 年 12 月，頁 99-101。
- 彭瑞金：〈鍾理和小說《校長》〉，《台灣文藝》，第 2 期，1994 年 4 月，頁 72-76。
- 游美惠：〈身分認同與認同政治〉，《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 31 期，2005 年 5 月，頁 58-61。
- 游喚：〈鍾理和日記中的典故〉，《明道文藝》，第 196 期，1992 年 7 月，頁 78-85。
- 開一心：〈空間、記憶與屬性認同：論《偶然生為亞裔人》〉，《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12 期，2005 年 5 月，頁 155-187。
- 黃宗潔：〈試論當代台灣家族書寫中的感官記憶〉，《中國學術年刊》，第 27 期，2005 年 9 月，頁 205-220+295。
- 黃素卿：〈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桑青與桃紅》和《千金》〉，《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9 期，2006 年 2 月，頁 237-264。
- 黃憲作：〈後山桃花源——論駱香林「桃花源」世界的追尋與「後山」的地方認同、建構〉，《大漢學報》，第 18 期，2003 年 11 月，頁 269-296。
- 黃麗娟：〈鍾理和的真情世界——夫妻心、針線情〉，《台灣文學評論》，第 2 卷第 4 期，2002 年 10 月，頁 65-67。
- 黃馨慧：〈從後殖民理論觀點探討中國與台灣之文化認同〉，《政治學學報(師大)》，第 4 期，2005 年 2 月，頁 237-256。
- 塚本照和著，張良澤譯：〈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管見（下）〉，《台灣文藝》，第 70 期（革新第十七號），1980 年 12 月，頁 233-253。原文載於日本《吶喊》，第 13 期，1980 年 7 月。
- 塚本照和著，張良澤譯：〈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管見（上）〉，《台灣文藝》，第 69 期（革新第十六號），1980 年 10 月，頁 247-273。原文載於日

本《吶啞》，第 13 期，1980 年 7 月。

楊淑媛：〈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台灣人類學刊》，第 1 卷第 2 期，2003 年 12 月，頁 83-114。

楊照：〈「抱著愛與信念而枯萎的人」——記鍾理和〉，《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2 期，1994 年 12 月，頁 102-105。

葉石濤：〈台灣文學導論〉，《台灣文學評論》，第 2 卷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19-28。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第 2 卷第 5 期，1977 年 5 月，頁 68-75。

葉石濤：〈府城之星，舊城之月〉，《台灣文藝》，第 67 期，1980 年 6 月，頁 237-242。

葉石濤：〈這一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小說（上）〉，《台灣文藝》，第 6 卷第 22 期，1969 年 1 月，頁 22-26。

葉石濤：〈新文學傳統的承繼者——鍾理和〉，《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2 期，1994 年 12 月，頁 93-94。

葉石濤：〈鍾理和評介〉，《自由青年》，第 36 卷第 3 期，1966 年 8 月，頁 12-13。

寧秀英：〈走訪鍾理和紀念館〉，《明道文藝》，第 196 期，1992 年 7 月，頁 86-93。

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7 期，2004 年 12 月，頁 57-75。

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當代》，第 57 期，2002 年 3 月，頁 84-105。

廖清秀：〈悼念理和兄〉，《台灣文藝》，第 1 卷第 5 期，1964 年 10 月，頁 21-22。

趙公正：〈解讀鍾理和〈做田〉〉，《國文天地》，第 16 卷第 11 期，2001 年 4 月，頁 34-40。

劉秀燕：〈活過、愛過、寫過——鍾理和研究〉，《台灣文藝》，第 89 期，1984 年 7 月，頁 29-51。

劉亮雅：〈文化翻譯：後現代、後殖民與解嚴以來的台灣文學〉，《台灣詩學學刊》，第 34 卷第 10 期，2006 年 3 月，頁 61-84。

潘朝陽：〈空間・地方觀與「大地具現」暨「經典訴說」的宗教性詮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3 期，2000 年 9 月，頁 169-188。

- 潘翠菁：〈台灣省作家——鍾理和〉，北京：《文學評論》第2期，1980年3月，頁132-140。
- 蔣淑貞：〈反抗與忍從：鍾理和與龍瑛宗的「客家情結」之比較〉，《客家研究》，第1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1-41。
- 蔡哲仁：〈從「燃燒」一詩看莫那能的土地、族群與國家認同〉，《文學台灣》，第2期，2003年10月，頁221-242。
- 鄭秀婷：〈誰的原鄉？誰的失落——評陳映真對鍾理和民族認同的曲解〉，《台灣文學評論》，第5卷第2期，2005年4月，頁160-185。
- 鄭美玲：〈鍾理和作品論〉，《文心》，第5期，1977年6月，頁101-104。
- 鄭清文：〈重讀鍾理和的短篇小說〉，《台灣春秋》，第2卷第1期，1989年10月，頁336-346。
- 鄭清文：〈讀「鍾理和短篇小說集」〉，《青溪》，第51期，1971年9月，頁69-78。
- 鄭樹森：〈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素葉文學》，第61期（復刊36號），1996年9月，頁30-33。
- 澤井律之著，涂翠花譯：〈台灣作家鍾理和的民族意識〉，《台灣文藝》，第128期，1991年12月，頁22-41。
- 應鳳凰，〈五〇年代文藝雜誌概況〉，《文訊雜誌》，第213期，2003年7月，頁28-34。
- 應鳳凰：〈重新閱讀鍾理和——並探勘其文學發展史〉，《淡水牛津文藝》，第2期，1999年1月，頁78-97。
- 應鳳凰：〈鍾理和的「貧賤夫妻」〉，《明道文藝》，第298期，2001年1月，頁69-73。
- 謝松山：〈鍾理和的寫作動機與精神〉，《輔英通識教育年刊》，第1期，2002年7月，頁167-172。
- 謝嘉珍：〈鍾理和短篇小說集〉，《書評書目》，第9期，1974年1月，頁116-120。
- 鍾怡彥：〈關於祖父鍾理和〉，《國文天地》，第16卷第11期，2001年4月，頁25-27。
- 鍾理和：〈故鄉〉，《台灣文藝》，第1卷第5期，1964年10月，頁25-47。
- 鍾理和：〈理和書簡〉，《台灣文藝》，第14卷第54期（革新第一號），1977年3月，頁78-85。
- 鍾理和：〈鍾理和遺書〉，《中外文學》，第2卷第6期，1973年11月，頁

92-99。

鍾肇政：〈爲文學而生，爲文學而死——紀念鍾理和八秩冥誕〉，《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2 期，1994 年 12 月，頁 91-92。

鍾肇政：〈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鍾理和〉，《台灣春秋》，第 2 卷第 1 期，1989 年 10 月，頁 310-327。

鍾肇政：〈寫在前面〉，《台灣文藝》，第 1 卷第 5 期，1964 年 10 月，頁 3。

鍾肇政：〈熬過二十年霜雪的《台灣文藝》滄桑史（代序）〉，收錄於鍾肇政編：《台灣文藝重刊本（第一期～第五十三期）》，台北市：台灣文藝出版社，1984 年 7 月，頁 5-20。

鍾肇政：〈編輯報告〉，《台灣文藝》，第 67 期，1980 年 6 月，頁 4-5。

鍾肇政等：特輯〈關於《文友通訊》〉，《文學界》，第 5 期，1983 年 1 月，頁 117-193。

鍾鐵民：〈父親〉，《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2 期，1994 年 12 月，頁 105-106。

鍾鐵民：〈父親・我們〉，《台灣文藝》，第 1 卷第 5 期，1964 年 10 月，頁 10-15。

鍾鐵民：〈我看鍾理和小說中的人物〉，《台灣文藝》，第 14 卷第 54 期（革新第一號），1977 年 3 月，頁 40-46。

鍾鐵民：〈原鄉人及其他〉，《台灣文藝》，第 67 期，1980 年 6 月，頁 246-250。

鍾鐵民：〈鍾理和文學中所展現的人性尊嚴〉，《台灣文藝》，第 128 期，1991 年 12 月，頁 42-61。

鍾鐵民：〈鍾理和的文學生活〉，《國文天地》，第 16 卷第 11 期，2001 年 4 月，頁 4-24。

鍾鐵英：〈給爸爸〉，《台灣文藝》，第 14 卷第 54 期（革新第一號），1977 年 3 月，頁 63-64。

隱地：〈讀鍾理和的「雨」〉，《自由青年》，第 33 卷第 5 期，1965 年 3 月，頁 20-21。

韓淑惠：〈談鍾理和筆下的農民世界〉，《台灣文藝》，第 14 卷第 54 期（革新第一號），1977 年 3 月，頁 65-73。

韓淑惠：〈鍾理和筆下的農民世界〉，《文心》，第 5 期，1977 年 6 月，頁 95-98。

四、學位論文

王萬睿：《殖民統治與差異認同——張文環與鍾理和鄉土主體的承繼》，國立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5 年。

王慧芬：《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 年。

余昭玟：《戰後跨語一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2 年。

吳幼萍：《鍾理和笠山農場語言運用研究》，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 年。

吳雅蓉：《超越悲劇的生命美學——論鍾理和及其文學》，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 年。

李麗玲：《五〇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下台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5 年。

沈瑞馨：《台灣現代小說中之後殖民論述——以陳映真與王禎和為研究主體》，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5 年。

林姿如：《鍾理和文學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0 年。

林玲燕：《從書寫治療看鍾理和生命情結的反思與超越》，國立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6 年。

林倬立：《當旅行成為工作——女領隊的空間流動經驗與轉變》，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林廣文：《鍾理和作品與思想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6 年。

洪玉梅：《鍾理和疾病文學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 年。

洪瑛君：《靈魂的鄉愁——林耀德及其小說的「認同主題」研究》，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5 年。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1 年。

孫潔茹：《游移／猶疑？——朱天文、朱天心及其作品中的認同與政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5 年。

徐秀慧：《黃春明小說研究》，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 年。

徐秀慧：《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1945~1949）》，國立

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4 年。

翁小芬：《鍾理和笠山農場寫作研究》，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 年。

張清文：《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6 年。

張惠菁：《離散經驗：論析奈波爾《大河灣》的「家」與身分認同》，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6 年。

張燕萍：《人間的條件——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 年。

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國立東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6 年。

陳大為：《亞洲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1980-1999）》，國立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0 年。

黃宗潔：《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6 年。

黃燕祺：《家園與放逐：林玉玲離散書寫中的身份認同政治》，國立清華大學外語所碩士論文，2005 年。

趙慶華：《認同與書寫——以朱天心與利格拉樂·阿女烏為考察對象》，國立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4 年。

劉志宏：《邊緣敘事與島嶼書寫——陳黎新詩研究》，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年。

劉奕利：《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女性人物研究——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所描寫日治時期女性為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4 年。

蔡素英：《從邱妙津《鱷魚手記》及《蒙馬特遺書》探討女性主體意識之認同建構》，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5 年。

鄭琇方：《溫柔與暴烈：論李永平小說中的恐怖意識》，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 年。

賴慧如：《現實與文學的糾纏——談鍾理和的貧與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4 年。

鍾怡彥：《鍾理和文學語言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2 年。

闕帝丰：《遠離家園：《格烈佛遊記》與《魯賓遜漂流記》中旅行、國家意識與身份認同危機的交互糾葛》，國立中山大學外語所碩士論文，2005

年。

羅尤莉：《鍾理和文學中的原鄉與鄉土》，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6年。

五、參考網站

〈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中國作家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redian/ywzt/taiwanwenxue/jh/jh10.asp>。

《文友通訊》油印稿，《鍾理和數位博物館》：
<http://cls.hs.yzu.edu.tw/ZHONGLIHE/home.asp>。

《文訊》：<http://www.wenhsun.com.tw/activity/54award02.asp>。

《文學紀行：百年來台灣文學雜誌特展》：
http://memory.ncl.edu.tw/tm_new/subject/literature/index2.htm。

《香港文學資料庫》：<http://hklitpub.lib.cuhk.edu.hk/>。

《新聞知識庫》：
<http://203.67.234.18/newscgi/ttswebx?@0:0:1:ttsnews@@@0.9816653156023443#JUMPOINT>。

《當代文學史料系統》：<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home/index.htm>。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所，
<http://reg.aca.ntu.edu.tw/college/search/gradshow.asp?gid=004055>。

畢恆達：〈經驗研究的反省：詮釋學的觀點〉，《小畢的文章選集》
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hdbih/new_page_14.htm。

須文蔚：〈尋根・認同・焦慮：讀出《幽黯國度》中異鄉人無所依附的認同感〉，
<http://blog.chinatimes.com/winway/archive/2006/07/23/81305.html>。

應鳳凰：〈《自由中國》《文友通訊》作家群與五〇年代台灣文學史〉，1998年4月30日。《台灣文學研究室網站》，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e/eng-hong-hong/chu-iu-tiongkok.htm>。

鍾怡彥：〈校訂本鍾理和作品校勘記〉，《鍾理和數位博物館》：
http://cls.hs.yzu.edu.tw/ZHONGLIHE/05/main_01.htm。

羅鳳珠、陳萬益、鍾彩焱、鍾怡彥：《鍾理和數位博物館》，
<http://cls.hs.yzu.edu.tw/ZHONGLIHE/home.asp>。

六、報紙

- 文心：〈擺渡的人——悼理和兄〉，《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5日。
- 方以直：〈悼鍾理和〉，《徵信新聞報》，1960年8月11日。收錄於張良澤編之《鍾理和全集八——殘集》，1976年11月，台北市：遠景，頁161-162。
- 本報訊：〈鍾理和先生遺著「雨」出版預約〉，《聯合報》7版，1960年10月24日。
- 李義：〈左中60歲 推出鍾理和文學展〉，《中國時報》，2005年12月29日。
- 阮正霖：〈鍾理和週 廣興國小文學之旅〉，《聯合報》，2006年11月24日。
- 林海音：〈文壇回顧主編《聯副》雜憶：流水十年間〉，《聯合報》，1982年11月1-5日。
- 林海音：〈同情在人間——為「雨」告讀者〉，《聯合報》7版，1960年9月1日。
- 林海音：〈悼鍾理和先生〉，《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2日。
- 林海音：〈關於笠山農場〉，《聯合報》，1961年8月20日。
- 林毓生：〈鍾理和、「原鄉人」與中國人文精神〉，《聯合報》8版，1980年8月2-3日。
- 洪佳瑞：〈環境認知、找路與指標〉，《人與環境研究電子報》，第11期，2005年12月。
- 馬各：〈被宰了的雞——重讀「錢的故事」與「草坡上」並悼作者鍾理和先生〉，《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4日。
- 康俐雯：〈鍾理和文學展 談「菸樓」〉，《自由時報》，2004年11月20日。
-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論〉，《中華日報》，1973年12月13-16日。收錄於林衡哲、張恆豪編：《復活的群像》，台北市：前衛，1994年6月，頁135-153。
- 梅遜：〈弔鍾理和先生〉，《聯合報》7版，1960年8月16日。
- 畢恆達：〈家專欄〉，《人與環境研究電子報》，第4期專刊，2003年9月。
- 畢恆達：〈環境知覺一二三〉，《人與環境研究電子報》，第11期，2005年12月。
- 陳文芬：〈「聯合文學」總編輯換跑道，出版社重金相挺，初安民，印刻 普世價值〉，《中國時報》，2002年3月6日。

彭瑞金：〈鍾理和的農民文學〉，《民眾日報》，1990年12月12-14日，收錄於其作《瞄準台灣作家》，高雄市：派色文化，1992年7月，頁23-40。

葉石濤：〈鍾理和日記裡的海內外作家〉，《中國時報》，1992年6月28日。

鍾正：〈美濃行——訪理和故居種種〉，《聯合報》7版，1961年3月9日。

鍾肇政：〈早期聯副瑣憶〉，《聯合報》，1981年9月14日。

鍾鐵民：〈親切〉，《聯合報》，1981年9月15日。

羅奇：〈期待下一輪的文學盛事：初安民揮別聯合文學〉，《聯合報》41版，2002年2月4日。

七、影 音 資 料

李行、周晏子導演：鍾理和紀錄片《作家身影系列二—第六集：人性的凱歌》，春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製作發行，2000年。

李行導演、張永祥編劇：鍾理和傳記電影《原鄉人》，李行工作室有限公司製作發行，1980年。

八、其 他

吳明益：〈區域文學與環境關係專題（四）：村史、地誌、地方文學；地方文學與地方社群認同；地方文學史的意義與可能性〉，東華大學中文所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區域文學與環境關係專題」授課講義，2005年3月28日。

須文蔚：〈台灣文學同仁刊物企畫編輯與公關活動之研究——以現代詩雜誌近二十年媒體表現為例〉，東華大學中文系咖啡與學術發表稿，2007年5月。

須文蔚：〈現代文學史（第十一講）：當代台灣文學概述〉，東華大學中文系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現代文學史」授課講義，2006年12月6日。